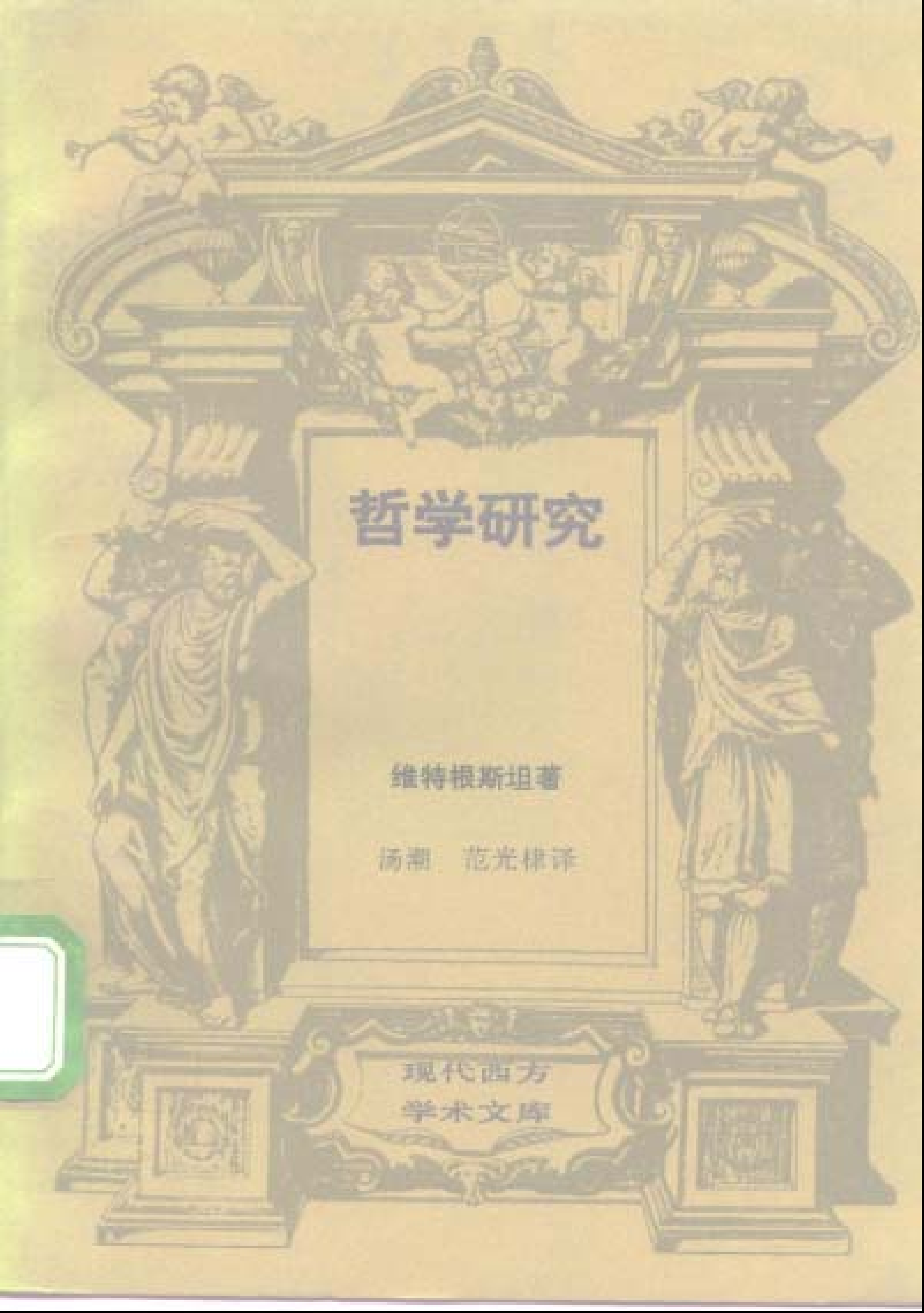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

汤潮　范光棣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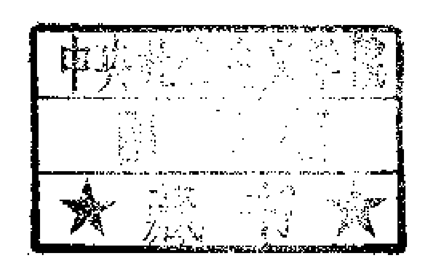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

汤潮　范光棣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封面设计：张　红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哲　学　研　究
ZHEXUE YANJIU
〔英〕维特根斯坦　著
汤潮　范光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32,000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定价6.30元
ISBN7-108-00447-X/B·101

中译者序

维特根斯坦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被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哲学史上的转折点"，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甚至被比作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和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历来众说纷纭，误传不少，这里根据较新的资料做一简要的介绍。

维特根斯坦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家族是从德国迁居到奥地利的。作为犹太人的后裔，维特根斯坦的祖父本信犹太教，但后来他改信新教。他的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维特根斯坦本人则没有宗教信仰。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个才气横溢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相当富有的钢铁工业钜子。维特根斯坦的母亲相夫教子，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气质，她对音乐的爱好，使她的家成为一个音乐活动中心，音乐大师布拉姆斯就是维特根斯坦家的挚友和常客。维特根斯坦自幼就同他的五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他后来对美学的见解许多都是从音乐入手的。

维特根斯坦在十四岁之前都在家中受教育，其后在北奥地利就学三年。他曾经立志要从师于著名的物理学家包兹曼(Boltzman)学习物理，但一九〇六年包兹曼的逝世使他转赴柏林的一所工业专科学校。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对机械一直抱有极大的

兴趣，他幼时曾造了一架纺织机，后来曾醉心于汽船发动机的研制。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到英国滑翔太空站实验滑翔机，同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机械系注册。在英国的三年中他的兴趣不断发生变化。他从滑翔实验转到飞机发动机，又从设计飞机推动器转向研究纯数学，最终从数学走向了哲学研究。

一九一一年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工程研究，他首先去德国的耶纳拜会逻辑大师弗雷格(Frege)并向他讨教。弗雷格劝他到剑桥大学跟罗素学习，维特根斯坦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到剑桥的三一学院注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中，剑桥大学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智慧宝地。罗素的名望正如日中天，他与怀海德(Whifehead)所著的《数学原理》成为逻辑史上的里程碑。罗素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他曾说认识维特根斯坦是他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奇遇。罗素还曾在《哲学家与白痴》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故事：维特根斯坦在第一学期结束时曾跑到罗素家里问他："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痴。如果是，我就去当飞行员，但是，如果不是，我就要当哲学家。"罗素让维特根斯坦在假期中写一点东西给他看，然后再回答他。维特根斯坦在第二学期开始时把自己写的东西果然交给了罗素。罗素只读了第一句便说："不，你一定不要当飞行员。"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除了学习哲学外，还做了一些心理学的实验工作。当时的另一位杰出哲学家莫尔(Moore)曾任维特根斯坦心理学课的老师。维特根斯坦在心理学实验中完成了有关音韵的实验工作。他希望这种实验有助于解决美学方面的问题。

在剑桥度过了五个学期之后，维特根斯坦获得了"优等生"的学位，他在旅行中喜欢上了挪威，并且自己在一座农场附近盖了一间茅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

根斯坦加入奥国陆军当志愿兵。他曾先后在军舰和兵工厂服役，一九一五年升任军官并获得了战斗勋章。一九一八年他被调往南方，十一月因奥军溃败他变成了意大利军队的俘虏，在意大利南部度过了九个月的铁窗生涯。

在战争期间，维特根斯坦不断地把他的哲学思考记到一个笔记本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维也纳休假时，把这些笔记加以整理修改，这便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在监狱里以写信同罗素取得联系，并经由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的帮助，把书稿的副本送给了弗雷格和罗素。罗素对此书大加赞赏并协助将此书出版。

一九一二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为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但维特根斯坦从监狱中返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有的钱财散光。不过他并没有把钱财分给穷人，因为他觉得这会败坏他们。除了他悄悄地向文学界捐了一大笔钱外，他把财产都交给了他家族的人，他认为他们已经富有不会因此得到伤害。维特根斯坦个人的生活极为节俭，他衣着不合时宜，一床，一桌就是他所有的家具。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他到维也纳的教师学院受训，并在其后的六年内在奥国南部偏远的林区任小学教师。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很喜欢学生，但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他无法同孩子们的家长和环境安然相处，终于在一九二六年离开了乡村教师的职位，到靠近维也纳的一所修道院当园丁的助手。他曾一度考虑入修道院做教士，但终因不喜欢修道院太多的制约而作罢。这期间是维特根斯坦的生命中最阴郁的岁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透露了他自杀的企图。他写道：我知道杀死自己永远是一件肮脏的事情。虽然一个人不能以意志力驱使他自己的毁灭，但他知道自杀永远是一种自我防

御的冲击。

一九二六年秋维特根斯坦告别了修道院之后，曾有过两年快乐的日子。他在维也纳为他的一个姐姐设计建筑了一座房屋。这座建筑朴实无华，但在比例和结构上极尽巧思，表现出了维特根斯坦的天才。与此同时，维特根斯坦还在他的朋友、雕刻家杜勒的雕塑室里完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头像雕塑。这件作品的造型仪态具有古典希腊雕刻中的特点，光滑、安详，似乎体现了维特根斯坦的理想。它与维特根斯坦一生中的焦虑不安、无休止的变化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九二九年初，维特根斯坦重新回到了剑桥大学。他首先注册为研究生，六个月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那本已成为公认的哲学经典之作《逻辑哲学论》。第二年维特根斯坦成为三一学院的院士，并成为英国公民。从一九三〇年，维特根斯坦开始在剑桥授课。但他的讲课方式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极不符合学术传统。他的课以思考的方式在自己的住所或朋友的家中院内进行。讲课常常是引发问题，由学生们试图回答，答案转而成为新思想的起点，引发新的问题。当时听他课的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人物，至今是英美哲学界的要人。他的老师莫尔也曾谦恭地听他的课连续数年。这期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的由他的学生们以笔记的方式纪录下来，成为一九五八年正式出版的《蓝皮书和褐皮书》。

一九三五年维特根斯坦曾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一度曾认真想过要移居苏联，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一九三九年维特根斯坦接替莫尔，被聘为剑桥的哲学教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立刻去医院当护士并在药厂工作。他不愿别人知道自己是大学教授。一九四四年维特根斯

坦回到学校后给他的朋友写信说，他认为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和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一九四七年维特根斯坦辞去教职，在爱尔兰的一个海边小屋居住。一九五〇年他从美国访问回来后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在他六十二岁的生日刚过两天之后，便在医生的家中与世长辞了。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就是他在学生时代写成的《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具有一般哲学的系统化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经典。

《逻辑哲学论》把实在划分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两大部分。可说的世界是语言可以说清楚的世界，因为语言是由描述世界的命题组成，命题是思想的外在表达，而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世界上的简单物，头脑里的思想，语言里的字词都有一种先天的逻辑对应关系。一切命题都可以分析为基本命题，而基本命题是由名称构成的。在日常语言中，由于命题或思想的逻辑形式被隐藏起来，所以我们无法一眼看出。但只要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其原子图画及其结合。所谓“不可说的”，就是不能经过这种分析，从而证实或证伪的假命题。例如传统上的哲学命题、上帝的问题、美学的命题，就属于这类命题。形而上学企图描述世界的逻辑形式，但这是不可能的工作。因为一个图画必须独立于它所描绘的东西，它必须能够成为假的图画，否则它就不是图画。这样就不能有世界的逻辑形式的图画。维特根斯坦认为以往所有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之上。它们没有说任何东西，是无

意思的，因为它们企图在语言中超越语言的界限，然而，虽然有些重要的东西，如道德和美感价值、人生的意义等也是不能说的，但却能显示出来，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勾划出可说的和不可说而可显示的之间的界限，才是哲学首要的任务。而一旦这个任务完成，哲学就应该寿终正寝。他把哲学研究比作梯子，如果我们要获得世界正确的图画的话，我们就必须爬它，而一旦我们爬上屋顶之后就要把梯子踢开。《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那句著名的警句："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言行一致，他相信自己已经爬上了哲学的屋顶，于是从此放弃哲学，沉默了十六年之久。但一九二九年他的重返剑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前期哲学中的一些问题，重新又开始了哲学思考。

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代表作是《哲学研究》。这本书一九三六年开始写，第一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由693节组成。第二部分由十四个篇幅不一的段落组成，由本书的编者安斯康女士安排次序。第二部分写于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之间，但维特根斯坦的序言是为第一部分写的。

此书的翻译主要是根据安斯康的英译本进行的。但由于该译本仍有一些错误，我们又逐段对照德文本做了订正。例如，英译本往往将"Erklären"译为"定义"(definition)，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往往强调的是"解释"之义，因为维特根斯坦的晚期哲学是反对"定义"这个说法的。在第43节，"定义"的译法引起了严重的后果，许多人因此认为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对意义的定义和意义理论，而这同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哲学研究》的写作风格同《逻辑哲学论》迥然不同。假如说《逻辑哲学论》是用诗的语言精致构筑的一座格言庭院的话，那

么《哲学研究》便是用日常口语编织的一块地毯。维特根斯坦的本意是希望用明白朴素的亲切口吻同自己或同别人交谈，这个特点也是我们想在译文中努力保留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称为他的弟子的人们所曲解。他时常怀疑他最终能否被人正确地理解。他曾说他自己觉得仿佛是在为那些愿意用一种同现代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而著作，仿佛在为一种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人而写。这个译文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仍免不了有许多错误。我们不愿在序言中过多做题解式或结论式的议论来误导读者。我们的目的是要努力把原文的风貌尽量确切地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也许它能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中启发出新的思想。

范光棣

汤　潮

一九八八年

多伦多约克大学

原书编者注

本书的第一部分完成于一九四五年，第二部分写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假如维特根斯坦自己出版本书，他可能会把第一部分的最后三十页大大压缩，而将第二部分的材料进一步补充。

在阅读编辑本书的手稿时，我们不得不在字词和用语的诸多用法中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决未影响愿意。

印在某些书页横线下面的段落是维特根斯坦从其它笔记中剪下来夹在该书页中的，但并未标明插入的确切位置。

双括号内的话是维特根斯坦对本书或其它著作中有关论述的提示，我们认为可能是关于后来出现的论述。

我们把第二部分的片断编排成了目前的次序，我们对此负责。

G.E.M.安斯康

R.里斯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作者序言

以下发表的思想，是我十六年来进行哲学探讨的结晶。本书涉及许多课题：意义的概念、理解的概念、命题的概念、逻辑的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的状态，等等。我把这些思想以断想（Bemerkungen）或小段的方式写下来。有时围绕着同一个题目形成了一串很长的链环，有时我却突然改变话题，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我的初衷本是想把所有这些汇集在一本书里，而汇集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曾有过不同的构想。但重要的是思考应该按照一种自然秩序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向另一个题目发展。

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我认识到要想把这些结果熔为一个整体是永远不能成功的。我能写的最好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比哲学断想好。假如我违反这些思想的自然趋向，把它们强行地扭向一个方向，那么这些思想很快便会残废。——当然，这同探讨的本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驱使我们向四面八方穿越思想的一片开阔地。——本书中的断想，就像是我在这漫长迂回的旅途中，所做的一系列风景素描。

同样或几乎是同样的观点往往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且画下了新的素描。其中的许多画得很糟或毫无特色，到处留下了蹩脚的绘图人的败笔描痕。当这些被摈弃后，一些可容忍的便被保留下来了。这些素描经过了安排和删减，以便

当你观看时，可以得到风景的全貌。因此，这本书实在只是一本风景画册。

直到前不久，我真的已经放弃了在生前发表著作的念头。这个念头的确曾不时地出现：主要是因为我被迫了解到我的研究结果(通过讲座、打字稿和讨论所流传)被广泛地误解、或多或少地歪曲，或者被断章取义了。这刺疼了我的虚荣心，并且难以使它平复。

四年前[①]，我曾有机会重读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且把其中的观点向一个人解释。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把那些旧的思想同这些新的思想一道发表：后者只有以我旧的思路为背景，在同前者的对照中才能正确地理解。

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ai)对我的观念所作的批评，帮助我认识到了这些错误——他所帮助的程度到了我自己无法估量的地步。在拉姆齐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我曾同他在无数次谈话中进行了讨论。更甚于这些批评的——往往中肯有力——，我还获益于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P.斯拉法先生(P.Straffa)。他多年来一直对我的思想进行抨击。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观念都得益于这种激励。

我在此发表的思想同当今其他人的著作将有许多的触点，其原因不止一个。——如果我的断想没有打上属于我自己的标记，——我并不想进一步宣称它们属于我所有。

我怀着怀疑的心情发表这些思想。本书的本意是要在这贫困而黑暗的时代，为几个智慧的人们带来光明。——而这，当

---

① 据G.H.赖特的“维特根斯坦手稿”一文，这可能是“两年前”之误。——译者

然，不可能做到。

我并不愿让我的著作代替别人的思考。然而，假如可能的话，希望它能激发别人自己的思想。

我不愿写出一本好书，这并没有实现，而能够改进它的时光已经流逝远去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

于剑桥

每一个进步在表面上看来都比其实际的进步伟大。

耐斯托依①

① 耐斯托依(J.N.Nestroy，一八〇二——一八六二)奥地利剧作家、演员，以喜剧、讽刺剧著称于世。——译者

1.“当他们(我的长辈)称呼某物时，他们同时转向该物。我注意到这些并且渐渐明白：他们是用发出的那个声音来意指该物的。他们用身体的动作表示自己的用意，可以说身体的动作是一切种族的自然语言。人们用面部表情、眼神、身体其它部位的动作和语气表达寻求、拥有、拒绝或逃避等心理状态。因此，当我反复听到字词在各种不同语句中不同位置的用法后，便逐渐学会了懂得它们所指的东西。后来我的口舌习惯于这些声音符号时，我便用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意愿。”

(奥古斯汀：《忏悔录》第一章第八节)

我觉得，上面这段话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人类语言本质的特别图画，即：语言中的单词为事物命名——句子是这种名称的结合。在这幅语言的图画中，我们发现了以下想法的根源：每个字词(word)都有一个意义 (meaning)。这个意义同这个字词是相联系的。它是字词所代表的东西(object)。

奥古斯汀并没有讲到各类词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描述语言的学习，我相信你首先想到的是“桌子”、“椅子”、“面包”以及人名等之类的名词；其次才想到动作和属性的名称 而其余的词类则会自己找到位置。

现在让我们想想下面的这种语言用法：我委派某人去买东西 我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五个红苹果”。他把这张字条带去交给水果店的店员，店员打开标有“苹果”字样的橱柜，然后在一张表上寻找“红”字并在其相应的位置找出一个色样；接着他数出一系列数字——假定他会默背这些数目——从“一”数到“五”。他每数一个数字时便从橱柜里拿出一个与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人们就是以这种或类似的方式来使用字词的。——

“然而他又是怎样知道要在哪里并且怎样查找‘红色’一词的呢？他是用什么办法处理‘五’这个字的呢？”——唔，假定他的做法同我所描述的一样。解释总得有到头的时候。——但“五”字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只有“五”字是如何使用的这个问题。

2.这个哲学的意义概念在语言如何起作用的朴素想法中有其一席之地 也可以说这种语言观念比我们的语言观念更加朴素。

让我们想像一种符合奥古斯汀描述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为建筑师傅A和他的助手B之间的交流而设。A正在用各种建筑石料进行建筑。这些石料有：方石、柱石、板石和椽石。B必须按照A所需要的顺序传递石料。为此目的他们使用了一种由“方石”、“柱石”、“板石”、“椽石”这些字词组成的语言。A喊出它们的名称；——B传递石料，按他学会的听到哪种声音就传递哪种石料的方式。——把这个看作一套完整的朴素语言。

3.我们可以说，奥古斯汀的确描述了一套交流系统，只是我们称之为语言的全部内容未能包括进去。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问：“这种描述是否恰当呢？”答案是：“是的，这一描述是恰当的，但只适用于这个狭窄的限定范围，而不能适用于你原先宣称要描述的全部范围。”

这就好比某人说：“游戏就是按照某些规则在一个平面上移动东西……”——我们回答说：你好像讲的是棋类游戏，不过还有其它种类的游戏。如果你把这种解释限定在棋类游戏上，那么你下的定义可能是正确的。

4. 设想一套字母系统(script),其中的字母用来代表声音,也作为代表强调和停顿的符号。(一套字母系统可以被看成一种描述声音模式的语言。)再设想某人把这套字母系统进行译解:似乎字母与声音之间只有相互的对应关系,而没有其它完全不同的功能。奥古斯汀的语言观就是这样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字母系统观。

5. 只要我们看看第一节的例子,就可以大概了解字词意义的这种普遍概念是怎样形成了包围着语言运用的迷雾,使我们无法看清语言运用的真象。研究语言在各种朴素用法中的现象,可以驱散这种迷雾,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字词的目标和功能。

儿童学习说话时,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的朴素形式。语言的教授方式在这里不是解释,而是训练。

6. 我们可以把第二节描述的语言,设想为A和B使用的全部语言;甚至一个部落的全部语言。儿童们从小就做这些动作,一边做动作一边使用这些字词,并且对其他人的这些字词也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

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用手指着一些东西,让孩子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东西,同时口中说出一个字词。例如他用手指着石板的形状并说出"石板"这个字词。(我不想把这种方式称为"指物定义"(Hinweisende Erklärung),因为儿童在此时还不会问"什么是名称?"这个问题。我称它为"指物识字法"。——我说这将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类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因为无法想象别的做法。)这种指物识字法可以说

是要在字词和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但这是什么意思？嗒，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思。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当儿童听到字词时，他的脑海里会出现一幅该物的图像。但是，即使果真如此，——这是字词的目的吗？——是的，它可以是目的。——我可以想象字词(由一系列声音组成）的这种用法。(说出一个字词就像敲响了想象键盘上的一个琴键。)但在第二节的语言中，字词的目的并不是要唤起脑海中的图像。(当然，我们也许会发现唤起图像有助于达到实际的目的。)

但是，如果指物识字法有这种效果，——我是否会说它对字词的理解有所影响呢？当有人喊"石板！"时，对此做出某种反应的人不是已经听懂这个喊声了吗？——毫无疑问，指物识字法有助于获得这种效果。但它必须同一种特殊的训练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这种效果。同样的指物识字法，如果训练方法不同，对于字词的理解也会完全不同。

"我把连杆和杠杆联接起来制成制动闸。"——是的，假定整个机械装置的其它部分已经准备好。只有同整体的其它部分结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个制动闸杠杆，把它从整体上分离开，它连个杠杆也不是；它可以什么都是，或什么都不是。

7. 在第二节的语言使用练习中，一方喊出字词，另一方对字词做出反应。在语言教学中，会出现以下过程：学习者称呼一些东西；也就是说，老师用手指着石头时，学生说出"石头"这个词。——另外还有更简单的练习：学生跟着老师重复——这二者都是同语言相像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把第二节使用字词的整个过程当作儿童借以学习母语的游戏之一。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作"语言游戏"，而且有

时要把朴素语言也作为一种语言游戏来讲。

称呼石头和重复别人的字词的过程也可以称作语言游戏。想一想许多儿童游戏中语言的使用便会明白，如："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

我也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

8. 现在让我们看看扩大了的第二节中的语言。除了"方石"、"柱石"等四个字词外，还包括第一节中水果店店员使用数码时所用的一系列字词（它也可以是一系列字母）；另外再加两个字词"那儿"和"这儿"（因为这样可以粗略地指示他们的目的），同指物的手势联用；最后还有几种色样。A下达了这样一道指令："d——板石——那儿"，同时他拿起一种色样给B看，并且在说"那儿"时，用手指建筑工地的某个地方。B每听到字母表数到d时便从板石存放处拿起一块同样品一样颜色的板石，然后把它搬到A指定的地方。——有时A只下达"这个——那儿"的指令。他在说"这个"时指着建筑石料。如此等等。

9. 儿童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必须先背会"数字"序列a、b、c……。而且必须学会它们的用法。——这种训练是否包括指物识字法呢？——唔，譬如，人们会手指着板石并且数着："a、b、c、板石"。——更像教"方石"、"柱石"等这种指物识字法的可能是教数字的这种指物识字法。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计数而是用来指称一组一目了然的东西。儿童们的确是用这种方法学会使用最初的六个基数词的。

"那儿"和"这儿"这类词也是以指物的方式教会儿童的

吗？——设想一下我们会怎样教别人这些字词的用法。人们会指着地点和东西——但在这里，指的动作也会发生在词的用法中，而不仅仅在用法的学习中。——

10.那么这种语言的这些字词意指什么呢？——除了它们具有的用法外，什么才能表示出它们所意指的呢？而它们的用法我们已经做了描述。那么，我们在要求让“这个字词意指这个”这一用语成为描述的一部分。换言之，这种描述应采用“这个字词意指……”这一形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板石”一词的用法描述减化为一句陈述：这个字词意指这个东西。这只有在消除了某些错误观念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例如，有人误以为“板石”一词是指我们实际上称为“方石”的建筑石料的形状——但这种“指”，即这些字词在其它地方的用法，我们已经知道了。

同样，有人会认为“a”、“b”、“c”所扮演的角色与实际语言中的“方石”、“板石”、“柱石”相同。为了消除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可以说“a”、“b”等记号意指的是数字。我们也可以说“c”意指的是这个数而不是那个数；例如，这样可以解释这些字母的用法是以a、b、c、d的顺序而不是a、b、d、c的顺序。

然而，以这种方式把词的用法的描述化为一体并不能使字词的用法本身相互更为相似，因为，如我们所见，它们是绝对不相似的。

11.想一想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锅、胶、钉子还有螺丝。——字词的功能就像这些工具的功能，各不相同。（但二者之中也都有相同之点。）

当然，使我们感到迷惘的是当我们在讲话中听到这些字词，或在书写印刷稿中见到这些字词时，它们有着清一色的外观，而它们的运用没有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当我们搞哲学时！

12. 这就像观看火车头的驾驶室一样。我们看到的手柄外观上都大同小异。（自然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是为了要用手操作的。）但其中之一是发动机的曲杆手柄，可以不停地摇动（它可以调节阀门的启闭）；另一个是离合手柄，只有两个有效位置：或离或合；第三个是刹车手柄，拉得越重，刹车就越紧；第四个气泵手柄，它只有在来回拉动时才能起作用。

13. 当我们说："语言中的每个字词都意指一种东西"时，我们还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我们确切地解释我们想做什么区分。（当然，我们也许想把语言第八节中的字词同"没有意义"的字词，如路易斯·卡罗的诗中出现的一些词或歌曲中"伊呀伊呀哟"之类的字词，相区分。）

14. 假设某人说："所有的工具都是为了改变某些东西。例如锤子改变钉子的位置，锯子改变板子的形状，等等。"——尺子改变的是什么？煮胶锅和钉子改变什么？——"改变我们对事物的长度的知识，改变胶的温度和箱子的稳固性。"——将各种表达法朝这样归为一类能够获得什么吗？——

15. "意指"一词最直接的用法可能就是在被意指的东西上标明了一个记号。假设某人A在建筑中所用的工具都有某种标

记，每当A向他的助手出示一种标记时，该助手就把标有同样标记的工具拿来。

一个名称正是以这种或类似的方式意指并且被给予一种东西的。在哲学中我们这样对自己说往往证明是有用的：给某物命名就像给一件东西贴上标签。

16. A让B看的色样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否是语言的一部分？唔，随你怎样说都行。它们虽然不属于字词，但当我对别人说："发一下'这'(the)这个字的音"，你就会把前一个"这"算作句子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恰好像语言游戏(8)中色样的作用，即：它是别人想说的那个东西的样品。

把样品当作语言工具的一部分是最自然而又最少引起混乱的。

〔(对反身代词"这个句子"加以评论。)〕

17. 有人也许会这样说：在语言(8)中，我们有不同种类的字词。因为"板石"一词同"方石"一词的功能比"板石"同"d"的功能更加接近。但我们如何把字词组合为不同的种类要看我们分类的目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倾向。

想想我们可以从多少种不同的观点去给工具和棋子分类。

18. 不要因为语言(2)和语言(8)中只有命令而感到困扰。如果你想说：这表明它们是不完整的，那么问问自己我们的语言是否完整呢？——在化学符号和微积分符号纳入我们的语言之前，我们的语言是否完整呢？因为这些新的符号可以说是我们语言的郊区。(应该有多少房屋和街道才能使一座城市成为城

市呢？）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一座古老的城市：迷宫般的小街道和广场，新旧房屋，以及不同时期新建的房屋。这座古城被新扩展的郊区以及笔直的街道和整齐的房屋包围着。

19.我们不难想象一种只包括命令和报告的战场语言。——或者一种只有问句和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的语言。——以及无数其它的语言。——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

但下面的这个情形应该算什么：在(2)的例子中，“板石!”这一声呼唤是句子还是词？——假如是个词，它显然同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听到的同一个词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在(2)中它是一声呼唤。但假如它是句子，它显然不是我们的语言中的“板石!”这个省略句。——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你可以把“板石!”既称为一个词也称为一个句子；也许称之为“退化句”最恰当(就像人们所说的退化双曲线一样)；事实上，它的确是我们的“省略句”。——但它不过是“拿一块板石给我”这句话的简略形式，而(2)的例子里并没有这个句子。——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把“拿一块板石给我”这个句子称为“板石!”这个句子的伸长呢？——因为你在喊“板石!”时，你的真正意思是：“拿一块板石给我”。——但你是怎样做的?你在说“板石!”时是怎样意指“拿一块板石给我”的？你对自己说这种非简化的句子吗?我为什么应当把“板石!”这声呼唤译解为一个不同的说法，来说明他人在使用这句话时的含意呢？假如这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我为什么不说：“他说‘板石!’时，他的意思就是‘板石!’呢?”同样，如果你能意指“拿一块板石给我”，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意指“板石!”呢？——可是我在喊“板石!”时，我想要的是他应该拿一块板石

给我！——当然，但“想要这个”是否就等于用某种形式或其它形式在想一个不同于你说出的那个句子的另一个句子呢？——

20. 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当某人说：“拿一块板石给我”时，他可以把这个说法当作同短词“板石！”相对应的一个长词。——那么我们能否有时用它指一个字词，有时指七个字词呢？人们通常是怎样用它来指的呢？——我想我们会倾向于说：当我们对照其它句子如“递给我一块板石”，“拿一块板石给他”，“拿两块板石来”，等等使用这个句子时，我们的意思是这个句子有七个字。也就是同用这个命令句中的单词以其它方式组合成的句子相对照。——但是用一个句子同其它句子相对照是什么意思？也许其它句子浮现在我们的脑海？所有的句子吗？是一个人在说这个句的时候？还是之前？还是之后？——不。即使这样一种解释对我们颇有诱惑力，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实际发生的情况，就会看清我们是否在这里走入迷途了。我们说我们同其它句子对照使用这个命令，因为我们的语言包含着那些其它句子的可能性。一个不懂我们语言的人，如一个外国人，经常听到一个人在下一个命令：“拿一块板石给我！”可能会相信整个这一串声音是一个词，也许相当于他的语言中“建筑石料”这个词。如果由他自己下这个命令，他的发音可能会不同。我们会说：他的发音真怪，因为他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单词了。——但是，他发音的时候，他的心里不是也有不同的东西发生吗？某种同他当作一个单词的那个句子相对应的东西？——他的心里发生的要么是同一种东西，要么是不同的东西。你在下达命令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发生呢？你说出这句话时，会意识到这句话是由七个字组成的吗？当然你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也包括其它句子的语

言——可是，这种掌握是否就是你在说出这句话时所发生的东西呢？——我承认假如那个外国人能够察觉出这个句子的不同，他的发音可能仍然与我们不同，但我们称之为他的错误观念的东西并不必基于他说出这个句子时伴随发生的任何东西。

我们说这个句子是“省略句”，并不是因为它省略了我们说这句话时所想到的东西，而是因为它同我们语法的特定范例比较时被截短了。当然，也许有人会在这里反对说：“你承认截短的句子和未被截短的句子有同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它是否有一个文字表达法？”——但是，意思相同的句子不就等于是用法相同的句子吗？——（在俄语中，人们说“石头红的”，而不说“石头是红的”；他们是觉得少了“是”这个连系词的意思呢，还是把这个意思加到了思维中？）

21.想象一个语言游戏，A要求B报告一堆板石或方石的数目，或堆积在某地的建筑石料及其颜色与形状。——报告的内容可能是：“五块板石”。那么，“五块板石”的报告或陈述同“五块板石！”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呢？——唔，区别在于说出这些字词在语言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说出这些字词时，所伴随的语气、表情，以及其它的许多东西，也会是不同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语气想象为一样的——因为命令或报告可以用多种语气和表情来表达——唯一的区别是运用的不同。（当然，我们也许会用“陈述”和“命令”来代表句子的语法形式和语调；事实上，我们的确把“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吗？”这个句子称为问句，尽管它被用作一个陈述句。）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语言，其中所有的陈述句都有设问句的形式和语气；或者每个命令句都有“你愿意……吗？”这种问句的形式。这样一来也许会有人说：“他所说的具有

问句形式的句子实际上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技巧方面，它还有命令的功能。(同样，当某人说："你会这样做的"时，这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命令。是什么东西使得这句话成为一个预言或命令的呢？)

22.弗雷格(G.Frege)的那种观点，认为每个断言都包含着一个假定，即被断言的那个事物，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发现，即：在我们的语言中每一个陈述句都可以写成这种形式："它被断言为……是实况。"——但是，"……是实况"在我们的语言中不是一个句子——它还不是我们语言游戏中的一步走法。假如我写的不是"它被断言为……"而是"它被断言：如此如此是实况"，"它被断言"几个词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我们也完全可以把每一个陈述句写成一个跟着"是的"的问句；例如："现在下雨吗？是的！"这是否表明每一个陈述句都包含着一个问句呢？

当然我们也有权用一个断言符号同一个问号相对照，或者把一句断言同一个虚构或假设相区别。如果有人认为一句断言是由设想和断定(给予真值或其它类似的东西)两个动作组成，而我们按照命题符号来进行这两个动作，大致相当于我们照着乐谱唱歌一样，那他就错了。大声或小声地读一个书写的句子的确可以同照着乐谱唱歌相比，但"意指"(思考)所念的那个句子则不然。

弗雷格的断言符号标出了句子的开始，因此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句子一样，区分开了整句和整句中的子句。如果我听见有人说："下雨了"但还不知道是否听到了整个句子的开始和结尾，那么到此为止这句话还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

23.但是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比如：断言、疑问、命令？——有无数种：我们称之为“符号”(Zeichen)、“字词”、“句子”的无数种不同的用法。这种多样性并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一旦规定就一成不变；新的语言种类，新的语言游戏会出现，而其它种类的语言和语言游戏会陈旧过时，被人遗忘。(我们可以从数学的演变过程中得到这种观点的粗略图像。)

这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

从下面的例子和其它例子中，回顾一下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

描述一个物体的外观，或者给出它的度量——

根据描述(绘图)构造一个物体——

报导一件事

对一件事沉思——

设想一幅图片显示一个拳师打拳时的某个招式。现在，这幅图可以用来告诉某人他应该怎样站立，怎么保持这个姿势；或者怎样改变姿势；或者一个特定的人曾经怎样如此这般地站在一个地方，等等。我们可以(用化学术语)把这幅图称为命题根(propositional radical)。弗雷格对“假设”就是这样想的。

形成和检验一种假设——

用图表说明实验的结果——

编故事；然后读这个故事——

演戏——

唱歌——

猜谜——

编笑话；讲笑话——

解决一个应用算术中的难题——

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询问、感谢、诅咒、问候、祈祷。

——将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用法的多样性，以及字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同逻辑学家们所说的语言结构相比较很有意思。（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内。）

24. 假如你没有看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你很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问句？"——它是否是这个陈述："我不知道情况是如此这般的"，或者："我希望别人告诉我……"这个陈述？或者是否是对我的不确定心态的描述？——那么"救命！"这个呼喊是否就是这样的描述？

想想多少种不同的东西被称为"描述"：根据坐标对身体部位的描述；面部表情的描述；触觉的描述；对一种心情的描述。

当然，用平常的问句形式代替陈述句的形式或描述句的形式是可能的："我想知道……是否……？"或："我怀疑……是否……？"——但这样做并没有把不同的语言游戏凑得更接近一些。

这种转换的可能性的意义在其它地方将会看得更清楚。例如：将所有的陈述句转换为以"我想"或"我相信"开头的句子（也就是说，转换为对我的内在生命的描述）。（唯我论。）

25. 人们有时说动物不讲话是因为它们缺少心智能力。也就是说："动物不会思想，因此它们不会说话。"但是——它们就

是不会说话。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它们不使用语言——如果我们将语言的最原始形式排除在外的话。——命令、询问、叙述、聊天同吃喝、行走、玩耍一样，是我们自然历史的一部分。

26.人们认为学习语言就相当于给事物赋予名称。即给人类、形状、色彩、痛疼、心情、数字等等赋予名称。重复一遍——命名就像给一件东西贴上标签。也可以说这是给一个字词的使用所做的准备。但为什么要做准备？

27.“我们给事物命名，然后我们就可以谈论它们：在谈话中意指它们。”——似乎只要有了命名的动作，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就都清楚了。似乎所谓“谈论事情”只指一件事。而实际上，我们用句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想一想感叹句和感叹句的各种不同作用就够了。

水！

走开！

啊唷！

救命！

好吧！

不行！

你仍然想称这些词为“事物的名称”吗？

在语言（2）和语言（8）中，并没有问某物的名称这回事。我们可以说，这同指物定义一道，自身成为一种语言游戏。实际上是说：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去问：“这叫什么？”——接着给予一个名称。为某物取一个名称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即是说，“这是……”接着使用一个新名称。（例如，儿童们就是这样给他们

的玩具娃娃起名的，然后谈论它们，对它们谈话。与此相联系，想一想用一个人的名字去称呼他是多么独特呀！）

28．现在，我们可以以指物的方式为一个专用名称、颜色的名称、一种材料的名称、数目的名称以及罗盘上一点的名称等下定义。我指着两粒花生说："这叫'二'"——"二"的定义非常精确。——然而二怎样能被这样定义呢？听这个定义的人并不知道我要把什么称为"二"；他会以为"二"是给*这些*花生的名称！——他*可能*这样以为；也许不会。他也许会犯一个相反的错误；当我想给这些花生一个名称时，他也许会理解成一个数目。他也同样有可能把我给予一个指物定义的人名当作颜色、种族、甚至罗盘上一点的名称。也就是说：指物定义在*每一个*情况中都可以意指不同的东西。

29．也许你会说："二"只能以*这种*方式给予指物定义："这个数称为'二'"。因为"数"这个字在此表明了我们在语言和语法中把这个字放在什么位置。但这就意味着"数"这个字必须在指物定义被理解之前得到解释。——在这个定义中的"数"字的确表明了这一位置；的确表明了我们布置这个字的岗位。我们可以这样说来防止误解："这个*颜色*叫什么什么"，"这个*长度*叫什么什么"，等等。也就是说：误解有时可以这样防止。可是难道只有*一种*理解"颜色"或"长度"的方法吗？——唔，它们只需要加以定义而已。——定义？那么是靠别的字词来定义了！什么是这个定义之链上的最后一环呢？（不要说："没有'最终'定义"。）那就正像你故意说："这条路上没有最后一座房子；人们总是可以再盖一座"。

“数”这个字在指物定义中是否必要取决于别人是否会因为没有它而对我的定义做其它的理解。而这又要取决于在什么情况之下，以及我给予定义的这个人。

他怎样“理解”这个定义可以从他使用这个被定义字词的用法上看出来。

30. 因此人们可以说：当这个字词在语言中扮演的整个角色清楚时，指物定义就解释了这个字词的用法——意义。因此如果我知道有人想给我解释一个颜色字词，“那叫‘深棕色’”这个指物定义将有助于我理解这个字词。——你可以这样说，只要你不要忘记附带在“知道”或“清楚”这些词上的各种问题。

为了能够询问一件东西的名称，人们应该已经知道（或能够）做某些事情。但什么是他必须知道的呢？

一个人能够指着一个不是红色的东西为“红”字下定义吗？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向一个[中文]不好的人解释“谦虚”这个词，他指着一个傲慢的人说“那个人不谦虚”。而这里的含混不是否定这种定义法的理由。任何定义都可以被误解。

但也可以这样问：我们仍要称这个“定义”吗？——因为即使它有同样的实际后果，对学习者有同样的效果，但它在算法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于我们普通称为“红”字的指物定义。

（这一段文字出现在29段之后和30段的中间，很可能是维特根斯坦想插入其中的评语。——译者）

31. 一个人让另一个人看象棋里的帅并且说：“这是帅”，这

并没有告诉他这个棋子的用法——除非他已经知道了游戏的规则直至这最后一点：帅的形状。你可以想象他学会了规则而从未见过实际的棋子。棋子的形状在此与字词的声音或形状相对应。

我们也可以想象某人学会了游戏，但从未学过或制定规则。也许他先以观看的办法学会了非常简单的棋类游戏，然后逐步学会了越来越复杂的游戏。别人也许给他做了"这是帅"的解释，例如，假如别人让他看一个他尚不熟悉的棋子的形状。这个解释仍旧只告诉了他棋子的用途，因为，按照我们的说法，它的位置已经被准备好。或者：如果位置已经准备好，我们只说它告诉了他用途。在这个情况下是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给予解释的那个人已经知道了规则，而是因为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已经掌握了游戏。

进一步想想这种情况：我向某人解释象棋；一开始就指着一个棋子说："这是帅；它可以这样走，……等等。"——在此情况下，我们要说："这是帅"这些字词（或"这叫'帅'"）只有在学习者已知"棋子在游戏中是什么"时才是一个定义。即：只有在他玩过了别的游戏或者观看别人玩"而且看懂了"时——*以及类似的东西*才行。进一步说，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他才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有关联的问题："你把这个叫什么？"——即你把游戏中的这个棋子叫什么。

我们可以说：只有已经知道事物用途的人，才能有意义地问一个名称。

我们可以想象某人回答别人询问某物的名称时说："名称你自己定吧"——那么询问的这个人只好自己处理一切了。

32．一个来自异域的人有时要通过当地人的指物定义方式

学习当地语言；他往往不得不“猜测”这些定义的意思；有时会猜对，有时会猜错。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奥古斯汀描述了人类语言的学习，仿佛那个儿童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异域而且不懂该地的语言，似乎他已经有了一种语言，只是不是这一种。换言之：似乎这个儿童已经会想了，只是不会说，而“想”在这里的意思是“对自己谈话”。

33. 假设有人反对说：“必须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才能理解一个指物定义——这种说法不对。你所需要的——当然啦！——只是去知道或者猜测正在做解释的那个人所指的东西。即，比方，那个人指的是东西的形状还是颜色或数目，等等。”——而“指形状”，“指颜色”又是什么意思？指一片纸。——现在指它的形状——现在指它的颜色——现在指它的数目（这听起来有点古怪）。——你是怎样指的？——你会说你每次指的时候都“意谓”一个不同的东西。假如我要问你是如何这样做的，你会说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颜色、形状等等上。而我又问你：那又是怎样做的？

假设某人指着一个花瓶说：“瞧这神奇的蓝色——形状无关紧要”——或者“瞧这神奇的形状——别管颜色如何。”毫无疑问，当你对这两个邀请做出反应时，你会做的不同。然而当你把注意力集中于颜色时，你的动作总是相同的吗？想象一下各种不同的情形，先说几个：

“这个蓝和那边的蓝是否相同？你能看出有什么不同吗？”——

你在调配颜色时说：“很难调出这个天空的蓝色。”

"天气变好了，你又可以看见蓝天了。"

"瞧这两种蓝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你看见那边的那本蓝书了吗？把它拿过来。"

"这个蓝色信号灯的意思是……"

"这种蓝叫什么？——是'靛蓝'吗？"

有时你用手围起物的外缘以专注颜色；或者以不看外缘的方式注意颜色；有时则注视物体并努力回忆你以前在哪里见过这种颜色。

你注意形状时，有时用目光追踪它，有时眯起眼睛以便看不清颜色，还有许多别的方式。我想要说：当人们"把注意力'引导'于此或彼"时，就会发生这一类的情况。然而，使得我们说某人在注意形状、颜色以及其它的，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正如下棋时的一步棋并不简单地等于在棋盘上以某种方式移动棋子——也不是某人在移动棋子时的思想或感觉，而是我们称之为"下棋"，"解决一个下棋难题"的情况，等等。

34、但假设某人说："我在注意形状时总是做同样的动作：我的目光扫瞄轮廓同时我感到……。"假设此人为了给另外一个人一个指物定义"那个称为'圆'"，指着一个圆状物体并且具有所有这些经验——那么听这个定义的人仍然会把这个定义作不同的解释即使他看见了说话人的目光跟随着轮廓，即使他也感觉到了说话人的感觉。也就是说，这种"解释"也同时包括他此时使用这个词的用法，以及所指向的这个物，例如，当别人告诉他"指向一个圆"。——因为"想以如此这般的方式下定义"和"想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解释定义"这两种说法都不代表伴随下定义和听定义的过程。

35. 当然，所谓指向的“特征经验”(characteristie experience)(如指向形状)是有的。譬如用手指或目光沿着所指的轮廓扫描。——但这并不在我所“意指形状”的所有情况下发生，而且任何其它一种特征过程也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发生。——此外，即使类似的过程的确在所有情况下重现，我们是否应说：“他指向的是形状而不是颜色”仍然取决于不同的情况——即指向发生之前和之后的情况。

因为“指向形状”，“意指形状”等字词与“指向这本书(不是那本)”，“指向椅子，不是桌子”等字词的用法是不同的。只要想一想我们学习使用“指此事物”，“指彼事物”等词和学习使用“指此颜色，而非形状”，“意指颜色”等词是多么地不同就行了。

再说一遍：在某些情况中，特别是当某人指向“形状”或“数目”时，就有特征经验和多种指向方式——所谓“特征”是因为当意指形状或数目时，它们经常(不是始终)出现。但你是否也知道一种经验，其特征是把指向游戏中的一棋子作为游戏的一个棋子呢？同样也可以说：“我的意思是这个部分称为‘老帅’，而不是我所指着的那一块特别的木头”。(辨识、愿望、记忆等等)

36. 我们在此所做的也正像我们在大量类似的情形下所做的：因为我们无法具体指出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指向形状的身体动作(如相对于指向颜色)，我们说有一种精神的(心灵的、智性的)活动与这些词相对应。

凡是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有个精神存在。

37.名称与被命名的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唔，那是什么？看看语言游戏（2）或其它的语言游戏：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这种关系，除了其它许多的东西外也可能相当于：听到名称时，我们的脑海里便出现了命名物的图像；与相当于，除了其它，名称写在命名物上或当指向该物时说出这个名称。

38.然而，比方说，语言（8）里的词“这个”，是什么的名称？或者指物定义中“那叫……”中的“那”字是什么的名称呢？——如果你不想制造混乱的话，你最好不要叫这些词为名称。——可是，奇怪的是，有人把“这个”称为唯一真正的名称。因而所有其它我们称之为名称的东西只是在不精确和大约意义上的名称。

这一奇特的观念，我们可以说，产生于我们想把语言的逻辑崇高化的倾向。对此的适当答案是：我们称非常不同的事物为“名称”；“名称”一词用于表明一个字词多种不同用法的特征，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联系；——但“这个”一词的用法不在其中。

把“那是蓝色”一会儿意指为关于所指物的陈述——一会儿又意指为对“蓝色”一词的解释是怎么回事？唔，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的意思真的是“那个称为‘蓝色’”。——那么我们能否一会儿把“是”字当作“称为”把“蓝”当作“蓝”，——一会儿又把“是”真的当作“是”呢？

对某人来说从本来要作为一条信息的东西中得到这些字词的解释是可能的。（眉批：这里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迷信。）

我能否用“嘟嘟嘟”来意指“天如果不下雨，我就去散

步”?——只有在一种语言中我才能用某个东西意指某个东西。这清楚地表明,“意指”的语法不同于“想象”之类表达法的语法。

的确,比如在下一个指物定义时我们经常指着被命名的物并且说出它的名称,同样,比如在下一个指物定义时,我们一面说出“这个”一词,一面指着一个物。而且“这个”一词和一个名称往往在一个句子中占着同一个位置。但是,通过“那是N”(或“那称为N”)的指示性句子来解释一个名称正是一个名称的特征。但我们也这样解释:“那个称为‘这个’”或“这个称为‘这个’”吗?

这同把命名概念当作一个神秘过程有关系。命名(naming)似乎是把一个词同一件物奇妙地合并在一起。——当哲学家试图通过注视他面前的一件物并且重复一个名称或者重复“这个”一词无数次来揭示名称和物之间的那个关系时,你的确可以获得这种奇妙的合并。因为只有在语言放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在此,我们的确可以把命名想象为思维的某种奇妙活动,好比一个东西的洗礼。而且我们也可以对着这个东西说“这个”一词,好比把这个东西称为“这个”——这是这个词的一个奇妙用法,毫无疑问只有在搞哲学时才会出现。

39.然而为什么明明这个词不是名称,却有人偏偏要把这个词当作名称呢?——那正是原因。因为人们往往会对普通称之为名称的东西提出异议。这种异议可以这样表达:名称本来应该指称单纯的事物。人们也许会用下面的理由来支持这一说法:比方说,“石中剑”(亚瑟王的魔剑)根据普通的用法是一个专有名称。“石中剑”这把剑由不同部分以特定方式组合而成的。如果各个部分以其它方式组合,则“石中剑”不存在。可是显然

"石中剑有锋利的剑刃"这句话是有意义的，无论石中剑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但如果"石中剑"是一个东西的名称，那么当石中剑化为碎片时，这个东西也就不复存在；而由于没有东西能够同名称相对应，这个名称也就没有意义。然而这样一来"石中剑有锋利的剑刃"这句话就包含了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因此这个句子就是废话(nonsense)。可是它的确又有意义；因而必然始终有某种东西同组成这一句子的词相对应。因此"石中剑"这个词在分析其意思时必然消失，而代之以命名单纯事物的词。把这些词称之为真名(real names)是顺理成章的。

40.让我们先讨论一下以上论点的这一点：一个词如无对应物则没有意义。——注意到下面一点是很重要的："意义"一词如果是用来指称与词相对应的东西，那么它的用法就是不当的。这样做混淆了一个名称的意义同这个名称的拥有者(bearer)。当N.N.先生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名字的拥有者死了，而不说这个名字的意义死了。这样说是荒唐的，因为假如名称不再有意义，再说"N.N.先生死了"就毫无意思。

41.在(15)中，我们把专有名称引入了语言(8)中。现在假设名为"N"的工具破碎了。在不知道此的情况下，A给了B符号"N"。这个符号此时有没有意义？——B被给予这个符号时他会做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尚未解决任何问题。有人会问：他将会做什么？唔，也许他会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或者让A看那些碎片。在此有人也许会说："N"已经没有意义；而这个说法可能意味着符号"N"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不再有用处(除非我们给它一个新的用法)。"N"会变得没有意义还因为，无论什

么原因，那个工具已被给予另一个名称；而符号"N"不再在语言游戏中使用。——不过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约定：假如A给B一个属于破碎工具的符号，B就要以摇头的方式回答他。——这样以来，指令"N"即使在工具不再存在时，也可以说在语言游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符号"N"即使在拥有者停止存在时也有意义。

42．但是，举例来说，一个从未用来指一个工具的名称在这个游戏中也有意义吗？——让我们假定"X"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号，A把这个符号给予了B——唔，即使这种符号也可以在语言游戏中占据一个位置，而B也许会用摇头的方式回答这种符号。（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形想象为AB之间的一种玩笑。）

43．在大多数使用了"意义"一词的情况下——尽管不是全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而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由指向它的拥有者来解释的。

44．我们说过，"石中剑有锋利的剑刃"这句话是有意义的，即使"石中剑"已化为碎片。现在的确是这样，因为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名称在拥有者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使用。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种语言游戏（即，由符号构成，我们当然把它们包括在名称中），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名称只是在名称拥有者存在的情况下被使用，因而始终可以由一个指示代词和指向的手势所代替。

45．指示词"这个"永远不能没有拥有者。也许有人这样说：

"只要有一个'这个','这个'一词就有意义,无论这个是简单还是复杂。"——但这并不能使这个词变为一个名称。恰恰相反:因为一个名称不是借助指向的手势来使用的,而只是借助指向的手势加以解释的。

46. 名称的确指称简单物,这个概念后面隐藏着什么?——苏格拉底在《索亚蒂特斯》(Theaetetus)中说:"假如我没有弄错,我曾听有人这样说过:基本原素不可定义——也就是说——我们用它们组合出其它一切事物;因为一切独立存在的事物只能够被命名,而不可能以其它方式确定,它既是又不是……但独立存在的东西[①]……必须不借任何元素定义而给予名称。因此,描述任何基本元素都不可能;因为对它来说除了徒具其名外任何都不可能。它的名称就是它所有的一切。但是正如组成这些基本元素的事物本身是复杂的一样,这些元素的名称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描述性的语言。因为讲话(speech)的本质是名称的组合。"

罗素所讲的"个体"(individuals)同我讲的"物项"(objects)(见《逻辑哲学论》)都是这种基本原素。

47. 但是,什么是组成实在的简单构成部分呢?——一把椅子的简单构成部分是什么?——是制成椅子的小木块吗?或者是分子,或原子?——所谓"简单"的意思是:非复合的。这里的要点是:是什么意义上的"复合"?绝对地讲"一把椅子的简单部分"根本毫无意义。

---

① 此处的译文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德文译文,而非译自希腊原文。——译者

同样：我对这棵树，这把椅子的视觉形象是由部分组成的吗？它们的简单组成部分是什么？多色性(Multi-colouredness)是复杂性的一种；另一种，如由短直线组成的间断轮廓。一根曲线可以说是由一根上升的弧线和下降的弧线合成的。

假如我不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告诉某人说："我现在眼前看到的是复合的"，他就有权利问我："你说'复合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样说可以意指许多种事情！"——如果问句中已经表明了复杂性的类别，"你看见的东西是复合的吗？"这个问句才是有意思的，所谓复杂性的类别也就是说，这个问句问的是这个词的哪一个具体用法。假设已经规定好一棵树的视觉形象要称为"复合的"，假设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树干，而且也看见了树枝，那么"这棵树的视觉形象是简单的还是复合的？""它的简单组成部分是什么？"这些问句才会有明确的意思——明确的用法。当然，第二个问句的答案不是"树枝"（这样就回答的是语法问题："这里叫做'简单组成部分'的东西是什么？"），而是对各个树枝的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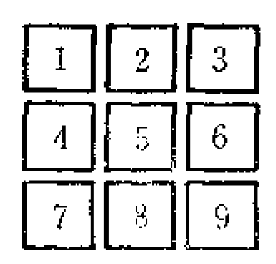
然而，难道（例如）一个棋盘，不是明显、绝对复合的吗？——你可能想到的是三十二个白格子和三十二个黑格子的组合。但是我们不也可以说，例如，棋盘是由黑色和白色以及方格的图式组合而成的吗？如果有极为不同的观看棋盘的方式，你仍然要说棋盘是绝对"复合的"吗？——在一个语言游戏之外问"这个物是复合的吗？"就像一个小男孩曾做过的那样，他必须说出某些句子里的动词是主动还是被动，他绞尽脑汁在想"睡觉"这个动词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们以无数不同的方式或不同联系的方式使用"复合的"（因而还有"简单的"）这个词。（棋盘上方格的颜色是简单的？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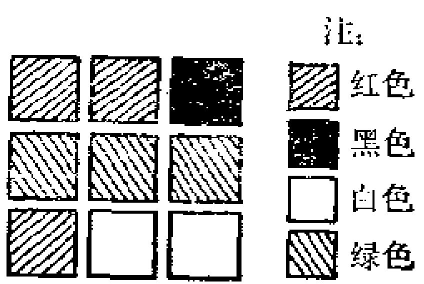
是它由纯白色和纯黄色组合而成的？白色是简单的？还是它由彩虹的颜色组合而成的？——这两公分的长度是简单的还是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公分长？但为什么不从一个方向量三公分长，从相反的方向量一公分长？）

对哲学问题："这棵树的视觉形象是复合的吗？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正确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怎样理解什么是'复合的'。"（这当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对这个问题的反驳。）

48. 让我们把（2）中的方法应用于《索亚蒂特斯篇》中的论述。让我们考虑一个使这个论述真正成立的语言游戏。这种语言用以描述一个平面上颜色方格的组合。这些方格形成如一个棋盘的组合体。有红色、绿色、白色和黑色的方格。这种语言的词是（相应地）"R"，"G"，"W"，"B"（红、绿、白、黑），而一个句子是一系列这些词。它们以下面的秩序描述方格的排列：



所以例如这样的句子"RRBGGGRWW"就描述的是下面这种排列：



这里的句子是名称的复合体，与它对应的是元素的复合体。基本元素是有色彩的方格。“但它们是简单的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我称为“简单物”，还有什么东西在这个语言游戏中更加天然呢？不过，在其它情况下，我会称一个单色方格为“复合的”，它也许由两个长方形组成，或者由颜色和形状的成份组成。但复杂性的概念也可以这样延伸：一个较小的区域可以说是由一个较大的区域和另外一个从其中扣除的区域组成。比较一下“力的组合”；用直线外的一个点“分割”一条线；这些说法表明我们有时甚至会把较小的部分看作较大部分的组合结果，把较大部分看作较小部分的分割结果。

然而我不知道是否应说我们的语句描述的这个图形由四个或九个元素组成！唔，这个句子是由四个字母还是九个字母组成的呢？——哪个是它的元素？是字母的种类，还是字母？如果在特定情形下，只要我们避免了误解，我们说的是哪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49．然而当我们说我们无法解释（即描述）这些元素，而只能命名它们，这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可能是，例如，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复合体仅仅由一个方格组成，它的描述只是颜色方格的名称而已。

在此我们可以说——尽管这很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哲学迷信——符号“R”或“B”等等，有时可能是一个词、有时可能是一个命题。但它到底“是一个词还是一个命题”取决于它被说出或写下时的情形。例如，假如A必须要向B描述颜色方格的复合体并且只使用单词“R”，那么我们就能说这个词是一个描述——一个命题。但假如他在记忆这些词及其意义，或者假如他在教某

个人这些词的用法并且在指物教法的过程中说出它们，我们就不能说它们是命题。在这个情况下，"R"一词，例如，并不是描述；它命名一种元素——但若将这一点当作理由，说一种元素只能被命名，那就奇怪了！因为命名和描述，并不在同一个层次：命名是描述的准备。命名至此尚不是语言游戏中的一步——好比把棋盘上的棋子摆好位置并不是走了一步棋。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东西被命名后，它任何事情都还没有做。除了在语言游戏中之外，它甚至还没有得到一个名称。这也是弗雷格的意思，他说：一个词只有作为一个句子的部分时才有意义。

50. 说我们既不能把存有(being)，也不能把非存有归于元素，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可能会说：假如我们称之为"存有"和"非存有"的一切就是元素间联系的存在和不存在，那么谈论元素的存有（非存有）就毫无意思；正如我们称之为"毁灭"的一切在于元素的分离，因而谈论元素的毁灭是毫无意思的。

然而，人们会这样说：存在不能归为元素的属性，因为假如元素不存在，我们甚至无法给它命名，因而根本无法谈论它。——但让我们仔细想想一种相似的例子。有一件东西，我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而这是巴黎的标准米。——但是，这当然不是给它任何特别的属性，而只是用一个米尺在度量的语言游戏中表明它的特殊作用。——让我们想象存放在巴黎的色样如同标准米的长度。我们定义"赭褐色"为密封保存的那个标准赭褐色的颜色。那么无论说这个色样是或不是这个颜色都毫无意思。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色样是语言的工具，用以确定(ascri-ption)颜色。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它不是某种再现(Darstellung)，

的东西，而是再现的方式。——当我们说出"R"这个词来命名它时，它可以作为语言游戏(48)中的一个元素：这便使该物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它现在是一种再现方式。而说"假如它不存在，它就不能有名称"也就完全等于说：假如这个东西不存在，我们就无法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使用它。——看起来必须存在的东西是语言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的语言游戏中的范例；是用于比较的东西。这一点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但它只是关于我们的语言游戏的一种观察——我们再现的方法。

51.在描述语言游戏(48)时我说过："R"(红)"B"(黑)等词与方格的颜色对应。但是这种对应相当于什么？在什么意思上我们能够说某些方格的颜色同这些符号对应？因为(48)节中的描述仅仅建立起了这些符号和我们的语言中的某些词（颜色的名称)之间的联系。——唔，我们预先设想这些符号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教会，特别是以指向范例的方式。好吧，可是说"在语言的实践中某些元素与符号对应"，这是什么意思？——是否描述颜色方格复合物的那个人遇到红方格就说"R"(红)，遇到黑方格就说"B"(黑)，如此等等。但是假如他在描述时搞错了并且看到一个黑方格时错误地说成了"R"(红)，那会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说，用"R"代表一个红方格是否等于：使用这个语言的人用"R"(红)这个符号时，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红方格？

为了看得更清楚，在这里就像在无数相似的情况下一样，我们必须把焦点集中于发生过程中的细节；必须从近处观看它们。

52.假如我相信老鼠是从破灰布和尘土中自生的，我就要认真细致地检查这些破布，看看老鼠会怎样躲藏其中，如何钻进破布去的，等等。但如果我确信老鼠不可能从中产生，那么这种探究也许会是多余的了。

但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在哲学中反对这种细节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53.我们的语言游戏(48)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许多种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说游戏中的符号是某某颜色的方格的名称。例如，假如我们知道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用某某方式学会这些符号的用法的，我们就应该这样说。或者假如是用书写的方式，比如一张图表的形式，记下这种元素同这个符号相对应，而且假如这张图表被用来教语言并且在某些有争执的问题上诉诸此表，我们就应该这样说。

我们也可以把这样一个图表想象为语言使用的一种工具。这样一个复合体就是这样描述的：描述复合体的人有一个图表，他查出图表上复合体的每一种元素，然后转换成符号（而且听这个描述的人也可以用图表把它转译成颜色方格的图画）。可以说这个图表在此代替了其它情形中记忆和联想的作用。（我们通常执行"给我拿来一朵红花"这个命令时，并不是在颜色的图表上查出红色，然后把这种颜色的花送过去；不过，在选择或调配某一特定的红色时，我们有时的确也利用色样或图表。）

如果我们称这个图表为语言游戏中规则的表示，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称之为语言游戏规则的东西，在该游戏中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作用。

54. 让我们回想一下各种不同的情形，在那里我们说一个游戏是根据一个特定的规则玩的。

这个规则也许是教别人玩这种游戏的一种辅助。学习者被告知规则并且练习应用规则。——或者它是游戏本身的一种工具。——或者规则既不用于教会别人，也不用于游戏自身；而且也不把它列入一张规则表。我们通过观看别人玩这种游戏学会这种游戏。但我们说，由于旁观者能够从实际游戏中看出这些规则，所以这个游戏是按照某某规则来玩的——就像一条自然法则支配着游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是怎样区分出玩者的错误和正确的玩法呢？——在玩者的行为中有若干特征记号。想想纠正说溜嘴的行为特征。即使不懂他的语言，我们也可能辨认出这种情况的发生。

55. "语言中名称所意指的东西必定是不可毁灭的；因为对一切可毁灭的东西都被毁灭了的状态 (the state of affairs)，必定是可能描述的。而这种描述将包含字词；而且与它们对应的东西就无法被毁灭，因为否则这些词就不会有意义。"我一定不去锯断我正坐着的树枝。

当然，我们可以立刻反对说，那这个描述可要排除在被毁灭以外。——但与这个描述的各个字词相对应，因而如果它是真的时就无法毁灭的，便是给了这些词其意义的东西——便是没有它们这些词就没有意义的东西。——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一个人当然是与他的名称相对应的东西。但他是可毁灭的，而他的名字不会在他被毁灭后失去意义。——某物与其名称对应，没有它就没有意义的例子，是语言游戏中用于同名称相联系的范例。

56.但是，假使语言中没有这种样本，而且我们记住了（例如）一个词代表的颜色，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记在脑子里，那么当我们说出这个词时，这个颜色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因此，如果我们有可能始终记住颜色，那么它本身就是不可毁灭的了。”——但我们用什么作为标准来判定我们的记忆正确呢？——当我们用色样而不靠记忆时，有些情况下我们说这种色样变了色，而我们是根据记忆作这个判断的。但是，我们有时不也能说（例如）我们记忆的影像暗淡了吗？我们不也依赖于记忆如同依赖于色样吗？（因为有人也许想说：“假如我们没有记忆，我们就应该依赖色样。”）——或者依赖某种化学反应。假设你要涂一种特定的颜色“C”，这种颜色是化学成份X同Y混合后出现的颜色。——假设这种颜色某一天给你的印象比另一天鲜明；你是否有时会说：“我一定弄错了，今天的颜色当然同昨天的颜色一样”？这表明我们并不总是依赖记忆，如同听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样。

57.“某种红色的东西可以被毁灭，但红色是无法被毁灭的，这就是为什么‘红色’一词的意义独立于红色东西存在或不存在的原因。”——说红色被撕碎或砸成碎末了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我们不也说“红色消失了”吗？不要对下面的观点固执不放：即使红色不再存在了，我们总能使红色浮现在眼前。那正像你要说：反正始终会有制造红色火焰的化学反应。——假设你再记不住这种颜色了呢？——当我们忘记某一颜色的名称时，对我们来说它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再无法用它来玩某种语言游戏了。这种情形就好像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我们语言

工具的范例。

58.“我要限制‘名称’一词，使它不能在‘X存在’的句式中出现。——因此我们不能说‘红色存在’，因为假如没有红色，就根本不能谈论它。”——更好的说法：假如“X 存在”只是意味着说：“X”有意义，——那么它就不是处理X 的命题，而是关于我们语言使用的命题，即关于使用“X”一词的命题。

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说“红色存在”没有意思，那仿佛是在谈论关于红色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红色的确“自身”存在。同样的观点——即这是关于红色的形而上的陈述——在我们说“红色是永恒的”这句话中再次得到了表现，而且也许在“不可毁灭”这个词中得到了更加强烈的表现。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是要把“红色存在”当作一句陈述：“红色”一词具有意义。或者也许更好：把“红色不存在”，当作“‘红色’没有意义”。我们并不想说这句话说了这个，而只是说假如它有任何意义的话，这便是它必然要说的。但是由于它企图要说这个，因此它与自身相矛盾——只因为红色“自身独立”存在。而唯一的矛盾在于这样的情况：命题看起来是关于颜色的，但应该说是关于“红色”一词的用法。——但在实际中，我们常说某种颜色存在；而这相当于说某种有这个颜色的东西存在。第一种说法同第二种说法同样精确；尤其是当“有颜色的东西”不是一个物体时。

59.“一个名称只指称现实中的一个元素。无法毁灭的东西；在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但那是什么呢？——哎呀，我们说这句话时它已掠过了我们的脑海！这是一个特定形

象的特别表达法：一个我们想du用的图像。因为经验当然不向我们显示这些元素。我们看见一些复合物的组成部分（例如一把椅子的组成部分）。我们说椅背是椅子的一部分，但椅背本身又是由许多块木头组成的；而一根椅腿是一个简单的组成部分。我们也看见某个东西的整体改变了（被毁坏了），而它的组成部分仍然保持不变。我们就是用这些材料构成了实在的那幅图画。

60. 当我说："我的扫帚放在角落"时，——难道这真是关于扫帚把和扫帚头的陈述吗？唔，它反正可以被说明扫帚把和扫帚头位置的陈述所代替。而这个陈述与第一个陈述相比当然是进一步分析过的形式。——但是为什么我称它是"进一步分析过"的？——唔，如果扫帚在那里，这当然意味着扫帚把和扫帚头也在那里，而且相互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中；而这一点似乎隐藏在第一个句子的意思中，并在经过分析的句子里表现出来。那么，说扫帚放在角落的那个人真是在说：扫帚把放在那里，扫帚头也在那里，扫帚把固定在扫帚头上？——如果我们问任何一个人看看他是否是这个意思，他也许会说他根本没有特别想到扫帚把或扫帚头。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回答，因为他并没有特别想指扫帚把或扫帚头。假设你说了："把扫帚把和同扫帚把相配的扫帚头拿来！"，而没有说"把扫帚给我拿来"！——那么回答是否会是："你要的是扫帚吗？你干嘛把话说得这么别扭？"——他会把进一步分析过的句子理解得更清楚吗？——有人会说，这个句子同普通的句子获得的效果一样，但绕了个弯。——想象一个语言游戏：某人得到命令要把某些由许多部分组成的东西带来，搬来搬去，或诸如此类的事。有两种玩的方法：一种

（a），复合物（扫帚、椅子、桌子等）各有名称，如同在第 15 节中；第二种（B），只有物的组成部分有名字，而整个物要由组成部分的名字来描述。——在什么意义上第二个游戏中的命令是第一个游戏中命令的分析形式？前一个命令隐含在第二个命令之中吗？它此刻是否经过分析才显露出来？——不错，当我们将扫帚把同扫帚头分离时，扫帚就变成支离破碎的了；但这是否等于，把扫帚拿来的命令也由相应的部分组成？

61.“但你仍然不会否认，(a)中的特定命令其含义同 (b) 中的命令相同；而假如你不把第二种方法称为第一种方法经过分析的形式，你会称作什么？”——当然，我也应当说 (a) 中的命令与(b)中的命令具有同样的含义；或者，如我先前表达的那样：它们都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说：假如有人让我看 (a) 中的命令并且问我：“(b) 中的哪个命令同这个相同？”或者“(b) 中的哪个命令同这个相矛盾？”我就会如此这般地予以回答。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使用“有同样的意思”或“获得同样的效果”等说法达到了总的一致看法。因为别人会问，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说：“这只是同一个游戏中的两种形式。”

62.假设，例如，被给予(a)和 (b) 中命令的人在拿来所要求的东西之前，必须先查看一张对应名称和图画的表。他在执行(a)中的命令和(b)中相应的命令时，做法会是相同的吗？——也是也不是。你也许会说：“两个命令的要点是相同的。”我也应当这样说。——但是应被称为命令的“要点”的东西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清楚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某物有这个或那个目的）。重要的是：这是一盏灯，它的作用是发出光亮；——它是室

内的装饰品，为的是填补一块空间等等：这不是实质性的。然而在实质性和非实质性之间，并非始终都有鲜明的区别。

63. 无论如何，说(b)中的句子是(a)中的句子“经过分析”的形式，很容易诱使我们把前者想作更加基本的形式；认为它自身就可以表明后者的含意，等等。例如，我们认为：如果你只有未加分析的形式，你就漏掉了分析；但如果你知道了经过分析的形式，你就什么也没有缺少。——但是，我难道不能说：*后面*的例子同前者的例子一样，事物的一个面相都丢失了吗？

64. 让我们设想语言游戏(48)经过了改变，因此那些名称不指称单色的方格，而指称由两个这种方格组成的长方形。我们把这个一半红一半绿的长方形称为“U”；一半绿一半白的称为“V”；等等。难道我们不能想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名称来称呼这些颜色的组合，但没有名称称呼单个的颜色？想一想我们说这种话的情况：“这种颜色的排列（比如法国三色旗）很有特点”。

在什么意义上这个语言游戏中的符号需要分析？有多大*可能性*用(48)的语言游戏来代替这个语言游戏？——它只是*另一个*语言游戏；即使它与(48)有联系。

65. 现在我们遇到了以上所有这些考虑背后的大问题。——因为有人也许会反驳我说：“你避重就轻！你谈到了各种语言游戏，但没有说语言游戏的本质，因而也没有讲到语言的本质：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点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使它们成为语言或语言的组成部分？因而你自己避开了探讨中最使你头痛的部

分，即关于命题的一般形式和语言的一般形式部分。”

的确是这样。——我无意找出所有我们称为语言的某种共同点，我要说的是：这些现象没有一个共同点能使我们用一个同样的词来概括一切的，——不过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着。正因为这种联系，或这些联系，我们才能把它们都称为“语言”。让我设法解释这一点。

66. 例如，考虑一下我们称为“游戏”的过程。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要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点，否则它们不会都叫做‘游戏’”的——而要睁眼看看它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点。——因为如果你看看这些游戏，你是不会看到所有游戏的共同点的，你只会看到相似之处和它们的联系，以及一系列关系。再说一遍：不要想，而要看！——例如，看看棋类游戏以及它们之间五花八门的关系。现在再来看牌类游戏；你在这里可以找到与第一类游戏的许多对应之处，但许多相似点不见了，又出现了其它的相似点。当我们转过来看球类游戏时，许多共同点仍然存在，但许多已消失了。——所有的游戏都是“娱乐”吗？比较一下象棋和十二子棋。或者是否在游戏者之间总是有输有赢或竞争？想一想单人牌戏。在球类游戏中往往有输赢；但是当小孩子对着墙扔球再接住玩时，这个特点又消失了。看看技巧和运气在游戏中扮演的角色；再看看下棋的技巧和打网球的技巧之间的不同。现在想一想“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这类游戏；这里有娱乐的成份，但是多少其它的特点又消失不见了！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考查许多许多其它种类的游戏；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点是怎样出现又消失的。

这种考查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总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

67. 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 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我要说：“各种游戏”形成了家族。

例如，各种不同的数字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了家族。我们为什么要称某种东西为“数”？唔，也许是因为它与好些我们一向称为数的东西有一种——直接的——关系；而我们可以说这给了它同其它我们也称为数字的东西一种间接的关系。我们把数的概念延伸，就像纺线时我们把纤维同纤维拧在一起。线的韧度并不在于某根纤维是否贯穿其全长，而在于许多根纤维的重叠交织。

但是如果有人想说：“所有的这些构造都有某些共同点——即它们所有共同的属性。”——我要回答说：现在你只是在玩弄文字。有人不如这么说：“有某种贯穿全线的东西——即那些纤维持续不断的交织。”

68. “好吧：给你把数的概念解释为这些个别相关联的概念的逻辑总和：自然数、有理数、实数，等等；同样，把游戏的概念解释为相应的一组准概念(sub-concepts) 的逻辑总和。”——事情未必这样。因为我**可以**以这种方式给“数”的概念一些严格的界限，即用“数”这个词指一个严格限定的概念，但我也可以这样使用它：即这个概念的延伸**不**被一个疆界封闭。这就是我们如何真正使用“游戏”一词的。因为游戏的概念怎样会被限制呢？什

么东西仍能算作游戏，什么东西不再算作游戏呢？你能划出界线来吗？不能。你可以划一个；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划出这样一条界线。（但以往你在使用“游戏”一词时并未感到有什么不便。）

“但是这样一来这个词的用法就不受规则限制了，我们用它玩的‘游戏’也不受规则限制。”——它并非处处受规则限制；打网球的时候并没有规则限制你把球打多高或多重；然而网球仍然是一个游戏，而且也有许多规则。

69. 我们应该怎样向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呢？我想我们应该给他描述游戏，而且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种以及类似的东西就称为‘游戏’”。那么我们自己对此了解得更多一些吗？难道我们只是无法向别人确切地解释什么是游戏吗？——但这并不是无知。我们不知道界线因为界线还没有划出来。重复一遍，我们可以划一条界线——为一个特殊的目的。但划定了界线才能使这个概念有用吗？根本不是！（除非为了那个特殊的目的。）正如在没有“一步＝75公分”这个定义以前，“一步”这个长度单位还是有用的。假如你想说“在下这个定义前，它仍然不是一个精确的长度单位”，我就会回答说：好吧，它是一个不精确的长度单位。——但你还没有告诉我“精确”的定义。

70.“但是，如果‘游戏’的概念就像这样没有界限，那么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你所说的‘游戏’到底是什么。”——当我描述：“地面上长满了植物”之后——难道你想说，在我给你“植物”的定义之前，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吗？

我的意思可以用，比方说，一张图画和“地面粗略地看起来

就是这样”这些话加以解释。也许我甚至会说“它看起来确实就是这个模样。”——那么在那里的东西就恰恰是这片草和这些树叶，也恰恰像这样分布吗？不是的，这不是它的含义。我不会在这个意义上承认有精确的图画。

有人对我说：“给孩子们教一种游戏。”我教他们用骰子赌博，别人又说“我不是指这种游戏。”这个人在给我下命令时，心里一定事先排除了掷骰子的游戏？

71. 我们可以说“游戏”的概念是界线模糊的概念。——“但是模糊的概念究竟是否算是一个概念？”——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是否仍是某人的照片？用一张清晰的照片代替一张模糊的照片是否总是要好些？不清晰的照片不正是我们有时需要的吗？

弗雷格把概念比作区域并且说界线模糊的区域完全不能称为区域。这大概是说我们无法使用模糊区域。——但是，如果我说："站在那一带"是否毫无意思？假设我同某人站在一个城市广场上说了这样的话。在说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划任何界限，不过也许用手指着——仿佛指着一个具体的地点。而这正是我们给别人解释什么是游戏的方式。我们举出例子，然后期待别人以特定的方式理解它们。——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从那些例子里看出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表达的一个共同的东西；而是他现在要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这些例子。在这里，举例并不是间接的解释办法——而是缺少更好的办法。因为任何一般的定义都有可能被误解。要点在于这便是我们玩游戏的方法。(我用“游戏”一词指语言游戏。)

72. 看见什么是共同的。假设我让某人看一些多种颜色的图片，并且说："你在所有这些东西中看到的颜色是'黄赭色'"。——这就是一种解释，而别人经过检视这些图片的共同点后将逐渐理解这个解释。然后他就可以看着、指着这个共同点。

将这种情形同另外一种情形比较一下：我让他看形状不同的各种图形，都涂着同样的颜色，并且说："这些图形的共同点是'黄赭色'"。

再同这种情形相比较：我让他看深浅不同的各种蓝色样本，并且说："所有这些色样的共同点我称为'蓝色'"。

73. 有人为我解释颜色的名称时指着色样说"这种颜色称为'蓝色'，这种称为'绿色'……"，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就像把一张色谱放在我的手中，在色样下面写上字的情况一样。——尽管这种比较在许多方面都会引起误解。——有人现在想把这个比较扩展一下：理解了解释就意味着在脑海里有了所解释物的概念，它或是样本或是图像。因此假如别人让我看各种不同的树叶并且告诉我"这就称为'树叶'"，于是我就得到了树叶的形状概念，在脑海里有了一幅树叶的图像。——但是，当这张图像未显示任何具体的形状，而只显示出"一切树叶形状的共同点"时，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哪种浓度的绿是"我的脑海中绿色的样本"——即各种深浅的绿色所共有的样本呢？

"但怎么不能有这种'一般的'样本呢？比如一个标准的叶子，或者一种纯绿的样本？"——当然可能。但这样的图样应被当作图样来理解，而不是具体叶子的形状；一片纯绿应被理解为所有绿色东西的样本，而不是纯绿的样本——这种理解都取决

于对样本的用法。

问问你自己：绿色的样本必须是什么形状？应该是长方形吗？那么它就成了绿色长方形的样本？——那么它该是"不规则"的形状吗？那么，什么东西可以防止我们把它当作——即我们不把它当作——不规则形状的样本？

74. 这里也会产生同样的观点：如果你视这张叶子为"一般叶子形状"的样本，那么你与视它为（例如）这个具体形状的样本的人所看的方式就不同。也许会是这样——虽然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这就是说，就经验来说：如果你以一个特定方式看这张叶子，那么你就在以某种方式或者按照某种规则使用它。当然，的确有所谓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看东西这样的事情；也有这样的情况：无论谁这样地看样本一般就会这样地使用它，否则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用它。例如，如果你把立方体的标准图看作由一个正方形和两个菱形组成的平面图形，你也许就会以不同于视这张图为三维图形的人的方式执行"给我拿来这种东西"的命令。

75. 懂得什么是游戏是什么意思？懂得它是什么而又无法说出它，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知识是否相当于一个未定形的定义？因此假如它是定形的，我就应当能够认为它表达了我的知识？难道我的知识，我对游戏的概念不是已经完全表达在我所能给予的解释中了吗？就是说，在我描述各种游戏的例子中；在表明其它种种游戏可以类似地构成中；在所谓我不应该将这个或那个包括在游戏的说法中；等等。

76. 假如有人要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我不能承认它就是我也始终想划的那一条，或者是我在心里已经划的那一条。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划一条界限。因而他的概念可以说与我的概念不同，但很相像。这种亲缘关系是两张图画的亲缘关系，一块由轮廓模糊的色片组成，另一张由形状布局相似，但轮廓分明的色片组成。其中的亲缘相似性和差异同样不可否认。

77. 如果把这一比较再进一步，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清晰的图画与模糊的图画相似的程度取决于后者的模糊程度。设想我们必须勾画一张界限清晰的图画同界限模糊的"相对应"。在这张界限模糊的图画中有一个模糊的红色长方形：我们以一张精确界定的图画与它对应。当然——可以画几个这种精确界定的长方形同这个非界定的对应，——但是，如果原图的颜色混在一起，一点也看不出轮廓的边缘，那么画一张与模糊图画相对应的清晰图画不就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任务吗？那么你不就得说："这里我也可以画个圆圈式心形当作长方形，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混合在一起了。任何东西都——而又没有什么东西——是正确的。"——如果你在美学和伦理学中寻找与我们的概念对应的定义，你就处于这个境况。

在这样的困境中你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如何学会这个词(如"好")的意义的？是从什么样的例子里学到的？在什么样的语言游戏中学到的？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词必定有一个各种意义组成的家族。

78. 比较一下知道和说：

勃朗峰多少英尺高——

“游戏”一词是如何使用的——

单簧管发出的声响是怎样的。

如果你感到奇怪：某人虽然知道某些事但却无法说出它，那么你就在想第一个句子里的那种情况。当然不是第三个句子里的情况。

79. 想一想这个例子：如果有人说“摩西没有存在过”，这可能包含好几个意思。它可能是：古代的以色列人从埃及撤出时并没有一个领袖——或者：他们的领袖并不叫摩西——或者：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圣经中所说的摩西所做的一切事——或者：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按照罗素的说法说：“摩西”这个名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描述加以定义。例如，定义为“那个带领古以色列人走过荒野的人”，“那个生活在彼时彼地，名叫‘摩西’的人”，“那个童年时被法老的女儿从尼罗河救出的人”等等。随着我们假设不同的定义，“摩西没有存在过”这个命题的意思就不同，其它关于摩西的命题也就不同。——如果别人告诉我们“N没有存在过”，我们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或者……吗？”等等。

但是，当我做出一个关于摩西的陈述时，——我是不是始终准备用其中的一个描述代替“摩西”？我也许会说：“摩西”一名，我理解为一个人，他做了圣经中说摩西所做的事，或者其中大部分的事。但是到底是多少？我是否已经决定其中多少证明是假的以后，我就会把我的命题作为假命题放弃？“摩西”这个名称是否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对我而言已经有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用法？——实况不是如此吗？就像我有了一系列现成的支撑物，如果抽掉一根，我就可以依靠另外一根（反之亦然）？——考虑

一下另外一种情况。当我说"N死了"，名称"N"的意义可能是：我相信有个人曾经活着，(1)我曾在某某地方见到过，(2)他长的像这个(照片)，(3)做了某某事，(4)在社交活动中人称他为"N"。——如果别人问我对"N"的了解，我将列举全部的或部分的例证，不同的场合列举不同的例证。因为我对"N"的定义也许会是"所有这些皆真的那个人"。——但是，假如现在证明某个例证是假的呢？——我是否就要宣布"N死了"这个命题是假的呢？——即使在我看来，证明为假的部分是不重要的？然而所谓"不重要"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假如我在这个情况下已经解释了这个名称，那么现在我就应该修改这个解释。

这一点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使用的名称"N"没有"固定"的意义。(但这不削弱它的用途，就像桌子的四条腿成了三条，因此有时要摇晃。)

是否应当说我在使用一个我不知其意义的字词时，我是在胡说八道呢？——随你怎么说，只要它不妨碍你看清事实。(而当你看清事实时，很多东西你是不会说的。)

(科学定义的变迁：今天被当作伴随某一现象而被观察到的东西，明日将被用于为这个现象下定义。)

80.我说"那儿有一把椅子"。假如我向它走去，想把它搬来，而它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这怎么办？——"那它就不是椅子，而是某种幻觉"。——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可以看见它，而且能够摸到它，等等。——"那么这把椅子的确在那里，而它的消失是某种幻觉"。——但假设过了一会儿它又消失了——或者似乎消失了。我们会怎么说？你有没有说明这种情况的规则——说明我们是否可以用"椅子"一词包括这类事情的规则？但我们

在使用“椅子”一词时是否觉得缺少了这些规则？我们是否要说：我们其实并没有给这个词附加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不具有这个词的每一个用法的规则？

81. 拉姆齐(F. R. Ramsey)跟我谈话时曾经强调说，逻辑是一种“规范科学”。我虽然不知道他的确切想法，但无疑它同我后来渐渐悟出的道理紧密相关，即：在哲学中，我们常常拿词的用法同有固定规则的游戏和计算相*比较*，但不能说使用语言的人*一定是在玩*这种语言游戏。——但是假如你说我们的语言只是*近似于*这种计算，那么你就站在误解的边缘了。因为这么一来，似乎我们谈的是一种*理想*语言。似乎我们的逻辑是真空中的逻辑。——而逻辑并不是以自然科学处理自然现象的方式处理语言——或思想——的，最多只能说，我们*构筑*理想的语言。但这里的“理想”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听起来似乎这种语言比我们的日常语言更好、更完善；似乎最终只有靠逻辑学家才能告诉我们标准的句子是什么样子。

然而，所有这些只有当我们对理解、意义和思想这些概念有更清晰的认识时，才会有正确的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什么使我们(而且的确曾使我)这样想：当有人说一句话并使这句话有*意思*或*理解*这句话时，他是在按照确定的规则进行演算。

82. 我所说的“依规行事”是什么？——是令人满意地描述我们所观察到的词的用法的假设；或是当他使用记号时寻找出的规则；或是我们问他他的规则是什么时他回答我们的规则？——但是如果观察还不能使我们看清规则，而问的问题也毫无帮助

该怎么办？——因为在我问他对“N”的了解时，他的确给了我一个解释，但他又愿意撤消并且修改它。——那么我怎样才能确定他玩游戏时所遵循的规则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或者，问一个更好的问题：“依规行事”的说法在这里还会剩下什么意思？

83.语言和游戏的类比在此不是很有帮助吗？我们很容易想象一种人在运动场上玩球娱乐，有时似乎在玩我们熟悉的游戏，但许多游戏都不做完，而且在换游戏时把球漫天目标地扔到空中，拿着球互相追逐，往身上乱扔闹着玩，等等。而现在有人说：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玩一种球类游戏，而且扔的每一个球都按照一定的规则。

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吗？我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而且也有我们一边玩，一边修改规则的情况。

84.我说过，一个词的应用并不是每次都由规则限定的。但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受规则限制的游戏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规则能够天衣无缝，防止所有可能有的漏洞？——我们能否想象一个决定规则应用的规则以及它排除的疑问呢？——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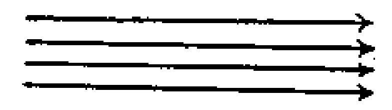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产生疑问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疑问。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个人在打开家门时总是怀疑他的门前有一个深渊，并且在出门前确证一下（某一次他也许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使我在同样的情况下产生怀疑。

85.一条规则立在那里就像一个路标。——难道路标就能使我毫不怀疑该走的方向吗？我已经走过路标时它是否表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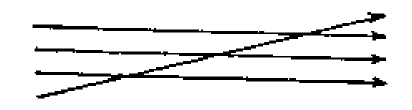
该走的方向；是沿着大路还是小径，或是越野而行？但是，路标上哪里说过我沿着哪条路走？是沿着它的箭头方向还是（例如）沿着相反的方向？——而假如不只是有一个路标，而有相邻的一连串路标，或者还有地上用粉笔做的记号——难道只有一种解释它们的方法吗？——那么，我可以说，路标的确没有留下任何可怀疑的余地。或者：它有时留下有时没留下。而此时这已不再是哲学命题，而是经验命题了。

86. 想象一个同第（2）节一样的语言游戏，借助一张图表来玩。由A给B的符号已经写在纸上。B有一张图表；第一行是游戏中使用的符号，第二行是建筑石料的图画。A让B看这样一个书写的符号；B在图表上查找，然后看与它相对的图画，等等。因此图表是他执行命令时遵循的规则。——一个人经过训练学会怎样在图表上查找图画，训练的一部分也许是让他的手指自左至右地平行移动；而这样就在图表上画下了一系列平行的直线。

假设现在介绍了许多不同的读表方式；有一次，如上所说，是按照这样的图式：



另外一次是这样的：



或者按其它方式。——这样的图式在图表中提供作为它用法的

规则。

我们现在难道不能进一步想象解释这一规则的规则吗？反过来说，如果第一张图表没有箭头图式是否是不完整的？其它的图表如没有它们的图解是否也是不完整的？

87. 假设我做出这样一种解释："我用'摩西'指那个人，假如有过这个人，他曾经带领古代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无论人们那时称他什么名字，也无论他是否做过其它的事。"——但类似有关"摩西"的疑问也可能就在这一解释的字词中（你称做"埃及"的是什么？谁是"古以色列人"等等？）。而即使我们追根到"红色"、"黑暗"、"甜"，等较简单的词时，这些问题也不会最终解决。——"但是，假如一个解释根本不是终结性的解释，它怎么会帮助我了解？那么解释永远不会完结；而我仍旧不理解他的意思，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解释如没有另外一个解释的支持就仿佛悬在半空。虽然一个解释的确可以依靠已经给予的另一个解释，但是任何解释实际上都不需要其它的解释——除非我们为了避免误解要求有一个。有人会说：解释的作用是消除或避免误解——即没有解释就会产生的误解；而不是我能想象的每一种误解。

这看起来好像是：每一种疑问只揭示基础中存在的一个缝隙；因此我们只有首先怀疑可怀疑的一切，然后再消除所有的这些疑问，我们的理解才可靠。

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路标能达到其目的，路标就是合适的。

88. 如果我告诉某人"站在那一带。"——这个解释不是会完

全有用吗？而任何其它的解释不是会没用吗？

"但这不是一个不精确的解释吗？"——唔，人们为什么不应该称它为"不精确"呢？但你可要让我们先了解"不精确"的含意。因为它的意思不是"不可用"。让我们想想一个我们称之为"精确"的解释同它做个对比。也许在一块面积周围划一道粉笔线是精确吧？但这里使我们立刻注意到的问题是粉笔线有宽度。因此粉笔线的边缘会更精确一些。但这里的精确还有什么作用：发动机不是在空转吗？请记住我们还没有决定怎样才算越过了这条精确的界限；而这条界限是怎样，根据什么仪器划出来的。等等。

我们都理解把怀表对准，或者调到准确时间的意思。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准确是否理想的准确，或者，它同理想的准确相差多少，我们该怎样回答？——当然，我们可以说出一种与怀表的精确度不同，或者比它更精确的时间度量来；在这种情形下，"把表调到准确时间"这些词就有着不同的，虽然是相关的意思，而"报时间"是一个不同的过程，等等。——好吧，假如我告诉某人："你应该更加准时地来赴宴；我们一点钟整开始这你是知道的"——这里的"准确性"难道真的没有问题了吗？因为有这样说的可能性："想一想实验室或天文台定时间；那样你就明白'精确'是什么意思了"？

"不精确"实际上是贬斥，而"精确"是褒扬。也就是说不精确达到的目标不如较精确的完美。因而这里的重要一点是我们所谓的"目标"。当我没说出太阳离我们的距离是多少英尺，或者没告诉木匠，桌子的宽度是多少千分之一英寸时，我是不精确的吗？

从来都没有制定出一个精确性的理想来。我们不知该做怎

样的想象——除非你自己制定一个这样的理想。但是你会发现要达到这样一个约定是困难的；至少达到一个使你满意的约定是困难的。

89.这些考虑把我们引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前：在什么意义上逻辑是某种崇高的东西？

因为似乎有关逻辑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深度——一种普遍的意义。似乎逻辑置于一切科学的基础。——因为逻辑探讨探索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探求的是事物的基础，而对实际发生的是这还是那毫不关心。——它的产生不是因为对自然事实有兴趣，也不是由于需要掌握因果关系；而是出自想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基础或本质的热望。然而，我们并不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寻找出新的事实；而我们探讨的本质就是我们不通过它学习任何新的东西。我们想理解一些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因为这正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不理解的东西。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什么是时间？别人不问我的时候，我明白；等到别人一问我，我就不知道了"。——对于自然科学问题就不能这样说了（例如："氢的比重是多少？"）。有些东西别人不问时我们明白，一旦要我们描述它时我们又不知道了。这正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东西。（显然，这也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难以提醒自己注意的东西。）

90.我们感到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讨并不是针对现象，而是针对所谓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提醒自己注意我们对于现象所做的那种陈述。因此奥古斯丁想起了时间的持续，事件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不同陈述。（这些当然

不是关于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陈述。）

因此，我们的探讨是语法性的探讨。这种探讨通过清除误解来阐明我们的问题。这些关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其它因素，是由语言不同区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其中的一些可以通过表达形式的替换来消除；这可以称作对我们表达形式的一种分析，因为这一过程有时很像把东西拆开的过程。

91.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我们的语言形式有所谓的最终分析这回事，因而每一个表达都有一个完全的解析形式。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的表达形式似乎从实质上是未被分析的。仿佛某种东西隐藏在其中，需要把它们揭示出来。做到了这一点，表达就完全澄清了，我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也可以这样说：通过使我们的表达更加精确，我们消除了一些误解；但现在好像我们在走向一种特殊的状态，一种完全精确的状态；似乎这就是我们探讨的真正目标。

92.这表现在如语言的本质、命题的本质，思想的本质这些问题上。——因为假如在这些探讨中我们也试图理解语言的本质——功能、结构，——但这并不是那些问题所着眼的。因为他们在本质中看到的，并不是已经显而易见，经过重新安排就可以纳入视野的东西，而是某种隐藏在表层下面的东西，某种隐藏在内部的东西。某种只有我们深入其中才能看见，经过分析才能挖掘出来的东西。

“本质隐藏不见了”：这是我们的问题现在所采用的形式。我们问：“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命题？”对于这些问题要给予一

劳永逸、独立于任何未来经验的答案。

93.有人可能会说"命题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说："命题——那可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后者不会直截了当地瞧瞧看命题是怎样实际起作用的。因为我们谈论命题和思想时的表达形式挡住了他的视线。

我们为什么说命题是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一方面是由于它附有的重大意义(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加上对语言逻辑的误解诱使我们认为："命题必定有某种非凡的、某种独特的功能。——误解使我们把命题看成某种做了某种稀奇事的东西。

94."命题是个奇怪的东西！"这里已经隐藏了整个我们对逻辑崇高化的看法，即假定命题符号和事实之间存在着纯粹中介物的倾向。或者甚至试图纯化、崇高化符号本身。——因为我们的表达形式把我们送上了追求幻想的道路，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看清逻辑并没有涉及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95."思想一定是某种独特的东西"。当我们说，并且意指，事情是如此如此时，我们——以及我们的意思——并不止于事实；但我们意指的是：这是如此（This—is—so）。但这个悖论(paradox)(它以自明之理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们能想不是实况的东西。

96.其它的幻觉来自四面八方，同我们所讲的这个特殊幻觉搅在一起。思想，语言，此时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世界独特的对

应物和图画。这些概念：如命题、语言、思想、世界一个挨一个排成一队，各自相等。（但这些词现在是干什么用的？没有用它们的语言游戏。）

97.思想被一个光晕环绕。——它的本质，逻辑，展示一种秩序，实际上是世界的先验秩序：即可能性的秩序。这种秩序必须是世界和思想共有的。但这种秩序似乎必须是十分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须贯穿一切经验；不允许任何经验的迷雾或不确定影响它——它必须几乎是最纯粹的晶体。然而这种晶体不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它是某种具体的东西，的确是最具体的，就像世界上最坚实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第5.5563节）。

我们处在幻觉之中，以为我们的探讨中特殊的、深奥的、实质性的东西在于它企图抓住语言无以伦比的实质，即存在于命题概念、字词、证明、真理、经验等等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超秩序，可以说存在于超概念之间。可是当然，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

98.一方面，我们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显然都“像它们本身那样井然有序”。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为一种理想而奋斗，仿佛我们普通的含混句子还没有获得什么平常的意思，而一种完美的语言等待着我们去构筑。——另一方面，也好像很清楚，只要有意思，就必定有完美的秩序。——因此，即使在含混的句子里，也必定有完美的秩序。

99.一个句子的意思——有人会说——当然可以有这种或

那种可能性，但这个句子却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意思。一个不确定的意思——实际上根本没有意思。——这就好像：一条不确定的界限其实根本不是界限。人们在这里也许会这样想：如果我说"我把那个人牢牢地锁在屋子里——只有一个门是开的"——那么我根本没有把他锁住；说把他锁住是假的。有人在这里很容易说："你根本什么也没有做"，有漏洞的封闭同没有封闭一样。——但这是真的吗？

100."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规则中有含混的地方它就不是游戏"。——但这一点妨碍它成为游戏吗？——"也许你会称它为游戏，但反正它不是一个完善的游戏。"这句话的意思是：它不纯，而我目前感兴趣的是纯粹的东西。——但是我要说：我们误解了我们语言中理想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也应该称它为游戏，只是被所谓的理想迷惑住了，因此看不清"游戏"一词的实际用法。

101.我们要说，在逻辑中不可能有任何含混。这个想法现在吸引着我们：理想是一定不会在现实中找到的。同时我们仍看不到这种想法是怎样产生的，而且我们也不理解这个"一定"的本质。我们认为它必须是在现实中；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在现实中看到它了。

102.命题逻辑结构的严格清晰规则，在我们看来是某种背景中存在的东西——隐藏在理解的媒介中。我已经看到了它们(尽管是通过媒介)：因为我理解命题符号，我用它来说一些事。

103.理想，在我们想来，是不可动摇的。你永远无法越出其外；你必须始终返回去。没有理想以外；你在外边无法呼吸。——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它像我们鼻子上架的一副眼镜，我们透过它看一切。我们从未想到拿下眼镜。

104.我们把再现事物的方法当作事物的属性。由于我们对这个比较的可能性很感兴趣，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事态。

105.当我们相信我们在语言中必须发现那个秩序，必须发现那个理想时，我们就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命题"，"字词"，"符号"的东西觉得不满意了。

逻辑处理的命题和字词被认为是某种纯洁而明确的东西，而我们绞尽脑汁想什么是真正符号的本质。——它也许是符号的观念？或者是此时此刻的观念(idea)？

106.在这里很难保持我们的头脑清醒，——认识到我们必须固守我们日常思维的主题，而且不要走上歧路，设想我们必须描述极其精妙之理，而用我们掌握的方法实际上根本不能够做这种描述。我们感到仿佛我们必须用手指修补一片撕破的蜘蛛网。

107.我们愈是细致地考查实际语言，它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也就愈尖锐。(因为逻辑的水晶般纯粹当然不是探讨的结果；而是一个先决条件。)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容忍；这一条件面临落空的危险。——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

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去吧！

108. 我们看到，我们称为"句子"和"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原先设想的形式上的统一，而是或多或少相互联系着的结构的家族。——但是现在逻辑变成了什么？它的严密性好像在此退却了。——但这样一来逻辑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因为逻辑怎么可能失去严密性？当然并不是由于我们讨价还价使严密性减价了。——这晶体般纯粹的先入之见只有把我们的整个考察方向扭转过来才能消除。（我们可以说：我们考察的参照轴心〔the axis of reference〕必须旋转，但围绕着我们真正需要的固定点。）

逻辑哲学所讲的句子和字词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意义完全相同。如我们说："这是一个希腊语句子"，或者"不是，它只是看起来像文字；它实际上只是个装饰品"，等等。

法拉第在《蜡烛的化学史》中说：水是一种个体物，从不变化。

我们在谈论语言的空间和时间现象，而不是某种非空间、非时间的幻象。（附注：但以不同的方式对一种现象感兴趣是可能的。）但我们谈论它时就像我们在下棋时对待棋子一样，我们陈述游戏的规则，而不描述它们的物理属性。

"一个字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类似于"棋中的棋子是什么？"

109. 说我们的思考不可能是科学的思考，这是真的。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从经验上发现"同我们的先入之见相反，如此这般

想是可能的"——无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思想的观念作为一种气态媒介。)而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必定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必须用描述取而代之。这种描述从哲学问题中得到光照，即得到目的。当然，这些问题不是经验性的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是仔细研究我们语言的用法 (the workings of our language)，用这种办法使我们认识这些用法：尽管有一种误解它们的倾向。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由于给了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安排我们已有的知识。哲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对我们智性的蛊惑所做的斗争。

110."语言(或思想)是某种奇特的东西"——这已经证明是一种迷信(不是错误!)，产生于语法的幻觉。

而现在这种动人的东西撤回到这些幻觉中，这些问题中。

111.通过对我们语言形式的曲解而出现的问题，具有深刻性。它们是深刻的焦虑；其根须在我们身上同我们的语言形式扎得一样深，而且它们的意义同我们的语言一样重要。——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感到一个语法笑话是有深度的？(而那就是哲学深度的内容。)

112.吸收到我们语言形式中的一个譬喻产生了一种假象，而这种假象使我们不安。"但这不是如此！"——我们说。"但这就得如此！"

113."但这就是如此——"我反复对自己这样说。我感到，只要我能够把视线绝对清晰地固定在这个事实上，使它置于焦

点之上，我就必定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114.(《逻辑哲学论》,4.5)："命题的一般形式是：事情就是如此。"——人们对自己反复重复无数次的命题就是这种类型。人们认为自己在反复追踪事物性质的轮廓，而他只是在我们看到的框架上兜圈子。

115.图像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不停地向我们重复它。

116.当哲学家使用字词——"知识"、"存有"、"客体"、"我"、"命题"、名称"——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时时这样问自己：这些字词在一种语言中，在它们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

我们所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

117.你对我说："你理解这句话，是不是？那好——我现在就是按照你所熟悉的那个意义使用它的。"——意义仿佛是伴随字词的气层，字词把意义携带到每一个应用中。

例如，如果有人说："这个在这里"这句话对他是有意思的(他一边说这句话一边指着他面前的一件东西)，那么他应当问问自己：这个句子的实际使用是在什么样的特定情况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确是有意思的。

118.我们的探讨是从哪里获得重要性的呢？既然它似乎只是在毁灭每一个有趣的东西，毁灭一切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

像是毁灭了整个一座大厦，只留下一堆瓦砾。）我们所毁灭的只不过是一些空中楼阁，而我们清理它们赖以建立的语言地基。

119. 哲学的结果是揭开一个又一个十足的胡说和理性举头向语言的一些界线碰撞后留下的一块块的肿块。这些肿块使我们看到了发现的价值。

120. 当我谈论语言（字词、句子等）时，我必须用日常语言来谈。这种语言是否对我们想说的东西有点过于粗糙了呢？那么另外一种语言应该是怎样构造的？——而我们竟能用我们现有的语言做某些事，这是多么奇怪！

在给予解释时，我已经必须使用成熟的语言（不是某种预备的或临时的语言）；这本身表明我只能引证关于语言的外部事实。

不错，但这样一来这些解释怎么能够使我们满意呢？——唔，你的问题就是用语言构成的；假如有什么要问的东西，它们必须用这种语言表达！

而你的顾虑是一些误解。

你的问题关系到字词，所以我必须谈谈字词。

你说：问题不在于字词，而在于意义，你把意义想成是同词一样的东西，尽管也与词不同。这是词，那是意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但是对照一下：钱和它的用法。）

121. 有人也许会想：如果哲学讲的是“哲学”一词的用法，那必定会有一种第二层次的哲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其实，这很

像表音法(orthography) 中的情况，它在给其它词表音时，也会给“表音法”一词表音，而这样做并没有第二层次。

122.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由于我们不能看清我们字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不易使我们看出它的全貌。全貌再现(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获得的理解包括“看出联系”(seeing connextions)。因此发现并发明中介情况(intermediate cases)是至关重要了。

全貌再现的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所给予的描述形式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

123.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不知路怎么走”。

124.哲学不能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因为它也不能给予语言任何基础。

它让一切保持现状。

它也让数学保持现状，任何数学发现都不能使之进步。“数学逻辑的首要问题”对我们来说就像任何其它数学问题一样，也是个数学问题。

125.哲学的任务，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对那些困扰我们数学状况尽可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看法：即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而这并不意味着绕开困难。)

这里的基本事实是：我们为一个游戏制定规则、技巧，然后我们再遵守规则，事情的结果与我们的设想并不一致。于是我们又陷在我们自己的规则里。

我们规则中的这种牵扯是我们想要弄明白的（即，得到一个清晰的观点）。

它阐明了我们意味某事的概念。因为在这些情况中，事情的结果同我们原先意味和预见的不一样。例如，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矛盾的社会地位，或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就是哲学问题。

126. 哲学只是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任何东西。——由于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因为隐藏起来的东西——举例来说——对我们毫无兴趣。

我们也可以把"哲学"这名称给予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之前的可能事物。

127. 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某种特定目的汇集提示。

128. 假如有人试图在哲学中提出论点，就永远不可能同它们辩论，因为每个人都会赞成它们。

129. 事物中于我们最重要的方面都由于它们的简单和熟悉而隐蔽不见。（人们无法注意某些东西——因为它们始终都在我们眼前。）他们的探求的真正基础根本不能使人注目。除非那个事实有时使他们注意到了。——而这意味着：最令人注目和最有力的东西（一旦看见），事前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130. 我们清晰而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语言未来的规范化所做的预备性研究——它似乎是初步的规范化，且不管摩擦和空气阻力。设置这些语言游戏是因为要把它们当作比较对象，其用意不但通过相似性，而且还通过不相似性来阐明我们语言的事实真相。

131. 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如实地描述语言模型，作为比较对象——即一种度量工具，而不是现实必须相对应的先入之见才能避免我们断言中的不适当或空洞（这是在搞哲学时我们很容易陷入的教条主义）。

132. 我们想在语言使用的知识中建立一种秩序：带有某种特殊目的的秩序；许多可能秩序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秩序。为此目的，我们应不断地突出各种区别，我们的普通语言形式很容易使我们忽视这些区别。可能使得似乎我们把这种做法视为改革语言的任务。

这种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的改革，对术语的改进（这种术语为避免实际中的误解而设计）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些不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使我们感到迷惘的混乱产生于语言像马达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它正常工作的时候。

133.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以闻所未闻的方式为字词的用法改善或完善规则系统。

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清晰的确是完全的清晰。而这只意味着：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是当我想搞哲学时使我能够停止这样做。——

即给予哲学安宁，这样它就不再会被它自身提出的问题所折磨。——我们现在用例子演示一种方法；而这一连串例子可以被中止。——问题都被解决了(困难都已消除)并不只是单独一个问题。

并不存在一种哲学方法，尽管的确有很多方法，如同不同的疗法。

134. 让我们考察一下命题："事情是如此如此。"——我怎能说这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呢？——它首先本身就是个命题，一个〔中文〕① 句子，因为它含有主语和谓语。但这个句子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是如何应用的？因为这个句子就是从那里得来的，不是从别处。

我们会说，如："他向我解释了他的处境，说事情就是如此如此，因而他需要一笔贷款"。至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句子可以代表任何陈述。它被用作一个命题构架 (propositional schema)，但只是因为它有一个〔中文〕句子的结构。也可以说"那是那种情况"，"这是这种情况"，等等。也可以干脆用一个字母，一个变项，就像在符号逻辑中一样。但谁也不会把字母"P"称为命题的一般形式。再说一遍："事情是如此如此"有那样的位置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称为中文句子的东西。但虽然它是一个命题，它仍然被用做一个命题变项。说这个命题同现实一致（或不一致）显然都是胡说。因此它表明：我们的命题概念的一个特征是它听起来像个命题。

135. 但我们不是已得到什么是命题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所

① 原文指"德文"。——译者

谓“命题”意指的概念了吗？——是的；正如我们也已从我们所理解的“游戏”一词中得到了一个概念。当问到命题是什么——无论是别人或我们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都会举例说明，而这些例子将包括我们可称之为按照归纳法定义的命题系列。这就是我们得到“命题”这种概念的方法。（比较一下命题的概念和数的概念。）

136.说到底，以“事情是如此如此”作为命题的一般形式就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命题是无论什么可真或可假的东西。因为我可以说“这是真的”来代替“事情是如此如此”。（或“这是假的”。）

但我们有以下这种公式

“P”是真的 = P

“P”是假的 = 非P

说一个命题是任何可真或可假的东西等于在说：我们在我们的语言里将真值函项应用于命题时，我们才将其称之为命题。

现在，这个定义（命题是任何可真可假的东西）似乎决定了命题的内容。因为它说：符合“真”之概念的东西，或与“真”之概念符合的东西，便是命题。因此，我们似乎已经有了真与假的概念，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决定什么是命题，什么不是命题。与真之概念吻合的东西（就像同齿轮的吻合），便是命题。

但这是一幅糟糕的图画。这仿佛是说“象棋中的帅便是能够被对方将军的那个棋子。”但这样说的意思不过是，在象棋游戏中，我们只能将帅的军。正如“只有命题可以真或假”这个命题，说的不过是我们只能断言我们称为命题的东西的“真”与“假”。命题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句子的构成规则所决定

的(例如在德语中)；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是由语言游戏中符号的用法决定的。而“真”和“假”这两个词的用法也许是这个游戏的组成部分；而如果是这样它属于我们的命题概念，但不符合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说，“将军”属于象棋中帅的概念(因而也可以说是象棋的组成部分)。说“将军”不符合我们对于小卒的概念，就意味着，一种卒子被将，失去卒子就算输的游戏毫无意思，或者太愚蠢，或者太复杂，或者诸如此类。

137.能否用问“谁或什么……？”这样的问句来学习决定句子的主语呢？——当然，在这里有主语“符合”问句这回事；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应当怎样用问题的方式找出句子的主语呢？我们发现的，正如我们从A念到K，从而发现二十六个字母表中K后面的字母是什么。在什么意思上字母“L”符合这一系列字母呢？——在那个意思上，“真”与“假”可以说符合于命题；而我们可以这样教小孩区别命题和其它说法：“问问自己能否在它之后说‘是真的’。如果可以，那么这就是一个命题。”(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问问自己，“事情是如此如此”这些词能否放在它前面说。)

138.但是我所理解的一个词的意义会不会符合我理解的一个句子的意思呢？或者会不会符合其它词的意义？——当然，如果词意就是词的用法，讲这种“符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但是我们听见或说一个词时，的确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在一瞬间捕捉到它，而我们以这种方式捕捉到的东西当然不同于在时间中被扩大的“用法”！

我必须知道我是否理解一个词吗？我有时不也想象自己

理解一个词(如我可能想象我理解一种计算方式)，而到后来又发现我并不理解吗？(“我原以为我知道‘相对’和‘绝对’运动的意思，但现在我才明白我并不知道。”)

139. 当有人对我说“立方体”这个词时，(例如)，我知道它是什么意义。但是当我以这种方式理解它时，这个词的整个用法能够浮现在我的眼前吗？

唔，但在另一方面，词的意义难道不是由它的这种用法决定的吗？而这些决定意义的各种方法会不会彼此冲突？我们根据用法在一瞬间捕捉到的内容会不会符合或不符合它的意义呢？而一瞬间对我们显现，一瞬间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怎么能够符合一种用法呢？

我们理解一个词时，真正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是不是某种像图画般的东西？它能够是一幅图画吗？

唔，假设当你听见“立方体”一词时，你的脑海里的确浮现出一幅图画，比方说一幅立方体的绘图。在什么意思上这幅图画能够符合或不符合“立方体”一词的用法？——也许你会说：“这很简单；——如果这样一幅图画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而我指着一个三棱体(比方说)，并且说它是立方体，那么这个词的用法就不符合这幅图画。”——但是难道它不符合吗？我特意选择了这个例子：很容易想象一种投影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图画毕竟是符合的。

立方体的图画的确暗示了一种特定的用法，但我也可以以不同的用法用它。

(a)“我相信在这个地方正确的字词是……”。这不是表明一

个字词的意义是某种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东西，而它一直是我们在此使用的精确图画吗？假设我在"庄重的"，"高贵的"，"骄傲的"，"尊敬的"这些词中间做选择：那不是像我在一个画夹中挑选图画吗？——不是的：我们谈到合适的词这个事实并不表明某物的存在等等。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我们才想谈这个图画般的东西，因为我们往往在词中间做选择，就像我们在相似但不尽相同的图画间做选择：因为图画常常代替词使用，或用来图解词：等等。

(b)我看见一幅图画：它再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沿着一条陡斜的小径的情景。——怎样再现？假如他以那个姿势从山坡上滑下来，难道看上去不是仍是一样的吗？也许火星人会这样描述这幅图画。我不需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描述。

140.那么我所犯的是哪种错误呢？是否人们应当这样表示：我应该想到那幅图画迫使我作了一种特定的使用？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我曾想的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图画这种东西，或者像图画的这种东西，迫使我们做某种特定的使用：因此我的错误在于将一幅图画同另外一幅混淆起来？——因为我们也许想这样表达自己：我们至多是在心理上，而不是逻辑上的强制之下。而现在，看起来似乎我们知道了两种情形。

我的论证有什么效果呢？它让我们注意(它提醒我们)如下事实：除了原来我们想到的用法之外，还有其它的程序，我们有时愿意称之为"立方体图画的应用"。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图画使我们做某种特定的使用"不过是说我们只想到一种情形，而未想到另一种情形。"还有一种解决办法"的意思是：还有其它东西我也愿称它为"解决办法"；我愿意把如此如此的图画，如此

如此的类比等等用于这种办法。

重要的是要明白：当我们听见一个字词时，同样的东西可以浮现在我们眼前而用法仍然不同。这个字词是否两次都有同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应该说不是。

141．然而，假设不仅立方体的图像浮现在眼前，而且立方体的投影方法也在脑海中出现？——我如何做这种想象呢？——也许我在眼前看见一个图画展示投影的方式：比方一幅两个立方体的图像，由投影的线条联接。——但这真的有助于我更进一步吗？难道我不能想象这个图式的不同应用吗？——唔，可以，但那么一种应用方式不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吗？——能够：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关于这种表达法的应用。假设我向某人解释投影的各种方法，以便他能够应用这些方法；让我们问问自己什么时候应说我打算用的那个方法出现在他的脑海。

很清楚，为此我们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方面是有时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无论哪一种），另一方面是在时间过程中他对他所想象的东西的应用。（这里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图画在他的想象中的存在绝对无关紧要，这图画可以是他面前的一幅绘图或模型，或者是他自己构成的某种东西的模型吗？）

在画画和应用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呢？会的，由于图画使我们期待一种不用的用法，因为人们通常像这样应用这幅图。

我要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正常的情形和不正常的情形。

142．只有在正常的情形中，字词的用法才得到明确的规定；我们知道（也不感到疑惑）在这个或那个情形中说什么。情形愈是不正常，我们应该说什么也愈加有疑问。而假如事情同实际

情况有很大不同——假如(比方)疼、恐惧、高兴这些字词没有特有的表达法;假如规则成为例外,而例外成为规则;或者假如二者都成为大致相等频繁的现象——这就会使我们正常的语言游戏失去意义。——将一块奶酪放在天平上,根据天平偏转的刻度标定价钱,如果这种奶酪经常没有明显理由地突然膨胀或瘪缩,这个程序就会失去意义。这个评断在我们讨论表达与感觉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似的论题时会显得更加清楚。

143.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下面的这种语言游戏:当A发出一个命令时,B必须按照特定的形成规则记下一系列符号。

其中的第一个系列,是十进位记号的自然数。——他是怎样逐渐理解这个十进记数法的?——首先,这个数目系列要给他写下来,然后要求他重抄。(不要回避"数目系列"这个说法;在这里并没有用错。)而这里已经有了正常和不正常的学生反应。——也许起初我们手把手地教他写下从0至9的系列;但让他理解这个系列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他继续独立地写下去。——在此我们可以想象,(例如)他的确能够独立地重写这些数目,但写的次序不对:他有时按这个次序有时按另一个次序胡乱写下。而交流就在那个地方停止。——或者,他在次序上"犯了错误"。——这种情形和第一种情形的区别当然是频率的区别。——或者他犯了一个系统性的错误;例如,他重写下隔位的数字,或者把0,1,2,3,4,5,……这个系列抄写成:1,0,3,2,5,4,……这时我们几乎想说他理解错了。

为了解释一个概念的重大意义——我指的是重要性——我们必须提及一些往往是极其一般的事实:这些事实由于极其一般而几乎从未被提及。

然而，请注意：偶然的错误和系统的错误并没有鲜明的区别。即在你想称之为“偶然的”和“系统的”之间没有鲜明的区别。

也许让他戒除系统错误是可能的(如戒除一种恶习)。或者也许我们接受他的重写方式并且设法把我们的方式作为一个分支，作为他的方式的一种变形教给他，——而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可能在这里结束。

144.当我说“学生的学习能力可能在这里结束”时，我是什么意思？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说的吗？当然不是。(即使我有过这种经验。)那么我说这个命题时在于什么？唔，我希望你会说：“是的，不错，你也可以想象那一点，它也可能发生！”——但是我是否在设法引起某人的注意，让他注意他有能力想象那一点呢？——我想把那幅图画放在他们面前，而他对这幅图画的接受就是他现在愿意以不同的方式看某种东西：即把它同这而不是那一组图画相比较。我改变了他看事物的方式。(印度数学家说：“瞧瞧这个。”)

145.假设现在这个学生按照我们的要求写下了从0到9的系列。——而这只有在他经常成功地写下时才算，假如他写了一百次只有一次正确是不算的。现在我继续这个系列并且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单位中的第一个系列的复现；然后集中到十位数的复现。(这只意味着我用特殊的强调，突出数字，用某种方式把一个数写在另一个数下面，以及类似的事情。)——而现在在某一点之后他独立地继续这个系列——或者没有。——但是你为什么那么说？这些是多么明显呀！——当然；我只想说：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取决于他的反应。

然而，现在让我们假设，经过教师的某些努力之后，他能正确地继续这个系列了，也就是说他能够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写了。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他掌握了这个体系。——但他还需要继续这个系列多远我们才有权这样说呢？显然你无法在这里说一个界限。

146. 假设我现在问："当他把这个系列继续写到一百时他是否理解了这个体系？"或者——假如我在我们的朴素语言游戏中不应谈及"理解"：他懂得这个体系了吗？如果他能正确地把这个系列继续写到一百。——也许你要在这里说：懂得这个体系（或理解这个体系）不能等于把这个系列继续写到*这个*或*那个*数目：那只是应用他的理解。理解本身是一种状态，它是正确使用的*源泉*。

我们在这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是否想从代数公式中推导出一个系列？或者至少是某种类似的东西？——但这是我们以前所处的位置。重要的是，一个代数公式不止只有一种应用法；而每一种应用法可以反过来以代数公式的形式表示；但自然这并没有使我们取得任何进步。——应用仍然是理解的一个标准。

147."但怎么会是这样？当我说我理解一个系列的规则时，我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我一直都在以某种方式应用这个代数公式，才这样说的！就我自己来说，我每次当然都知道我指的是如此如此的系列；我实际上把数目进行了多远无关紧要。"——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个系列的规则应用同记住特定数目的实际应用是两码事。而你也许会说："当然！因为这个系列是无限的而我能够数下去的数目极其有限。"

148. 但是这个知识相当于什么？请问：你什么时候知道那种应用？始终？日日夜夜？还是只有当你具体想起规则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方式同你知道二十六个字母表和乘法口诀表的方式一样吗？或者你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是一种意识状态或一种过程吗？——比如关于某个东西的一个思维或类似的东西。

149. 如果我们说知道ABC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我们想的是一种脑器官的状态(也许是大脑)。我们借它解释这种知识的表现形式(manifestation)。这样一种状态称之为意向(disposition)。但这里讲一种心理状态有人会反对，因为对于这种状态应当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器官构造的知识，和与此不同的器官功能的知识。(再也没有比使用"意识"和"无意识"这些词来对比意识状态和意向状态更混乱的东西了；因为这一对术语掩盖了语法上的差异。)

150. "知道"一词的语法显然与"能够"一句的语法密切相关。但也同"理解"一词的语法密切相关。(一种技巧的"掌握")

151. 但是"知道"一词也有这种用法：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了！"——同样"现在我会做了！"和"现在我理解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下面的例子：A记下一系列数字；B看着他并且试图发现数字顺序的规律。如果他找到了他就说："现在我会继续写下去了！"——那么这种能力，这种理解，是某种瞬间出现的东西。那让我们试试看是什么东西使它在这里出现的。——A写下1，5，11，19，29这些数字；这时B说他知道怎样继续写下去了。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例如，当

A慢慢地写下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时，B一心想在写下来的数字中，试着找一个代数公式。等A写完19这个数字时，乃找到了$a_n=n^2+n-1$这个公式；而下一个数字证实了他的假设。

(a)"理解一个词"：一种状态。但一种**精神**（mental）状态？——沮丧、兴奋、痛苦被称为精神状态。进行下面的这种语法考察：我们说

"他整天都很沮丧。"

"他整天都处于极大的兴奋之中。"

"他从昨天起一直处于持续的痛苦中。"——我们也说"从昨天起我理解了这个词"。那么是"持续地"？——诚然，我们可以讲理解的中断。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你的痛苦什么时候减少了？"和"你什么时候停止理解那个词了？"

(b)假设有人问：你什么时候知道怎样下棋？任何时候？或是只在你下棋的时候？那么每下一步棋时你都知道棋的**整个**玩法？——多么奇怪，知道怎样下棋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而知道一种游戏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或者，B没有想公式。他带着某种紧张心情看着A写下数字，各种各样模糊的想法掠过了他的脑海。最后他问自己："这个系列的差数是什么？"他发现4、6、8、10的系列并且说：现在我会继续写下去了。

或者他看着并说"对了，我知道**这个**系列"——并且继续下去，就好像A写下1、3、5、7、9这个系列时他会做的那样。也许他有所谓"那很容易！"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例如，一个人有点吃惊时，轻轻迅速地吸一口气的感觉。）

152. 但我在这里描述的过程是理解吗？

"B理解这个系列的原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公式"$a_n = \cdots$"在B的脑子里出现。因为完全可以想象他想到了这个公式，而同时他却没有理解。"他理解"这句话的含意必定比他想到了这个公式要多。同样，也比任何理解的伴随物或多或少的特征或表现形式多。

153. 我们想把握理解的精神过程，这一过程似乎隐蔽在那些粗糙因而更容易可见的伴随现象后面。但我们并未成功；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的真正企图。因为即使假定我在理解的这些所有情形中发现了某些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应该是理解呢？当我说"现在我理解了"因为我理解了，那么理解的过程怎样能够被隐蔽起来呢?!如果我说它被隐蔽起来了——那么我怎样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呢？我糊涂了。

154. 但请等一下——如果"现在我理解这个原则了"的意思同"我想起了……这个公式"的意思不同（或者"我说出这个公式"，"我写下这个公式"等等）——那是否就是说我把"现在我理解了……"或"现在我会继续数下去了"这个句子用于描述一个出现在说这个公式的同时或后面的过程？

如果在"说出这个公式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它就是特定的境况。这种境况证明我在想起公式时说"我可以继续了"是正确的。

根本不要把理解当作一个"精神过程"。因为这正是使你糊涂的说法。而问问自己：在哪种情形下，在哪种境况下，当这个公式出现在了我的脑海时，我们说，"我现在知道怎样继续下去

了。”

在某种意思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具有理解特征的过程（包括精神过程），但理解不是一个精神过程。

（痛苦逐渐加剧或减少；听见一个调子或一个句子，这些是精神过程。）

155. 因而我要说的是：当他突然知道如何继续时，当他理解了原则时，那他就可能有了一种特殊经验——而如果别人问他：“是什么东西？当你突然掌握了原则时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会像我们以上描述的那样进行描述——但对我们来说，是他获得这种经验的境况使他的说法，如：在这种情况下他理解了，他知道如何继续了，合理化了。

156. 如果我们加入对于另外一个词“阅读”的考察，这一点会更加清楚。首先我需要评论为了这种考察的目的我没有把阅读内容的理解作为“阅读”的一部分：阅读在这里是对写下来或印刷的文字大声朗读的活动；也包括听写和抄写的活动，以及依谱演奏等等。

这个词的用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条件下当然对我们极端熟悉。但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我们用这个词的语言游戏，都很难以描述，即使用粗略的线条。一个人，比方说一个德国人，在家中或学校接受了像我们普通所受的那种教育，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阅读他的母语。后来他读书、读信、读报以及其它东西。

那么在他读报时会发生什么呢？——他的目光掠过——如我们所说——印刷的文字，他大声说出来——或者只是默念；具

体来讲，有些词在念的时候看它们的整个形状；有些词他的眼睛只看第一个音节；有些词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个别的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假如他既没有朗读，也没有默念，但后来能够几乎逐字重复句子，那么我们还应当说他阅读了一个句子。——他也许注意到了所读的内容，或者——如我们所说——它只是起了一个阅读器的作用：我的意思是：大声正确地读出来但没有注意所读的内容；也许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完全不同的东西上（因此如果别人立刻让他说出读的内容时，他是说不出的）。

现在拿一个初学者同这个读者比较一下。初学者读这些词时很费劲地拼出来。——不过有些词他可以根据上下文猜出来，或者也许他已经可以背诵部分段落。那么他的老师说他并不是在真正地阅读这些词（而在某些情况下，他只是在假装阅读）。

如果我们想一想这种阅读法，初学者的阅读，并且问问我们自己这种阅读相当于什么，我们将会说：这是心灵的一种特殊的自觉活动。

我们也说这个学生："当然只有他知道他是在真正阅读，还是只把记在心中的词说出来"。（我们以后还将讨论"只有他知道……"这类命题。）

但我想说：我们必须承认——假如我们只注意到所说出的任何一个印刷的词——那个"假装"阅读的学生与那个熟练的读者的意识里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阅读"一词的应用在我们讲初学者和讲熟练的读者时是不同的。——现在我们当然想说：熟练的读者和初学者在说出那个词时心中发生的事不可能是一样的。如果在他们心中的意识活动中没有差异的话，那么在他们心中的无意识活动中必定有差异，或者，在大脑的活动中有差

异。——因此我们想说：这里无论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工作。而他们内心发生的事必定可以将一种阅读同另一种阅读相区别。——然而这些机制只是假设而已，是为了解释、总结你所观察到的东西所设计的模型。

157. 想一想以下的实际情况。人类或者其它某种生物被我们当作阅读器使用、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被训练。训练者说了一些他们已经会读的东西，又说了一些他们还不会读的东西。设想有个尚未参加训练的学生：如果让看看一个书写的字，他有时会发出某种声音来，有时，他会“意外地”大致说对这个字。第三个人听见了这个学生的发音于是说：“他在阅读”。但是老师说：“不是，他不是在阅读；那只是碰巧”。——但假设这个学生对其它放在他面前的老师说：“现在他会读了！”——但是第一个词是怎么回事？老师是否会说：“我刚才说错了，他刚才就在读”——或者：“他只有在后来才真正阅读”？——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读的？他读的第一个词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这里毫无意义。除非我们下个定义：“一个人‘读’的第一个词是他正确读的五十个词系列中的第一个。”(或类似的东西)

如果另一方面我们用“阅读”表示将符号转换为说话声音的经验，那么说到他第一个真正读的词就当然是有意义的了。那么他就可以说，(例如)“在这个词上我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现在我在阅读了。’”

或者，在阅读器把符号逐译为声音的另一种情形中，也许像自动钢琴所做的那样，有可能说：“机器只有在某某事情发生后——等到某某部件用电线连接起来后才能阅读；它读的第一个词是……”。

但对于活的阅读器来说，“阅读”意味着以某某方式对书写符号做出反应。这个概念因此完全独立于一个精神的或其它机制的概念。——老师在这里也不能说学生：“他说那个词时也许他已经在读了”。因为对他所做的没有疑问。——学生开始阅读时的变化就是他行为上的变化；在这里讲“他的新状态下的第一个词”是毫无意义的。

158. 但这是否只因为我们对大脑与神经系统中发生的事知道太少呢？假如我们对这些东西有更加确切的知识，我们就会看到由训练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于是当我们仔细查看受训者的大脑时就可以这样说：“现在他读这个词了，现在阅读联系建立起来了”。——而这里预先假定必须像这个样子——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肯定有这种联系？它是这个样子是预先假定为先验的——或它只是可能的？有多大可能性？现在，问问你自己：你对这些东西知道多少？——但如果它是先验的，那就意味着它是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描述形式。

159. 但当我们把事情仔细想想之后，我们会很想说：对任何人来说，阅读的一个真正标准就是阅读的有意识动作，按照字母读出声音的动作。“一个人当然知道他是在阅读或只是假装在阅读！”——假设A想让B相信他能读斯拉夫的文字。他学会记住了一句俄语并且在看着俄语文字时念出这句话，似乎他在阅读这些文字。在此我们当然要说A知道他不是在阅读，而只是在假装阅读时有这种感觉。因为在阅读印刷文字时当然有许多或多或少的感觉特征。回忆这种感觉并不困难：想想犹豫不决的感觉、看不清的感觉、读错的感觉、通顺或不通顺的感觉，等

等。同样，在大声背诵某些东西时也有感觉特征。在上面的例子中，A就不会有任何这种阅读的感觉特征，也许会有一组欺骗的感觉特征。

160.但设想下面的例子：我们让一个阅读流利的人读一个他从未看见过的课文。他给我们读——但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在背诵(这也可能是某种药物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说他其实不是在阅读呢？我们在此是否应该允许让他的感觉作为衡量是否阅读的标准呢？

或者：假设一个多药物影响的人被给予一系列字形(不必属于任何现存的文字)。他根据字形的号码读出相应的字词，仿佛这些字形是字词。他这样做时有着阅读所有的外在标记和感觉。(我们在梦中有过这种经验；我们醒来后也许这样说："好像我在阅读一篇东西，尽管它根本不是文字。")这种情况有人也许要说这个人在阅读那些记号。但其他人也许要说不是。——假设他以这种方式把五个一组的记号读(或译)为ABOVE——然后我们又把同样的记号反过来让他看，他读作：EVOBA；在其它的实验中，他始终把这些记号做了相同的解释：在此我们应该理所当然地要说：他在特别为自己编造一套字母，然后照着阅读。

161.而且也要记住：在某人凭记忆复述他应当阅读的东西，和他完全不借猜测上下文或默记而大声说出每个字词之间，有一系列连续的过渡事件。

试一试这个实验：说出从1到12的数字，然后看看手表的数盘并读出它们。——后者你称为"阅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了使它变成阅读，你做了什么？

162. 让我们试试下面的定义：当你从原文(original)衍生出复制品(reproduction)时，你就在阅读了。所谓的"原文"，我指的是你阅读或复制的那个本文；你记下的听写；你演奏音乐的乐谱；等等。——假设我们现在教给某人斯拉夫语的字母，告诉他每个字母的发音。然而我们把一段文字放在他的面前，他阅读这段文字，并按照我们教的方法发每个字母的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说他是根据我们给他的规则，从书写样式衍生出每个词的发音的。这也是阅读的一个清晰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我们教给他了"字母的规则"。)

但为什么我们说他从印刷的字词衍生出了话语？我们所知道的是否只是：我们教给他每个字母如何发音，然后他大声把字词读出来？也许我们的回答是：这个学生表明他正在使用我们给他的规则，把印刷字词变成口头字词。——如果我们换一个例子，让这个学生必须写出这段文字而不是读出这段文字，必须把印刷体转换成手写体，这一点怎么表明会变得更清楚。因为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把规则以图表的形式给他：一排是印刷字母，另一排是手写体的字母。他表明他在用查对图表的方式从印刷字词衍生出他的手书。

163. 但假设他在这样做时总把b写成A，把c写成B，把d写成C，等等，一直到把a写成Z？——当然我们仍应把它称为根据图表的衍生。——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根据第86节的第二种图式而不是第一种图式使用规则。

这仍会是按照图表衍生的一个很完美的例子，即使它是由没有任何简单规律性的箭头图式所表示的。

不过，假设他不是只拘泥于一种转写方式，而是根据一条简单规则改变了方法：一旦他把n写成A，那他就要把下一个A写成o把再下一个A写成P，等等。——但这个程序和一个随意程序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但这是否意味着"衍生"一词其实并没有意义呢？因为当我们追究下去时意义似乎便瓦解了。

164.在第162节的例子里，"衍生"一词的意义显得很清楚。但我们告诉自己这只是衍生的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衍生经过了特殊的装扮，假如我们想看看衍生的本质，就必须剥除其装扮。于是我们剥掉了那些特殊的装饰物；然而此时衍生本身也消失不见了。——为了发现真正的洋蓟，我们剥去了它的叶子。因为162节当然是衍生的一个特殊例子；但衍生的本质并不是隐藏在这个例子的表层下面，而它的"表层"便是衍生家族例群中的其中一个例子。

同样，我们也把"阅读"作为一个家族例群。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人的阅读采用不同的标准。

165.不过当然了——我们想说——阅读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读完一页后你就会发现有某种特别的事在发生，某种极有特征的东西。——唔，我读这一页时发生的是什么？我看见印刷的字词并且大声念出。但是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因为我可能看见字词并念出，但仍不是阅读。即使我念的这些字词是按照现存的字母表，被当作从印刷字词读出来的。——如果你说阅读是一种特别的经验，那么你是否在按照某个一般认可的字母规则阅读，就变得很不重要了。——关于阅读经验的特征性东西是

什么？——在此我会想说："我说出的字词是以特殊的方式来的。"也就是说，例如，假如这些字词是我编造的，它们就不会以本来的方式来。——它们是从自身来的。——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不够；因为字词的声音可能会在我看印刷字词时在我心中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阅读了它们。——此外，我也许在此说，口头的字词也没有在我的心里出现，就仿佛某种东西提醒了我，使我想起了它们。例如，我不愿说：印刷字词"没有"总提醒我"没有"这个声音——但当一个人阅读时，口头的字词似乎溜了进来。如果我看一个印刷的德语词(我的母语)，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过程，在内心听见了它的声音的过程。

"一种很特别的"(气氛)这个说法的语法。某人说"这张脸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并且可能寻找字词来描述它。

166. 我曾说当一个人阅读时，口头字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到来：但以什么方式呢？这不是一种虚构吗？让我们看看单个的字母，并且倾听字母的声音到来的方式。读A这个字母。——好，这个声音是怎么到来的？——我们不知怎么说才好。——现在写下一个小写的罗马字母 a。——你写的时候手的动作是怎么来的？它与前一个实验中声音到来的方式不同吗？——我只知道：我在看着印刷字母并且写下了手写体的字母。——现在看看这个符号 ᘐ 并且在你看的时候让声音出现；念出来。"U"的声音在我心中出现；但我说不出那声音到来的方式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差异在于情形的差异。我已经事先告诉自己我要让一个声音在心中出现；在声音到来之前有某种紧张感出现。我没

有像我看着字母U时自动地说出"U"来。另外，我对那个记号不像对二十六个字母那样熟悉。我专心地看着它并且对它的形状感兴趣；在我看着它时，我想起了一个倒置的σ（希腊语的第十八个字母——译者）。——设想我们必须经常要把这个符号当作一个字母使用；因此你一看到它就习惯地发出一个特别的声音，比方说"sh"的声音。我们不是只能说：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看这符号时，这个声音就自动地来了吗？这就是说：我看见它时不再问自己"这是什么样的字母？"了——当然也不再对自己说："这个符号使我想发出"sh"的声音，也不再说："这个符号不知怎地使我想起了"sh"的声音。

（拿这一点同这种观念比较一下：记忆的心象（mental images）由于某种特殊的特征有别于其它的心理映象。）

167. 那么"阅读是'一种很特别'的过程"这个命题中还有什么东西呢？它的意思大概是：当我们阅读时，一种特别的过程便发生了，这一点我们承认。——但假设我在一个时间读了一个印刷的句子，另一个时间又把它写成了摩尔斯电码① ——其心理过程是否真的一样呢？——但另一方面，阅读一页印刷文字的经验中当然有某种一致性。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一致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比方说，一个人看见任意的符号时心中出现字词之间有一种差异，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仅仅看一眼印刷的字行本身就是极有特征的——也就是说，它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外观，字母都大体上大小相同，形状相近，而且始终反复出现；大部分的字词不断地重现，使我们非常熟悉，就像熟识的面

① 用点和划表示字母，可用灯光或无线电发送的密码。——译者

孔。——想一想字词的拼法改变时我们所感到的不安。(也想想字词的拼法问题出现时我们更强烈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那么强烈地留在我们的印象里。例如,逻辑代数中的一个符号可以由任何其它的符号代替而不引起我们的强烈反应。——

记住:我们熟悉一个字词的外观就像我们熟悉它的声音。

168. 同样,我们的眼睛扫过印刷字行的方式不同于扫过任意的潦草字体和手写的花体。(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通过观察读者眼睛的运动可以证实什么。)人们愿意说,眼睛特别轻松地扫过,没有被停住;然而它并不刹车。与此同时,不情愿的讲话在想象中进行。我阅读德语和其它语言时就是这样,无论是印刷体还是手写体,还是以各种书写体。——但在所有这些中什么是这种阅读最重要的呢?在所有的阅读例子中并没有一个特征是共同的。(拿阅读普通的印刷体同阅读全部由大写字母印刷的字词,就像你在解字谜时看到的,做比较。它们是多么地不同!——或者把德文从右往左读。)

169. 但我们阅读时难道感觉不到字词的形状在莫名其妙地引起我们念出吗?——读一个句子。——现在再看看下面这一行

&8 § ≑ § ≠PB + %8! ' § *

看这一行时说出一个句子。难道我们感觉不到在第一种情况下,说同看见符号联系在一起,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说同看平行进行毫无联系吗?

但你为什么说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因果联系呢?因果关系当

然是某种由实验建立起来的东西，例如由观察许多事件有规律的伴随现象建立起来。那么我怎么能说我感觉到了某种由实验建立起来的东西呢？（的确不错，观察有规律的伴随现象并不是我们建立因果关系的唯一方法。）有人也许宁愿说，我感到这些字母是我为什么如此如此读的理由。因为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如此如此读？”——我就用摆在那里的字母作为理由来证明。

然而，这种证明理由是某种我所说，或想的东西：我说我感觉到它是什么意思？我会这样说：我读的时候感觉到了这些字母对我发生的影响——但那一连串任意的手花体对我说的东西没有发生影响。——让我们再拿一个单独的字母同这种手花体比较一下。我是否也应该说我在读“i”时感觉到了它的影响呢？我看见“i”时说“i”同我看见“§”时说“i”当然是有区别的。例如，这区别是：当我看见这个字母时，我在内心可以自动地听见“i”的声音，它甚至可以违背我的意志发生；我看见这个字母发这个音比我看着“§”发这个音要轻松。也就是说，我在做实验时它便是这样；但是如果我碰巧看见了记号“ꟷ”并同时发出了有“i”这个音的字词时，情况当然就不是这样了。

170. 假如我们没有把字母的例子同任意记号的例子做比较，我们就从来不会想到我们在阅读时感觉到了字母对我们的影响。在此我们的确注意到了一种差异。我们把它解释为受到影响和没有受到影响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当我们有意慢慢阅读时——也许是为了看看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种解释对我们格外有吸引力。即：当我们十分有意地让自己被字母引导时。但这种“让自己被引导”其实

不过是仔细地看着字母——也许还排除了其它某些想法。

我们想象有种感觉似乎使我们能够察觉到：在字词的外观和我们说出的声音之间有一种连结机制。因为当我谈到被影响的经验、因果联系的经验、被引导的经验时，其真正的含意是：我似乎感觉到连接起看见字母和说出字母的杠杆连结运动。

171.我也可能用别的字词来简单地描述我读一个字词时有的经验。因此我可能说，书写的字词向我暗示了它的声音。——或者，当一个人阅读时，字母和声音形成一体——就像合金一般。（同样地，例如：名人的面孔和他们的名字的声音熔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名字只有同这张脸相配才是正确的。）当我感到这种一体性时，我会说，我看见或听见了这个书写字词的声音。——

但现在当你不在想阅读的概念时，就像平常那样读几句印刷的文字好了；读的时候问问自己是否有这种一体感、被影响以及其它的经验。——不要说你在无意识中有这些经验！也不要被暗示这些现象"经过更仔细的检查"才看见的描述引入歧途。如果我要描述一个东西从远处看是什么样子，那么我说这东西经过更仔细检查可以看到什么并不能使描述更加精确。

172.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引导的经验，并且问问自己：当我们的思路被引导时这种经验等于什么？——设想以下的情况：

你在一个游戏场上，眼睛用布蒙着，某人用手领着你，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你随时做好他的手拉你的准备，而且必须当心不被他的突然一拉摔倒。

或者：某人拉着你的手，强迫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或者：你跳舞时被舞伴引导着；你使自己尽量随和，以便猜测他的意向，顺从他最轻微的推压。

或者：某人带你去散步；你们一边走一边交谈；他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

或者：你沿着一条跑道，顺着它往前走。

所有这些情况彼此都很相像；但什么是所有这些经验的共同之处呢？

173.“然而被人引导当然是一种特别的经验！”——对此的回答是：你现在正在想被人引导的一种特别经验。

如果我想实现前面例子中那个人的经验，让印刷的文字和图表引导他的书写，我就会想象到“一丝不苟”（conscientions）的查找，等等。我这样做时，先假定这个人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就像一个一丝不苟的记帐先生的表情）。这幅图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细心；在另一幅图画中，排除一个人自己的每个意志力反而是至关重要的了。（但以某些正常人做起来漫不经心的事为例，再想像某人带着极其细心的表情去做——为什么不是极其细腻的感情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很细心呢？想像一个仆人带着所有外在的细心标志把茶盘和茶盘里的东西都摔在地上。）如果我想像这种特别经验，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被人引导的那个经验（或阅读经验）。但我现在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在看每一个字母，你做出这种表情，你谨慎地写下这些字母（等等）。——原来那就是被人引导的经验？——在此我要说：“不，那不是；那是某种更加内在，更加本质性的东西。”——这仿佛是：乍一看时，所有这些大致不重要的过程都被

一种特别的气氛所笼罩着，而当我仔细看时，它们却消散了。

174.问问自己怎样“谨慎”地画一条同已知直线相平行的线——另一次谨慎地画一条同已知直线形成一角的直线。谨慎的经验是什么？你马上想到一个特定的表情、姿势——接着会说：“这只是一种特别的内心经验”。（当然，这样说等于没说。）

（这同意图的本质、意志的本质问题有关系。）

175.在一张纸片上胡乱画一些东西。——再在旁边照着画一个，让原画引导着你。——我要说：“当然了，我在这里被引导着。但所发生的事有什么特征——如果我说所发生的事，我却找不出它有什么特征。”

但现在请注意这个：当我被引导时，一切都十分简单，我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但之后，当我问自己发生了什么时，却似乎有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后来的任何描述都不能令我满意。似乎我无法相信我只是看了看，做了某种表情，然后画了一条线。——但我记不起任何其它东西吗？记不起；然而，我却感到似乎必须有其它什么东西；特别是我对自己说“引导”、“影响”等类似的词时。我告诉自己，“当然了，我是被引导着。”——只有在这时，这种虚无缥缈、无形无踪的影响的想法才会出来。

176.当我回顾这种经验时，我感到这里最重要的是一种“被影响的经验”，一种联系——相对于任何单纯的共时现象(simultaneity of phenomena)；但与此同时，我不愿意把任何经历过的现象称为“被影响的经验”。（这已含有“意志不是一种现象”的萌芽想法。）我要说我已经经历过了“因为”，但我不想把任何现

象称为“因为经验”的现象。

177.我要说:“我经历了因为”。并不是因为我仍记得这种经验,而是因为当我回顾我的这种经验时,我却是通过“因为”这个概念的中介来看它的(或者“影响”、“起因”、“联系”这些概念)。——因为如果说我在原来的那条直线的影响下画了这条直线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不就等于我画下这条直线时的感觉——在某种情况下,它可以等于我画了一条与它平行的直线——尽管在总体上这并不对被引导至关重要。

178.我们也说:“你可以看见我由它引导着”——如果你看见了的话,你看见了什么?

当我对自己说:“但我是被引导着的”时,我也许用手做着一个动作,来表达这种指引。——用手做这个动作就像你在引导着某人,然后问问自己这个动作的引导特征等于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引导任何人。但你仍然想把这个动作称为“引导”动作。这个动作和感觉并不包含引导的本质,但这个词仍强加于你。正是引导中的一个形式,把这种说法强加于我们。

179.让我们再回到第151节中的例子。显然我们不应该说B有权说“我现在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这只是因为他想到了那个公式——除非经验表明在想到公式——即说出公式,把它写下来——和实际继续那个系列之间有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明显地不存在。——现在有人也许这样想:“我能继续”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从经验得知我有一种导致这个系列继续下去的经验”。但当B说他可以继续时是这个意思吗?这句话是来到

了他的脑海，还是他已做好准备说这句话来解释他的意思？

不是。"现在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这句话在他想到公式时用法是正确的：即，假设他学过代数，以前用过这个公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陈述只是描述组成我们语言游戏场景所有情况的简写。想想我们是如何学会使用"现在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现在我可以继续了"等说法的；想想我们在什么语言游戏家族中学会使用它们。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种情况：B的脑海里什么也没有出现，他只是突然说"现在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也许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事实上他的确不靠公式就可以继续写下数字系列。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还应当说——在某种情形下——他的确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

180. 这些字词就是这样用的。在最后的这个例子里，把这些字词称为"心理状态的描述"是非常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人们宁愿把它们称为一种"信号"；我们根据他继续做下去的情况来判断这个信号是否被正确使用。

181.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考虑下面的例子：假设B说他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但当他想继续下去时他又迟疑起来，无法做下去：我们应说他说他能够继续下去了是不对的呢，还是应说他刚才会，只是现在又不会了？——很清楚，我们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说不同的话。（把两种情况都想一想。）

182. "适合"、"能够"和"理解"的语法。（练习：(1)什么时候才说一个圆柱体C装进一个空的圆柱体H正合适？只有在C卡

入H中时吗？（2）我们有时说C在某时装入H不适合了。在此情形中，某时发生的事用的是什么标准？（3）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当时不在称上，我们用什么标准认为它在某一时间改变了重量？（4）昨天我可以背一首诗；今天我却不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这样问才有意思："我什么时候停止知道它的？"（5）有人问我："你能举起这个重量吗？"我回答："能"。现在他说"举起来！"——而我却举不起来。在什么情形之下说"我刚才说'能'时，我能举起来，只是现在举不起来了。"可以被人接受？）

我们接受的"合适"，"能够"，"理解"的标准比乍一看时要复杂的多。也就是说，用这些字词进行的语言游戏，借用它们在语言交流中的使用，比我们所想的更加复杂，而它们在我们语言中扮演的角色也比我们所想的要复杂。

（为了解释哲学中的悖论，我们需要了解这一角色。定义通常无法解决这些悖论；而宣布一个字词"无法定义"更加无法解决。）

183. 但151节的例子中"现在我可以继续了"同"现在我想起了那个公式"是同样的意思，还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在那些情形之下，这两句话的意思一样，获得的效果也一样。但一般来说，这两个句子有不同的意思。我们的确说："现在我可以继续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公式了"，就像我们说："我可以走，我的意思是我有时间"；但也可以说"我可以走，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够健壮了"；或者："我可以走，就我的双腿的情况来说"，也就是说，当我们拿行走的这个条件同其它条件进行对比时。但在此我们必须警惕不要以为有与每个例子的本质相对应的全部条件（例如，一个人的行走），似乎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他非去走不可。

184. 我想记起一个曲调却想不起来；突然我说"现在我知道了"并且唱了出来。突然知道是什么样子？当然它不会在那一刻突然全部出现！——也许你会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好像它就在那里"——但它在那里吗？假设我现在开始唱这个曲调并且又卡住了？——但我在当时不是可以肯定我知道吗？那么说在某种意思上，它的确在那里！——但在什么意思上？假如有人把它从头唱完或在内心从头听到了尾，你会说这曲调就在那里。当然，我并不是在否认"曲调在那里"这句陈述也可以被给予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例如，我有一张纸，这个曲调就写在上面。——他的"肯定"，他的知道相当于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人确信地说：现在他知道这个曲调了，接着这个曲调（莫名其妙地）在那一刻全部出现在他的脑海——而这就是"这个曲调全部出现在他的脑海"的说法的一个定义。

185. 让我们回到第143节中的例子。——现在，根据通常的判断标准——这个学生掌握了自然数的系列。接下来我们教他写下基数的系列并且教他根据"＋n"形式的命令写下这个形式的系列：

o, n, 2n, 3n, 等等……

同样，根据"＋1"的命令，他写下自然数的系列。——假设我们做了许多练习，对他进行直到1000的测验。

现在我们让这个学生继续写下1000以上的系列（比方是＋2）——于是他写下1000, 1004, 1008, 1012。

我们对他说："瞧瞧你做的事！"——他不明白。我们说："你

应该加2；瞧你是怎样开始这个系列的！”——他回答说：“是啊，这不对吗？我还以为你们的意思就是这样做呢。”——或者假设他指着这个系列说：“可是我进行的方式同以前是一样的呀。”——如果此时再说“可是你难道看不出来……”已经毫无用处了。——你只能重复原来的例子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可以说：此人通过我们的解释理解我们的命令，就像我们应该理解：“用2加到1000，4加到2000，6加到3000等等”的命令一样自然。

这个例子同另一个例子很相像：一个人很自然地对别人手指的姿势做出反应，是沿着从指尖到手腕的方向看，而不是从手腕到指尖的方向看。

186．那么，“你所说的归根到底是这个意思：为了正确执行‘+n’的命令，每一步骤都需要一种新的顿悟（insight）——直觉。”——正确的执行！在任何特定的阶段采取什么正确的步骤是如何决定的？——“正确的步骤是同命令符合的步骤——含意就是如此。”——那么说当你给他+2的命令时，你的意思是他应在1000之后写下1002——你的意思是否也是他应在1866之后写下1868，在10034后面写下10036等等——这种命题的无穷数字呢？——“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应写下他已写过的每个数字的下下一个数字；其它的所有命题以此类推。”——但这恰恰正是问题所在：在任何步骤，随着那个句子而来的是什么？或者：在任何步骤我们要称为“符合”那个句子的东西是什么（连同你放在句子里的意思——无论它是什么）。也许更加正确的说法是：每一个步骤需要的不是一种直觉，而是一个新的决定。

187.“但是，在我命令他在1000之后写下 1002 时，我已经知道了。”——当然；而且你也可以说你当时的意思就是这个；只是你自己不应该让“知道”和“意思”这些词的语法引入歧途。因为你并不想说你当时想到了从1000到1002的步骤——即使你想到了这个步骤，你也没有想到其它的步骤。当你说“我当时已经知道了……”时，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假如别人问我1000之后应写什么数字，我会说是1002”。这一点我不怀疑。这个假定同：“假如他当时落入水中，我就会跳进水中救他”属于同一种。——那么，你刚才的想法是什么错了？

188.在此我首先要说：你的想法是那个意指命令的动作已经自己越过了所有的步骤：当你意指时，你的心似乎已经提前飞走，在你的身体到达这个或那个步骤之前采取了所有的步骤。

因此你想用这样的句子：“步骤真的已经采取，即使在我笔头、口头或思想上采取它们之前。”似乎它们是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事先决定的、预期的——因为只有意指的动作可以预料实在

189.“那么这些步骤不是由代数公式决定的吗？”——这个问题包含着一个错误。

我们用这样的说法：“这些步骤是由公式决定的……”这是怎么用的？——我们也许指的是人们经过受教育（训练），因此学会了使用$Y = X^2$这个公式，当他们用同样的数目代入X时，都可以得到Y同样的值。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经过了训练，当他们得到‘加3’的命令后，都会在同一点上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对这些人来说，“加 3 ”的命令完全决定了他

们从一个数目到另一个数目的每一个步骤。(同接到这个命令不知做什么的人相对照，或者同接到这个命令后，显得很有把握，但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同的人们相对照。)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拿不同种类的公式和适合于公式的不同用法(不同的训练)相对照。然后我们把一种特定的公式(有适合的用法)称为“为X的一个已知值决定数目Y的公式”。把另一种公式称为“为X的一个已知值不决定数目的Y公式”。($Y=X^2$将会是第一种公式，$Y\neq X^2$将会是第二种。)于是，“公式……决定数目Y”这个命题将成为关于这个公式形式的陈述——而我们现在必须把“我写下来的公式决定Y”或“这是决定Y的公式”这类命题同“公式$Y=X^2$为X的每一个已知值决定数目Y”这种命题区分开来。这样一来“写在那里的公式可决定Y吗?”这个问题将同“这里有个公式是决定什么的公式?”是同样的意思——但是，我们要从“$Y=X^2$是一个为X所给予的值决定数目Y的公式吗?”这个问题中得出什么，并不能一目了然。我们可以拿这个问题来问一个学生，以测验他是否理解“决定”一词的用法；或者它可能是个数学问题，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证明X只有一个二次方。

190. 现在可以说：“公式的意指方式决定了要采取哪些步骤”。公式意指方式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始终使用的那种方式，是我们被教导使用的方式。

例如，一个人使用一种我们不懂的符号，我们对他说：“如果你用x!2意指x^2，你就得到Y的这个值，如果你意指的是2x，你就得到那个值。”——现在问问你自己：一个人是如何用“x!2”来意指这个或那个的？

那就是如何意指它能够事先决定步骤了。

191."我们似乎可以在一瞬间掌握这个字词的全部用法。"——例如什么？——用法——在某个意思上——不能在一瞬间被抓住吗？在什么意思上不能？——要点是，在比那个更直接的意思上，我们似乎可以在"一瞬间抓住"。——但你是否有个模仿的样板呢？没有。只不过这个句子向我们这样自荐。不同的图画交叉的结果。

192.这个高级事实，你没有样板，而你却被引诱使用这种超级说法。（可以称之为一个哲学的最高级。）

193.机器象征其运转：机器的运转——我可以首先说——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机器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知道这台机器，其它一切，即它的运转，似乎已经完全决定了。

我们谈论机器，似乎机器的零件只能以这种方式运转，似乎它们不能做其它事。这是怎么来的——我们忘记了它们弯曲、断裂、熔化等等的可能性了吗？是的；在许多情况中，我们根本想不到这些。我们用一台机器，或者一台机器的绘图，来象征这台机器特定的运动。例如，我们给某人这样一幅绘图，假定他能从中得出各个部件的运转情况（正如我们能够给某人一个数，告诉他这个数是数字系列 1、4、9、16……中第二十五个数。）

"机器的运转从一开始就在其中"的意思是：我们想把机器未来运转的确定性比作已经放在抽屉里并且又拿出来的东西。——但我们在预测一台机器的实际行为时并不说这类事。于是我们一般也不忘记零件变形的可能性以及其它可能性。——然

而，当我们不知道以哪种方式才能用机器象征一种特定的运转方式时，我们的确这样说——因为它也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运转。

我们可以说，一台机器，或它的图画，是一系列图画中的第一张，我们是从这一张学会衍生出整个系列的。

但是，当我们想到这台机器本来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运转时，看起来似乎是它的运转方式必定包含作为象征的机器中，远比实际的机器更为确定。似乎提前用经验决定运转的问题是不够的，但运转实际上——在一种神秘的意思上——已经出现了。的确不错：作为象征的机器的运转与任何特定的实际机器的运转是在不同的意思上预定的。

194. 人们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一台机器的可能运转已经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其中了？——唔，当人们搞哲学时。是什么导致我们这样想的呢？我们谈论机器的那种语言方式。例如，我们说：一台机器有（拥有）如此如此的运转可能性；我们讲的是一台理想地刻板的机器，它只能以如此如此的方式运转。——什么是运转的这种可能性？它并不是运转，但它似乎也不仅仅是运转的物理条件——就像插头和插座之间的间隙，插头在插座中不能太紧。因为一方面这是运转的经验性条件，同时人们也可以把它想像为别的东西。运转的可能性，可以被设想为运转本身的投影。但是你见过这样一个投影吗？我说的投影不是指运转的某种图画——因为这样一幅图画不必正好是这种运转的图画。然而这种运转的可能性必须正好是这种运转的可能性。（瞧瞧语言的海洋在此可以涨多高！）

一旦我们问自己这些问题，浪潮就会平息：当我们谈论一

台特定的机器时，我们是如何使用“运转的可能性”这个短语的？——然后再问：这些古怪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唔，我用一幅运转的图画让你看看运转的可能性：“原来可能性是某种像实在的东西”。我们说：“它还没有运转，但它已经有了运转的可能性”——“原来可能性是某种非常接近实在的东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如此如此的条件是否使得这种运转可能，我们从不讨论这是这种运转的可能性还是那种运转的可能性：“原来运转的可能性同运转本身处于一种独特的关系；比一幅图画和它的实物的关系更接近”；因为可以怀疑一幅图画是这个东西正是那个东西的图画。我们说“经验将表明这是否给这个插头这种运动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说“经验将表明这是否是这种运动的可能性”：“原来这个可能性恰好是这种运动的可能性不是一个经验事实”。

我们很关心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用的是哪种说法；然而我们并不理解这些说法，反而误解它们。当我们搞哲学时，我们就像野蛮人、原始人，当听到文明人的说法时，给它加上了一个虚假的解释，并从中得出最古怪的结论。

195．“但我的意思并不是我现在所做的（抓住一个意思）以因果的方式和经验的方式决定了未来的用法，我的意思是：用法本身以一种奇妙地方式在某个意思上呈现出来。”——但它当然是“在某个意思上”！实际上你说的话中唯一的错误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这个说法。其它的不错；这个句子只有当人们想像一个不同于我们实际应用的语言游戏时才显得古怪。（有人曾告诉我当他是个孩子时对裁缝能“缝衣服”感到很吃惊——他还以为这意味着一件衣物只靠缝就可以织好，可以一针一线地缝起

来。)

196.当我们不能理解一个字词的用法时，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奇妙过程的表达。(就像我们把时间想作一种奇妙的媒介，把心灵想作一种奇妙的存有〔being〕。)

197."就好像我们可以在一瞬间掌握一个字词的整个用法。"——这只是我们说我们可以做的事而已。也就是说：我们有时用这些字词描述我们所做的事。但至于所发生的事却毫不令人惊愕、感到古怪。令人感到古怪的是当我们认为未来的发展必须以某种方式已经在掌握用法的动作中出现，而却没有出现时。——因为我们说：我们理解这个字词毫无疑问，而另一方面，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中。毫无疑问我现在想下棋，但下棋是完全要靠规则(等等)的游戏。那么，在我实际玩过游戏之前，难道我不知道我想玩哪种游戏吗？还是所有的规则包含在我意向的动作中？是经验告诉我这种游戏是这种意向动作的一般后果吗？那么，我要确定我想做什么是不可能吗？如果这是胡说八道——那么在意向的动作和被意向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超强联系？——在"让我们玩下棋的游戏"这句话的意思和游戏的所有规则之间起作用的联系在何处？——唔，在游戏的规则罗列中，在游戏的教导中，在日常玩游戏的实践中。

198."但一条规则怎能向我表明在这一点上我应做什么呢？按照某种译解，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遵从规则的。"——那不是我们应该说的，我们应该说：任何译解仍然同它译解的东西一道悬在空中，无法给它任何支持。译解本身不决定意义。

“那么无论我做什么是否都能使其依照规则呢?”——让我问问这个问题：一条规则的表达——譬如一个路标——同我的行动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什么样的联系？——唔，也许是这种联系：我被训练为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对这个符号做出反应，而我现在就是这样反应的。

但这只给了一种因果联系；只说明了我们现在照着这个路标走是怎么来的；但没有说明这个“照路标走”到底是怎么回事；相反，我进一步说明：只有存在着路标的一种规则用法，一种习俗，一个人才能照着路标走。

199.我们称为“遵从一条规则”的东西是否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做，并且在他的一生中只做一次？——这当然是对“遵从一条规则”这句话的语法注解。

不可能只有在一个场合一个人遵从了一条规则。不可能只有在一个场合一个人做了一个报告、下一个命令或理解一个命令，等等。——遵从一条规则，做一个报告，下一个命令，下一盘棋，都是习俗(用法、社会机构①)。

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种技巧。

200.当然可以想像属于同一部落的两个不谙对弈的人坐在棋盘两端并且走完了棋的每一步；甚至伴随着所有相应的心理过程。假如让我们来看，我们会说他们在下棋。但是现在想像

① 如家庭、婚姻、学校等。——译者

把下棋根据某些规则转换为一系列普通同游戏无关的行动——譬如转换为尖叫和跺脚，假设那两个人在尖叫和跺脚，而不是按照我们习惯的形式下棋；而他们尖叫和跺脚的程序根据适当的规则可以转换为一盘下棋的游戏。我们是否仍然会说他们在玩一种游戏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说？

201.这就是我们的自相矛盾之处(paradox)：任何行动过程都无法由一条规则决定，因为每个行动过程都可以根据这条规则制订。答案是：如果一切东西都可以根据规则制订，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制订得同规则相冲突。因此这里就既没有遵从又没有冲突。

我们在争论的过程中提出一个接一个的译解，仅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有误解；似乎每一个解释至少可以使我们满意一会儿，接着我们就想到了在它后面的另一个译解。这表明，有一种办法可以掌握不是一个译解的规则，但这种办法展示在我们称之为"遵从规则"和"违反规则"的实际情况中。

因此，有人很想说：每一个遵照规则的行动就是一种译解。但我们应该把"译解"这个术语局限在替换规则的不同表达上。

202.因此"遵从一条规则"也是一种实践。而认为自己在遵从一条规则并不是遵从一条规则。因此不可能"私自"遵从一条规则：否则认为自己在遵从一条规则就会同遵从规则成为一回事了。

203.语言是一座路的迷宫。你从一边进去，知道怎么出去；当你从另一个方向来到同一个地点，却不再知道怎样出去了。

204. 例如，我在目前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发明一种从来没有人玩过的游戏。——但下面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吗：人类从未玩过任何游戏；然而有一次，某个人发明了一种游戏——一种从来没有人玩过的游戏？

205. "但意图和心理过程是很怪的东西；一种习俗，一种技巧的存在，对它并不是必要的。例如，可以想像两个人在一个没有其它游戏的世界里下棋；甚至想像他们刚开始下棋——然而就被打断了。"

但难道下棋不是由它的规则所定义的吗？这些规则是如何呈现在要下棋人的脑海中的？

206. 遵从一条规则类似于听从一道命令。我们被训练这样做；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但是对于命令和训练，如果一个人以一种方式，另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反应怎么办？哪一种方式对？

假设你是一个探险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也不通。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说那里的人在下命令，理解了命令，服从命令，抗拒命令，等等？

人类的共同行为是一种参照系统，我们通过它详解一种未知语言。

207. 让我们设想那个国家的人在进行通常的人类活动，并在活动过程中显然地采用了一种清晰的语言。如果我们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发现这种语言是可以理解的，似乎是合逻辑的。

但当我们试图学习这种语言时，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发出的声响和他们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任何有规律的联系；但这些声音仍不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我们塞住一个人的口，他的反应同我们的相同；如果没有声音，他们的行动就会陷入混乱——采用我喜欢的说法。

我们是否会说这些人有一种语言：包括命令、报告以及其它呢？

它的规则性还不足以使我们称其为"语言"。

208.那么我是否在用"规则性"来给"命令"和"规则"做解释呢？——我如何解释"规则"，"同一"，"同样"的意义呢？——我将向某个，比方说，只讲法语的人，用相应的法语词解释这些词。但假如一个人还没有理解这些概念，我将用例子或通过练习教他使用这些词。——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教给他的东西并不比我自己知道的少。

在教他的过程中，我将让他看同样的颜色，同样的长度，同样的形状，我将使他发现它们并拿出它们，等等。例如，我将使他在被告知这样做的同样继续完成一种装饰图案。——并继续做下去。因此，例如，当被给予 · ·· ···时，继续：···· ····· ···。

我这样做，他也照我的样子做；我用同意、反对、期待、鼓励的表情影响他。我让他按自己的方式做，或制止他；等等。

设想我们在亲眼目睹这种教的场面。没有一个词是用那个词本身去解释的；不会有逻辑循环。

"如此等等"，"余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些说法也在这个教的过程中得到了解释。除了其它的东西，一种手势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继续这样做下去"或"以及等等"的手势，其作用相当

于用手指指着一个东西或地点。

我们应当把是缩写记号的“以及等等”同不是缩写记号的“以及等等”区别开来。“余此类推以至无穷”(and so on ad inf)不是这种缩写记号。我们无法写出 π 的所有位数这个事实并不是如数学家有时认为的那样，一个人类的短处。

只是应用于所给例子的教导不同于“超出例子以外”的教导。

209.“但难道我们的理解不是超出了所有的例子吗?”——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并且也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说法！——

但这样就完了吗？是否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解释；或者至少解释的理解必须更加深刻？——唔，我自己是否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呢？我理解的是否比我解释的多呢？——但如果是这样，我理解更多的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是否像这种情况：我把一个没有限度的东西译解为一个超出了每一种长度的长度？

210.“但你真的把你自己理解的东西解释给别人吗?难道你不是让他猜最重要的东西吗？你给他举例，——但他得猜出这些例子的要旨，猜出你的意图。”——我能给自己做的每一个解释我也都给他做了。——“他猜我的用意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解释的各种不同的译解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选中了其中之一。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他可以问；而我可以而且应该回答他。

211.他如何知道他自己怎样继续一种模式——无论你给他

什么指示？——唔，我如何知道呢？——如果这是说："我有理由吗?"，那么答案是：我的理由很快就会给光。接着我将行动，没有理由。

212.当一个我惧怕的人命令我继续进行这个系列，我做得极快，毫不犹豫，而缺乏理由一点也不困挠我。

213."但一个系列的开头这一部分显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译解(如由代数表式)，因此你必须先选择这样一个译解。"——完全不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怀疑是可能的。但这不是说我的确怀疑过，或者甚至可以怀疑。(与此相关要说的一句话是关于一个过程的心理"气氛"。)

那么，一定是直觉消除了这种怀疑？——如果直觉是一个内在的声音——我如何知道我怎样服从它呢？我如何知道它没有误导我呢？因为如果它能够正确地引导我，它也就能够错误地引导我。

〔(直觉：不必要的一招〔shuffle〕)〕

214.如果你必须有直觉才能发展1，2，3，4……的系列，那么你就必须也有直觉才能发展2，2，2，2……的系列。

215.但至少"同样"不是同样吗？

我们似乎在一个东西和同它自身的等同中有一个不可能错的等同范例。我想要说："在此，反正不会有各种不同的译解。如果你看见一个东西，你也就看见了等同关系。"

那么当两个东西的等同是否就像一个东西同它自身等同

一样？而我又怎样将一个东西所表明的东西用于两个东西上呢？

216.“一个东西同它自身等同”——再没有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无用的命题了，但这个命题仍然同想像力的某种把戏有关系。这就像是我们在想像中把一种东西放入它自身的形状并且发现它是合适的。

我们也可以说：“每个东西都同自身符合。”或者：“每个东西都同自己的形状符合。”与此同时我们看着一个东西并且想像为它留下的一处空白，而这个东西同这处空白吻合得天衣无缝。

这个污点是否同它周围的白线相吻合？——但如果原先那里有个洞，而它正好与洞相吻合，那么它看起来就正像这个样子。然而当我们说“它吻合”时，我们不单单是描述这种外表；这种形势。

“每个色块同它的周围都一丝不差地相吻合”是同一律的一个相当特殊化的形式。

217.“我怎样能够遵从一条规则？”——如果这不是关于原因的一个问题，那么它就是关于我以我的方式遵从规则的一种合理性(justification)。

如果我用尽了正当理由，我就到了尽头，我的底牌就被亮开。那么我就会说：“这就是我要做的。”

(请记住：我们有时要求解释并不是为了它们的内容，而是为了它们的形式。我们的要求是建筑学上的要求，屋檐装饰般的解释什么也不支撑。)

218.一个数字系列的开头是一条延伸至无限的铁轨的可见

部分，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唔，我们可以把规则想像为铁轨。无限的铁轨相当于一条规则无限的应用。

219."所有的步骤的确都已经采取了"其意思是：我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一条规则一旦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它就会追踪沿着整个空间它所被遵循的线条。——但假如这类东西果真如此，它会有什么帮助呢？

不；我的描述只有在被象征性地理解时才有意思。——我本应该说：它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当我遵从规则时，我不选择。

我盲目地遵从规则。

220.但那个象征性的命题有什么目的？它是为了明确地标明"被因果决定"和"被逻辑决定"之间的不同。

221.我的象征性说法其实是规则使用的神话式描述。

222."这道线向我暗示了我要走的路。"——但那当然只是一幅图画。假如我似乎不负责任地判断它暗示这或暗示那，我就不应当说我在像遵从一条规则那样遵从它。

223.我们并不感到我们必须始终等待规则点头(许可)。相反，我们并不坐立不安地等待规则即将告诉我们的内容，但它始终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我们根据它告诉我们的东西行事。

一个人可以告诉他所训练的那个人："瞧，我始终这样做；我……"

224.“协定”一词和“规则”一词彼此相联系，它们是堂兄弟。如果我教一个人其中一个词的用法，他就同时学会了另外一个词的用法。

225.“规则”一词的用法和“同样”(same)一词的用法相互交织在一起。(正如“命题”的用法和“真”的用法。)

226. 假设某个人从 $2X+1$[1] 的系列中得出了 1，3，5，7……的数字系列。现在他问自己：“但我是否始终在做同样的一件事，还是每次做的都不同？”

如果你在日复一日地答应说“明天我来看你”——你是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还是每天说的都不同？

227. 这样说有意思吗：“假如他每天做的事都**不同**，我们不应该说：他在遵从规则”？这样说**毫无**意思。

228.“我们只用**一种**方式看一个系列！”——好吧，然而这种方式是什么？显然我们以代数的方式看它，而且作为一个展开式(expansion)的一部分看它。或者还有多于此的方式吗？——“但我们看它的方式当然给予了我们一切！”——但这不是对该系列部分的观察；或者对其中我们注意到的任何东西的观察；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规则中寻求指示并且做**某些事**，而不向任何其它东西寻求指导。

229. 我相信我在一个系列的部分中察觉到了某种画得很精

致的东西，一个有特征的设计，它只需要加上“以及等等”就可以达到无限。

230.“这条线向我暗示了我该走哪条路”只是下面这句话的转述：这是我要走的那条路的最后仲裁者。

231.“但是你当然可以看到……？”这正是一个受到规则强制的人的特有说法。

232.让我们想像一条暗示我走哪条路的规则。就是说，当我的目光扫过这条线时，我心中的一个声音说：“走这条！”——这种遵从某种灵感（inspiration）的过程同遵从一条规则的过程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肯定是不同的。在灵感的情形下，我等待指示。我将无法教给任何人我遵照那条线的“技巧”。除非我教给别人某种倾听的方式，某种感受方式。但那么一来，当然，我就无法要求他像我一样以同样的方式遵从那条线。

这些都不是我根据灵感行动的经验和遵从规则的经验；而是语法注释。

233.在某种算术中想像这种训练也是可能的。儿童们会计算，每人以各自的方式——只要他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并遵从它。以这种方式计算就好像一种作曲。

234.可是，我们是否有可能按我们实际做的计算（大家赞同，等等），并且在每一步有一种被规则引导的感觉，就像被符咒引导的感觉，对我们赞同的事实感到惊异？（我们也许为我们

的一致向神灵致谢。）

235.这仅仅表示我们称之为“遵从规则”的东西是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的。

236.计算天才知道正确的答案但说不出来是怎样算的。我们是否要说他们没有计算呢？（一个家族的各种实例。）

237.设想某人按下面的方式用一条线作为规则：他拿着一副圆规，将一脚沿着“规则”线，另一脚按照规则划一条线。在他沿着规则线移动的同时他调整着圆规的脚距，显然有着极大的精确性，整个时间都看着规则，仿佛规则决定着他的动作。我们观察他，看不见圆规脚距的开闭有什么规律性。我们无法从中学会他遵从规则线的方法。在此也许我们会真的说：“原来的那条线似乎向他暗示了他要走的路。但那不是规则。”

238.如果我把得出的结果作为理所当然，规则对我而言似乎只能预先产生出所有的结果。正如我理所当然地称这种颜色为“蓝色”。（对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标准。）

239.当他听见“红色”时，他怎么知道要挑选出什么颜色？——非常简单：他会选出他听见那个词时脑海中浮现出的颜色形象。——但他怎么会知道“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形象”是哪种颜色呢？是否为此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标准呢？（当一个人听见“……”一词时，他选择浮现在脑海中的那种颜色——的确有这种程序。）

"红色"意味着我听到"红色"一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的颜色——会是一个定义。不是把一个词用作名字是什么的解释。

240.关于规则是否被遵从的问题，没有爆发争论(比方说在数学家中间)。例如人们不会因此而打架。这是我们语言的运作所基于的部分构架。(例如给予描述。)

241."所以你说人类的协定决定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真还是假的是人类所说的内容；他们在使用语言时的一致。这不是意见方面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

242.如果语言要成为一种交流工具那么就必须不但有定义上的一致，而且也要有(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判断上的一致。这似乎要废除逻辑，但并不这样做。——描述度量的方法是一回事，得到并陈述度量的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但我们所称的"测量"，部分是由度量结果的固定性来决定的。

243.一个人可以鼓励自己，给自己命令，服从、责备并且惩罚自己：他可以自问自答。我们甚至可以想像只对自己讲话的人；他们用自言自语伴随他们的活动。——一个观察他们并听见他们谈话的考察者也许能成功地把他们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的语言。(这将使他能够正确地预测这些人的行动，因为他也听见他们在下决心和做决定。)

但我们是否也能想像这种语言：一个人写下或说出他的内心经验——他的感觉，心情，以及其它——供他私人使用呢?——唔，我们难道不能用我们的普通语言这样做吗?——但我

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种语言的单词，用来指只有讲话人能知道的东西；指他直接的私有感觉。因此另外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

244. 字词是如何指感觉的？——这似乎不成什么问题；我们日常不是也谈论感觉，并且给它们名字吗？但是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同于：人是怎样学会感觉的名称的意义的？——以“疼”这个词为例。这里有一种可能性：字词同感觉的原始、自然表情相联系，并且代替表情而使用。一个孩子受了伤哭起来；于是大人给他谈话并教给他这个情形下的感叹词，随后又教他感叹句。他们教给了小孩新的痛苦行为(pain behaviour)。

“那么你是说‘疼’这个字的意义其实是哭了？”——相反；疼的语言表达代替了哭而不描述它。

245. 我怎么竟然能够试图用语言介于疼和它的表情之间？

246. 在什么意义上我的感觉是私有的？——唔，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在一种意义上这是错误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胡说。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用法使用“知道”这个词(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用它?)，那么别人往往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疼。——不错，但还是不如我自己知道的确定！——“我知道我疼”这句话根本不会用来说我自己(也许除了开玩笑之外)。它的意义还会是什么——除了我在疼之外？

不能说其他人只从我的行为中得知我的感觉，——因为不能说我从我的行为中得知了感觉。我有这些感觉。

事实是：说其他人怀疑我是否痛疼是有意思的；但不能这样说我自己。

247."如果你有那种用意，只有你自己知道。"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解释"用意"一词的意义时，他也许会对他这样说。因为那时它的意思是：我们就是那样用这个词的。

（而这里的"知道"意味着：表示怀疑是无意思的。）

248."感觉是私有的"这个命题相当于："单人纸牌是一个人打的"。

249.一个未断奶婴儿的微笑不是假装的，我们的这种假定是否过于草率？——我们的假定基于什么经验？

（说谎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语言游戏，同其它语言游戏一样。）

250.为什么狗不会假装疼？是它太诚实了吗？人们能否教会狗装疼？也许教它在一种特定场合吠叫仿佛它很疼是可能的，即使它不疼。但这里没有真正假装的行为所需要的环境。

251.当我们说："我想像不出这个的反面"或者"如果它不是这样，会是什么样？"时，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有人说我的心像是私有的，或者说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否感到疼，以及类似的东西。

当然，这里"我想像不出反面"的意思不是：我的想像力不能胜任这个任务。这些话是一种防卫，防止某种形式上看来像个经验命题，但实际上是语法命题的东西。

但为什么我们说："我想像不出反面"？为什么不说"我想像不出那事物本身"？

例如："每根棍子都有长度。"它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称某东西（或这个）为"一根棍子的长度"——而不称任何东西为"球体的长度"。那么我能否想像"每根棍子都有长度"呢？唔，我只想像一根棍子。只是这幅图像，同这个命题联系起来时，同用于联系"这张桌子同那边的桌子有同样长度"命题的图像有着极其不同的作用。因为我在这里理解了有一个相反图像的含意（不必是一幅脑海里的图像）。

但是附在语法命题上面的图像只能表明，例如，称之为"棍子长度"的东西。而相反图像应该是什么？

〔(关于否定一个先验命题的评述。)〕

252."这个物占有空间。"对此我们也许可以回答："胡说！"——但却又倾向于回答"当然！"——这是怎么回事？

253."另外一个人无法有我的疼痛。"——哪个是我的疼痛？什么是这里的识别标准（criteria of identity）？想想在讲物体时，是什么能使我们讲"这两个一模一样"，例如说"这把椅子不是你昨天见到的那把，但同那把一模一样"。

只要说"我的疼同他的疼一样"是有意思的，那么我们二人有同样的疼也就是可能的。（两个人在同一——不只是相应的——地方感到了疼也是可以想像的。例如暹罗双胎的例子就是这样。）

我曾看到一个人在讨论这个题目时，在自己的胸膛上打了一下说："但肯定另外一个人不会有这个疼！"——对此的回答

是：我们不能用强调“这个”一词的办法来为识别标准下定义。相反，这种强调的作用是暗示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身份标准的情况，但必须再提醒一下。

254.用“相同”来代替“等同”(例如)是哲学中另外一个典型的作法。仿佛我们在谈意义的细微差别，只要找到能打中正确细微差别的词，就解决了问题。只有在我们给予使用某一特定说法的诱惑一个心理上的确切说明之处，它才成为哲学中的问题。在这里，当然，我们“被诱惑要说”的并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原料。因而，举例来说，一个数学家想说的关于客观性和数学事实的真实性的东西，并不是数学的哲学，而是某种需要哲学治疗的东西。

255.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就像治疗一种疾病。

256.那么，描述我的内心经验并且只有我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是怎么回事呢？我怎样用词代表我的感觉？——如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那么我表达感觉的词是否同我的感觉的自然表情联结在一起呢？那样的话我的语言就不是“私有的”了。其他人也可以同我一样理解这种语言。——但假设我对这种感觉没有任何自然表情，而只有感觉，那会怎么样？现在我只是将名称同感觉简单地联系起来并在描述中使用这些名称。——

257.“如果人类没有表现出疼的外在迹象会是怎么样(没有呻吟、做鬼脸等)？那么就不可能教给一个儿童‘牙疼’一词的用法。”——唔，让我们假定这个孩子是个天才，他自己给这个感觉

起了一个名字！——但这样一来，当然，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别人无法听懂。——那么他是否理解这个名称而不能向别人解释它的意义呢？——但说他“为他的疼起了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是怎样为疼命名的？！无论他做了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当有人说“他给了他的感觉一个名字”时，他忘了：如果单使命名行动有意义，语言中大量的布景设置都已经是预先假定的了。当我们讲到某人给疼起了个名字时，预先假定的是存在着“疼”字的语法；它表明新词驻扎的岗位。

258．让我们想像一下下面的情况。我想记下某种感觉反复出现的日记。为此目的我把它同记号S联系起来并且凡是有这种感觉的日子都在日历上写下这个记号。——我将首先评论说这个记号的定义无法制定。——但我仍然可以给自己下一种指物定义。——怎样下？——我能够指着这种感觉吗？在一般的意思上不能。但是我说出或写下这个记号，与此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种感觉——这样就像内在地指着它。——但这种仪式有什么用？因为这一切完全像一种仪式！定义的作用当然是为了建立起记号的意义。——唔，我集中注意力正是要做到这一点，因为用这种方式我在自身留下了记号与感觉的联系印象。——但“我在自身留下印象”的意思只能是：这个过程使我能在将来正确地记住这种联系。但在这里我没有正确的标准。有人也许要说：我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而这样说的意思在此只能是：我们无法谈论“正确”。

259．私有语言（private language）的规则是规则的印象吗？——称量印象的天平不是天平的印象。

260."唔，我相信这又是感觉S。"——也许你相信你相信这一点！

那么在日历上做记录的那个人是否做了什么都不是的记录呢？——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一个人做一个标记时，他是在做某种东西的记录——比如在日历上。因为记录是有作用的，而这个"S"至此还什么作用也没有。

（人们可以对自己谈话。——如果一个人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讲话，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对自己谈话呢？）

261.我们有什么理由称"S"为感觉的记号呢？因为"感觉"是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词，并不是一种只有我理解的语言中的词。因此这个词的使用需要证明每一个人都理解。——这样说也于事无补：它不必是一种感觉；当他写下"S"时他有某种东西——所能说的就这么多而已。"有"和"某种东西"也属于我们的共同语言。——因此最终当一个人搞哲学时，他会走到只想发出一个模糊声音的地步。——但这个声音只有出现在一个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时才是一种表达，这一点现在应加以描述。

262.也许可以说：如果你给自己下了一个字词的私有定义，那么你必定内在地保证以某某方式使用这个字词。你怎样保证呢？是否要假定你发明一种使用这个字词的技巧；或发现一种现成的技巧？

263."但我可以（内在地）保证将来称这个为'疼'。"——"但是否确实你保证这样做了呢？你能肯定将注意力集中于你的感

觉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了吗?"——奇怪的问题。——

264."一旦你知道这个字词代表什么，你就可以理解它，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用法。"

265.让我们想像一张表(某种像字典的东西)只在我们的想像中存在。字典可以用来证实Y一词被翻译为X一词。但如果我们只在想像中查这张表，我们是否也称它为证实?——"唔，是的；那么它是一种主观证实。"——但证实相当于诉诸某些独立的东西。——"但当然我可以诉诸一个记忆，再诉诸另一种记忆。例如，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地记住了火车离开的时间，为了查清楚，我在脑海里唤起时间表的样子。这不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过程必须产生实际上正确的记忆。假如时间表的脑海形象不能自我检验正确与否，它怎么能够证实第一个记忆的正确性呢?(就好像某人要买好几份同样的报纸向自己确证报上所说属实一样。)

在想像中查图表，并不是查图表，正如想像的实验结果并不是实验结果。

266.我可以看看表，看是几点了；但我也可以看看表的表盘来猜是几点了；或者为了同样的目的把表的时针拨到我认为是正确的位置。因此看表来决定时间的办法不只一种(看想像中的表。)

267.假设我想证实我想像建造的桥的尺幅选择，在想像中对桥的材料进行载重试验。这当然会是想像称之为证明桥的尺

幅选择。但我们是否也应该称它为证明一种想像的尺幅选择？

268.为什么我的右手不能给我的左手钱？——我的右手可以把钱放我的左手。我的右手可以写一张赠物契约，我的左手可以写一张收条。——但进一步的实际后果不会是赠物的后果。当左手从右手拿过钱时，我们将会问："唔，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一个人为他自己给一个词下了个私有的定义，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对自己说这个词，并且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一种感觉。

269.让我们记住，一个人的行为中有某些标准表明他不理解一个词：这个词对他毫无意义，而且对他毫无用处。"他以为他理解"的标准给这个词附加了某种意义，但不是正确的意义。最后要记住他正确理解这个词的标准。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说是主观理解。而无人理解只有我"好像理解"的声音可以称之为一种"私有语言"。

270.现在让我们想像一下我的日记中记号"S"的用法。我发现一旦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血压计就显示出我的血压升高。因此我不必借用任何工具就能够说我的血压正在上升。这是一个有用的结果。而此时我是否正确地辨别出那个感觉似乎已无关紧要。让我们假设我经常将它识别错，这也毫无关系。而仅仅这一点就表明我犯了错误这个假设只是虚晃一下而已。(我们转动一个把手，似乎它可以用来启动机器的某一部分；但其实它只是一个装饰，同机器根本没有关系。)

我们在此称“S”为一种感觉的名称，其理由是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记号在这个语言游戏中使用的某种方式。——为什么有一种“特定的感觉”，即每次都一样的感觉呢？唔，难道我们不是在假设我们每次都写下“S”吗？

271.“设想某人的记忆无法保留住‘疼’字是什么意义——因而他用这个名称不断地称不同的事物——然而他对这个字的用法在某一点上也符合疼的症状和假设”——简言之，他也像我们大家一样用这个字。在此我想说：一个能转动但不能带动任何东西转动的轮子不是整个机器的一部分。

272.私有经验的最关键一点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样本，而是没有人知道是否别人也有这个或其它东西。这样一来就可能做这种假设——尽管这是无法证实的——：人类的一部分有对红色的一种感觉，另外一部分有另外一种感觉。

273.我对“红色”一词有什么话可说？——它意味着某种“我们都会遭到的”东西，而且每个人除了这个词外，还应该有另外一个词来意指他自己对红色的感觉？或者是否像这样：“红色”一词意指人人所知的某种东西；此外，对每一个来说，它意指着某种只有他知道的东西？（或换句话说：它指某种只有他知道的东西。）

274.当然，说“红色”一词“指”某种私有的东西而不是“意指”这种东西，对我们掌握它的功用方面毫无帮助；但在搞哲学时，这种对特定经验的说法在心理上比较适合。这好像我说出

一个词时，对私有感觉瞥了一眼，目的是对自己说：我完全知道我这样说的意思。

275. 看看蓝天然后对自己说“多么蓝的天空呀！”——当你自发地这样说时——没有哲学意图——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对颜色的印象只属于你。你在对别人发出这种感叹时决不会迟疑。你在说这些词时如果指向任何东西的话，你会指向天空。我是说：你没有觉得要指向自己。“指向自己”往往在某人想到“私有语言”时伴随着“命名感觉”。你也不会想你真的不应该用手，而是应该用注意力指着颜色。（想想“用注意力指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

276. 但是当我们看着一种颜色并且为我们的颜色印象命名时，我们难道不是至少在意指某种相当确定的东西吗？好像我们从一个东西上面扯下颜色印象，就像扯下一层薄膜。（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怀疑。）

277. 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被诱惑这样想：我们可以一会儿用一个词意指人人都知道的颜色，一会儿又指我此时正在获得的这种“视觉印象”呢？这里怎么能够有这种诱惑力呢？——在两种情况中我不把同样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颜色上。当我意指属于我一个人（如我想说）的颜色印象时，我将自己沉浸在这个颜色中——就像我“对一种颜色百看不厌”时一样。因此，当一个人看着一种鲜明的颜色时，或者看着一种动人的色彩构图时，更容易产生这种经验。

278."我知道绿色在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应当是有意思的！——当然：你想的是这个命题的什么用法？

279.设想某人说："但我知道我多高！"并且把他的手放在头顶证明这一点。

280.有人画了一幅图画来显示他想像的一个舞台场景。现在我说："这幅图画有双重作用：它向别人提供信息，就像图片或词提供信息一样——但对提供这个信息的人来说，它是另外一种信息的再现（或一条信息？）；对他来说，这是他想像的图画，因为它不可能是别人的。对他来说，他对图画的私有印象意味着他所想像的东西，在一种意义上这幅图画无法对别人有这种意思。"——在第二种情形下我有什么权利谈一种再现或一条信息——假如这些词在第一种情形中用得正确？

281."但你说的不是会成为这种结果吗：例如，没有疼的行为，便没有疼？"——其结果是：我们只能这样说一个活着的人和类似于人的（行为像人的）生物：它有感觉；它看得见；它是瞎的；听得见；是聋子；有意识或无意识。

282."但在一个神话故事中，连锅也会看会听？"（当然；而且它会谈话。）

"但神话故事只杜撰不是实际的事情：它不是胡说。"——没有那么简单。说一口锅谈话是假的还是胡说？对我们说一口锅会谈话的情况，我们是否有一幅清晰的图像？（即使一首荒唐的诗（nonsense-poem）同小孩的咿呀学语都是胡说，其方式仍是不

同的。)

我们的确有时说一个无生命的东西时说它疼：比如玩玩具娃娃。但对疼的概念的这种用法是次要的。设想一种情况，其中人们把疼只用在无生命的东西上；人们只可怜玩偶！(当孩子们玩火车的游戏时，他们的游戏同他们对火车的知识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对没见过火车的一群部落里的小孩来说，从别人那里学会这种游戏是可能的，而且他们玩这种游戏时并不知道它是对什么东西的模仿。我们可以说这个游戏对他们的意思同对我们不一样。)

283. 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们"生物能够感觉"这样了不起的观念?

这是否我受的教育所致，我可以把注意力在内心集中在我的感觉上，然后把这种想法转移到我身外的东西上?是否我承认有某种东西(在我内心)我之为"疼"，而且与其他人用这个字的方法不发生冲突?——我不把我的想法转移给石头、植物，等等。

我难道不能设想我有可怕的疼痛并且在疼痛持续的时候变成石头吗?唔，如果我闭住了眼睛，我怎么知道我没有变成一块石头?而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在什么意义上这块石头会有疼痛?在什么意义上，这种疼痛将算作石头的疼痛?为什么在此需要一个疼的承受者?!

能否说这块石头有灵魂，而感到疼痛的是这灵魂?灵魂，或者疼痛与石头有什么相干?

只有其行为像人类一样的东西才能说它有疼痛。

因为我们只能这样说身体，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样说某些身体所有的灵魂。而身体怎么能有灵魂?

284．看着一块石头并且设想它有感觉——有人对自己说：怎么能够得到把一种感觉归于一种东西的想法？有人也可以把它归于一个数字！——现在看着一只蠕动的苍蝇，立刻，这些困难都消失了，而且疼痛似乎也能在这里站得住脚了，在这之前，一切都太光滑了。

同样，一具尸体在我们看来是无法疼痛的。——我们对活物和死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一切反应都不一样。——如果有人说："不能简单地从活物以某某方式动，死物不动这个事实，得出这种结论"，那么我要告诉他这是一个"从量到质"转变的例子。

285．想想对面部表情的辨认。或者想想对面部表情的描写——它并不等于给出面孔的尺寸！再想想一个人怎么能够不在镜子里看自己的面孔而去模仿别人的表情。

286．但说一个身体有疼痛不是很荒唐吗？——为什么人们感到荒唐？在什么意义上我的手并不感到疼，而我感到我的手疼？

"是身体感到疼吗？"是什么样的问题？——是怎么决定的？什么使说不是身体在疼有道理？——唔，像这样的东西，如果有人手疼，他的手并不这样说（除非它写下来），人们并不安慰手，而安慰疼的人：人们看的是他们的脸。

287．我是怎样对这个人充满了怜悯之情？——他怎样变成我的怜悯对象的？（我们可以说，怜悯是确信别人疼的一种形

式。〕

288. 我变成了石头而我的疼痛仍在继续。——假设我弄错了，其实这已不再是疼了呢？——但我在这里是不会错的；怀疑我是否疼毫无意义！——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我得到是疼还是某种别的东西”，我们应该这样想：他不知道〔中文〕字“疼”是什么意义；我们应当向他解释。——怎样解释？也许用手势，或者用针刺他一下并说：“明白了吗？疼就是这个样子！”这种解释，同任何其它解释一样，他既可以正确理解，也可以错误理解，甚至根本不理解。他将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中，通过对这个词的使用表明他理解与否。

例如，如果他现在说：“噢，我知道‘疼’的意义了；我不知道的是现在我有的这个是否疼”——我们对此只会摇摇头，不得不把他的话当作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奇怪反应了。（这正像我们听见有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出生之前的某个时间曾相信……”）

那种怀疑的表现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位置；但如果我们取消作为表现感觉的人类行为，就好像是我可以合法地重新开始怀疑。我之所以要说人们会把感觉误以为其它东西是由于下面这一点：如果我假定废除正常语言游戏中一种感觉的表现，我就需要识别这种感觉的标准；而这样一来弄错的可能性也就存在。

289. “当我说‘我在疼’时，我反正在我自己面前证明了这一点。”——那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否是：“假如某人能够知道我称为‘疼’的东西，他就会承认我在正确地使用这个词”？

使用一个字词而不证明其为正当并不意味着用得不正确。

290. 当然，我所做的不是用标准来鉴定我的感觉：而是重复一个说法。但这并不是语言游戏的目的；它是开始。

但开始不就是感觉——我所描述的感觉吗？——也许“描述”这个词在这里戏弄了我们。我说“我描述我的心态”和“我描述我的房间”。你需要回忆起语言游戏之间的差异。

291. 我们称为“描述”的东西是为了特定用途的工具。想想一幅机器绘图，一幅剖面图，一幅标有尺寸的正视图，一个工程师把它们放在面前。把描述想作一幅事实的字词图画是有点使人误解的：人们倾向于只把这种绘图想作我们挂在墙上的图画；似乎仅仅是画出一个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像什么。（这些画其实是无用的。）

292. 不要总是以为你说的事是根据事实读出来的；不要总是以为你在根据规则用字词描绘这些。因为即使这样你也得没有指导地将这个规则应用于特定的情况。

293. 如果我说自己，我只是从我自己的情况中知道“疼痛”这个字词的意义——我不是也必须这样说别人吗？我怎么能够这样不负责任地从一个例子中进行概括？

现在某人告诉我他只是从他自己的情况中知道了疼是什么！——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装了某种东西的盒子：我们称它为“甲虫”。谁也不能看别人的盒子，而每个人都说他只要看看他的甲虫就知道什么是甲虫。——在此，每个人的盒子里有某种不同的东西是极其可能的。甚至可以想像这个东西在不断变

化。——但假设“甲虫”一词在这些人的语言中有一种用法？——如果是这样它的用法就不会是一个东西的名称。这个盒子里的东西在这个语言游戏中根本没有位置；甚至连作为某种东西的地位也没有：因为这个盒子甚至可能是空的。——是的，我们可以把盒子里的东西除尽，无论是什么，把它取消。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物和指示”的模型来解析感觉表现的语法，这里的物就是不相干的，我们不必考虑在内。

294.如果你说他看见了他正在描绘的眼前的一幅私有图画，你仍做了个关于他面前有什么的假定。而这意味着你可以描述它或者的确更确切地描述它。如果你承认你对他面前可能有什么毫无概念——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你说，尽管那样，他的面前有某种东西？这不是就像我对某人说：“他有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是钱、是债、还是空钱匣。”

295.“我只从我自己的情况中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命题？经验性命题？不是。——语法性命题？

假设每个人的确这样说自己：他从自己的疼中知道了什么是疼。——不是人们真的这样说，或者甚至准备这样说。但假如每个人这样说了——那可能是一种感叹。即使它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它仍然是一幅图画，而我们为什么不该使用这样一幅图画呢？想像用一幅寓言式的图画代替这些字词。

当我们以哲学家的立场看自己时，我们往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一幅对我们的语法全面放大的图解。不是事实；而似乎是语言的图解。

296. “不错，但无论怎样仍有某种东西伴随着我疼痛的呼喊。正是因为这种东西我才呼喊出来。而这种东西正是重要的——并且是可怕的。”——只是我们要把这个告诉谁？在什么场合告诉？

297. 当然，如果水在壶里沸腾，蒸气从壶里冒出，而且画的蒸气也从画的壶里冒出。但如果有人坚持说画的壶里也一定有东西在沸腾，那该怎么办？

298. 我们很喜欢说：“这是重要的东西”。这个事实——当我们私自指向一种感觉时——足以表明我们多么愿意说一些毫不提供信息的东西。

299. 情不自禁地说如此如此——当我们向哲学思考投降时——；不可抗拒地要这样说——这并不意味着被迫做一种假定，或者对事态有当下的感知或认识。

300. 我们想说，在“他疼”这些字词组成的语言游戏中，起作用的不仅是行为的图画，而且还有疼的图画。或者，不仅是行为的范例，而且也有疼的范例。说“疼的图画进入‘疼’这个字词的语言游戏”是一种误解。疼的心象不是一幅图画，而这个心象在这个语言游戏中是不能被任何称之为图画的东西取代的。——疼的心象当然在一个意义上进入了语言游戏；只是不是作为图画。

301. 心象不是图画，但图画可以与它对应。

302. 如果有人根据自己疼的模式来想像别人的疼，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因为我必须根据我感觉到的疼的模式来想像我没有感觉到的疼。这就是说，我要做的不只是简单地在想像中把一个地方的疼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把手上的疼转移到手臂上。因为我并不是要想象我在他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了疼。（这也是可能的。）

疼的行为可以指向一个疼的地方——但疼的主体是表现疼的人。

303. “我只能相信某人在疼，但如果我疼的话我就知道。”——是的：一个人可以决定说“我相信他在疼”而不说“他在疼”。但至此而已。——这里看起来像解释的东西，或者像关于心理过程的一个陈述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说法同另一种说法的交换。这另一种说法在搞哲学时，似乎更加合适。

试一试——在真的情况下——去怀疑别人的恐惧或疼痛吧。

304. “但是你当然会承认伴随着疼的疼行为和没有任何疼的疼行为是有区别的了？”——承认？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区别？——“而你一再得出感觉是什么也不是的结论。”——完全不是。它不是某种东西(some thing)，但也并非什么也不是 (nothing)!结论只是：“什么也不是”同某种东西起的作用一样，对于它们什么也不能说。我们只是抵制了在此企图强加于我们的语法。

只有我们彻底摈弃那种观念，认为语言始终以一种方式起

作用，始终只为一个同样的目的，即传达思想服务——这些思想也许是关于房屋、疼痛、善恶，或任何你想说的东西的——，这些悖论才会消失。

305."但你当然不能否认，例如，在记忆的时候，有一个内在过程发生。"——是什么给了这种印象，说我们想否认任何东西？当一个人说"不管怎样，在此一个心理过程的确发生"时——他想继续说："毕竟，你*看见*它了"。而"记住"这个词意指的正是这个内在过程。——以为我们想否认某种东西的印象产生于我们坚决反对"内在过程"的图画。我们所否认的是：内在过程的图画给了我们使用"记住"一词的正确观念。我们说这幅图画和接受它的后果阻碍了我们看清这个词的本来用法。

306.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心理过程的存在呢？但是"在我的内心刚刚发生了记忆的心理过程……"只不过意味着："我刚刚记住了……"。否认心理过程就意味着否认记忆；否认有人曾经记住过任何东西。

307."你实际上不是一个改头换面的行为论者吗？你从根本上其实不是在说除了人类的行为之外其它一切全是虚构吗？"——如果我真的讲虚构的话，那么我讲的是一种*语法*虚构。

308.关于心理过程和状态的哲学问题和关于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步是完全不为人所注意的一步。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并且不决定它们的本质。有朝一日我们也

许——我们想——会对它们知道得更多一些。但这正是使得我们以特定方式看待事物的东西。因为我们对什么叫作更好地学会知道一个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变戏法的决定性一步已经做完，而正是这一步我们认为最没有问题。)——现在这个为了使我们理解我们思想的比喻变得支离破碎了。因此我们必须用尚未考察的工具否认尚未理解的过程。现在似乎我们已经否认了心理过程。而其实我们不想否认它们。

309.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一条路，飞出捕蝇瓶。

310.我告诉某人我疼。他对我的态度将是相信;不相信;怀疑等的态度。

让我们假定他说:“没那么厉害吧。”——这不是证明他相信某种疼的外在表情背后的东西吗?——他的态度是对他的态度的一种证明。不要只想象:“我疼”这些字词，也想象一下用本能发出的声音和姿势代替“没那么厉害”的回答。

311.“什么区别会更大?”——在疼的问题上，我相信我可以给自己私下展示这种区别。但我可以给任何人展示一颗碎牙齿和没碎的牙齿之间的区别。——但为了这种私下的展示，你不必给自己真的疼痛;想象一下疼就足够了——比如，你把自己的脸扭曲一些。你是否知道你给自己这次展示的东西是疼，而不是，例如，一种面部表情呢?你在没有做之前怎能知道你在展示时会给自己什么?这种私下的展示是一种幻想。

312.但还有，牙齿的情况和疼的情况不是很相似吗？因为一种情况中的视觉同另一种情况中的疼觉相对应。我可以对自己展示视觉和疼觉一样少或一样多。

让我们想象下面的情形：当我们接触到我们周围的事物（石头、植物等）表面的斑块和部位时，它们使我们的皮肤产生了疼痛。（也许通过这些表层的化学成分。不过我们不需要知道。）在这个情况中，我们就可以讲特定植物叶子上的疼斑（pain-patch），就像我们现在讲的红色斑块一样。我设想我们注意这些斑块和它们的形状是有用的；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这些东西的重要属性。

313.我可以展示疼，就像我展示红色，就像我展示直、弯曲、树和石头。——那才是我们所称为“展示”的东西。

314.如果我想研究我现在有的头疼，以便弄明白有关感觉的哲学问题，这就表明了一种根本性的误解。

315.一个从未感觉过疼的人能够理解“疼”这个字吗？——是否要靠经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感觉过疼就无法想象疼”——我们怎么知道呢？怎样才能够决定这是否是真的？

316.为了弄明白“想”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在想的时候观察自己；我们所观察到的将是这个字的意义！——但这个概念不是那样用的。（这就像我不会下棋，却试图通过观察某盘棋的最后一步弄清“和棋”一词的意义。）

317.使人误解的比较：疼的表现是一声呼喊——思想的表现是一个命题。

似乎命题的目的是一个人将事情是怎样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只传达他的思想部分，不是他的肠胃部分。

318.假设我们一面谈话或写字一面思想——我的意思是像我们平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一般不说我们想的比说的快；思想似乎同语言表达是不分离的。然而，另一方面，人们的确也讲思想的速度；讲思想是如何像闪电掠过一个人的脑海；问题如何在我们脑中一闪便恍然大悟，等等。因此如果问一问同样的事情是否会在闪电般的思想中发生，也是很自然的——只是极其高速的——就像我谈话和“边谈边想”时一样。因而在第一种情况下，钟表的发条是一下子松开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发条一点一点松开，受制于字词。

319.我可以在一瞬间明白或理解一个整个思想，完全就像我能够用几个字或几道铅笔线条记录下这个思想。

什么使这个记录条成为这个思想的浓缩呢？

320.闪电般的思想同说出来的思想的联系，也许就像代数公式同我从中演算出来的数字联系在一起一样。

例如，当别人给我一个代数函数时，我很确定我将能够演算出自变数1、2、3……一直到10的值。这个确定性可以称为“基础稳固的”，因为我已经学会运算这种函数了，等等。在其它情况中，将不给这种确定性任何理由——但它将由成功来证明。

321.“当一个人突然理解时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问得很糟糕。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突然理解”这个说法的意义的，答案就不是要指向我们给予这个名称的过程。——这个问题的意思可能是：突然理解的表征是什么；伴随它的心理特征是什么？

(没有理由假定，例如，一个人会感觉到伴随着他表情的面部动作，或者某种情绪特有的呼吸变化。即使他把注意力指向它们时的确会感觉到了那些。)〔(姿势)〕

322.表情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由这样一种描述来回答的；这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结论：理解是一个特定不明确的经验。但我们忘记了，使我们感兴趣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比较这些经验；我们为它们的出现确定什么识别标准？

323.“现在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了!”是个感叹句；它与一个本能的声音，一个高兴的开端相对应。当然这并不是根据我的感觉认为当我努力继续下去时我将不会发现我卡在那里了。——在有些情况之下我应该说：“当我说我知道怎样继续下去时，我的确知道。”例如，如果出现了不可预测的中断，有人会这样说。但未曾预料的事一定不仅仅是我被卡住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还可以想象一种情况，某人似乎经常恍然大悟：——他惊叹道“现在我明白了!”可是随后在实行中却从未能证明这一点。——也许他觉得他把眼睛一眨，出现在他眼前的那张图画的意义就又被忘记了。

324.这样说是否正确：这是个归纳的问题；我确定能够继续数下去就像我确定一松手这本书就会掉在地上；假如我毫无明显理由地突然卡住数不下去时，我的惊讶就应该像这本书悬在空中，而没有落在地上那样？——对此我将回答：我们也不需要这种确定性的任何根据。还有什么能比成功更好的办法来证明确定性呢？

325."我有了这种经验就能够继续下去的确定性——例如，看见了公式——只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这是什么意思？——"火要烧我的确定性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它的意思是否是：我和自己争辩"火以前常常烧我，因此现在也会烧我"？或者说，先前的经验是否是我的确定性的原因，而不是理由？先前的经验是否是确定性的原因，取决于自然规律的假设体系。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考虑确定性的现象。

我们的确信是否被证明合理？——人们接受为合理的东西——由他们怎样思想和生活来表明。

326.我们期待这个，对那个感到意外。但理由之链是有尽头的。

327."一个人能够不讲话而想吗？"——什么是想？——唔，你难道从来不想吗？你难道不会观察自己而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吗？它应该很简单。你不必像等待天文事件一样等它，然后匆匆地观察。

328.唔，所谓“想”包括什么？人们学会用这个字有什么用？——如果我说我想过了——是否我必须是正确的呢？——这里有哪一类错误的可能性？是否有人们这样问的情况：“我刚才正在做的真是在想吗；我是否现在弄错了？”假设某人在一边深思，一边进行测量：如果在测量过程中他对自己什么也没有说，他是否打断了思想？

329.当我用语言想时，除了词句表达外并没有“意义”通过我的脑海：语言本身更是思想的工具。

330.想是一种说吗？有人会说这是将有思想的讲话同不加思考的交谈加以区别的东西。——那么它似乎是说话的伴随物。一种可以伴随其它东西，或独自进行的过程。

说：“是的，这支笔很钝。嗯，它还可以！”首先，想它；然后取掉思想；然后取掉字词只想思想——唔，在写的时候，我可能会试试笔尖，做个表情——然后摆出无可奈何的姿势继续写。——在进行各种测量时，我也许会这样做，以至旁观者会说我已经做了——没有字词的——思想：如果两个量值同第三个量值相等，它们就是彼此相等的。——但在此构成思想的不是某种必须伴随没有思想而说出字词的过程。

331.想象一下只能够出声地想的人。（因为有人只能够大声朗读。）

332.虽然我们有时把伴随着一个句子的心理过程称为“想”，但这种伴随不是我们所谓“思想”的含意。——说一个句

子然后想它；带着理解说它。——现在不要说它，只做你带着理解说它时伴随它的东西！——（用表情唱这个调子。现在不要唱，只重复它的表情！——在此人们实际上可以重复某种东西。例如，身体的动作，较慢和较快的呼吸，等等。）

333.“只有已信服的人可以那样说。”——他说的时候他的信念怎样帮助他？——它是否就在口头表现语的近旁探手可得？（或者被它掩饰，好比高音压倒了低音，因而当有人大声说出它时没有人能听见？）假如有人这么说怎么办：“为了根据记忆唱一个调子，一个人必须先在脑海里听见这个调子并且根据它来唱？”

334.“那么你是真的想说……”——我们用这个语式把某人从一种表达形式引向另一个表达形式。人们被诱使用下面的这幅图画：他真正“想说的”，他的“意图”甚至在我们予以表达之前就已经在他脑海的某个地方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会说服我们放弃一种说法而用另一个代替。要了解这一点，考察一下数学问题的解答同它们形成的环境和理由的关系是很有用的。想想“用尺子和圆规把角分为三等份”的概念，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另一方面，当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时。

335.当我们努力——比如写信——寻找表达我们思想的正确说法时会发生什么事？这句话把这个过程同翻译和描述的过程相比：思想已在那里（也许已经预先就在那里）我们只是在寻找表达法。这幅图画在不同的情况下大致适合。——但是难道各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吗？——我被一种心情征服，于是表情便

随之而来。或者一幅图画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试图描述它。或者脑子里出现了英语的说法，于是我试图找到相应的德语说法。或者我做一个姿势，并且问自己：什么字词同这种姿势对应？等等。

如果有人问："你在找到表达语之前是否有思想？"我们应怎样回答？对这个问题："思想包含着什么，既然它先于表达存在？"怎样回答？

336.这个例子类似于以下情况：某人想像，他不能直接用不寻常的德语词序或拉丁语词序想一个句子。他必须首先想这个句子，然后再用那种奇怪的次序安排这些词。（一个法国政治家曾写道：法语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词出现的次序同想的次序一样。）

337.但我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打算构筑整个句子了吗（例如）？因此它当然在我大声说出之前就在我的脑海里存在！——假如它在我的脑海里，它通常就不会以不同的词序在那里存在。但我们在这里构筑一幅使人误解的"意图"图画，即这个词的用法。一种意图深植于其处境中、即人类的习俗和惯例中。假如象棋游戏的技巧不存在，我就不能有下棋的意图。我能有事先构想一个德文句子的意图，这种可能性是因为我能讲德文。

338.毕竟，一个人只有学会了讲话，他才能讲点东西。因此，为了想说某些东西，他就也必须掌握一种语言；然而显然一个人可以想讲而不讲。正如一个人想跳舞而不跳。

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们便去抓跳舞、讲话等的心象。

339.思考并不是给予讲话生命和意思的无形的过程(incorporeal process)。它不可能与讲话分离,就像魔鬼把笨蛋(schlemiehl)的影子从地上捡起。——但怎样"不是个无形的过程"?我是否熟知无形的过程;而只有思想不是其中之一?不是;当我试图以朴素的方式解释"思想"一词带来的难堪时,我便求助于"无形的过程"这个说法。然而,如果一个人要想区别"想"和"吃"二字的语法时,他也许会说"思考是个无形的过程"。只是那样会使这两个意义的区别看起来太小了。(就好像在说:数字是实物,而数是非实物。)一种不合适的说法是保持在混乱状态的可靠办法。它似乎阻挡住了出路。

340.人们猜不出字词是怎样起作用的。他必须看看它的用法并从中学习。

但困难是排除这个挡道的偏见。它不是一个愚蠢的偏见。

341.有思想和没有思想的讲话可以同有思想和无思想的一段音乐演奏相比较。

342.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为了说明没有语言的思考是可能的,曾引用了一个聋哑人巴拉德先生的回忆。巴拉德先生写道,他在童年时,甚至在会讲话之前,就有了关于上帝和世界的想法。——他的意思能够是什么?——巴拉德写到:"那是在几次愉快的坐车期间,在我开始初步学习书写语言的两三年之前,我开始问自己'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这确实吗?——人们会问——这的确是把你无言的思想变成字

词的正确翻译吗？为什么这个问题——否则似乎并不存在——在此会冒出来？我是否要说这个作者的记忆欺骗了他？——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那样说。这些回忆是一种古怪的记忆现象，——我不知道关于记述这些记忆的这个人的过去我们能够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343. 我用来表达我的记忆的字词是我的记忆反应。

344. 人类从来不讲能听见的语言，但仍然能在想象中对自己说各种事情，这是可想象的吗？

“如果人们始终只是对自己说话，那么他们只不过总是在做他们实际上有时做的事。”——那么想象这一点很容易：人们只需要把“某些”轻而易举地转换成全部就可以了。（如：“无限长的一排树仅仅是一排不到尽头的树。”）我们对某人跟自己说某些事的标准是由他告诉我们以及他的其它行为；只有对一个会讲话的人（根据字词普通的意义）我们才说他跟自己讲话。我们不会这样说一只鹦鹉；也不会这样说一架留声机。

345. “有时发生的事也许会始终发生。”——这是什么种类的命题？——它就像下面的一样：如果“F(a)”有意思则“(X)F(X)”有意思。

“如果某人在下棋时走了一步假棋是可能的，那么在每一种游戏中每个人都只晃虚招也就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要受到诱惑去误解我们在这里的表达逻辑，给我们字词的用法一个不正确的描述。

命令有时是不被服从的。但假如命令从来都不被服从，那

会是什么样子？“命令”这个概念就会失去其目的。

346.但我们难道不能想象上帝突然给了鹦鹉理解力吗？——但在此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为了想象这一点我想象了一个神灵。

347.“但至少我从自己的情况中知道‘跟自己说事情’是什么意思。而假如我被剥夺了讲话器官的话，我仍能跟自己谈话。”

如果我只从自己的情况中知道，那么我就只知道我叫它什么，而不知道别人叫它什么。

348.“这些聋哑人只学会了手势语言，但他们每个人都用一种声音语言在内心对自己谈话。”——你难道不理解这一点吗？——但我怎么知道我是否理解呢?!——我能用这个信息干什么(如果它是信息)？整个理解的概念在此有点不大对劲。我不知道是应该说我理解还是不理解。我也许回答说“它是个中文句子；显然很有秩序——也就是说，在有人想用它做某事之前；它同其它的句子有联系，这样我们就难以说没有人真的知道它告诉了我们什么；但所有没有因搞哲学而变得麻木不仁的人都会注意到这里有某种毛病。”

349.“但这个假设当然很有意思!”——是的；在普通的情况下，这些字词和这幅图画有一种我们熟悉的应用法。——但如果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其中这种应用法消失不见了，我们似乎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字词和图画的赤裸面目。

350."但如果我假设某人感到疼，那么我就可以简单地假设他的疼跟我经常有的疼一样。"——那并没有使我们对问题深入一步。这就像我要说："你当然知道'这里是五点钟'是什么意思；你也知道'太阳上是五点钟'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只不过是：五点钟时那里的时间和这里的时间一样。"——用等同关系来解释在这里行不通。因为我完全知道，人们虽然可以称这里是五点和那里是五钟为"同一个时间"，但我所不知道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人们要讲到这里和那里是同一个时间。

同样，这样说也不是什么解释：他疼的假设只不过是他同我所有的东西一样的假设。因为语法的那一部分我很清楚：即，人们会说火炉同我有同样的经验，如果人们说：火炉在疼和我在疼。

351.然而我们还想继续说："疼就是疼——无论他在疼，还是我在疼；无论我如何知道他是否疼。"——我可能同意。——而当你问我"那么，难道你不知道我说火炉疼时，我的意思是什么吗?"——我可以回答：这些字词可引起我产生各种想象；但它们的有用性不会更进一步。我也可以想象某些与这些字词有关的东西："太阳上那时正是下午五点钟"——就像一台落地大座钟指着五点。——但更好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地球的"上"和"下"的应用法。在此我们都很清楚"上"和"下"是什么意思。我看得很清楚我站在地球上；地球当然在我的脚底下！（别对这个例子发笑。在学校老师的确教我们这样说很愚蠢。但埋葬一个难题比解决一个难题要容易得多。）只有回头一想我们才会明白，在这个例子里"上"和"下"不能按照普通的方法来用。（例如，我们可

贡献。

354.标准和征兆在语法上的浮动使得它看起来似乎除了征兆外什么也没有。例如，我们说："经验告诉我们，晴雨计下降时会有雨，但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对湿和冷的某些感觉或如此如此的视觉印象时也会有雨。"为了辩护这一点，有人会说这些感官印象会欺骗我们。但在此他没有想到，假象恰恰是雨的假象这个事实建立在一个定义上面。

355.这里的问题不是这些感官印象会欺骗我们，而是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而这个语言同任何其它语言一样，都建立在常规之上。)

356.有人想说："不是正在下雨，就是不在下雨——至于我怎么知道，这个信息我是怎么得到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们把问题这样问：我怎么称呼"正在下雨这个信息"？(或者：我也只有这个信息的信息吗？)是什么给了这个"信息"某个东西的信息特征？我们的表达形式不是在这里把我们引入歧途了吗？因为说："我的眼睛给了我'那边有把椅子'的信息"不是一个使人误解的隐喻吗？

357.我们不说狗可能跟自己谈话。这是否因为我们一点儿也不熟悉它的灵魂？唔，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生物的行为我们就看到了它的灵魂。——但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是否也说，因为我的行为如此如此，所以我是在跟自己说话呢？——我不根据对自己行为的观察来说。但由于我的行为的

确如此，它是有意思的。——那么并不是因为我意指它，所以它才有意思？

358.但难道不是我们意指它，才给了句子意思吗？（当然，人们不能意指一连串无意思的字词这个事实也属于此。）而“意指它”是某种在心灵领域里的东西。但它也是某种私有的东西！是不可捉摸的某种东西；只能同意识本身相比。这怎么会似乎是滑稽可笑的呢？它似乎是我们语言的一个梦。

359.一台机器会想吗？——它会有疼痛吗？——唔，人体是否要称为这样一台机器？它当然是十分接近于这样一台机器的。

360.但一台机器当然不会想！——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吗？不是。我们只说人类或像人的东西会想。我们也对玩具娃娃这样说，无疑也对神灵这样说。把“想”字视为一种工具。

361.这把椅子在对自己想……

它在用哪里想？用它的某一个部件想？或者在它的体外；在它周围的空气中？还是根本不是任何地方？那么，在这把椅子的自言自语和靠近它的另一把椅子的自言自语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在哪里对自己说？“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意思”是怎么来的？“除了这个人在自言自语外，不需要具体说明他的身体部位”是怎么来的？而这把椅子从哪里对自己说话这个问题却似乎要求一个答案。——原因是：我们想知道椅子是怎样被假设为像人的；例如，椅子的头是否在

椅背的顶端，等等。

自言自语是什么样子；这里发生了什么？——我怎样解释它？唔，只有按你在教某人"自言自语"这句话的意思时那样做。当然我们从小就学会了"自言自语"的意思。——只是没有人会说教我们的那个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362. 相反，我们似乎感到尽管在这个例子中教师将意思传授给了学生——不必直接告诉他；但最终学生却学得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正确的指物解释。我们的错觉就在这里。

363. "但是当我想象某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当然发生！"唔，某个东西发生——然后我就发出一阵声响。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但这种告诉是怎么进行的？什么时候才说我们告诉一些事？——"告诉"的语言游戏是什么？

我想说：你把"一个人能把某些东西告诉别人"这一点过分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也就是说：我们过份习惯于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在谈话中，以至于我们似乎觉得交流的一切目的在于：别人获得了我的字词的意义——这是某种心理性的东西：他似乎把这个意义装进了他的心中。如果他随后也用它做别的东西，那并不是语言主要目的的一部分。

有人会说"'告诉'造成了他知道我在病；它产生了这种心理现象；其余的一切都对'告诉'无关紧要。"至于知识的这种古怪现象是什么——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心理过程真是古怪。(正如有人说："钟表告诉我们时间。什么是时间，尚未获得解答。至于他告诉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不加讨论。")

364. 某人在脑子里计算。他用计算结果，比方说，来建造一座桥或一台机器。——你是否想说他其实并没有通过计算获得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比方说，以一种做梦的方式"来"到他的脑海中的？当然一定有计算进行，而且的确有过。因为他知道这一点，而且知道他是怎样计算的。不经过计算他获得的正确结果就不可解释——但假如我说："他觉得他似乎计算过了。为什么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可以解释的？不说一字，不用纸笔，他就能够计算，这不是已经够不可理解的了吗？"——

想象中的计算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没有纸上的计算真实？它是真心的——"脑中计算"。——它是否就像纸上的计算？——我不知道是否应称它为"像"。一片白纸，上面画着黑线条是否像一个人体？

365. 艾德赫（Adeheid）和主教下的是否一盘真的象棋？[①]——当然是。他们并不是纯粹在假装——作为下棋的一部分这也是可能的。——但，例如，这盘棋没有开始！——当然它有；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盘棋。——

366. 脑子里的计算是否没有纸上的计算真实？——也许有人有这么说的倾向；但这种人也可以使自己从反面想，他可以告诉自己：纸、墨等东西只是用我们的感官材料建筑的逻辑建筑物。

"我已在头脑中用乘法算过……了"——也许我不相信这句

① 艾德赫：罗马皇后。——译注

话吗？——但那真是一次乘法吗？它不仅仅是"一次"乘法，而是——在头脑中的这次。就在这里我搞错了。因为我现在想说：同纸上的乘法相对应的是某种心理过程。因此说："心里的这个过程同纸上的这个过程相对应"是有意思的。那么，谈论一种投射方法就是有意思的。根据这种方法，记号的心象就是记号本身的代表。

367.精神图画就是当某人描述他的想象时所描绘的图画。

368.我给某人描述一个房间，然后让他根据描述画一幅印象派式的画，以表示他理解了我的描述。——现在他把我描述为绿色的椅子画为深红色；当我说"黄色时"他画成蓝色。——那就是他从那个房间得来的印象。而我现在说："十分正确！这个房间就像那样。"

369.我们想问："当一个人在脑子里计算时，会是什么样子——什么会发生？"——在这个特定的例子里，答案也许是"我先把17同18相加，然后除以39……"。但这不是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所谓"在脑子里计算"用这样的答案解释不了。

370.人们应该问的，不是人在想象时有什么心象或会发生什么，而是"想象"这个词是怎样用的。但这并不意谓着我只想谈论字词。因为想象的本质这个问题也同我的问题一样，都是关于"想象"这个词的。而我只是在说这个问题不应——既不为想象的那个人，也不为任何其他人——用指的方法来决定；也不用描述任何过程的方式来决定。第一个问题也要求解释一个

词；但它使我们期待一种错误的答案。

371. 本质由语法表现。

372. 想一想："语言中同一种内在必然性唯一的关联物是一条随意的规则。它是唯一的可以使一个人从这个内在的必然性中抽引出一个命题的东西。"

373. 语法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是哪一类东西。（神学就像语法。）

374. 这里的一个很大困难不是要再现事物，仿佛这是一种人们无法做的东西，仿佛真的有一种东西，我从中获得了对它的描述，但我无法向任何人表明它。——我能够提出的最好建议是我们屈服于使用这幅图画的诱惑，然后再调查这幅图画的应用是如何进行的。

375. 一个人是如何教别人默读的？他怎样知道可以这样做的？他自己怎样知道他是在按照别人的要求做的？

376. 当我对自己说"ABC"时，而另外一个人默默地对自己重复"ABC"，什么是我同他做的一样的标准？也许可以发现我的喉咙中同他的喉咙中发生的事一样。（同样，当我们二人都想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愿望时，等等，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都曾通过某人指着喉咙或脑子里的过程学会了："对自己如此如此说"这些字词的用法呢？我对声音a 的心象和他对声音a 的心象

对应于不同的生理过程不也完全是可能的吗？问题是：我们是怎样比较心象的？

377. 也许一个逻辑学家会想：同样就是同样——至于等同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高就是高——人们有时看见它有时听见它，这是个心理学问题。）

两个心象一样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心象是"红"的标准是什么？对别人的心象，我的标准是：他的所说所为。对我的心象，我自己的标准：根本没有。而这里对"红"的说法，也适用于"同样"。

378. "在我判断'我有的两个心象是同样的'之前，我必须认出它们是一样的。"而当这个发生时，我怎么去知道"同样"一词描述的是我所认出的？除非我能够以其它方式表示我的认出，除非别人有可能教我"同样"一词在这里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我需要证明使用一个词是正当的，别人也同样需要。

379. 首先我以"这个"认识了它；然后我记住它叫什么。——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这样说是对的？

380. 我怎样认出这是红的？——"我看见它是'这个'；接着我知道那就是这个的称呼。"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答案对这个问题有意思？

（你一直在驶向和有指物定义的观念。）

对于从所见之物到字词的私有转弯，我无法应用任何规则。

在此规则真地要被悬在空中；因为它们的用法机构尚未建立起来。

381.我怎样知道这种颜色是红色？——这样说可以作为一种回答："我学会了〔中文〕。"

382.我听见字词时心中出现了这个形象。我怎样才能够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呢？

有人让我看了蓝色的心象并且告诉了我"这就是蓝的心象"了吗？

"这个心象"这些字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指向一个心象？我们怎样指向同样的心象两次？

383.我们不是在分析一种现象（如：思想），而是一种概念（如：想的概念），因而才分析字词的用法。所以也许似乎我们在做唯名论的事情。唯名论者犯的错误是把所有的字词都解释为名称，因此并不真正分析它们的用法，而只，比方说，在这样一个描述上给一幅纸上的草图。

384.你在学习语言时，便学会了"疼"的概念。

385.问问你自己：一个人从来不做书面或口头的计算，便学会了在脑子里计算，这是可以想象的吗？——"学会它"的意思是：使他能够做它。只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算作"能够做它"的标准？——但是否也可能某个部落的人只知道在脑子里计算，不知道其它方法呢？在此我们必须问问自己：

“那会是什么样子?”——这样我们就得把它描绘为一个有限度的例子。这样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仍愿意在此使用“在脑子里计算”的概念——或者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它已失去了目的，因为这个现象受到另一个范例的吸引。

386.“但你为什么这样没有自信?通常你总是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是‘计算’。所以如果你说你在想象中算过了，那么你一定是算过了。假如你没有算过，那么你一定不会说你算过了。同样，如果你说你在想象中看见了某种红色的东西，那么它就会是红色的。你在其它地方知道什么是‘红色’。——更进一步:你不总是依靠别人的赞同;因为你经常报告说你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但我的确对自己有信心——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在脑子里做了这种计算，想象了这种颜色。困难不在于我怀疑我是否真的想象到了红色。而是这个:我们应该能够，就那样，指出或描绘出我们想象的颜色;把形象翻译为实在根本毫无困难。那么，它们是否太相像以至于人们会将它们混淆呢?——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人和一幅画像。——唔，但我是否能问:“这种颜色的正确心象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它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我能够学会它吗?

(我无法接受他的证词，因为这不是证词。它只告诉我他想要说什么。)

387.这个问题的深刻一面轻而易举地便逃脱我们。

388.“我在这里没看见任何紫色的东西，但如果你给我一个颜料箱，我可以给你看这种颜色。”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他能够

拿给别人看这种颜色假如……，换句话说，他怎么知道如果他看见这种颜色，就可以认出来？

我是怎么从我的心象知道这种颜色真的看起来像什么的？

我是怎么知道我能够做某件事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处的状态是我能够做那件事的状态？

389."心象必须比任何图画都更像它的实物。因为，无论我画的画多么像它所代表的东西，它总是可以成为某种其它东西的图画。但心象的根本一点是它必须是'这个'的心象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的心象。"这样我们也许要把心象视为一种"超级相像"了。

390.我们能够想象石头有意识吗？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不过是证明了，这种心象贩卖(image-mongery)对我们毫无兴趣吗？

391.我甚至可以想象(尽管这不容易)我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处在可怕的疼痛之中，但都巧妙地把疼痛掩饰起来了。在此我必须想象一种巧妙的掩饰，这很重要。我不仅仅是对自己说："唔，他的灵魂在疼：但这同他的肉体有什么关系？"或者"反正它不需要在肉体上表示出来！"——而如果我这样想象——我该做什么；我该对自己说什么；我怎么看其他人？也许我看着一个人并且想："当一个人身受如此疼痛时，一定很难笑出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似乎扮演着一个角色，我的行动表现出仿佛别人都在疼。我这样做时，例如，我会被说成是在想象……

392.“当我想象他疼时，我内心的实际情况是……”然后另一个人说：“我相信我可以不用想‘……’来想象他疼。”（“我相信我可以不用字词来想。”）这样说不会有收获，这种分析摇摆于自然科学和语法之间。

393.“当我想象某人表面上在笑，实际上是在疼时，我不想像任何疼的行为，因为我看到正是相反。那么我想像的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什么了。而我不必想像我在疼。——“那么想象它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哲学以外）使用“我可以想象他在疼”或“我想象……”或“想象一下……”这些字词？

例如，我们对一个必须在戏剧中扮演角色的人说：“你在这里必须想象这个人在疼而且在掩饰这种疼”——现在我们不给他任何指示，不告诉他实际上做什么。为此原因，所提出的分析在此不恰当。——我们现在观看想象这种情形的演员。

394.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问某人：“你在想象这个时，内心里实际上有什么东西？”——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答案？

395.在我们的探讨中，有关可想象性起的作用尚待澄清。即在什么程度上它能保证一个命题是有意义的。

396.理解一个命题，我们想象的任何同它有联系的东西，并不比我们从中得到的素描更至关重要。

397. 除了“可想象性”，我们在此还可以说：一种特定的再现方法的再现性。而这种再现的确可能为一个句子的进一步用法指出一种可靠的方法。另一方面，一幅图画也许会强加于我们并且变得毫无用处。

398. “但当我想象某种东西时，或者实际上看见了实物时，我得到了一些我的邻居没有得到的东西。”——我理解你。你想上下打量一下并且说：“反正只有我得到了这个。”——这些字词有什么用场？它们毫无目的。——我们能否补充说：“这里没有‘看见’的问题——因此也没有‘有’的问题——没有主体的问题，因此也没有‘我’的问题”？我怎么不能够问：在什么意义上你得到了你谈论的东西并且说：只有你得到了它？你拥有它吗？你甚至没看见它。你真的必须说没有人得到它吗？而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从逻辑上说，你排除了其他人得到某种东西的可能性，说你得到了它就失去了意思。

但你所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不错，我说过我在内心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那意味着我知道别人是怎样想用文字表达这个东西，看见它，使别人的目光和指向来意谓它。我知道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人是怎样向前凝视并且环顾周围的——以及其它的例子。我想我们可以说：你在谈（如果，例如，你正坐在一个房间里）那间“视觉房间”。这个“视觉房间”是没有主人的房子。我不能在它周围走，或看着它，或指着它。换句话说，它不属于我，因为我想用来表达它的形式同我表达这所我坐在其中的物质房屋的形式一样。后者的描述不需要提房主，事实上它不需要任何房主。那么这样一来视觉的房屋也就无法有任何房主。“因为”，——有人会说——“它没有主人，无论内外。”

想想一幅风景画，这想象的风景里有一所房子。——有人问“那是谁的房子?”——顺便说一下，回答可能会是“它属于坐在屋前长凳上的农夫。”但另一方面，例如，这个农夫却无法走进房子里去。

399. 有人也许还会说：视觉房屋的主人当然必须是同视觉房屋相同的东西；但是在里面找不到他，而且没有外面。

400. “视觉房屋”似乎是一种发现，但发现者真正发现的是一种说话的新方式，一个新的比喻，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新感觉。

401. 你有了一个新观念但把它解释为看见了一种新东西。你把自己做的一个语法运动解释为一种你观察的半物理现象(quasiphysical phenomenon)。(例如想想这个问题：“感官材料是否是宇宙构成的材料?”)

但对我的说法“你做了一个‘语法’运动”有一种反对意见。你发现的主要东西是看事物的新方式。就像你发明了一种绘画的新方法，或，同样，一种新节奏，或一种新的歌。——

402. “的确我说‘现在我有如此如此的心象’，但‘我有’这些字词对别人来说仅仅是一个记号；对这个心象的描述是对想像世界的完全叙述。”——你的意思是：“我有”这些字词就像“注意！……”你大概想说它真应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也许就用手做一个表示，然后给一个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不赞成普通语言的说法时(它们毕竟各尽其职)，我们在头脑中得

到了一幅图画，同我们普通讲话方式的图画相冲突。而我们却很想说：我们的讲话方式并不描述事实的本来状况。仿佛，例如，“他在疼”这个命题除了这个人不疼外会以其它方式为假。仿佛这种表达形式在说某些假的东西，即使这个有待改进的命题断言某些东西是真的。

因为唯心论、唯我论和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就像这个样子。一方攻击正常的表达形式，就像在攻击一个陈述；其它方面却为之辩护，仿佛它们在陈述每个有理性的人所承认的事实。

403. 假如我把“疼”这个字只保留给我迄今为止称为“我的疼”，和别人称为“维特根斯坦的疼”的东西，这样我对别人并没有不公平，只是我应创一新字，使“疼”这个字的损失在其它的情况中设法得到补充。其他人仍旧会被人怜悯，得到医生的治疗，等等。当然，说：“但是瞧瞧，其他人有的也正和你有的一样！”并不是对这种表达方式的反对。

但我会从这种新的描述中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但当唯我论者提出他的观点时，他也不想要任何实际的利益！

404. “当我说‘我在疼’时，我并不指着一个疼着的人这样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不知道他是谁。”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的要点是：我没有说某某人在疼，而是“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提任何人的名字。正如我因疼痛呻吟时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一样。虽然别人根据呻吟着得出来谁在疼。

知道“谁在疼”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例如，知道这间屋子

里的人在疼：比方说，是坐在那边的那个人，或者是站在角落里的那个，或者是头发灰白的那个高个子，等等。——我这样说是什么目的？目的是说个人的“身份认证”(perssnal identity)有各种不同的标准。

那么是哪一个决定了“‘我’在疼”这个说法呢？哪个都不是。

405.“但反正当你说‘我在疼’时，你想把其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回答也许是：不对，我想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

406.“但你一定是想用‘我在……’这些字词将你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这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说吗？甚至当我仅仅在呻吟的时候？而且即使我的确“想区分”我自己和别人——我是否想区分L.W.(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和N.N.(　　)这个人呢？

407.想象某人发出：“某人在疼！——我不知道是谁！”的呻吟是可能的——于是我们赶忙去帮助他，那个呻吟的人。

408.“但你并不怀疑是你还是别人在疼！”——“我不知道是我还是别人在疼”这个命题将是一个逻辑积，其中的一个因子将会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疼”——而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409.设想有几个人站在一个圈子里，我在其中。其中有一

人，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被接在一个电器的电极上，但我们都看不见。我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企图看出谁刚刚触电。——然后我说："现在我知道是谁了；因为正是我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说："现在我知道谁在遭电击；是我自己。"这将会是一种古怪的说话方式。——但如果我假设：即使别人触电时我也可以感到电击，那么"我现在知道谁在……"这种表达法就变得很不合适了。它不属于这个游戏。

410."我"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儿"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名称。但它们同名称联系在一起。名称通过它们得到解释。物理学的特征就是不用这些词。

411.想想下面的问题怎样才能应用，怎样解决：

(1)"这些书是我的书吗？"

(2)"这是我的脚吗？"

(3)"这是我的身体吗？"

(4)"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有实际（非哲学的）应用。

第二个例子：想想我的脚被麻醉或麻木时的情况。在某些情形下，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决定我的这只脚是否感到疼来解决。

问句(3)：这里一个人可能会指着一个镜中影像。然而，在某些情形下，一个人也许会摸摸身体并且问这个问题。在其它情形下，它同"我的身体看起来像那个样子吗？"是一样的意思。

问句(4)："这种"感觉意指的是哪种感觉？即：指示代词在这里怎样用？肯定同(比方说)第一个例子相反！这里出现了混

乱，因为人们想象把注意力引向一种感觉就是指着它。

412.人们感到在意识和脑过程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这种考虑，这是怎么回事？这种种类不同的观念伴随着轻微的眩晕——，我们变逻辑戏法时这种眩晕会出现，（当我们想到集合论中的某些定理时，同样的眩晕会袭击我们。）在目前的这个例子里，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出现？那是当我，例如，以特定的方式把我的注意力集中于我自己的意识时，感到吃惊，对自己说：这个是由大脑中的过程产生的！——仿佛用手捂着我的前额，——但说"把我的注意力集中于我自己的意识"能够是什么意思？这真是再怪不过的事了！我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特别的凝视动作。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前方——但不凝视任何特定的点或物，我的双目大睁，眉头不皱（而当我对某物感兴趣时，眉头大多会皱）。这个凝视中没有这种兴趣。我的目光茫然；或者就像某人在欣赏天空的光亮，沉浸在光亮中。

现在请记住：这个我作为一个悖论说出来的命题（这由脑过程产生！）一点也不自相矛盾。我可能在进行一个实验时说出这个命题，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显示：我看见的光的效果是由刺激大脑的某一部位所产生的。——但我没有在具有日常意义和不自相矛盾的环境场合下说这句话。而且我的注意力也不符合做实验的那一种。（假如是的话，我的目光就会是专注的而不是茫然的。）

413.这里我们有个内省的问题，并非不同于威廉·詹姆斯的问题，他从中得出的观点是："自我"主要由"头脑中的特殊运

动和头与喉咙之间的特殊运动”组成。詹姆斯的内省所表明的不是“自我”一词的意思（它所意指的有点像“人”，“人类”，“他自己”，“我自己”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不是对这种东西的分析，而是当他对自己说“自己”一词并试图分析其意思时，哲学家的注意力状态。（从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414.你认为毕竟你是在织一块布：因为你坐在纺织机旁——即使它是空的——并且按照纺织的程序走过场。

415.我们现在所提供的其实是对人类自然史的评论；然而我们并不是在引起好奇，而是在提供观察，这种观察没有人怀疑过，但只因为它们总是在人们眼前而逃避了评论。

416.“人类都一致说他们看见、听见、感觉，等等（尽管有些人是盲人，有些人是聋子）。因此他们自己是他们有意识的人证。”——但这是多么奇怪呀！如果我说“我有意识”我真正说话的对象是谁呀？我对自己这样说有什么目的，另一个人怎么能够理解我？——现在，“我看见”，“我听见”，“我意识到”这类说法的确有它们的用法。我告诉一个医生“现在我用这只耳朵又听见了”，或者告诉某个以为我昏迷的人说“我又清醒了”，等等。

417.那么，我是否观察自己并且发觉我在看或我清醒了呢？为什么要谈论观察？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我发觉我清醒了”呢？——但“我发觉”这些字词在这里有什么用？——为什么不说“我清醒”？——但“我发觉”这些字词在这里不是表明我在注

意我的意识吗？——通常情况下不是如此。——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发觉我清醒了”这句话并没有说“我清醒了”，而在说“我的注意力以如此如此的方式受到支配。”

但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引起我说“我又清醒了”的吗？——什么经验？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这样说？

418. 我有意识是否是一个经验事实？——

但人们不是说一个人有意识，而一棵树或石头没有吗？——假如是相反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人类是否都会没有意识——不会。在这个词的普通意思上不会。但是我，比方说，不应该有意识——正如我现在事实上有一样。

419.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会说：一个部落有个酋长？而酋长当然必须有意识。当然如果没有意识，我们就没办法有酋长！

420. 但我无法想象我们周围的人是自动机器，缺少意识，即使他们的行为与通常一样？——如果现在我这样想象——独自在我的房间——我看见人们带着凝固的目光（就像在发呆）走来走去办事——这种想法也许有点离奇。但在你同其他人的日常交往中，比方在大街上，试着保留这种想法。例如，你对自己说：“那边的孩子们只不过是机器人；它们的活力不过是自动装置。”而你不是发现这些字词毫无意义；就是会在心里产生某种离奇的感觉，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

把一个活着的人视为一个机器人就像把一个比喻形象视为限定的定形（limiting case）；例如，把一个卍字符号视为窗格。

421.对我们来说，把物理状态同意识状态混合在一个报告里，似乎是荒谬的："他受到了极大的痛苦，而且不停地翻来复去"。这很平常，为什么我们发现这样说是荒谬的呢？因为我们想说：这个句子同时处理了可触知的和不可触知的两种东西。——但如果我说："这三个支柱给了这个建筑物稳定性"你会感到不安吗？"三个"和"稳固"可触知吗？——把这个句子当作一个工具来看，把它的意思当作它的使用来看。

422.当我相信人有灵魂时，我相信的是什么？当我相信这种物质含有两个碳环时，我在相信什么？在这两个例子中，前景中(foreground)都有一幅图画，但其意思远远藏在背景中；即：这幅图画的应用并非容易查明。

423.无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的内心发生。——我现在想做的只是要理解我们使用的词句。——图画就在那里。我并不怀疑它在任何特定例子里的可靠性(validity)。——只是我也想理解这幅图画的应用。

424.图画就在那里；而且我不怀疑它的正确性。但它的应用是什么？想想这幅图画：把盲目当作灵魂中的黑暗或盲人头脑中的黑暗。

425.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去发现一幅图画，一旦它被发现，其应用似乎便随之而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已经有了一幅时时强加于我们的图画，——但并不帮助我们摆脱困难，困难

在这里刚刚开始。

例如，如果我问："我应该怎样想象把这个机械放入这个盒子?"——也许一幅按比例缩小的画图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接着我可以被告知："你瞧，它在里边就像这样"；或者甚至会说："你为什么惊讶?瞧瞧它在这里是怎样的；它在那里也是一样"。当然，后者并没有解释更多的东西；它只是使得我应用给予我的那幅图画。

426.一幅幻想出来的图画似乎将意义毫不含胡地固定下来。实际的用法，与这幅图画暗示的用法相比较，似乎像某种混浊不清的东西。这里我们又得到了集合论中同样的东西：我们使用的表达形式似乎是为上帝设计的一样，他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他看见了每个无限系列的全部并且窥见了人类的意识。对我们来说，当然，这些表达形式就像法衣，我们可以穿在身上，但并没有多少用，因为我们没有给予这个衣饰意义和目的的有效权威。

在表达法的实际用法中，我们迂回前进，走小路。我们虽然看见了前面笔直的大路，但当然我们无法使用它，因为它永远关闭了。

427."我对他讲话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脑袋里在发生什么。"在这样说的时候，人们想的不是大脑的过程，而是思想的过程。这幅图画应当被严肃对待。我们真想看看他的脑袋里面。然而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们在其它地方说："我们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的意思。我想说：我们有这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和那个用法，显然同这幅图画相矛盾，这个用法表现的是心理的。

428.“思维，这个怪东西”——但我们思想的时候并不感到它怪。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也不感到思维是神秘的，但只有在我们说（似乎回顾一样）：“那怎么可能？”时才感到神秘。思维怎么可能处理思维本身？我们感到似乎借它将实在捕入了网中。

429.思维和实在的一致，和谐，就在于：如果我错误地说某种东西是红的，那么，因此它不是红的。而当我想给某人解释“那不是红的”这句话中的“红”字时，我就指着某个红的东西。

430.“用一把尺子比在这个身体上，它并不说身体有如此如此的长度。其实它本身——我会说——是死的，思维所获得的一切它一点也得不到。”——这好像我们设想一个活人的本质性东西是他的外形一样。然后我们用一块木头做了这样一个外形，等看到这块愚蠢的木块一点也不像活人时才感到难堪。

431.“命令和它的执行之间有一道鸿沟。它必须由理解的动作填平。”

“只有在理解的动作中它的意思才是我们要做这个。这个命令——哎呀，只不过是一串声音，笔墨记号而已。——”

432.每个符号自身似乎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它在使用中才是活的。生命是在那里注入的吗？——还是使用就是它的生命？

433.我们在下一道命令时，也许看起来命令所寻找的最终

东西仍得不到表达，因为在命令和它的执行之间总有一道鸿沟。比方说我想让某人做一个特定的动作，比方说让他举起手臂。为了使我的命令十分清楚，我做出这个动作、这幅图画似乎是毫不含混的，直到我们问：他怎么知道他要做这个动作？——他到底怎么知道我给他的信号要做什么用，无论这些信号是什么？——也许我现在要用进一步的信号来补充命令，指指我再指指他，做出鼓励他的手势，等等。命令在这里看起来开始结巴。

信号似乎没有把握地试图让我们理解。——但如果我们现在理解了它们的话，我们是靠什么理解的呢？

434. 我们会说，手势试图描述它，但是做不到。

435. 如果有人问："句子是怎样描述的呢？"——回答也许是："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使用句子的时候当然看见了这一点。"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隐藏起来。

句子是怎样这样做的？——你难道不知道吗？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隐藏起来。

但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但你是知道句子是怎样这样做的，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隐藏起来"有人就会反驳说"不错，但一切进行得这样快，我想把它摊开看个仔细。"

436. 这里很容易走进哲学中的那条死胡同，如果人们相信这个任务的困难在于我们不得不描述难以掌握的现象，迅速溜走的即刻经验，或类似的东西。如果我们发现普通语言太粗糙，

似乎我们不必处理日常现象，而只处理那些“容易迷惑我们，并在它们的生成和逝去中，产生作为一般后果的其它东西”。(奥古斯丁：Manifestissima et usitatissima sunt, et eadem rusus nimis latent, et nova est inventio eorum。)

437. 一个愿望似乎已经知道什么将要满足它或会满足它；一个命题，思维似乎已经知道什么使它为真——即使那个东西根本不在那里！！某个东西尚不在那里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专横的要求？(“逻辑必需的艰难。”)

438. “计划是某种未被满足的东西。”(就像愿望、期待、怀疑、等等一样。)

我的意思是：期待未被满足，因为它是某种东西的期待；信仰，看法，未被满足，因为这种看法是：某种东西是这种实况，某种东西是真的，某种东西在相信的过程以外。

439.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愿望、期待、信仰等等未被“满足”？我们不满足的标准是什么？它是一个空洞的空间吗？人们会称它为未被满足的吗？这难道不也是个暗喻吗？——我们称为不满足的东西难道不是一种感觉——比方说饥饿感吗？

在一个特定的表达系统中，我们可以用“满足”和“不满足”这些词描述一个东西。例如，我们规定把一个空筒称为“未被满足的筒”，把实筒称为得到“满足”的筒。

440. 说“我想要个苹果”并不意谓：我相信一个苹果将减除我的不满足感。这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愿望的表达，而是不满足

的表达。

441.出于天性，出于一种特别的训练，一种特别的教育，我们倾向于在某种环境中，自发地表达愿望。（愿望当然不是这种"环境"。）在这个游戏中，"我是否在我的愿望满足之前就知道我渴望什么"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某种事件阻止了我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它已得到满足。也许假如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我将会不满足。

另一方面，"愿望"这个词也有这种用法："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所愿望的是什么。"（"因为愿望本身是我们和被愿望的东西之间的一层纱幔。"）

假设有人问："我在得到它之前是否知道我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如果我学会了讲话，那么我是知道的。

442.我看见某人指着一把枪并且说"我期待一声爆炸"。枪响了。——唔，这就是你所期待的；那么那个爆炸声是否早已在你的期待中存在了呢？或是你的期待和所发生的事之间有某种别的协定；而那个爆炸声并不包括在期待中，只是在期待被满足时才意外地伴随发生？——但这不对，假如没出现爆炸声我的期待就不会得到满足；爆炸声满足了它；它不是满足的伴随物，就像伴随着我期待的那个客人一道来的第二个客人。——不在我的期待中的那个伴随物是否也是个意外的东西由命运给予的额外东西呢？——那么什么又不是额外的呢？是某种已在我的期待中发生的爆炸吗？——那么什么是额外的？难道我没有期待整个爆炸吗？

"爆炸声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大。"——"那么在你的期待中是

否有更响亮的一声呢?”

443.“你想象的红同你面前看到的红不一样(不是同样的东西);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它就是你想象的呢?”——但命题“这里是个红布块”和“这里没有红布块”不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吗?“红”字在两个句子中都出现;因此这个字无法指示前面的某种红东西。

444.有人也许会觉得,在“我期待着他要来”这个句子里,“他要来”同一句断言“他要来”的用法在意思上有所不同。但假如是这样,我怎么能够说我的期待被满足了呢?如果我想用指物定义法来解释“他”和“要来”这些词,同样的定义对两句话中的这些词都适用。

但也许有人要问:他来会是什么样子?——门打开,某人走进来,等等。——我期待他来是什么样子?——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时地看着表,等等。——但这两组事件之间连一点微小的相似点都没有!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用同样的词来描述它们?——但也许我在踱步时说:“我期待他会走进来”——现在某个地方有点相似了。但那是什么种类的?!

445.正是在语言中期待同满足相接触。

446.如果这样说就很奇怪:“一个过程在发生时和没有发生时看起来是不同的。”或者“一个红布块在那里时和不在那里时看起来不一样”——但语言抽离了这种不同,因为无论红布块在那里与否,语言都可以谈及它。

447.这种感觉似乎是：否定一个命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使它真，这样才能否定它。

（否定命题的断言包含着被否定的命题，但不包含命题的断言。）

448.“如果我说昨夜我没做梦，我仍然必须知道在哪里寻找梦；即：‘我做梦了’这个命题用在这个实际情形中，可能是假的，但一定不是没意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的确感觉到了某种东西，似乎是一个梦的暗示，它使你知道了梦可能栖身的地方？

同样，如果我说“我的手臂疼”，这是否意味着我有一个疼感的影子，它似乎指示着疼所在的地方？

在什么意义上我目前的无疼状态包含着疼的可能性？

如果有人说：“如果‘疼’字要有意义，那么当疼发生时就有必要认出这就是疼”——我们可以回答说：“那并不比认出疼不发生更有必要。”

449.“但如果我疼，我一定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吗？”——我们没有摆脱那种观念，认为使用一个句子要涉及到为每个字词想像某种东西。

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用字词计算、操作并在时间的过程中有时把它们翻译成一幅图画，有时把它们翻译成另一幅图画。——似乎人们相信，某人递给我的一张买牛书面订单必须总有牛的形象伴随，否则订单就会失去意义。

450.知道某人长的什么样子：能够想起一个形象——而且也能够模仿他的表情。为了模仿它需要想像它吗？难道模仿它不是同想象它一样好吗？

451.假设我命令某人"想象这里有个红圈"——而我现在说：理解这个命令意味着知道它被执行是什么样子——或甚至：能够想像是什么样子……？

452.我想说："假如某人能够看见期待的心理过程，他就必然能看见被期待的是什么东西。"——但这样说也是对的：如果看见了期待的表现，就看见了期待的内容。此外还有什么方式，在其它什么意义上，能看见它呢？

453.任何察觉出我的期待的人必然可以直接看出被期待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不必从他看出的过程来推断它！——但这样说：某人看出了他自己的期待，是没有意思的。除非它的含意的确是，例如，他看出了一个期待的表现。说一个期待者看出了他自己的期待，而不说他在期待，这是对这一说法的愚蠢歪曲。

454."一切都已经在那里……"这支箭 >>———→ 在指向是怎么来的？它不是除了自身外好像还携带了某些东西吗？——"没有，纸上的这道死线没有，只有心理性的东西，意义，可以做得到。"——这样说既真又假。箭头只有在生物使用它时才指方向。

这种指向并不是只有灵魂才能表演的戏法。

455. 我们想说:"当我们意指某个东西时，就像在向某人走去，而不是一幅死板的图画（无论哪种）。"我们走向我们意指的东西。

456."当一个人意指某东西时，这是他自己在意指"，因此他自己在动作。一个人在向前跑因此无法同时观察自己向前跑。的确无法。

457. 是的：意指某个东西就像向某人走去。

458."一个命令命令它自己的执行。"那么它知道它的执行，甚至在执行之前？——但那是个语法命题，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命令是"如此如此做"，那么执行这个命令就叫"做如此如此"。

459. 我们说"此命令命令这个——"并且执行它；但也说"此命令命令这个：我要……"我们有时把它译解为一个命题；有时译解为一个示范；有时译解为一个行动。

460. 把一个行动看作满足一个命令的正当证明，能否这样说："你刚才说'给我拿一朵黄花来'，听到这话后它给了我一种满足感；所以我把它拿来了"？别人不就得回答说："但是我没有叫你拿一朵听到我的话后给你那种感觉的花！"吗？

461. 在什么意思上，命令预期着其执行？是否如此：只是命令后来得到执行的那个命令？——但这就是说"后来得到执行的，或者也是后来没有得到执行的。"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但即使我的愿望决定不了将是哪种情况，它仍然可以说是决定了一个事实的主题，无论这个事实是否满足了这个愿望。”——我们——可以说是——吃了一惊——并不是对某个人知道未来这件事，而是对他能够预见（无论对或错）这件事。

这似乎仅仅是预言，无论真假，预示了未来；而它对未来一无所知而且不会比一无所知更少。

462.他不在那里时我可以寻找他，但无法吊死他。

有人也许想说：“如果我在找他，他就必定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我找不到他，他也必定在某一个地方，即使他根本不存在。

463.“你在找他吗？你连他在不在那里都不知道！”——但这个问题在数学中寻找某种东西时的确会出现。例如，我们可以问：怎么可能去寻找角的三等分？

464.我想教的是：把一个不明显的胡说变为一个明显的胡说。

465.“一个期待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它都必须跟它符合或不符合。”

假设你现在问：那么事实是否由期待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下定义的呢？——就是说，期待是否由无论什么可能发生的事件，无论它能否满足期待，下定义的呢？回答必须是：是的，除非期待的表现是不确定的；例如，包含不同可能性的选言判断。

466.人为什么想？它有什么用？——他为什么根据计算制造锅炉而不把炉壁的厚度留给偶然性去决定？锅炉按照这些计算制造就不会经常爆炸毕竟只是一个经验事实。但正如被火烧后他决不再敢把手放在火上一样，他也决不敢不根据计算制造锅炉。——但由于我们对原因不感兴趣，——我们就说：人类事实上的确思考：比方说，他们在制造锅炉时就是这样进行的。——好吧，那么用这种方法制造的锅炉会不会爆炸呢？哎呀，会的。

467.那么，人思考是否因为他发现思考是有报偿的？——因为他认为想是有利的？

（他把孩子养大是否因为他发现这是有报偿的？）

468.什么能表明他为什么思考？

469.然而我们可以说人们发现思考是有报偿的。锅炉爆炸比以前少些，我们也不再根据感觉来决定炉壁的厚度，而代之以如此如此的计算。或者是因为头一个工程师做的每一次计算都得到了第二个工程师的检查。

470.那么我们有时的确思考因为发现这样做有报偿。

471.往往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为什么”这个问题压下去，我们才能认出一些重要的事实；随后在我们的探讨过程中，这些事实引导我们发现答案。

472. 自然的齐一性(the unitormity of nature)的信念特征也许可以在我们所预料的惧怕中看得最清楚。什么也无法引诱我把手放在火焰中——尽管我只是在过去烧伤过。

473. 火会烧伤我这种信念同火会烧伤我这种恐惧具有同一类的性质。

474. 如果我把手放进火里，我就会被烧伤：这就是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确定性的意义。（它不只是"确定性"一词的意义，也是它自身。）

475. 当被问及假设的根据时，我们就想起了这些根据。这里发生的情况是否同我们考虑一个事件的起因可能是什么时的情况一样呢？

476. 我们应当把恐惧的对象同恐惧的原因区别开来。

因而一张引起恐惧或喜悦（恐惧或喜悦的对象）的面孔，并不因此是它的原因，而是——我们可以说——它的目标。

477. "你为什么相信你在火炉盘上会烧伤自己呢？"——你有这样相信的理由吗；你需要理由吗？

478. 我有何种理由假定我的手指接触桌子时会感觉到抵抗？有什么理由相信铅笔刺我的手会感到疼？——当我这样问时，会出来上百个理由，每个理由都淹没了其它理由的声音。

“但我已经亲身经历过无数次了；而且也听说过别人同样多的经验，假如不是这样，那就……；等等。”

479.“你根据什么相信这个？”这一问题的意思也可能是：“你是根据什么将它演绎出来的（你是否刚刚演绎过它）？”然而它的意思也可能是：“仔细考虑之后，你能为这种假设提出什么依据？”

480.这么说我们事实上可以把一种见解的“依据”理解为一个人在形成这个见解之前对自己说的话。他已经实际执行的演算。如果现在问：但先前的经验怎么能够成为假定某某事情后来会发生的依据呢？——答案是：对这种假定的依据我们有什么一般概念呢？关于过去的这类陈述只不过是我们称之为假定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依据。——如果你对我们玩的这种游戏感到意外，我就请你参照过去经验的结果（参照被烧伤的孩子怕火这一事实）。

481.假如有人说关于过去的资料无法使他相信某事将来会发生，我就不能理解他了。也许我们会问他：那么你想被告知什么呢？什么样的资料你才称之为可相信的依据呢？你把什么东西称为“信”（conviction）呢？你期待什么样的方式使你信服？——如果这些不是依据，那么什么是依据？——如果你说这些不是依据，那么你当然应该能够说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有权说我们的假定是有依据的。

请注意：依据在此并不是那些同所信的东西随之而来的命题。

不能说：信仰比知识需要的条件要少。——因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近似于逻辑推理的问题。

482.我们被这种表达方式引入歧途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依据，因为它使那件事的发生可能了。"这就好像我们已经对那个依据下了进一步的断言，它使得这个依据成为一个正当的依据；而说这个依据使这事可能发生只是在说这个依据达到了好的依据的一个特定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却没有依据！

483.一个好的依据就是看起来像这样的依据。

484.有人想说："它是个好的依据只因为它使这种发生真的可能"。也就是说，因为它对事件真的有影响；可以说是一个经验的依据。

485.由经验来证明其正当性是有尽头的。否则它就不是正当的证明。

486.那边有一把椅子——这是根据我得到的感官印象而来的吗？——命题怎么能根据感官印象得来？唔，是否根据描述感官印象的命题得来的呢？不是。——但难道我不是根据印象，根据感官材料推断椅子在那里的吗？——我没有做推断！——不过我有时做。譬如我看见一幅照片，并且说"那里一定有过一把椅子"或者："根据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我推断那里有把椅子。"这就是个推断；但不是属于逻辑的推断，"推断是向断言的过渡；因此也是向同断言对应的行为的过渡。"我不但在语言上"取

得推断结果”也在行动上“取得推断结果”。

我取得这些推断结果是正当的吗？这里称之为“正当性”的是什么东西？——“正当性”一词(Justificafion)是如何使用的？描述你的语言游戏！从这些你也将能够看出被证明为正当的重要性。

487.“我要离开这房间因为你叫我离开。”

“我要离开这房间但不是因为你叫我离开。”

这个命题描述了我的行动和他的命令之间的联系吗；或者它是否建立起了这种联系？

我们能否问：“你怎么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或不因为这个？”答案是否可能是：“我感觉到它了”呢？

488.我如何判断它是否如此？根据间接证据吗？(Circumstantial evidence)

489.问问你自己：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目的，我们这样说？

什么样的行动伴随这些字词？(想想一句问候语。)它们会在什么样的场面里使用；为什么目的？

490.我怎么知道这条思路导致了我的这个行动？——唔，这是一幅特殊的图画：例如在一个试验性探讨中计算导致进一步试验的图画。它看起来像这样——现在我可以描述一个例子了。

491.不是：“没有语言我们无法彼此交流”——但肯定：没有

语言我们无法以如此如此方式影响别人；无法建造路和机器，等等。而且：不使用讲话和书写，人们无法交流。

492. 发明一种语言可能意味着根据自然法则（或同自然法则一致）发明一种为了特殊目的的工具；但它也有别的意思，类似于我们谈论发明一种游戏。

这里，我在陈述关于"语言"一词语法的某些东西，把它同"发明"一词的语法联系起来。

493. 我们说："公鸡用喔啼声呼唤母鸡"——但归根结底这句话不是同我们的语言所做的比较吗？——如果我们想像喔啼声是由某种物理原因使母鸡动作的，那么对这问题的看法不就完全改变了吗？

但假如有人要演示"到我这里来"这些字词是如何在受话人身上起作用的，因此最后在一定的条件下，他腿部的肌肉被刺激活动，等等——我们是否应当感到这句话已经失去了"句子"的特征？

494. 我想说："我们称为语言的，*基本上*是我们的日常语言、字词语言的机构（apparatus）；然后其它东西同它类比或比较。

495. 很清楚，我能够根据经验证实：一个人（或动物）可以按照我的要求对一个符号做出反应，而对另一个不做出反应。也就是：一个人见到符号"⟶"时向右走，见到符号"⟵"时向左行；而他对符号"⟵┤"的反应同对符号"⟵"的反应不一样。

我甚至不需要编造一个情况，我只要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是怎样就可以了；即：我只能用德语指挥一个只学过德语的人。（因为我在这里把学习德语视为调整一个机制，以响应某种影响；至于别人是否学会了这语言，或者是否天生就像一个学会了德语的正常人一样具有对德语句子反应的能赋，对我们也许都是一样。）

496. 语法没有告诉我们，语言为了达到其目的，为了对人产生如此如此的效果，必须如何构成。它只是描述，根本不解释符号的用法。

497. 语法规则也许可以称为"随意的"，如果它是指语法的*目标*，只不过是语言的目标的话。

如果有人说"我们的语言假如没有这个语法，就不能表达这些事实"——就应该问问他"能"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498. 当我说"把糖给我"和"把牛奶给我"这些命令是有意思的，而"牛奶我糖"这种组合没意思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出这些字词的组合毫无效果。如果它的效果是另外一个人眼盯着我目瞪口呆，我并不因此称它为"目瞪口呆"的命令，即使这正是我想让它产生的效果。

499. 说"这个字词的组合没有意思"把它排除在了语言的领域以外，因而也限制了语言的范围。但是我们划界限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果我用篱笆或一道线或其它东西

围住一个地方，其目的可能是防止某人进来或出去；但也可能这是游戏的一部分，玩游戏的人，比方说，要跳过界线；或者也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私人地皮到此为止，另一个人的从此开始；等等。所以说如果我划了一条界线，还不能说我划的这条界线有什么目的。

500.当一个句子被称为没意思时，并不是可以说它的意思没意思，而是一种字词的组合被排除在语言以外，撤出了语言的流通。

501."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那么也许每一个句子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思想。那么，举个例子，"正在下雨"这个句子表达的是什么思想？——

502.问问什么是意思(sense)。比较：

"这个句子有意思。"——"什么意思？"

"这组字词是一个句子。"——"什么句子？"

503.如果我给别人一个命令，我感到给他符号就足够了。我千万不应该说：这只是字词而已，我必须深入到字词的背后。同样，当我问某人某件事之后，他给了我一个(譬如符号)满意的答案——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并且我不提出异议：但那只是一个答案。

504.但如果你说："除了他给我的符号外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怎么去知道他的意思呢？"那么我说："他怎么去知道他的意

思，当他也是只看见符号而已？”

505.我在执行命令前必须理解命令吗？——当然，否则你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但进一步来说，从知到行不是有个飞跃吗？——

506.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听到“向右转！”的命令时转到了左边，接着他拍一下额头说“噢，是向右转”并且转到了右边。——什么使他恍然大悟？一个译解？

507.“我不只是在说这个，我这样说是在意指某个东西。”——我们在考虑当我们意指字词（不只是说）时身上在发生什么时，似乎有某种东西伴随着这些字词，否则这些字词就会空转(run idle)。——也就是说，它们仿佛同我们身体内的某些东西连接在一起。

508.我说“天气很好”这个句子；但这些字词毕竟是随意的符号——因此让我们用abcd来代替它们。但现在我读这个句子时，就无法马上同上面的意思联系起来。——我可能会说，我不习惯说“a”而不说“天”，说“b”而不说“气”，说“c”而不说“很”，说“d”而不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习惯于在“天”字和“a”之间做直接的联想，只是我不习惯用“a”代替“天”——因而按照“天”的意思来用。（我还没有掌握这种语言。）

（我不习惯用华氏度量测量温度。因此这种温度度量对我什么也没“说”。）

509. 假定我们问某人"在什么意义上这些字词是对你所见东西的描述?"——他回答说:"我用这些字词意谓这个。"(比方他正在看一个风景。)为什么这个回答"我意谓这个"根本不是回答?

人们是怎样用字词来意谓他眼前所见的东西的?

假设我说"abcd"并且意谓:天气很好。因为我在说出这些符号时,我有的经验通常只有那些常年用"a"指"天",用"b"指"气"的人才有。——"abcd"现在是否意谓着:天气很好?

我有过那种经验的标准应是什么?

510. 做下面的实验:说"这里很冷"来意谓"这里很暖和"。你能这样做吗?——你这样做时在做什么?这样做是否只有一种方法?

511. "发现一句话没有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作:"如果我用它来意指某个东西,它一定有意思"?——如果我用它来意指一个东西?——如果我用它意指"什么"?!——有人想说: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是我们不但只能说,而且也能想的句子。

512. 似乎有人会说:"字词语言允许没意思的字词组合,但想象的语言不允许我们想象任何没意思的东西。"——那么,绘画语言也不允许没意思的绘画吗?假设我们要照这些绘画来制做人身泥像,则有些绘画有意思,有些没意思。——假如我想象没意思的字词组合会怎么样?

513. 想想下面的表达形式："我的书的页数等于方程式$X^3 + 2X - 3 = 0$的根。或者："我有n个朋友而$n^2 + 2n + 2 = 0$"。这个句子是否有意思？这一下子看不出来。这个例子表明某些东西可以看起来像一个我们理解的句子，但实际上没有意思。

（这为"理解""意义"的概念投射了一些光亮。）

514. 一个哲学家说他理解"我在这里"这个句子，他用这个句子意谓某些东西，想某些东西——即使他根本没有想这个句子怎样，在什么场合，才被使用。而如果我说"玫瑰在黑暗中也是红色的"你就在眼前的黑暗中确实地看见了这种红色。

515. 一朵玫瑰在黑暗中的两幅图画。一幅很黑；因为这朵玫瑰是不可见的。另一幅把玫瑰的细节全画出来，由黑色包围。这两幅画是否一幅对，一幅错？难道我们不是也谈黑暗中的白玫瑰和黑暗中的红玫瑰吗？既然如此我们不是也说它们在黑暗中区分不出来吗？

516. 这似乎很清楚，我们明白下面这个问题意指什么："7777这个数列会不会在π的展开中出现？"这是个〔中文〕句子；它的意思可以在415在π的展开中表明；以及类似的事。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只能达到，可以说，这种解释达到的深度。

517. 问题出现了：我们认为我们理解一个问题，我们难道不会弄错吗？

因为许多数学证明导致我们说我们无法想像我们原以为可以想像的东西。（如：构画七角形）。它们引导我们修改了被认为

是可想象的领域。

518.苏格拉底对索亚蒂斯说:"如果有人在想，他是否必须想**某个东西**?"——索亚蒂斯回答道:"是的,必须是。"——苏格拉底又问:"如果他在想某个东西，他想的是否必须是真实的东西?"——索亚蒂斯答:"显然是。"

那么、一个画图画的人必定在画某个东西,那么一个画某个东西的人必定在画某个真实的东西!——唔，告诉我画的对象是什么:一幅人像(例如),或者这幅图画描绘的那个人?

519.有人想说一个命令是已经执行这个命令的行动的图画;但它也是**即将**执行这个命令的行动的图画。

520."如果一个命题也被看作可能事态的一幅图画,而且被说成是表明这种事态的可能性的，那么这个命题最多只能像一幅图画、浮雕或一部电影能做的那样:因此它无论如何都无法提出不是实际的东西。那么它是否完全靠我们的语法来决定什么将被称为是(逻辑上)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即:什么是那语法允许的?"——但这当然是随意的!——是随意的吗?——并非每一个像句子的组成形式我们都知道派何用场，并非每一种技巧都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当我们在哲学上受迷惑把某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当作命题时，那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它的应用。

521.比较"逻辑上可能"和"化学上可能"。如果一个有正确的化合价的化合式存在(如:$H-O-O-O-H$),也许人们会称这

种化合化学上可能。当然，这种化合不必存在；但即使HO_2的化合式也在实在中无法有与之对应的化合。

522. 如果我们拿一个命题同一幅图画比较，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拿它同一幅肖像(一种历史再现)比较，还是同一幅风俗画比较。这两种比较都有意思。

当我看一幅风俗画时，它“告诉”我某些东西，即使我毫不相信(想象)我在画中看到的人物真的存在，或者真的有过这些人处在那种情形中。但假设我问：“那么，这幅画告诉了我什么？”

523. 我会说“这幅画告诉我的是它自身。”即：它在告诉我组成其本身构成的东西，用它自身的线条和色彩。(如果说“这个音乐主题告诉我的是它自身”是什么意思？)

524. 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而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同小可的事实：图画和虚构的叙事使我们愉悦，使我们神往。

(“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意思是：想想它的奇异性。就像你在想为什么一些事物令你困扰。那么，由于你在做其它事时接受了这个事实，后者令人迷惑的方面就会消失。)

((从明显的胡说向某种不明显的胡说的过渡。))

525. “说完这个，他就离开了她，就像前一天一样。”——我理解这个句子吗？我对它的理解是否就像刚听完一个故事一样呢？如果把这个句子独立地写下来，我不知道它是讲什么。但我照样应该知道这个句子也许会怎样被使用的；我自己可以为它发明一个上下文。

（多条熟悉的小径从这些字词出发向四面八方走去。）

526.什么叫作理解一幅图画，一张绘图呢？这里也有理解和没有理解之分。这里的这些表达法也会意指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幅图画也许是一个静物写生；但我不理解它的一部分：我看不见那里有任何立体的东西，只能看见画布上的色块。——或者我看见的一切都是立体的，但有些东西我不认识（它们看起来像工具，但我不知道它们的用途）。——然而，也许我认识那些东西，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不懂得它们被安排的方式。

527.理解一个句子要比我们普通所理解的更像理解音乐中的一个主题。我的意思是，理解一个句子比我们所想的更接近通常所说的理解一个音乐主题。为什么只有这个是声音强弱和速度的不同变奏格式？人们会说“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它是怎么回事呢？我却说不出来。为了“解释”我只能拿它同其它有相同节奏的东西比（我的意思是同样的格式）。（有人说“你看不见吗？这就好像已经得出了结论”或者“这可以说是一句插入语”，等等。人们怎样证明这种比较是正当的呢？——这里有非常不同的各种证明理由。）

528.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人有某种并非不大像语言的东西：一串变换的声音，没有词汇或语法。（“舌语”①）。

529.“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声音的意义会是什么？”——音

① 指宗教中某些人进入狂迷状态时所讲的一种奇怪语言。——译者

乐中的声音是什么意义？尽管我根本不想说这种一串声音的语言只能同音乐相比较。

530. 也可能有一种语言，在它的使用中字词的"灵魂" 不起作用。在这种语言中，例如，我们不反对用任意一个我们自己发明的字词代替它的一个字词。

531. 我们讲理解一个句子，在一个意义上这个句子可以由另一个说同样东西的句子代替，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个句子又不能由其它句子取代。（正如一个音乐主题不可由另一个取代。）

在一种情况下，句子中的思想是同其它不同的句子共有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只有这些字词在这些位置才能表达那些东西。（理解一首诗。）

532. 那么，"理解" 在这里是否有两种意义呢？——我宁愿说"理解"的种种用法组成了它的意义，组成了我的理解概念。

因为我想把"理解"一词应用于这全部情况。

533. 但在第二种情况中，一个人怎样才能解释这个说法，传达他的理解呢？问问你自己：一个人是怎样引导另一个人理解一首诗或一个音乐主题的？对此的答案告诉了我们意义在这里是如何解释的。

534. 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听见了一个字词。竟有这种事是多么奇怪！

像这样措词，像这样强调，以这种方式听见，这个句子是一

系列句子过渡到这些句子、图画、行动的第一个。

((多条熟悉的小径从这些字词出发向四面八方走去。))

535. 当我们学会感觉一首教堂乐曲的结尾是结尾时，会发生什么？

536. 我说："我也可以把这张脸(它给人胆怯的印象)想成是勇敢的。"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我能把有这张脸的人想象为拯救了别人生命的人(这，当然，同任何脸联系起来都是可想象的)。而我是在讲这张脸本身的一个方面。我的意思也不是我可以想象这个人的脸会变，因此在普通的意义上它看起来是勇敢的；尽管我的意思很可能就是，的确有一种确定的办法使这张脸变为一张勇敢的脸。重新译解一个面部表情可以比作重新译解音乐中的谐音，我们先把它听作转入谐音，然后转入主调的变调。

537. 说"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了胆怯"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胆怯并不只是外在地同脸相联系；但恐惧就在那里，活生生地在容貌中。如果容貌有所改变，我们也可以讲恐惧的相应改变。如果有人问我们"你能把这张脸也想成是勇敢的表情吗？"——我们似乎将不知道怎样把勇敢置入容貌中。于是，我也许会说："我不知道把这张脸当作勇敢的脸是什么意思。"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样的？也许有人说："好了，现在我理解了：这张脸似乎表现了对外部世界的冷漠。"这样我们总算在脸上看出了勇敢。这么一来有人会说：勇敢配上了这张脸。但这里什么配上了什么？

538. 这里有一个相关联的情况（尽管它也许表面上不是这样），例如：当德国人惊讶法文中的表语形容词与名词的性一致时，以及当他们自己解释这种情况时说：法国人的意思是："那男人是个好男人。"

539. 我看见一幅描绘一张笑脸的画。如果我想把这笑一会儿当作善意的、一会儿当作恶意的该怎么做？难道我不是常常在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中想象它的吗？它要么是善意的，要么是恶毒的。因此我可以给这幅画提供一个幻想：微笑者正在对一个玩耍的孩子微笑，或对着敌人的痛苦微笑。

这并不因为下面的事实所改变：我也可以根据第一眼看到的愉快情况并且把它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做不同的译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改变我的解释，我将把这个特定的微笑视为善意的，把它称为一个"善意"的微笑，并相应地做出反应。

((概率，频率。))

540. "即使没有语言这个机构和它所有的环境，我连'雨很快会停'都不能想，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是否想说：你不能说这些字词并且在没有那些环境的情况下意指它们是怪事？

假设有人指着天空说出了一串难以辨别的字词，当我们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解释说，这些字词的意思是"感谢上天，雨很快要停了。"他甚至给我们解释了每一个字词的意义。——假设他突然清醒过来并且说那个句子毫无意思，但当他说出这个句子时，他似乎感到这是他知道的语言中的一句话。（肯定像一句

熟悉的引语。)——我现在该说什么呢?他在说这句话时难道不理解它吗?难道全部的意义不是在句子里吗?

541.但他的理解,以及意义相当于什么?也许他用高兴的声音发出声响,手指着天空,而天仍在下雨,但已开始晴朗;其后,他把他说的话同英文字词联系了起来。

542."但重要的一点是,他感到的那些字词就像他熟悉的语言中的字词。"——不错,对此的标准是:他后来说的正是那些字词。现在不要说:"我们知道的一门语言中对字词的感觉是非常特定的一种。"(这种感觉的表现是什么?)

543.我能否说:一声哭,一声笑,充满了意义?

其大意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东西。

544.当一种渴望使我喊出"啊,要是他来多好!"时,这里的感情已经给了字词"意义"。但它是否也给了每个字意义呢?

但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感情给了字词真理。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不同的概念在此是怎样混合的。(这使我们想起这个问题:数学命题的意义是什么?)

545.但当我们说"我希望他来"时——感情不是给了"希望"这个字词意义了吗?(那么"我不再希望他来了"这句话呢?)感情也许的确给了"希望"一词特殊的语气;即:在这语气中表达的感情。——如果感情给了字词意义,那么这里的"意义"就意谓着重要之点(point)。但为什么感情是重要之点?

希望是一种感情吗？（典型的标志。）

546. 这样的话，我就要说"啊，让他来吧！"这些字词充满了我的欲望。有些字词可以从我们的口中爬出来——如一声呼喊。有些字词可能难以说出：就像（例如）习惯于进行自我克制，或检讨自己的缺点。（字词也是行为。）

547. 否定：一种"心理活动"。否定某个东西并且观察你在做什么。——你是否在内心摇头否认？如果你这样做——这个过程是否比（比方说）在句子中写下一个否定符号更加值得注意？你现在知道否定的本质了吗？

548. 这两种过程有什么不同：期望某件事会发生——期望同样的事不要发生？

如果我们想用图画反映它们，我们就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处理这幅事件的图画：划掉它，周围画一条线，等等。但我们感到这是一种粗糙的表现方法。在字词语言中，我们的确用"不"的符号。但这像一个拙笨的权宜之计。我们以为在思维中，它的安排应该不同。

549. "'不'这个字怎么能够否定呢？"——"'不'这个符号表明你要对它后面的东西加以否定。"有人要说：否定的符号是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机——也许是一些极复杂的事。仿佛否定符号造成了我们做事的机会。但什么事？这没有说明。似乎这只需要暗示就行了；似乎我们已经明白了。似乎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我们反正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550. 有人会说，否定是排斥的手势，反对的手势。但这种手势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中！

551. “同样的否定是否会出现在：‘铁在摄氏一百度时不熔化’和‘二乘二不等于五’中？”这是否经过内省才能决定；经过试图看看我们在说出这些句子时想的是什么来决定？

552. 假设有人问我：当我们说“这根杆子一尺长”和“这里有一位士兵”这些句子时，我们所说的“一”指不同的东西，“一”有不同的意义这一点是清楚的吗？——一点也不清楚。——例如，说这样一个句子：“一个士兵占一尺，所以两个士兵占两尺。”问：“你说的两个‘一’是否指同样的东西？”有人也许会回答说：“当然，我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也许还伸出一只手指头来。）

(a)“三个否定又表示一个否定的事实必须已包含了我现在使用的否定。”（发明一种“意义”神话的诱惑。）

根据否定的本性来看，似乎双重的否定为一个肯定。（关于这一点有些对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的本性同二者都有联系。）

(b)对“不”字的用法，不会有“这些规则对还是那些规则对”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无论规则是否同“不”字的意义符合。）因为没有这些规则，这个字就还没有意义；而如果我们变换规则，它就有了另外的意义（或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同样变换这个字。

553. 那么，“一”在代表一种度量和代表一个数字时，是否有

不同的意义？如果问题是这样问的，回答将是肯定的。

554. 我们很容易想象有一种“较原始”逻辑的人类。在这种逻辑中，与我们的否定相应的东西只适用于某一类句子；也许只适用于自身没有包含否定的句子。否定“他要进屋”这个命题是可能的，但否定其否定命题将是无意义的，或只能当作否定的重复。想想与我们的否定表示方式不同的否定表示方式：例如，根据声音的调子高低。一个双重否定在那里会是什么样子？

555. 否定是否对这些人和我们有同样意义这个问题，类似于数字“5”是否对其数目到“5”为止的人和我们有同样意义这个问题。

556. 想像一种用两个字词“X”和“Y”为否定符号的语言。两个“X”等于一个肯定，两个“Y”等于一个加重否定。其它的地方这两个字词的用法一样。——那么，“X”和“Y”在不重复出现的句子里是否有同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对此做出各种各样的回答。

(a) 这两个字词有不同的用法，因此它们有不同的意义。但它们不重复出现在句子里，并且其它都相同的句子，有着同样的意思。

(b) 除了这个差异外，这两个词在语言游戏中有同样的作用，而这个差异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两个字词的用法教的方式都一样：用同样的行动，手势，图画等等；在解释这两个字词时，这种用法上的不同被视为偶然附加的东西，视为语言的变幻特征之一。为此原因我们要说“X”和“Y”有着同样的意义。

(c)我们用这两个否定符号连接不同的形象，"X"似乎把其意思转了180度。而这就是这样两个否定符号将意思恢复到以前位置的原因。"Y"就像把头一摇。正如一个人不会把头再摇一下否定前一次的摇头一样，因此他也不会用第二个"Y"取消第一个"Y"。所以，实际地讲，即使有两个否定符号的句子得到同样的结果，但"X"和"Y"仍然表达不同的观念(ideas)。

557.现在，当我说出双重否定时，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我使它的意义为加强否定，而不是一个肯定？答案不是："它基于这个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不必说"这个重复的意思是为了加强"，但我可以用语调把它说成了是加强。不必说"否定的重复是为了取消否定"，我可以，例如，加上括号。——"是的，但这些括号毕竟可以自己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因为谁说要把它们当作括号的呢？"谁也没说。难道你不是用字词来解释你自己的概念吗？括号的意义存在于应用它们的技巧。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说"我的意思是……"是有意思的？什么情况可以证明我说"他的意思是……"是正当的？

558.说"是"在"玫瑰是红色的"和"是"在"二加二是四"有着不同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如果回答是：它的意思是不同的规则对这两个字词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字词。——而如果我要注意的只是语法规则的话，这些的确允许"是"在两个句子中的用法。——但是表明"是"字在两个句子中有不同意义的规则正是允许我们用等号代替第二个句子中"是"，并且禁止在第一个句子里这样代替的规则。

559. 有人愿意谈谈这个句子中一个字词的功能 仿佛这个句子是一个机械装置，这个字在其中有一种特别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相当于什么？它是怎样搞明白的？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藏匿——我们不是看见了整个句子吗？这种功能一定是在这个字的操作中显露出来的。（（意义的主要部分。））

560. "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例如：如果你想理解"意义"这个字词的用法，就去查查被称为"意义的解释"的东西。

561. 现在我说"是"字有两种不同意义的用法（作为系词和等号），而且不屑说它的意义就是其用法；它的用法就是作为系动词和等号，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可以说这两种用法并不产生同一个意义；两者的名称统一是偶然的，是完全非本质性的。

562. 但我怎么能够决定什么是记号的本质，什么是非本质，什么是偶然部分呢？在记号背后是否有某种真实存在，形成了它的语法？

让我们想想游戏中一个熟悉的例子：在西洋跳棋中，王是由两个棋子叠加到一起为标志的。那么我们是否要说王由两个棋子组成对游戏来说是本质性的呢？

563. 让我们说一个棋子的意义是它在游戏中起的作用。——现在我们在下棋开始前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执白棋先走。为此目的下棋的一方把一个王握在手心，另一方随意猜

棋子在哪个手里。在下棋中，用王来抽签是否也要算作它所起作用的一部分呢？

564.所以我也想区分跳棋中的本质性和非本质性。人们会说，这个游戏不但有规则，而且也有一个目的(point)

565.为什么是同一个字？在微积分中我们根本不利用这种等同性！——为什么同一个棋子有两种目的？——但这里讲到的“利用等同性”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事实上使用同一个字，它不就是一种用法吗？

566.现在看起来似乎同一个字词或同一个棋子的用法有个*目的*——如果等同性不是偶然的，非本质性的。似乎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应该能认出这个棋子并且知道怎样下它。——我们在此是在谈物理的可能性还是逻辑的可能性？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棋子的等同性就是同这个游戏有关的东西。

567.但是，这个游戏毕竟是要由规则来限定的！因此，如果游戏的一条规则规定王在下棋开始之前是用来抽签的，那么它就是游戏的一个本质性部分。人们会对此提出什么样的反驳呢？我们看不出这个规定有什么道理。也许就像人们看不出在走棋之前要把棋子转三下的规定有什么道理一样。如果我们在棋类游戏中发现这条规定、一定会大吃一惊并且想搞明白这条规则的目的。（“这个规定的用意是否要防止人们走棋时不三思而后行呢？”）

568.如果我对这个游戏的特点理解正确的话——我会说——那么，这不是游戏的一个本质性部分。

((意义是一种观相术。))

569.语言是一种工具。它的各种概念是各种工具。现在也许有人认为我们使用哪个概念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因为，毕竟用英尺英寸和用公尺公分都能进行物理研究；所不同之处只是便利的程度。但即使这一点也不是真的。如果，例如，某个度量系统的计算需要的时间和出现的麻烦比我们可能给它们的更大。

570.概念引导我们进行探讨；概念是我们的兴趣表达、它指导我们的兴趣。

571.令人误入歧途的比较：心理学处理心理领域内的过程，就像物理学处理物理领域内的过程。

看、听、想、感觉、意愿，不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同样的意义上，正如物体的运动，电的现象等等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你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到：物理学家看、听、想，并告知我们这些现象，心理学家观察这些对象的外在反应(行为)。

572.期待在语法上是一种状态；就像：有一种看法，希望得到什么东西，知道某事，能做某事。但为了理解这些状态的语法，有必要问："什么能够算作任何人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标准?"(坚硬、重、适合的状态。)

573.有一种看法是一种状态。——什么的状态？灵魂的吗？心灵的吗？唔，我们会对什么东西说它有一种看法？例如N.N.先生，而这就是正确的回答。

我们不应期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使我们豁然开朗。其它问题会更深入一步：在特别的情形中，我们把什么作为某人有如此如此看法的标准？我们何时说：他在那个时候获得了自己的看法？什么时候说：他改变了看法？等等。回答这些问题给我们的图画表明什么东西在语法上作为一种状态处理。

574.一个命题，在另一个意义上，一个思想，可以是信仰、希望、期待等的“表达”。但信仰并不是思考。（一个语法断想。）信仰、期待、希望，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没有它们同思考概念的联系那么遥远。

575.当我坐在这把椅子上时，我当然相信它能承受住我。我没有想到它有可能垮掉。

但：“尽管他做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这里想到了，也许有保持一种态度的不断挣扎。

576.我观看一根导火线在燃烧，我激动不已地看着导火线的燃烧渐渐接近炸药。也许我根本什么也不想，或者有许多个没关联的想法。这当然是期待的一个例子。

577.我们说“我在期待着他”时，我们相信他会来，尽管我们并不全心全意地等着他来。（在此“我在期待他”的意思是“假如他不来我并不会吃惊”，而这不会被称为一种心态的描写。）但

我们也说"我在期待他"而这个意思应是：我在渴望地等待着他。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语言，其中不同的动词在这些情形中的用法一致。同样，我们在讲到"相信、希望等等时，动词也不止一个。"也许这种语言的概念比我们的语言概念更适合于理解心理学。

578. 问问你自己：相信哥德巴赫定理是什么意思？这种相信等于什么？等于我们在说、听、或想这个定理时的一种确定的感觉吗？（那不会使我们有兴趣。）这种感觉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感觉是由命题本身引起的。

我是否应说信仰是我们思想的特色？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唔，有一种信仰的色调，也有怀疑的色调。

我要问：信仰与这个命题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瞧瞧，看一下这种信仰的后果是什么，它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它使我探寻这个命题的证据。"——好吧；现在让我们瞧瞧，看一下你的探寻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将知道信仰在这个命题中相当于什么。

579. 信心的感觉。这在行为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580. 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一种外在的标准。

581. 一种期待根植于一种形势，它从这种形势中出现。例如，爆炸的期待也许来自一个爆炸正被期待的形势。

582. 如果有人低声说"现在要爆炸了"，而没有说"我期待

着它随时爆炸”，那么他的这些话仍然没有描述一种感觉；尽管他们和他们的语调可以表现了这种感觉。

583.“但你的说法好像我现在并不是在真的期待、希望似的——而我认为我本来在期待。似乎本来要发生的事现在没有深刻的意义。”——说“现在发生的有意义”或“有深刻意义”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一种深刻的感觉？一个人能否有一秒钟长的热恋或热望的感觉——无论这一秒钟之前或之后发生了什么？——现在所发生的有意义——在这些环境中。环境给了它它的重要性。“希望”这个词指人类生活的一个现象。(一张微笑的嘴只在人类的脸上微笑。)

584.现在假定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希望N.N.来并且给我带来一些钱。假定这种状态的一分钟可以孤立，取掉它的语境；其间发生的难道不是希望吗？——例如，想想你在这段时间里也许要说出的字词。它们不再是这个语言的一部分。在不同的环境中，货币制度也不会存在。

加冕典礼是一幅壮观和尊严的图像。把一分钟从仪式过程的环境中割离出来：皇冠戴在了身穿加冕礼服的国王头上。——但在不同的环境中，金子是最贱的金属，它的闪耀被认为粗俗。那里的礼服纤维造价很低廉。皇冠是一顶高贵帽子的拙劣模仿。等等。

585.当一个人说“我希望他来”时——这是对他心态的报告，还是他的希望的表现？——例如，我可以对自己这样说。当然我不是在给我自己一个报告。它也许是一声叹息；但又不

必是。如果我告诉某人“我今天无法把心思放到工作上；我一直想着他的到来”——这将被称为我心态的描写。

586.“我听说他要来；我一整天都在等待他。”这是对我怎样度过了这一天的报告。——在交谈中我得出结论：我要期待一件特别的事情。我的结论在这句话里：“那么我现在必须期待他来”。这也许被称为这个期待的第一念头，第一动作。——感叹句“我渴望见到他！”也许可以称为一个期待动作。但我也可以根据自我观察说出同样的话，而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会是：“唉，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我仍然渴望见到他。”问题是：是什么东西引导我们说这些话？

587.如果问“你怎么知道你相信？”是否有意思？——那么能否回答：“我是通过内省知道的”呢？

在一些情况中，说一些这种事是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中却不能。

这样问是有意思的：“我真的爱她吗？还是我只是在假装？”内省的过程是唤起回忆；唤起能够想象到的可能情形，唤起假如如此……就会那样的感觉。

588.“我正在下决心明天离开。”（这也许可以称为心态的描写。）——“你的论据没有说服我；我仍然按以前的打算明天离开。”在这里人们想把意图称为感觉。感觉是某种固执；一种不可更改的决心。（但这里有许多具有不同特征的感觉和态度。）——有人问我：“你要在这里停留多久？”我回答：“我明天离开；我的度假到此结束了。”——但与此相对：我在一场争吵的最后说“好

吧！那么我明天离开！"；我做了一个决定。

589."我已经在心里对此下了决心。"一个人在说这话时甚至要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从心理学上来讲，这种讲法应该认真对待。为什么应该对它要比对待信仰是一种心态的断言不认真一些？（路德："信仰在左乳之下。"）

590.某人也许通过以手指心的方法学会了理解"我当真这样说"这个说法的意义。但现在我们必须问："'他学会了这个'是怎么来的？"

591.我是否要说：任何有意图的人都有倾向于某事的经验？有"倾向"的各种具体经验？——记住这种情形：如果有人在讨论中迫切地想做评论，提出反对意见，那人往往会张开嘴，吸一口气然后憋住；如果后来他决定放弃异议，他就会吐出这口气。这个过程的经验显然是倾向于说某事的经验。任何观察我的人都会知道我本来想说什么，后来又想还是不说为好。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就不会这样解释我的行为，尽管在目前，这是要讲话的意图特征。是否有什么理由假设这种同样的经验在某些特别不同的情形中不会出现呢？——它同任何"倾向"都毫不相干。

592."但当你说'我打算离开'时，你当然是真正地在意指这个行动！同样，这里给予句子生命的东西就是意指的心理动作。如果你只是跟别人重复这个句子，为了，比方说，嘲笑别人的这种说话方式，那么你说这句话时没有这个意指动作。"——

我们在搞哲学时有时看起来就像这样。但让我们真正想出一些各种不同的情形和谈话，以及其中说出那个句子的方式。——“我总是发现一种心理含意；也许不总是同一个。”当你跟着别人重复这句话时是否没有这种含意(undertone)呢？“含意”怎么能够同其余的讲话经验分开呢？

593.哲学病的主要起因——偏食：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

594.“然而意味深长地说出的那些字词毕竟不仅有一个表层，而且也有其深层面！”毕竟，情况就是如此：意味深长地说出一些字词同平凡地说出这些字词之间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发生。——我如何表达这一点并不重要。无论我说在第一种情况中它们有深度；还是说我在说这些字词时某种东西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或者说它们有一种气氛——其结果始终是同样的东西。

“唔，如果我们都对此意见一致，它不就是真的吗？”

(我无法接受别人的证言，因为它不是证言，它只告诉我他倾向于说什么。)

595.我们在如此如此的环境下说一个句子是很自然的，但孤立地说就不自然。我们是否要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伴随着我们自然地说出时的每一句话呢？

596.“熟悉”和“自然”的感觉。辨别不熟悉和不自然的感觉更容易一些。或者，多种感觉。因为并不是所有我们不熟悉的

东西会给我们留下不熟悉的印象。这里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称为"不熟悉"的东西。如果路上有一块鹅卵石，我们知道它是一块鹅卵石。但也许不知道它是始终躺在那里的那块鹅卵石。我们认出一个人，比方说，是人，但没有认出是个认识的人。对于老相识我们有种种感觉：这些感觉有时由一种特别的注视方式来表达，有时由一些字词"还是那间老房子！"（我以前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多年，现在又回来了，发现它毫无变化）。同样，也有陌生的种种感觉。我突然停下来，怀疑地或不信任地看看物或人，说，"我发现这一切都很陌生。"——但这种陌生感的存在并没有给我们理由说：我们熟知的每一个东西和我们似乎不感到陌生的每一个东西都给我们一种熟悉感。——我们似乎认为，那一度由陌生感充斥过的地方就必然以某种方式被占领。有这种气氛的地方就在那里，不是这种感觉占领了它，就是另一种。

597.正像一个英语讲得好的德国人讲英语时口中会溜出一些德语味来一样，尽管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话先用德语构成，然后再译成英语；正像这使他讲英语时似乎在"无意识地"从德语译到英语一样——我们往往以为我们的思想似乎建立在思维图式之上：似乎我们在把一种较原始的思维方式翻译成我们的。

598.我们在搞哲学时，喜欢在没有感觉的地方把感觉实体化（hypostatize）。这些感觉用以向我们解释我们的思维。

"这里解释我们的思想需要一种感觉！"似乎我们的信念只是这种要求的后果。

599. 在哲学中，我们不做结论。“但它必定是这样！”并不是一个哲学命题。哲学只陈述每个人都接受的东西。

600. 我们是否发现所有不令人注目的东西都会留下不令人注目的印象？普通的东西是否总是留下普通的**印象**？

601. 当我谈论这张桌子时，——我是否**记着**这个东西叫作“桌子”？

602. 问：“你今天早晨进到你的房间时认出你的书桌来了吗？”——我毫无疑问会说“当然！”然而说一个认出的动作曾经发生会令人误解。书桌于我当然不陌生；我看见它毫不感到吃惊，而如果有另一张书桌或某个不熟悉的东西在里面我就会吃惊。

603. 没有人会说：我每次走进我的房间，我长久熟悉的环境时，我对所见以及以前看见过千百次的所有东西都有一个识别动作。

604. 很容易得到一幅所谓“认出”过程的错误图画；似乎认出始终等于把两种印象相互比较。仿佛我随身带着一个东西的图画，并且用它来鉴定这个东西是否是图画中描绘的那个。我们的记忆似乎是这种比较的媒介，它保留我们以前所见东西的图画，或者允许我们回顾往昔（就像透过一副窥探望远镜一样。）

605. 并不见得是我在拿这个东西同它旁边的图画做比较，

但这个东西似乎同这幅图画正好相吻合。因此我见到的只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

606. 我们说"他的声音里所表达的腔调是真实的。"假如它是虚假的，我们就觉得在它后面还有另一种腔调。——这是他表现给世界的一张脸，他的内部还有另一副面孔。——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他的表情是真实的时候，他有两张相同的脸。

(("一种很特别的表情。"))

607. 我们怎样判断现在几点了？但我的意思不是根据外部的证据，如太阳的位置，房间里的亮度，等等。——一个人自己问自己，说，"现在会是几点钟？"，停顿一下，也许想象一个钟表盘，然后说出时间。——或者他想想各种可能性，先想一个时间，再想另一个时间，最后再想定一个时间。时间有时就是以这种或类似的方式决定的。——但这个想法难道不是由一个确信的感觉伴随的吗？这不是意味着它在同一个内在的钟表相符合吗？——没有，我并没有从任何钟表上读出时间；我在对自己说一个时间时有一种确信的感觉，没有任何怀疑的感觉，带着一种沉着的保证。——但我在说出一个时间时没有什么东西在滴答响吗？——据我所知并没有；除非那就是你称为"思考的停止"，在一个数字上停下来。我在这里也不该讲"确信的感觉"，而应该说：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说出"五点一刻"。——但我靠的是什么？我也许会说："只靠感觉而已"，其含意是：我让其自我发展。——但是你为了猜出时间，必定至少以某种方式调整(dispose)了自己；你不会随便闪过一个时间的念头，把它认作正确的时间的！——再说一遍：我问自己："不知道现在

几点钟?"也就是说，例如，我并不在从某个小说中读出这个问句，或者在引用某人的话；我也不是在练习这些字词的发音；等等。这些并不是我说这句话的境况。——但，那么，什么是那个境况呢？——我那时正想着我的早餐并且想知道今天的早餐是否会晚了。——这就是境况。——但你真的看不出来你仍然是在以一种虽然难以确定，但有猜时间特征的方式调整自己，就像被一种特有的气氛所包围吗？——是的；特有的东西是我对自己说"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如果这句话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我怎么能够把它同句子本身分开呢？如果我没有想到怎样以不同的方式说这句话——如：引语、笑话、演说练习、等等。我就永远不会想到这句话有这种气氛。而那时，我立即想说，那时我会立即觉得，我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向这些字词给予了特殊的含义；即：不同于其它情形的含义。特殊气氛的图画强加于我；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它在眼前——即：只要我不看我的记忆告诉我真正发生了什么。

至于确定的感觉：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确信现在……几点"，带着或多或少自信的腔调，等等。如果你要问我这种确定性的理由我却是一点也没有的。

如果我说，我是从一个内在的钟表上读出时间的，——那是一幅图画，唯一同它对应的东西是我说的某某时间。这幅图画的目的是将这个情况同另一情况溶为一体。我正在拒绝承认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情况。

608.不可捉摸的观念，这种估测时间的心理状态的观念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它为什么是不可捉摸的呢？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拒绝把关于我们的状态的可捉摸的东西算作我们假定的具体

状态的一部分吗？

609.对一种气氛的描写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运用，为了特殊的目的。

((把“理解”解释为一种气氛；一个心理动作。一个人可以构筑一种气氛将它附在任何东西上。“一种不可描绘的特点。”))

610.描述咖啡的芳香。——为什么无法做到？我们的词汇不够吗？为什么词汇不够？——但认为这种描述可能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你是否曾经感到过这种描述不够？你是否尝试过描述咖啡的芳香而没有成功？

((我想要说：“这些音符说了一些壮丽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些音符是一种有力的姿势，但我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同它们放在一起作为解释。一个庄严的点头。詹姆斯说：“我们的词汇是不完整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找一套新的词汇？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这样做？))

611.“意愿也只是一种经验，”有人会说(“意志”也只是“想法”)。它要来的时候就来，我无法使它发生。

不能使它发生？——像什么一样？那么我能使什么发生？我这样说时我在拿意愿同什么比较？

612.例如，对我的手臂的运动我不应该说，它要来的时候就来了，等等。我们就在这个区域里意味深长地讲一个东西并不就那么发生，而是由我们做出来的。“我不需要等待我的手臂扬起——我可以举起它。”在此我在对比我的手臂的运动和，比方

说，我的心脏的激烈跳动将会平静下来这个事实。

613.在我可以使某件事发生（例如吃得太多引起胃疼）的意义上，我也能够使一个意愿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以跳入水中来产生一个游泳的意愿。无疑，我要说的是："我无法促成意愿；也就是说，讲意欲意愿没有任何意思。"意愿"（Willing）不是一个行动的名称；因此也不是任何自愿行动的名称。我之所以用了这个错误说法是因为我们想把意愿想作一个直接的，非因果性的结果。一个令人误解的类比存在于这种想法的根源；这种因果关系似乎是由联结一台机器的两个部分的机制建立起来的。如果机制受到干扰，这种联系就会被破坏。（我们只想到机制通常会受到的干扰，但没想到，比方说，齿轮的突然松动、错位，等等。）

614.当我"自愿地"举起我的手臂时，我没有使用任何工具来引起这个动作发生。我的愿望也不是这样一种工具。

615."意愿，如果它不是一种愿望的话，必定是行动本身。在行动之前它不会被允许停止。"如果意愿是行动，那么它在这个词的普通意思上是行动；就像讲、写、走、举起东西、想象某事等一样是行动。但试图、企图、努力，——讲、写、举起东西，想象某事等也是行动。

616.当我举起手臂时，我并没有祝愿它举起来。自愿行动排除了这个愿望。这样说的确可能："但愿我画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圈"。这是表达一种愿望：他的手应该如此如此移动。

617.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指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交叉在一起，当有人叫我们把其中一个指头动一下——他只指向该手指，只用眼神示意，我们有时无法做到。但如果他碰了一下该手指，我们就能动这个手指了。我们想把这种经验做如下描述：我们无法用意志移动手指。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有人，比方说，握住了手指因而不能动的情况。我们现在倾向于这样说来描述前者的情况：我们在手指未被触动前找不到任何意志的应用点。只有在感觉到手指时，意志才能够知道在哪里下手。——但这种说法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有人会说："如果感觉不指示地点，我怎么知道我的意志在哪里下手？"但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有感觉的时候要在哪个点上行使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手指在我们感触前似乎是瘫痪的，这一点通过经验表明；它不可能先验地看到。

618. 我们想象意愿主体在此是某种没有任何质量（没有任何惯性）的东西；是没有自身要克服的惯性的马达。因而它只是移动者，而不是被移动者。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说"我愿意，但我的身体不服从我"——但不说："我的意志不服从我。"（奥古斯丁。）

但在我无法不成功地去意愿的意思上，我也不能试图意愿。

619. 有人会说："我可以随时意愿正因为我永远也无法试图去意愿。"

620. 做本身似乎没有任何经验容量。它似乎像一个不占空

间的点，像一个针尖。这个点似乎是真正的动因（agent）。而现象上发生的东西只是这一行动的后果。“我做……”似乎有一特定的意思，独立于一切经验。

621.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当“我举起手臂”时，我的手臂向上。问题出来了：如果我把我的手臂向上这个事实从我举起手臂这个事实中减去，还会剩下什么呢？

((这种动觉是我的意愿吗？))

622.当我举起手臂时，我通常不试图举起它。

623.“我要不惜一切到达那所房子。”——但如果这样做毫无困难——我能试图不惜一切到达那所房子吗？

624.在实验室中，例如，当一个人的身上通过电流时，他闭着眼睛说“我在上下移动我的手臂”——尽管他的手臂并没有动。“那么，”我们说，“他有移动手臂的一种特殊感觉。”——闭着眼睛把你的手臂来回移动。现在你在这样做的时候，试着告诉你自己：你的手臂是静止不动的，你只是感到肌肉和骨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625.“你怎么知道你举起了手臂呢？”——“我感觉到了。”那么你所辨认的是感觉？你是否肯定你的辨别正确呢？——你很肯定你举起了手臂；这不是辨别的标准、尺度吗？

626.“当我用一根棍子触这个东西时，我有触到了棍尖的感

觉，但没有触到握着棍子的手的感觉。”当有人说“疼感不在我的手上，而在我的腕部”，其结果是医生检查腕部。但如果我说我在棍尖或手上感觉到了这东西的硬度，这有什么区别呢？我所说的意思是否是：“我在棍尖上似乎有神经末梢”？在什么意思上是这样的呢？——唔，我反正要说“我在棍尖上感觉到了硬度，等等。”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当我触动该东西时，我不是在看我的手，而是在看着棍尖；我用这样的话描述我的感觉：“我在那里感觉到了硬度和圆形”——而不是“我感觉到一种压力压迫我的大拇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尖……”例如，如果有人问我“你拿探针的手指现在感觉到了什么？”我可能回答：“我不知道——我在*那里*感觉到某种坚硬和粗糙的东西。”

627. 考察一下对一个自愿行动的如下描述：“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在五点钟拉响铃，当钟敲响五点钟时，我的手臂做出这个动作。”——这是正确的描述吗？是否会是这样：“……当钟敲响五点钟时，我举起了手臂”？——有人会补充第一种描述：“瞧瞧！一到五点我的手臂就朝上走。”而这里的“瞧瞧！”恰巧是不属于这里的东西。我举起手臂时*不*说“瞧，我的手臂向上走了！”

628. 因此有人会说：自愿行动的标志是没有惊奇。现在我的意思不是让你问“但*为什么*人们在这里不感到惊奇？”

629. 当人们谈论预知未来的可能性时，他们总是忘记了预测人们自己的自愿行动这一事实。

630. 考察以下这两个语言游戏：

(a)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下命令，让他用手臂做特定的运动，或者假定一个特定的身体姿势(体操教练与学生)。这个语言游戏的变体是这样：该学生给自己下命令，然后执行命令。

(b)一个人观察某些有规则的过程——例如，各种金属对酸的反应——并且因此预测某些特定情况下将出现的反应。

这两种语言游戏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亲缘关系。在两种语言游戏中，说出的字词都可以被称为"预言"。但把导致第一种技巧的训练同导致第二种技巧的训练比较一下。

631."我要吃下两份药粉，再过半个小时我就会生病。"——说在第一种情况下我是执行者，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只是观察者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或者说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从内部看见了因果联系，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从外部看见了因果联系，也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其它类似的说法也一样。

说第一种预言同第二种预言同样正确可靠也毫无意义。

我说我要服下两份药粉并不基于对于我的行为的观察。这个命题的前提不同。我指的是导致不同的思想、行动等。而这样说："你的话的唯一实质性先决条件正是你的决定。"只能使你误解。

632.我不想说在表达"我要服下两份药粉"这个意图的例子中，预言是起因——而它的实行是结果。(也许生理学的研究可以确定这一点。)然而，真实的只是：我们往往能够根据一个人所表达的决定预测他的行动。一个重要的语言游戏。

633."刚才打断了你的话；你是否仍然知道你原来要说什么

吗?"——如果我现在知道，并说出来——这是否意味着我原先已经想好，只是没有说出来呢？不是的。除非你把我能继续说完被打断的话的确定性当作我的想法已在那时完成的标准——但是，当然，那时的情境和我有过的想法包含了各种有助于继续把话说完的东西。

634.当我接着说我被打断的话并且说这就是我原先准备要说下去的话时，这就像根据一些简要的笔记遵循一条思想的线索一样。

那么，我是否译解这些笔记了呢？在这些情况下是否只有一种继续方式呢？当然不是。但是我并没有在各种译解之间做选择。我记着我本来要说这些。

635."我本来要说……"——你记着各种细节。但甚至全部的细节加起来也不能说明你的意图。就仿佛照了一幅风景小照，但只能看见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这里一只手，那里一部分脸，或一顶帽子——其余的地方是黑的。而我们现在似乎觉得我们确定地知道整幅照片呈现的是什么。仿佛我会看黑暗的东西。

636.这些"细节"并不像我能记得的其它不相干的情况一样不相干。但如果我告诉某人"那时我本来要说……"他从这句话里并不能得知这些细节，他也不需要猜测这些细节。例如，他不必知道我当时已经张开口说话了。但他可以以这种方式"填满照片的细节"。（而这种能力是他理解我所告诉他内容的一部分。）

637.“我完全知道我本来要说什么!”然而我没有说出来。——然而我不是从当时发生、我仍记得的其它过程中得知的。

我也没有译解这个情境及其前因。因为我不考虑它们，也不判断它们。

638.尽管如此，我在说“当时，我本来要骗他”时为什么仍想看到一种译解呢?

“你怎能确定你在一刹那间要想骗他?你的行动和思维不是残缺不全的吗?”

证据难道不会太少了吗?是的，当我们追踪下去的时候，似乎不寻常地少;但难道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一证据的历史考虑在内吗?假如我有过在别人面前假装不舒服的瞬息意图，一些特定前提是必要的。

如果某人说“当时……”，他是否真地在描述一个瞬息过程?

但甚至整个故事也不是我说“当时……”的证据。

639.有人喜欢说:看法是发展的。但这句话中也有错误。

640.“这个想法同我先前的那些想法联系在一起”——它是怎样联系的?通过这种联系的一种感觉吗?但一种感觉怎么能够把想法真正联系在一起?——“感觉”一词在这里非常容易引起误解。但有时这样肯定地说是可能的:“这个想法同先前的那些想法联系在一起”，但又不能表明这种联系。也许它是后来才有的。

641.“我没说出的意图跟我说出：‘现在我要骗他’这句话一样确定。”——但假如你当时已经说出这句话，你是否一定非常当真的呢？（这样一来，最明确的意图表达本身却成了意图的不充分证据。）

642.“在那一刻我恨他。”——这里发生了什么？它不是包含了思维、感觉和行动吗？假如我自己再把那个时刻排演一遍，我就应当假定一种特定的表情，想着某个特定发生的事，以特定的方式呼吸，在心中唤起某种感觉。我也许要想出一段对话，想出燃起仇恨的整个场面。我会以近似于真实场合中的感觉演完整场戏。而我真的经历了类似的这种经验自然会帮助我这样做。

643.如果我现在对这个事件感到羞愧，我对整个事情也是感到羞愧的：对那些话语、恶毒的腔调，等等。

644.“我对当时所做的事并不感到羞愧，但羞愧的是我有过的意图。”而意图难道不就在我所做的事之中吗？什么使它应有这羞愧？这个事情的整个历史。

645.“一瞬间我想要……”也就是说，我有过一种特定的感觉，一种内在经验；我仍记得它。——那么你现在记得非常精确！这样，意图的‘内在经验’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我们只记得思维、感觉、运动，以及同先前各种情境的联系。

就仿佛一个人调整了一下显微镜。他先前没有看见现在在焦点中的东西。

646."唔，那只表明你把显微镜调错了。你本该看文化的一个特别部分，而你看的是另一个部分。"

这样说有点道理。但假设(对镜头经过特别的调整)的确记得一个单一的感觉，我怎么有权说那就是我称为"意图"的东西？它也许是(例如)伴随着我的每一个意图的特殊痒感。

647.什么是一种意图的自然表达？——看一只潜近小鸟的猫；或看一只想逃走的野兽。

((同有关感觉的命题的联系。))

648."我不再记得我用的字词了，但我一分不差地记得我的意图；我当时说那些话的用意是让他安静下来。"——我的记忆向我表明了什么；它把什么带到了我的脑海？也许它只是向我提醒了那些字词！——也许其它填满那张图画的字词更精确。——("我不再记得我说的话了，但我当然记得那些话的精神。")

649."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会一种语言，他能够有某种记忆吗？"当然——他不能有语言的记忆，语言的愿望或恐惧，等等。用语言的记忆，等等，并不仅仅是对真实经验的乏味再现；因为是语言的东西难道不是经验吗？

650.我们说一只狗怕他的主人揍它；但不说它怕他的主人明天揍它。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651."我记得我当时会很高兴地待得久一些。"——这个愿望的什么图画浮现在我的眼前？什么也没有。我在记忆中所看见的东西都不能用来为我的感情下结论。然而我却清楚地记着它们在那里。

652."他用一种怀有敌意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并且说……"小说的读者理解这句话；他在心中毫无疑问。现在你说："好吧，他提供了意义，而他猜出了意义。"——总的来说，不是这样。总的来说，他什么也没有提供，什么也没有猜出来。——但也有可能这怀有敌意的一瞥和那些话后来证明是假装的，或者读者仍然不知道这些是真是假，因此他的确在猜测一种可能的译解。——但这样一来，他猜的主要东西是语境(context)。例如他对自己说：这里彼此怀有敌意的这两个人实际上是朋友，等等，等等。

(("如果你想理解一个句子，你就得想像其心理意义，以及相关的心态。"))

653.想象这种情况：我告诉某人我走过了某条路线，是根据我事先准备好的地图走的。随即我让他看地图，它由一张纸上的线条组成；但我无法解释这些线条怎么会是我的运动地图，我无法告诉他译解这张地图的任何规则。然而我的确是按照看地图的所有特征遵循这张绘图的。我可以把这张图称为"私有"地图；或者把我描述过的现象称为"遵循一张私有地图"。(但这个说法当然很容易被误解。)

我现在是否能够说："我读出了我当时想如此如此，仿佛从一张地图上读出的，尽管根本没有地图"？但这样说的意思不过

是：我现在倾向于说“我读出了我所记得的某种心态下的行为意图。”

654.我们的错误在于：在应该把一些事实视为原型现象(proto-phenomenon)的地方，我们却在寻找解释。即：我们本应说：“这种语言游戏玩过了”的地方。

655.问题不在于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一个语言游戏的问题，而在于注意一个语言游戏。

656.告诉某人我以前有过如此如此的愿望有什么目的？——把语言游戏视为初始的东西。把感觉等视为译解，就像你把看待语言游戏的一种看法视为一种译解。

有人也许会问：人类到底是如何开始把我们称为对过去的愿望或过去的意图的报告用语言说出的？

657.让我们假设这些口头表达总是采取这种形式：“我对自己说：‘要是我能留得久一些该多好啊！’”这个陈述的目的可能是让某人得知我的反应。(比较德文“意义”(meinen)和法文“意义”(vouloir dire)的语法。)

658.假定我们在表达一个人有意图时这样说“他似乎对自己说‘我要……’”的意图——这是图画。而我现在想知道：一个人是怎样用“似乎要对自己说某事”这个表达法的？因为它的含意并非：对自己说某事。

659.我为什么在告诉了他我做了什么以外还要告诉他一个意图？——并不是因为这个意图也是当时进行的东西。而是因为我想告诉他关于我自已的某些事，这已超出了当时发生的事。

当我告诉他我要做什么时，我就向他揭示了一些我自己的东西。——但并不是基于自我观察，而是以反应的方式(也可以称为直觉)。

660.“当时我本来要说……”这种表达法的语法同“我本来可以继续下去”的语法有联系。

在第一种情况中我记得一个意图，在另一种情况中，我记得一种理解。

661.我记得曾经意指他。我所记得的是一种过程呢，还是状态？——它何时开始，经过是什么；等等？

662.在略为不同的情形中，他会对某人说“告诉N，来找我”，而不悄悄地招手。我们现在可以说“我想让N来找我”这些字词描述了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们也可以不这样说。

663.如果我说“我意指他”，很可能我的脑海里会出现一幅图画，也许是一幅我怎样看着他的图画，等等；但图画只是像一篇小说的插图而已。单从它几乎不可能得出什么结果；只有当一个人知道这篇小说的内容时，他才会懂得这幅图画的意义。

664.在使用字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表层语法”同“深层语法”分开。一个字词的用法首先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在构筑句子

时的用法——我们可以说——能被耳朵听进去的那部分用法。——现在比较一下，比方说“意指”这个词的深层语法以及它的表层语法可能引导我们误想的东西。难怪我们发现要想知道出路很难。

665.想象一下一个人带着疼痛的表情指着自己的面颊说“阿巴拉卡达不拉”(abracadabra)!”——我们问“你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指牙疼”。——你立刻心想：怎么能用这个词“指牙疼”？或者用那个词指疼是什么意思？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中，你会断言说：意指如此如此的心理活动正是使用语言最重要的东西。

但——我能否说“所谓‘阿巴拉卡达不拉’我是指牙疼”呢？当然可以。但这是一个定义；不是对我说出这个词时的内心活动描述。

666.设想你正感到疼的时候同时听见附近有人在为一架钢琴调音。你说“很快就会停止的。”你是意指疼感还是调钢琴，当然有很大的区别！——当然；但这种区别的内容是什么？我承认，在许多情况中，某些注意力的方向会同你意指的一个东西或另一个东西相对应，就像眼神，或者手势，以及可以称为“自我观照”的闭眼方式常常做的那样。

667.设想某人借装疼痛，并随即说“很快就会好一些的”。我们能不说他指的是疼吗？然而他却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任何疼痛上面。——而当我最后说“现在停止了”又怎样呢？

668.但难道人们不会以这种方式说谎吗？一个人说："很快就会停止的"，并且意指疼痛——但当被人问他"你指的是什么？"时，他回答说"隔壁房间的噪音"。在这一类情况中有人会说："我本来要回答……但一转念会觉得这样回答好……"

669.人们在讲话时可以用手指的方式指一个东西。手指此时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似乎认为一个人在谈到一种感觉时是用注意力指向它。但可类比之处在哪里呢？显然它基于人们可以以看或听的方式指向一个东西这一事实。

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我们指着正在谈论的东西，这种指向也可能对这个语言游戏，对我们的思想无关紧要了。

670.设想你正在给某人打电话，你对他说："这张桌子太高了"，并且用手指着桌子。指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我能否说：我用手指的方式意指所说的桌子？这种指是为了什么？这些字词和无论什么伴随这些字词的东西是为了什么？

671.我用倾听的内在活动所指的是什么？是指传入我的耳中的声音，和我什么也听不见时的寂静？

倾听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听觉印象，因此无法指向这印象，而只能指向倾听寻找印象的地方。

672.如果一种接受态度（receptive attitude）被称为一种"指向"某个东西的话，那么所指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由其获得的感觉。

673.心理态度(mental attitude)并不像手势伴随谈话一样"伴随"字词。(正如一个人可以独自旅行,但却由我的美好愿望陪伴;或者如一个房间,虽可以是空的,却充满了光亮。)

674.人们是否说,例如:"我刚才其实并不是指我的疼;我的心思还不够集中在它上面?"我是否问自已,说:"我刚才用这些字词是什么意思?我的注意力被我的疼和外面的噪音分散了——"?

675."告诉我,你在说出……这些字词时,心里发生了什么?"——对此的回答不是:"我在意指……"!

676."我用那个字意指这个"是一句陈述,它同有关心灵感触的陈述用法不同。

677.另一方面:"当你刚才诅咒时,你是在当真意指吗?"这也许就像是说:"你真的生气吗?"——回答也许是内省的结果,并且往往是这样:"我并未十分当真,""我是半开玩笑地意指",等等。这里有程度的区别。

人们也的确说"我这样说时一半也在想着他。"

678.这个意指的动作(疼、或调钢琴)相当于什么?没有答案出来——因为一目了然的回答毫无用处。——"然而在那时我所意指的是这个不是那个。"是的,——现在你只是重复强调了并没有人反对的东西而已。

679."但你能否怀疑你意指的是这个?"——不能;但我也无法肯定,得知。

680.当你告诉我你曾诅咒并且意指N.时,无论你是在看着他的照片,想像着他,说出他的名字或其它,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从这个事实得出的我所感兴趣的结论,同这些东西毫不相干。然而,另一方面,某人也许会向我解释说,只有当一个人对他所诅咒的那个人有个清晰的形象或者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时,诅咒才会有效。但我们不应该说"关键是诅咒别人的那个人是怎样意指他的诅咒对象的。"

681.当然,人们也不问:"你肯定你诅咒的是他吗?你肯定同他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吗?"

那么这种联系必定非常容易建立,如果能够如此肯定的话?!如果能知道诅咒不会弄错对象的话!——唔,能否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我本打算给一个人写信,事实上却写给了另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这可能?

682."你说'很快就会停止'。——你是在想噪音还是你的疼?"如果他的回答是"我在想调钢琴"——那么他是在观察已经存在的联系,还是用这个字词建立了这种联系?——我不能说二者都是吗?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联系不就是存在的吗?——而即使如此他不就也是在建立并不存在的联系吗?

683.我画了一幅头像。你问:"这幅头像画的是谁?"——我说:"画的是N."——你说:"但这幅画并不像他;如果像谁的话,

倒像M."。——当我说画的是N.时——我是否在建立或报告一种联系呢？本来存在的是什么联系？

684.什么东西会支持我说我的话描绘的是一种现存联系？唔，它们同各种东西相关联而这些东西并不随着话语而出现。例如，它们说，假如别人这样问我，我就应该给予一个特定的回答。即使这只是有条件的回答，它仍然可以说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

685."寻找A."的意思并不是"寻找B"；但我在服从这两个命令时可能做得完全是同样的事。

说这两个命令中必定有不同的事发生就像在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在四月二十六号"这两个命题必须指两个不同的日子一样，因为它们并没有同样的意思。

686."当然我意指的是B；我根本没有想到A.！"

"我想让B来找我，这样就……"——所有这些指着一个更宽广的语境。

687.当然，有时我们可以说"我想到了他"，而不说"我意指他"；有时甚至说"是呀，我们刚才正谈到他。"问问你自己："谈到他"相当于什么。

688.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说"我那次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似乎在对你讲"。但当我正在跟你谈话时，我不会这样说。

689."我想起了N.","我在谈起N."。

我如何谈及他的？例如，我说，"我今天必须去看N."——但当然这还不够！——反正，当我说"N"的时候，也可以是指同一个名字的各种人。——"那么，在我的谈话和N之间当然必定有一种进一步的、不同的联系，否则的话，我所意指的仍不是他。"

当然，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只是不像你想像它的那样，即：用心理机制。

（人们用"意指他"同"瞄准他"相比较。"）

690.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一会儿我做了一个显然是无恶意的评论，与此同时偷偷地瞥了某人一眼；另一个时间，我没有这样瞥一眼，而是公开的谈论在场的某个人，并且提到他的名字——我在使用他的名字时，是否真的特别想到了他？

691.当我凭着记忆画一幅某人脸的素描时，我当然可以说在用我的素描意指他。但我画的时候（或者在画之前或画之后），发生的哪个过程我可以称之为意指他呢？

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说：当他意指他时，他瞄准了他。但无论是谁，当他把某人的脸庞在脑海中唤起时，他是怎样瞄准的？

我的意思是，他是怎样把他在脑海中唤起的？

他怎样唤起他？

692.某人这样说是否正确："当我给你这条规则时，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即使他在给予这条规则时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当然这是正确的。因为"意指它"的意思

并不是：想到它。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判断某人的意思是否意指这个？——这些事实，例如，他掌握了算术和几何的一种特别技巧，他用通常的方式给某人教会了一个数字系列的延展，就是这种标准。

693."当我教某人这个数字系列……的形成时，我的意思当然是让他……在第一百个地方写……。"——十分正确；你的意思是那样。显然甚至不必想到它。这向你表明动词"意指"（to mean)的语法同动词"想"(to think)的语法多么不同。没有比把意指(meaning)称为一种心理活动更荒谬的了！除非他的目的是要制造混乱。（当黄油的价格上涨时，谈论黄油的活动也是可能的，如果由此没有产生出什么问题，那是无害的。）

第二部分

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动物生气、害怕、不快乐、快乐、吃惊。但能够想象它满怀着希望吗？为什么不能？

一只狗相信它的主人就在门口。但它也能够相信它的主人要在后天回来吗？——**什么样**的事它在这里无法做到？——我是怎样这样做的？——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只有会讲话的人才能够希望吗？只有掌握了一种语言的用法的人。也就是说，希望这种现象是复杂的生活方式的样式。（如果一个概念指一个人类书写的特征，它就不能运用于不写字的生物身上。）

“悲痛”描述的是我们生活的织物上反复出现、有着不同变异的一种图案。如果一个人悲喜的表情交替出现，比方说随着钟表的滴答声，我们不会有这种悲或喜模式的形成特征。

“一瞬间他感到了剧疼。”——为什么说：“一瞬间他感到深深的悲伤”听起来很怪？只是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得很少吗？

但你**现在**不感到悲伤吗？（“但你**现在**不是在下棋吗？”）回答也许是肯定的，但这并没有使悲伤的概念变得更像一种感官经验的概念。——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时间性和个人的

问题，而不是我们想提出来的逻辑问题。

"我必须告诉你：我真害怕。"

"我必须告诉你：它使我发抖。"——人们也可以用微笑的口吻这样说。

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他的感觉并不是这样吗？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知道这一点呢？——但即使他把这个当作一条消息来说，这也不是他通过感官而得来的。

因为想到由身体的颤抖产生的感觉："它使我发抖"这句话，本身就是这种颤抖的反应；如果我在说出这句话时听到或感觉到了它，这就属于这些感觉的其它部分。那么，为什么非文字的颤抖要成为文字的颤抖的根据呢？

二

在说"我听见这个字词时，它对我的意思是……"这句话时，我们指的是一个时间点和一种使用该字词的方式。（当然，我们没有掌握的是二者的结合。）

而"我那时刚要说……"这个说法指的是一个时间点和一个行动。

我谈到说话的根本指涉（Bezügen）为的是将它们同我们使用的其它说法的特点相区别。对说话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参涉，是那些使我们把某些陌生的表达形式译解为这种习惯形式的参涉。

如果你不会把"直到"(till)既作为动词又作为连词使用，或不会用这个词造出作为动词或连词的句子，你就连小学生的课堂练习也无法进行。但小学生并没有被要求从任何语境中看出这个词是动词还是连词，或者报告他是怎样看出的。

如果"是"这个字的意义是"等同于"，那么"玫瑰是红色的"这些字词就没有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说这句话并把"是"当作一个等同符号，这个句子的意思便瓦解了？

我们拿出一个句子，把句子里每一个字词的意义告诉某人；

这样就告诉了他如何使用这些字词，因而也告诉了他如何使用这个句子。假如我们选出一系列无意思的字词而不是一个句子，他就不会学会如何应用这个序列。而如果我们把“是”字解释为一个等同符号，那么他就学不会如何使用“玫瑰是红色的”这个句子。

但这种“意思的瓦解”也有某些对的地方。这从下面的例子里可以看出来：有人也许会告诉某人：如果你想有表现力地说出“升！”这个祈使词时，最好在说的时候不要想起“公升”的升。

经验一个意义和经验一个脑中的图像。我们想说，“在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在经验某种东西，只是某些不同的东西。二者给意识提供——呈现——了不同的内容。”——经验了想象的内容是什么？答案是一幅画，或一个描述。经验了意义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对此说什么好。——如果上面的评语有任何意思的话，那就是：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像“红”与“蓝”的关系；而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能否像保留一个脑海里的图像那样保留对意义的理解呢？也就是说，如果我突然理解了一个字词的意义，——它能否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呢？

“整个图式一瞬间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就那样持续了五分钟。”为什么这样说听起来很怪？人们可能这样想：闪现的东西和脑海中持续了五分钟的东西不会是同样的东西。

我惊叫道：“现在我懂了！”——一个突然的开始，然后我就

可以详细地说明该图式了。在这个情况中该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呢？也许是一幅图像。但“现在我懂了”并不意味着我有了该图像。

如果一个字词的意义在你脑中出现而且你没有再忘掉它，你就可以以某种方式使用这个字词。

如果该意义在你脑中出现，你现在懂得了它，这种懂得在意义出现在你的脑海时便开始了。那么它如何像一个想象的经验呢？

如果我说“姓苏名联的先生不是苏联人”，我的意思是第一个“苏联”是专用名称，第二个“苏联”是一个普通名称。那么，第一个“苏联”和第二个“苏联”是否会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不同的东西？（假定我没有像“鹦鹉学舌”那样说出这个句子。）——试试把第一个“苏联”意指为一个普通名称，把第二个“苏联”意指为一个专用名称。——如何这样做呢？当我这样做时，我睁大眼睛，竭力把正确的意义在脑海中展现出来。——然而当我一般地使用这些名称时，我是否也把字词的意义展现在脑海之中呢？

当我把二者的意义进行交换然后说出这句话时，我感到字词的意思瓦解了。——唔，虽然我感觉到了，但听我说话的那个人却没有。这又有什么妨害？——“但重要的是，当我们以一般的方式说出这句话时，某些别的东西，十分确定的东西会发生。”——但所发生的并不是所谓“展现在脑海中的意义”。

三

什么使我对他的心象成为对他的心象？

并非该心象看起来像他。

同样的问题可以用于"我现在看见他栩栩如生地在我面前"这种说法，就像用于心象的问题一样。什么使这句话成为关于他的一句话？——不是这句话中的任何东西或与此同时发生（"在它后面"）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想知道他意指的是谁，问他好了。

（但一张面孔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也是可能的，我甚至可以把它画出来，不必知道这是谁的面孔或我曾在那里看见过。）

然而，假设某人要把它画出来，无论他的脑海中有没有这个心象，他只是用手指在空中画。（这可以称为"机动形象"。）别人可以问他："这代表谁？"而他的答案将会是决定性的。——这完全像是他用语言做了描述：而这种描述也可以完全取代该心象。

四

"我相信他在受苦。"——我是否也相信他不是机器人呢?

在两种关系中都用同一个词(相信)是勉强的。

(或者可否这样:我相信他在受苦,但我敢肯定他不是个机器人?胡说八道!)

假设我谈到一个朋友:"他不是机器人"。——说这句话传达了什么信息,这对谁来说是信息?对一个他在一般情况下遇到的人类吗?这句话能给他什么信息?(最多是:这个人的行为始终像一个人类,并没有偶尔像一台机器。)

"我相信他不是机器人",只此一句话,毫无意思。

我对他的态度是对一个灵魂的态度。我并不认为他有灵魂。

宗教教导人们说,当身体消失时灵魂仍能存在。那么我是否理解这一教导呢?——我当然理解——我可以想象与此相关联的许多事。这些事的图画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为什么这种图画只是口说教义的不完美的翻版?它为什么不能像字词那样起同样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才是要点。

如果头脑里思想的图画可以强加于我们，那么为何灵魂中的思想图画不能更多地强加于人呢？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

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我的心里明白你的意思”，同时指着自己的心。难道他意指的不是这个姿势吗？——当然是。或者他意识到这只是用一个比喻？确实不是。我们并不是要选择一个象征，一个比喻，然而这却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

五

假设我们在观察一个点的运动（例如一个光点在荧幕上的运动）。从这一点的行为得出各种各样的重要结果是可能的。根据这一点可以做出多少种不同的观察呀！——该点的轨迹和它的某些特有的度量（例如振幅和波长），或者速度和速度变化的定律，或者其不连续变化地点的数目或位置，或者在这些地点的轨道曲率，以及无数的其它东西。——该点行为的任何特点都可能是我们唯一感兴趣的。例如，我们可能不关心所有同运动有关的东西，只注意它在一定时间内划出的圆环。——而假如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这一个特点，而是好几个，那么每一个都可能给我们特殊的信息，不同于其它的信息。人的行为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行为中观察的具有不同的特征。

那么，心理学处理的是行为，而不是心灵吧？

心理学家记录的是什么？——他们观察的是什么？不是人类的行为，特别是他们的言谈吗？但**这些**并不是关于行为的。

"我注意到他没有幽默了。"这是关于他的行为的报告，还是关于他的心态的报告？（"天空看起来很吓人"；这是关于目前还是将来？）二者都有；但并非二者并列，而是一方**通过**一方。

医生问："他感到怎样？"护士说："他在呻吟。"这是对他的行为的报告。但他们还需要讨论一下他的呻吟是否是真的，是否真的表达了什么吗？他们是否会，例如，得出结论说："如果他呻吟，我们就必须多给他一些止疼药"——并不省略中间的推断？行为描述的作用在此不是最重要的吗？

"但接着他们做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预设。"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所做的始终都靠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预设。

我描述一个心理实验：各种仪器、实验者提出的问题，实验对象的行动和回答——而我说这是一场戏的一幕。——于是一切都不同了。有人会如此解释：如果这个实验在一本心理学的书中做同样的描述，那么所描述的行为就会被理解为某种心理表现，这只是因为我们已假定这位实验对象没有欺骗我们，没有预先已把答案暗记于心，等等。——那么我们是在做一种预先的假设了？

我们是否应该真的这样说："自然，我是在预设……"？——或者我们不这样做只是因为别人已明白了这一点？

预设不是意味着怀疑吗？但是也许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怀疑是有尽头的。

这就像下面这种关系：物体——感官印象。我们在此有两种语言游戏和它们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如果你试图把它们的关系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公式，你就错了。

六

假设某人说：我们熟悉的每一个单词，例如在一本书中，实际上都在我们的头脑中带着一种气氛，一个隐约指示用法的“晕环”。——正如绘画中的人物都有细微的阴影景物环绕，就像有另外一个维面。在这些景物中我们看见了处于不同关系中的人物。——除非我们把这一假定当真！——我们就会看到用意图来解释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是像这样的话，如果当我们说话或听话时字词的可能用法半明半暗地在我们面前漂浮——这只是对我们而言。但我们在同别人交谈时，并不知道他们也是否有同样的经验。

如果某人告诉我们，对他来讲，理解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我们应该如何反驳他？——如果他说知道怎样下棋于他是一个内在过程，我们应该如何反驳他？——我们应该说，当我们想知道他是否会下棋时，我们对他内心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如果他回答说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即，他是否会下棋——那么我们应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显示他的能力的标准上来，另一方面看看他“内在状态”的标准。

即使当一个人只有在有一种特殊感觉时，或只要有一种特殊感觉时就有一种特殊能力，这种感觉也不是能力。

一个字词的意义并不是一个人听见或说出这个字词时所有的经验，而一个句子的意思也不是这种经验的复合。——(单词的意义是如何组成“我还没有见过他”这句话的意思的?)句子是由字词组成的，这就足够了。

尽管——有人想说——每个字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有不同的特点，但同时有一个特点却总是会有的：单一的外貌。它看着我们。——但是绘画中人物的脸也看着我们。

你是否肯定对“如果”一词的“感觉”只有一种，也许有几种呢？你是否尝试过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说这个词？例如，“如果”一词是整个句子的强调点时，以及在它后面的那个字词是强调点时。

假设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他给我们讲字词对他的感受。他告诉我们：“如果”和“但是”对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是否应该有不相信他的权力呢?我们也许认为这很奇怪。我们会说：“他根本不会玩我们的游戏。”或者甚至说：“这是不同种类的人。”

假如他也像我们一样使用“如果”和“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认为他也和我们一样理解这些字词吗?

如果一个人把对“如果”的感觉当作意义的明显关联物，他就对这种感觉的心理学兴趣做了错误判断；这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中来看，在它出现的特殊环境中来看。

一个人在不说“如果”一词时，他就永远没有“如果”的感觉吗？如果只是这个原因产生了这种感觉，当然这至少是很神奇的了。而这一般适用于一个字词的“气氛”；为什么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个字词有这种气氛。

“如果感觉”并不是伴随“如果”一词的一种感觉。

“如果感觉”必须同一个音乐小节给我们的特殊“感觉”相比较。（人们有时在描述这种感觉时说“这个地方似乎做了一个结论”或者“我想说‘因此……’”，或者“一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做一个手势——”，接着便做了一个手势。）

但这种感觉能够同这节音乐分开吗？然而感觉并不是音乐本身，因为有人听了这节音乐并没有这种感觉。

从这方面来说，感觉是否就像伴随音乐演奏的“表情”呢？

我们说这个段落给了我们特殊的感觉。我们对自己唱，并做出某些动作，也许也有某些特别的感受。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又根本认不出这些伴随物——动作，感受——了。除了我们在唱这段音乐时，这些伴随物是十分空洞的。

“我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唱这段音乐。”这种表情并非某种可以同音乐分开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游戏。）

这种经验便是这段音乐像这样演奏（即，例如就像我正在做

的一样；一种描述只能对它做出暗示）。

因此，不能与其对象分离的气氛——并不是一种气氛。

密切关联的事物，我们所联想起来的事物，似乎彼此可以相配。但这种"似乎相配"是什么？这种"似乎相配"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也许是这样：我们无法想象叫这个名字，长着这个面孔，写这种笔迹的人没有写出这些作品来，而写出另一些不同的作品（另一个伟人的作品）。

我们无法想象吗？那么我们是否试图这样做呢？——

这里有一种可能性：我听说有人正在画一幅画"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幅画向我们展示的东西。但假设某人想画哥德在创作第九交响乐，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在此能想象的只有一些难堪和可笑的东西。

七

睡醒的人告诉我们一些事件(他们去了某某地方，等等。)然后我教给他们"我梦见"这种表达法，用在叙述的开头。后来，当我有时问他们"昨夜你梦见什么了吗?"，他们的回答或是或否，有时把梦叙述出来，有时则没有。这便是一种语言游戏。(我在此假定我自己不做梦。而我也没有过一种无形存在的感觉；别人有这种感觉，而我可以询问他们的这种经验。)

现在我是否必须做出某种假定，人们是否为其记忆所欺骗；是否在睡眠中真的有这些影像，或者是否只有在他们睡醒时才似乎觉得是这样？——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重要性？当别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梦时，我们可曾问过自己这种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我们确信他的记忆不会欺骗他吗?(假设这是一个记性格外坏的人呢?)

这是否意味着，问梦是否真的在睡眠中发生，或是醒时的记忆现象这个问题，始终是无意思的胡说呢？这要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用法。

"头脑似乎能够给予字词意义"——这不就好像我在说"苯中的碳原子似乎位于六边形的角上"吗？但这并不是某种似乎如此的东西；它是一幅图画。

较高级动物的进化和人的进化，在某种特殊层次上意识的觉醒。这幅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尽管以太充满了振动，但世界是黑暗的。但有一天人类睁开了眼睛，便有了光。

这种语言基本描述的是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有什么用途，怎样使用，仍然是朦胧不清的。然而，很清楚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所说的意思，就必须加以挖掘。但这幅图画似乎为我们省了这项工作：它已经指出了一个特定的用法。它便是这样吸引我们的。

八

"我的动觉告诉我我的动作和手足的位置。"

我让食指做一小幅度的钟摆运动。我的感觉非常轻微，甚至完全感觉不到。也许在指尖处略感到一点紧张。(关节处毫无感觉。)而这种感觉告诉了我该动作吗？——因为我可以精确地描述该动作。

"但说到底，你必定还是感觉到了，否则你不会知道(不用眼睛看)你的手指是怎样动的。"但所谓"知道"的含义只是：能够描述它——我也许可以说出声音传来的方向，只因为它对一只耳朵的影响比另一只耳朵更强烈，但我在耳朵里并没有这种感觉；但其效果是：我知道声音传来的方向；例如，我朝该方向张望。

这同下面的想法相同。我们认为必定有某些疼的特征告诉了我们疼在身体的部位，必定有某些特定的记忆影像告诉了我们它的时间。

一个感觉可以告诉我们动作或手足的位置。(例如，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手臂是否伸直了，你可以通过肘部的疼感得知，像正常的人所做的那样。)——同样，疼的特征可以告诉我们哪里受

了伤。（一张照片发黄的程度告诉我们它有多古老。）

根据感官印象而得知一个物体的形状和颜色的标准是什么？

什么感官印象？唔，这个：我用字词或一幅图画来描述。

好吧：你的手指在这个位置时你有什么感觉？——"我们怎样为感觉下定义？这是某种特殊和无法定义的东西。"但教别人使用这些字词必定是可能的。

我所寻找的是语法上的区别。

让我们暂且放下"动感"(Kinaesthetic)不谈。——我想向某人描述一种感觉，并且告诉他"这样做，你会得到这种感觉"，同时把手臂或头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那么，这是否是对一种感觉的描述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说他理解了我所指的那种感觉？——他得在学会以后进一步描述这种感觉。而那必须是什么样的描述呢？

我说"这样做，你会得到这种感觉。"这里能否有疑问呢？如果它所指的是一种感觉，就必定没有疑问吗？

这看起来如此；这尝起来如此；这感觉如此。"这"和"如此"必定有不同的解释。

我们对"感觉"的兴趣是一种特别的兴趣。例如，它包括"感

觉的程度”，它的“部位”以及一种感觉被另一种感觉淹没的范围。(当一个动作很疼时，疼痛就淹没了同一个部位的其它轻微感觉，这是否使你不肯定你真的做了这个动作？它是否使你以用眼睛看的办法来确定？)

九

如果你观察你自己的悲伤，你是用什么感官来观察的？一种特殊的感官：感知悲伤的那一个？那么你在观察时是否有不同的感觉呢？你观察的是什么悲伤——只有你在观察它时才有的悲伤吗？

"观察"并不产生所观察的内容。(这是一个概念性的论断。)

再者：我并不观察只有通过观察才产生的东西。被观察的对象是某些别的东西。

昨夜仍感疼痛的触摸今天已不再疼了。

今天只有我在想到它时才感到疼。(即：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的悲伤不再是以前那样了；一年前令我不能忍受的记忆如今已不再是这样了。

这便是观察的结果。

我们什么时候说一个人在观察？大致是：当他把自己置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接受某些印象，以便(例如)描述它们告诉他的东西。

如果你训练某人一看见红色的东西就发出一种声音，一看见黄色的东西就发出另一种声音，其它颜色以此类推，他仍然不

是在根据颜色描述这些东西。尽管他可以对我们所做的描述有帮助。描述是在空间里分布的呈现(例如在时间里的分布)。

如果我用凝视的目光扫过屋里，突然看见了一个醒目的红色，我就说"红色!"——那不是描述。

"我害怕"这些字词是否是对一种心态的描述?

我说"我害怕"；别人问我："那是什么?是害怕的一声喊叫；或者你想告诉我你的感觉吗；或者:它是否是你目前心态的反映?"我都能够给他明确的答案吗?我是否连一个答案都给不出来?

在此我们可以想象各种事情。例如:
"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了。我抱歉我必须坦白地这样说。"
"我仍有点儿怕，但怕得不如以前厉害了。"
"从内心讲我仍怕，尽管我自己不承认。"
"我用各种恐惧折磨自己。"
"唉，正在我不应该怕的时候，我却怕了!"
上面的每个句子都有一个适当的特殊语调和不同的语境。
可以想象有一种人似乎比我们想得更肯定一些，在我们只用一个说法的地方，他们用几个不同的。

我们问:"'我被吓坏了'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在这样说时指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找不到答案，或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问题是："它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现？"

如果我通过重复害怕的表情，同时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仿佛从我的眼角观察我的灵魂，来解决"我指的是什么？"，"我说这话时想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我就找不到答案。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中我的确可以问"我为什么那样说？我那样说是什么意思？"——而我也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回答并非以观察说话时的伴随现象为根据的。我的回答会补充，复述我先前的话。

什么是害怕？"害怕了"是什么含义？假如我想用一个动作为它下定义——我就应该表演害怕。

我是否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希望？很难。那么信仰呢？

描述我的心态（比方说害怕的心态）是我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所做的事。（正如把某个行动当作实验也需要一个特殊的情景环境一样。）

那么，如果我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用了同样的说法有什么奇怪呢？有时这种说法似乎在两种游戏之间？

我是否总是带着确定的目的谈话？——如果不带确定的目的我说的话是否无意义？

当我们在葬礼的演说中说"我们哀悼我们的……"，这当然应是哀悼的表现；而不是要告诉在场的人什么事情。但在墓前

的祈祷中说这些话却可以用来告诉某人一些事。

但这里有一个难题：一声叫喊，不能被称为描述，它比任何描述都更加原始，即使如此它仍可以用来描述内心生活。

一声喊叫不是描述。但有过渡。"我害怕"这句话可以约等于一声喊叫。它可以很接近一声叫喊，也可以离叫喊*很远*。

我们当然不总是说某人在*抱怨*，因为他说他疼。因此"我疼"这些字词可以是抱怨的喊叫，也可以是某种别的东西。

但如果"我害怕"并不总是一声抱怨的叫喊，而只是有时如此，那么它为什么应该始终是对一种心态的描述呢？

十一

我们是如何开始用“我相信……”这类说法的？是否我们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了一种（相信）的现象呢？

我们是否观察了自已和别人，因而发现了相信呢？

摩尔悖论可以这样表示：“我相信这是如此”这句话是作为“这是如此”的断言来使用的；而“我相信这是如此”的假设并未没被当作“这是如此”的假设来使用。

因此“我相信”的断言**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假设“我相信”中设想的断言！

同样，“我相信天要下雨”的陈述，其意义即用法，等于“天要下雨”。但“我当时曾相信天要下雨”的意义不同于“当时天果然下雨了”。

“但当然‘我曾相信’必定在过去所告诉的事情同‘我相信’在目前所告诉的事情一样！”——当然$\sqrt{1}$对－1的关系必定同$\sqrt{1}$对1的关系有同样的意义！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说到底，当我说‘我相信……’时，我在描述我自已的心态——但这个描述间接地是对于一个已相信事实的断言。”——

好比在某种情况下，我描述一张照片，为的是描述照片中所照的东西。

但这时我也必须要说这张照片照得好。所以我也要说："我相信天要下雨并相信我的相信可靠，因而我对此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相信就会是一种感官印象。

一个人可以不信自己的感觉，但不能不信他所相信的。

假如有一个动词，意义是"虚假地相信"，它将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第一人称现在时。

不要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要把它看作是最奇妙的事：即动词"相信"、"但愿"，"意愿"展示了"切"(cut)，"嚼"(chew)，"跑"(run)所具有的词形变化。

报告的语言游戏可以变个花样：报告的目的不在于给听话者关于主题的信息，而是关于报告者的信息。

老师在测验学生时，便是如此。(你可以用测量来检验尺子。)

假设我要把某个说法——例如"我相信"——以这种方式介绍：当报告是用来给予有关报告者的信息时，"我相信"要加在报告之前。(因此这一说法不必带有任何不确定的暗示。记住：一个断言的不确定可以非人称地表达："他今天可能来。")——"我相信……，而这并非如此"会相矛盾。

"我相信……"表明了我的心态。对我的行为可以根据这一说法得出结论。所以这同感情表达和情绪表达有相似性。

然而，如果"我相信这是如此"表明了我的心态，那么"这是如此"的断言也表明了我的心态。因为"我相信"的符号并不能这样做，至多能暗示而已。

想象一种语言，其中"我相信这是如此"只通过断言"这是如此"的语调来表达。在这个语言中，他们不说"他相信"，而说"他想要说……"，而此语言中也有假设的（虚拟的）"假定我本来想说……"而没有"我想要说"这句话。

摩尔悖论在这种语言中不会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缺少了一个词尾变化的动词。

但这一点不必使我们惊奇。想想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通过一个表示意图的说法预见他自己未来的行动。

我说别人"他好像相信……"而别人也这样说我。但为什么我从未这样说自己呢；即使当别人这样说我说对了的时候？——这时我难道看不见和听不见自己吗？——可以这样说。

"人们在内心感到确信(conviction)，人们并不从自己的言谈和语调中推断出这种确信。"——这里真实的一点是：人们不根据自己的言谈推断自己的确信；也不根据言谈推断由确信引起的行动。

"在此看来'我相信'的断言似乎并不是假设中所假定的断言。"——因此我很想用第一人称现在时找一种该动词不同的

变化。

我是这样想的：相信是一种心态。它有持续性；而它独立于句子中表达语的持续性。所以，它是相信的那个人的一种意向。这一点在别人的情况中由它的行为，由他的话向我表明。在这里，以"我相信……"这一说法，以及以简单的断言来表明。——那么我自己的情况又如何呢：我自己如何识别我自己的意向？——在此我有必要像别人那样注意我自己，倾听我自己的谈话，能够从我说的话中得出结论！

我自己同我的言语的关系全然不同于别人与他们自己的言语的关系。

如果只要我能够说"我似乎相信"，该动词的不同变化就会是可能的。

如果我倾听我嘴里的话语，我可能说这是别人从我的口中说出的。

"根据我说的话来判断，我相信的是这个。"想出一个这样说有意思的情景是可能的。

那么，某人这样说也是可能的："天在下雨而我不相信"，或者"我的自我似乎相信这一点，但这不是真的。"为了表示两个人在通过我的嘴在说话，就必须用行为填补这幅图画。

即使在假设中，这个模式也并非你所想的那样。

当你说"假定我相信……"时，你就在预先假定"相信"一词

的整个语法，你所掌握的它的普通用法。——你并非在假设某种事态，即一张图画毫不含混地呈现给你的事态，因而你可以在这个假设的用法上面附加某种并非普通用法的断言用法。——你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假设什么（例如：这样一种假设的后果是什么），假如你尚未熟悉“相信”的用法。

想想，例如在“我说天将下雨”这句话中的“我说”这一说法。它实际上同“天将……”这一断言是一回事。“他说天将下雨……”的含义约等于“他相信天将下雨……”。“假定我说……”并不意味着假定今天下雨。

不同的概念在此相触并且在某些地方重合。但你不必认为所有的线条都是圆圈。

想想下面这个不通的句子“天也许在下雨但没有下雨”。

在此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说：“天也许在下雨”的真正含义是“我想天将下雨”。因为为什么不是相反的情况呢，为什么后者的含义不会是前者呢？

不要把一个语气犹豫的断言当作一个关于犹豫的断言。

十一

"看见"(see)一词的两种用法。

一种："你在那里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这个（接着是描述、一幅图画，一个复制品）。" 另一种："我在这两张脸中看出了一种相像" ——让我告诉听这话的人也像我自己一样清晰地看见这两张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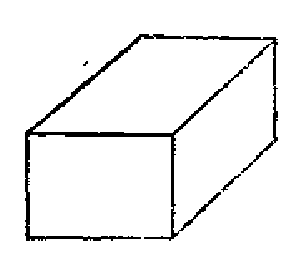
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这两个视觉"对象"的范畴不同。

一个人也许可以将这两张脸维妙维肖地描绘出来，而另一个人在画中注意到的相像之处前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我细细地看一张脸，突然间注意到了他同另一张脸的相似之处。我明白(see)脸并没有变化，然而我看见的却不同了。我把这种经验称为"注意到一个面相"。

这种经验的起因心理学家感兴趣。

我们感兴趣的是该概念以及它在经验概念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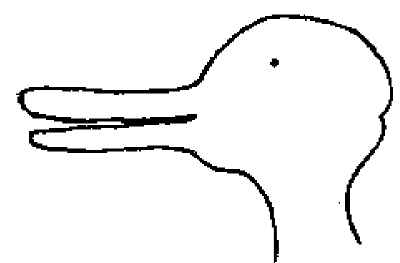


你可以想象下面这张插图。

在一本书的好几处出现(例如在一本教科书中)。在相关的课文中，每一次讨论的问题都不同：这个地方是玻璃立方体，那个地方是敞口倒置的盒子，另一处是一个铁丝框架，另一处是由三块板子组成的一个实角。每一次课文都为插图做了解释。

但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该插图看成不同的东西。——我们对插图进行解释，一边解释一边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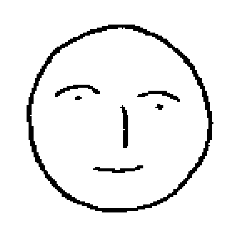
在此我们也许要这样回答：用解释的办法来描述即刻得来的(例如)视觉经验——是一种间接的描述。"我把该形体看作一个盒子"的含义是：当我把该形体看作盒子或当我看着一个盒子时，我发现我始终有一种特别的视觉经验。但如果含义如此，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能直接指涉该经验，而不是间接地。(正如我可以讲红色而不必称它为血的颜色。)



我要把下面的这个图形称为"鸭兔"(duck-rabbit))引自杰斯楚的《心理学的事实与寓言》)。它即可以被看作一只兔子的头，也可以被看作一只鸭子的头。

而我必须在一个面的"持续看见"(steitigen Sehen)和一个面的"渐露"(Aufleuchten)之间做出区分。

我也许已经看过这幅图画，但除了兔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



在此引入"图画物"(a picture-object)的观念是有用的。例如，是一张"图画脸"。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面对它就像面

对一张人的脸。我可以研究他的表情，可以像对人脸的表情那样做出反应。儿童们可以对着图画的人或动物谈话，可以像对待布娃娃一样对待它们。

那么，我可以从第一眼就把鸭兔看作一只图画兔子。也就是说，当别人问我："那是什么？"或"你看到了什么？"时，我应该回答："一只图画兔子"。如果别人进一步问我那是什么，我就会指着各种兔子的图画，也许指着真正的兔子进行解释，谈论它们的习性，或者模仿它们。

我不应该以："我现在把它看成一个图画兔子"来回答"你在这里看见了什么？"这个问题。我只应描述我的感知：正如我说"我看见了那边的一个红圈。"——

然而别人也许会这样说我："他把这个图形看成了一只图画兔子。"

如果我说"我现在把它看作……"就毫无意思，就像我看见刀叉时说"我现在把它看作刀叉"。这种说法不会被人理解。——正如"现在它是一把叉"或"它也可以是一把叉"一样不会被人理解。

人们并不把吃饭时知道是餐具的东西"当作"餐具；正如人们在通常吃东西时并不试图动动嘴，或一心想动嘴一样。

如果你说"现在它对于我来说是一张脸"，我们会问："你在暗示什么变化？"

我看见两幅图画，一幅里鸭兔被兔子围着，另一幅里被鸭子围着。我没有注意到它们是一样的。由此是否可以说我在两种情况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呢？——它给了我们在此使用这一说法的理由。

“我看的全然不同，我恐怕永远也认不出来！”——这是一种感叹。这种感叹也是有正当理由的。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把鸭头和兔头那样重合在一起，拿它们这样做比较。因为它们暗示的是一种不同的比较方式。

看起来像这和看起来像这的头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虽然它们完全迭合一致。

别人拿一幅兔子的图画让我看并且问我那是什么；我说“这是一只兔子”，而不说“现在这是一只兔子”。我在报告我的感知。——别人让我看这个鸭兔并且问我这是什么；我也许会说“这是一只鸭兔”。但我也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全然不同。——说这是一只鸭兔的回答也是对一种感知的报告；而“现在这是一只兔子”的回答却不是。倘若我回答说“这是一只兔子”，那么我就错过了这里的含混歧义，而在报告我的感知经验。

改变一下面相。“但你当然会说这幅图画现在全然不同了！”

但不同的是什么？我的印象？我的观点？——我可以说出来吗？我把这种改变描述为一种感知；仿佛这东西在我的眼前变了。

“现在我看见了这个”，我会说（一边手指着另一幅图画）。

这具有报告一种新感知的形式。

面相改变的表达是一种新感知的表达，同时也是感知未改变的表达。

我突然看到了这幅画谜的解答。以前，那里是树枝；此时，这里有个人的形状。我的视觉印象改变了，于是我现在认识到它不但有形状和颜色，而且也有特别具体的"组织"。——我的视觉印象改变了；——以前它像什么，现在它像什么？——如果我用一幅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来代表——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代表物吗？——什么变化也没有表现出来。

但千万不要说"反正我的视觉印象不是绘图；而是这个——我无法宣示于人的这个。"——当然，那不是绘图，但它也不是我在自身内携带的任何同一范畴的东西。

"内在图画"的概念容易令人误解。因为这个概念用"外在"的图画作为模子；而代表这些概念的字词用法彼此之间却同"数目"(numeral)和"数字"(number) 的用法一样。(如果有人决定把数目称为"理想数字"，他可能会制造出类似的混乱。)

如果你把视觉印象的"组织"同颜色和形状放在同一个层次，你就是在把视觉印象的观念当作一个内在物。当然，这样做使得该物成为一种幻想怪物；一种古怪的变换结构。因为它同图画的相似处此时被破坏了。

如果我知道图式的立方体有不同的面相而我想弄清楚别人

看到的是什么，我就可以让他把所见的东西制造一个模型(除了做一个副本)，或指出这样一个模型；即使他不知道我要求这样做的目的。

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变换着的面相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唯一能够表达我们经验的东西，当我们一旦有了该副本时，便是以前似乎是(甚至就是)一个无用的具体说明。

而这本身破坏了视觉印象中"组织"同颜色形状的比较。

如果我把鸭兔看作兔子，那么我就看见了：这些形状和颜色(我详细地说明)——而我在某个东西旁边看见了这个：在此我指着各种不同的兔子图像。——这表明了概念之间的区别.

"看作……"并不是感知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它既像看又不像看。

我看着一个动物，别人问我："你看见了什么?"我回答："一只兔子"。——我看见一片风景；突然一只兔子跑过去了。我惊呼道："一只兔子!"

两个东西，报告和惊呼，都是感知和视觉经验的表达。但惊呼是同报告意思不同的表达：它是从我们身上逼出来的——它同经验的关系就像呻吟与疼的关系。

但由于它是对一种感知的描述，它也可以被称作思想的表达——如果你正看着该物，你就不需要想它；而如果你产生了由惊呼表达的视觉经验，你也正在想你所见的东西。

因此一个面相对我们的闪现似乎一半是视觉经验，一半是思想。

某人突然看到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东西（这也许是一个熟悉的东西，但处于一个特别的位置和光线下）；不认识的状况也许只延续了几秒钟，如果说他的视觉经验不同于一眼就认出来的人的视觉经验，这是否正确呢？

把一个我熟悉的形状，放在一个不熟悉的人的面前，他是否也可以像我一样做出精确的描述呢？那不就是答案吗？——当然，一般不会这样。他的描述会同我的全然不同。（譬如，我会说：“这个动物有长耳朵”——而他说：“有两只长附肢”，然后把它们画下来。）

我遇见了一个我多年未见的人；我把他看得很清楚，可是没有认出来。突然间我认识他了，我在已有变化的面庞中看出了原来的那张脸。我相信假如我现在给他画一幅肖像的话，我会画得很不同。

现在，当我在人群中认出一个熟人来，也许是在对着他的方向看了好半天之后，——这是否一种特殊的看呢？这是否既是看也是想呢？或者是二者的混合，正如我很可能要说的一样？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想这样说？

表达本身同时也是对所见的报告，在此正是认出来的一声喊叫。

视觉经验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你以为是什么？

"所见东西"的再现。

所见东西再现的概念，就像一个复制本，非常有弹性，因此整个加起来便是所见东西的概念。二者密切相联。(这并非说二者很相像。)

人们怎样判断人类的视觉是三维的？——我问一个能看到(那边的)一片土地形状的人："是这样的吗？"(我用手指给他看)——"是的"。——"你怎么知道？"——"又没有雾，我看得很清楚。"——他没有这一推测的理由。唯一使我们感到自然的是三维地再现我们的所见；无论是用绘图或文字，二维的再现需要特殊的训练和实践。(儿童绘画的古怪。)

如果一个人看见微笑而不知道这是微笑，因为他不懂得什么是微笑，那么，他所见的微笑是否同懂得微笑的人所见的微笑不同呢？——譬如，他以不同的样子模仿。

把一幅面孔的图画倒拿着，因此你认不出脸的表情。也许你看得出脸在微笑，但看不出究竟是那一种微笑。你无法更精确地模仿或描述该微笑。

然而你翻转的这幅图画可能是一个人脸的最精确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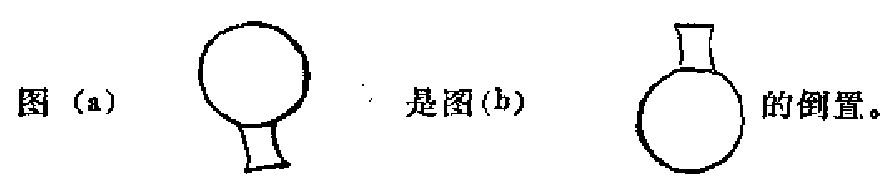


图 (a) 是图(b) 的倒置。

正如图(c)" 剉餔 "是图(d)" 愉快 "的反面一样。

但是——我要说——我在说(c)和(d)之间的区别和说(a)和(b)之间的区别时有所不同。例如，(d)比(c)看起来整洁。(比

较一下路易丝·卡罗尔的评语。①）(d)很容易复制，(c)较难复制。

设想这只鸭兔隐藏在一团线条里。现在我突然在图画中注意到了它，注意到它是一只兔子头。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同一幅图画，注意到了同样的图形，但把它看成了鸭子，而并不一定察觉到两次看的是同一幅图画。——如果我后来看的方面变了——我能否说现在看到的鸭和兔的方面全然不同于我在一团线条中分别看出它们的方面呢？不能。

但是，这里的变化产生出了不是由认识产生出的惊讶。

如果你在图(1)中寻找另一个图形(2)，接着找到了，你以新的方式看图(1)。你不但能够为它做出新的描述，而且注意到第二个图形是一种新的视觉经验。

但你不一定想说"图(1)现在看起来全然不同了；它甚至一点儿也不像我原先看到的那个图形了，尽管它们迭合在一起！"

此处有大量互相联系的现象和可能的概念。

那么，该图形的复制本是否是对我的视觉经验的完整描述呢？不是的。——但具体情况会决定更详细的描述是否必要、那些有必要。——它**可能**是不完整的描述；假如仍有要问的东西的话。

① 童话中人物。

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图画兔子”的概念和“图画鸭子”的概念下面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一幅画，一幅绘图，便是这个东西。——但印象并不是同时是一幅图画鸭子和图画兔子。

“我真正看到的东西必定是该物的影响在我心中产生的东西”——那么在我心中产生的东西是件复制品，某种可以观看，可以放在眼前的东西；某种几乎是物质化的东西。

——而这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的东西是某种空间化的东西，必定可以用纯空间术语把它描绘出来。譬如（倘是一张脸的话），它会微笑；然而，友好的概念在这种描述中却没有位置，但对这种描述是陌生的（尽管它可能有助于这种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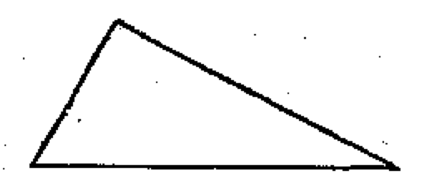
如果你问我我看见了什么，也许我能画一幅素描让你看；但很可能我记不起来我在看它时目光移动的方式。

“看”的概念造成一种交织复杂的印象。唔，是交织复杂的。——我看着一片风景，我的目光仔细地扫过它。——我看见了各种各样清晰和不清晰的运动；这个印象很清晰，那个很模糊。说到底，我们所见的东西可以看起来是多么地支离破碎呀！现在看一看由“描述所见”可以意指的所有东西。——但这只是称之为所见物的描述。并没有这种描述的一个真正的合适例子——其它的则模糊不清，需要澄清，或必需当作垃圾扫在一边。

这里我们面临着想要做出细致区别的巨大危险。——这正像一个人试图用“真看见的东西”这类话来为一个物体的概念下

定义。——我们宁愿做的是接受日常的语言游戏，把事物的虚假阐述标明是虚假阐述。教给儿童的原始语言游戏不需要加以证明；证明的企图需要被抵制。

拿三角形的各个面相为例。这个三角形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三角形的洞，一个实体，一个几何图画；看作它的底边着地，看作以顶尖悬空；看成是一座山，一个三角板，一个箭头或指路标，看作本意是要让短直角边着地的倒置物，看作平行四边形的一半，以及各种其它的东西。

"你一边看它，一边可以把它一会儿想成这个，一会儿想成那个，一会儿当成这个，一会儿当成那个，然后一会儿这样看，一会儿那样看。"——怎样看？再没有进一步的条件要求。

但根据一种解释来看一个东西是怎么可能的呢？——这个问题把它形容为一个古怪的事实；仿佛把某件其实不合配的东西强行压入它的形式中，但这里并没有挤压和强行的事发生。

当看起来似乎在两个形式之间没有这种形式的空间时，你就必须寻找另外一个维面。如果在这里没有空间，在另一个维面中就有。

(也正是在这个意思上，实数的系统中没有虚数的位置。但这句话的含义是：虚数概念的应用比真数在计算中看起来要少。有必要着眼于应用，这样这个概念就找到了一个不同的位置，即一个人们从未想到过的位置。)

这个解释怎么样："我能够看成某个东西的东西便是可以成为那个东西的图画的东西"？

这句话的含意是：变化方面的各方面是图画中的图形可能永远具有的方面。

一个三角形在一幅图画中可以真正站立，在另一幅中被悬空，在第三幅中倒下。——即，正在看着它的我不说"它也可以是某个倒下来的东西"，而说"这块玻璃倒了下来，现在支离破碎地躺在那里"。我们就是这样对这幅图画做出反应的。

我能否说，为了产生这种效果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图画呢？不能。譬如，绘画的风格不以这种直接的方式给我传达任何东西，而对其它人就传达。我认为习俗和教养与此有关。

说我在画中"看见天体在空中漂浮"是什么含义？

说这个描述是第一手的描述，是理所当然的描述，是否就够了呢？不够，因为这样的描述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这种描述，譬如，可能只是惯常性的描述。

怎么表达我不仅以这种方式理解了这幅图画(例如，知道了什么是假定)，而且以这种方式看见了这幅图画？——由："天体似乎在漂浮"，"你瞧它在漂浮"，或者以一种特殊的语调说"它在

漂浮！"来表达。

那么，这是把某个东西当作某个东西的表达了。但不是把它当作某个东西来用的表达。

在此我们并不是在问自己起因是什么，是什么在一个特定的事例中产生了这种印象。

是一种特殊的印象吗？——"当我看见天体在漂浮时，我当然看见了某些不同于当我看见天体只是悬在那里时的东西。"——这句话的真正含意是：这种表达方式有道理！——（因为照字面来理解，它只是重复而已。）

（然而我的印象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漂浮的天体的印象。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三维所见"。一张照片的三维特点和我们透过立体镜看到的三维特点。）

"真的是不同的印象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要问问自己是否我的心中真的有某种不同的东西。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对我所见的东西描述不同。

某些绘图始终被视为平面图形，而另一些绘图却有时，或始终被视为三维图形。

在此有人要说：被视为三维的视觉印象便是三维的；例如，图式的立方体，视觉印象便是立方体。（因为对印象的描述便是对立方体的描述。）

那么这样似乎就很奇怪：有些绘图我们的印象是平面的，

而另一些却是三维的。人们会自问"这要到哪里才有尽头?"

当我看见一幅奔马的图画——我是否只知道这意味着一种运动呢?如果这样想是否迷信:我看见马在图画中奔驰?——我的视觉印象是否也在奔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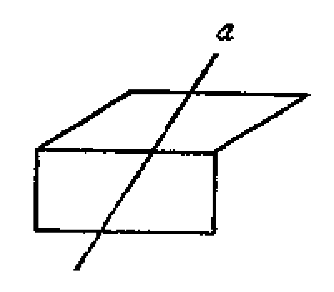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说"现在我把它看作是……"他告诉了我什么呢?这个信息有什么后果?我可以用它来做什么?

人们常常把颜色同元音联系在一起。有人也许会发现经过多次重复后一个元音会改变它的颜色。例如他发现a"一会儿蓝——一会儿红"。

"现在我把它看作……"的说法对于我们的意义可能只不过是:"现在我发现了一种红色"。

(同心理学的观察相联系,即使这种变化也对我们有重要性。)

我发现在谈论美学方面的事时,我们用"你得这样来看它,这便是它的含义","当你这样看时,你就可以看见错在哪里了";"你要把这个小节听成是一个序曲";"你必须要在这个键上听出这一点","你必须把它这样分音节"(这既可指听也可以指演奏)。



这个图形代表一个凸状台阶,用于某种拓扑学的演示。为此目的我们从a划了一条通过两个平面几何中心的直线。——现在如果有人对这个图形的三维印象只是瞬间性的,即使这样也是一会儿

是凹状，一会儿是凸状，因此他很难跟得上我们的演示。而如果他发现平面的方面与三维的方面交替出现，这正是因为我仿佛在演示过程中让他在看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看着描绘性的几何图形说："我知道这条线在这里又出现了，但我却看不到这道线"，这是什么意思？它是否只意味着对绘图的运用还不够熟悉；我还不是太晓得"门道"？——这种熟悉程度当然是我们的标准之一。使我们知道某人三维地看这幅图的是某种"老马识途的门道"。例如，某些姿势标明了三维关系，行为的精细度(Feine Abschattungen des Verhaltens)。

我看见图画中的动物被一支箭射穿，它穿过喉咙，从脖颈上穿出来。让这幅图画成为一幅侧影。——你看得见箭——还是只知道这两个小点表示箭的部分？

（比较一下库勒连通六边形的图形。）

"但这并不是看呀！"——"但这是看呀！"——从概念上说这两种评语都对必定是可能的。

但这是看呀！在什么意思上它是看？

"这种现象乍一看来令人惊讶，但肯定可以找到一种生理学的解释。"——

我们的问题不是因果性的问题，而是概念性的问题。

如果被射穿的动物的图画或连通六边形的图画让我只看一眼，然后让我描述，那就是我的描述；如果我得把它画出来，我

肯定会画一个错误百出的复制品，但它会表示某种动物被一支箭射穿了，或者两个六边形连通起来。也就是说：某些错误我是*不会*犯的。

在这幅图画中，第一个跃入我的眼帘的是：有两个六边形。

现在我看着它们并且问自己："我真的把它们看作是六边形吗？"——在我眼前的整个时间都是如此？（假定它们在这段时间没有改变面相。）——那么我就会回答："我并没有在整个时间内都把它们想作六边形。"

有人告诉我："我立刻便看出这是两个六边形。这是我所看到的*整体*。"但我怎样理解这个呢？我想他会立刻做出这个描述来回答"你看见了什么？"这个问题，他对此的处理也不是几个可能性中的一个。在此，他的描述就像是看到下面这个图形时回答道"一张脸"。



我对于让我看了一眼的东西所能给予的最好描述是*这个*：……

"印象是一只前脚举起的动物的印象。"因此出来了一个十分确定的描述。——是*看见*，或是思想？

不要试图分析你自己的内在经验。

当然，我也许刚开始把这张图画看成了其它东西，然后对自己说，"哦，原来是两个六边形！"因此面相一定变了。这是否证明事实上我把它看成是某种确定的东西呢？

"它是否是一种真正的视觉经验?"问题是:在什么意思上它是?

在此很难看出来,问题是概念的固定。

概念自身强加于人。(这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

因为,什么时候我应该称它为只是个知的问题,而不是看的问题呢?——也许当某人把该图画当成一幅工作绘图时 把它当作蓝图来读。(行为的精致层次。——为什么它们是重要的?它们有重要的后果。)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动物被箭刺穿了。"我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这就是我对这个图形的态度。这就是称它为"看"的情况的一个意义。

但我是否能在同样的意思上说:"对我来说这是两个六边形"?不能在同一个意思上,但可以在相似的意思上。

你需要想一想绘画(相对于工作图纸)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这个作用决不是单一的。

一个比较:我们有时把格言语录挂在墙上,但不把机械定理挂在墙上。(我们同二者的关系。)

如果你看这幅图画是某种动物,我对你的期待就同你只知

道该图的含义是什么的期待极为不同。

也许下面的说法更好一些：我们把这张照片，我们墙上的这幅画，当作那里所描绘的对象本身（人物、风景，等等）。

这毋需如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种同这类图画没有关系的人。这种人，例如，很讨厌照片，因为一张没有色彩的脸，甚至比例缩小的脸会使他们觉得是非人的。

我说："我们把一张肖像当作一个人，"——但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做呢？能这样做多久呢？一直如此，只要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不要把它看作别的东西）？

我也许会说这是对的。而这将决定"当作"的概念。——问题是，是否有另一个概念，与这相关的，也对我们具有重要性：即"看作"的重要性。它只有在我自己认为图画是被描绘的物体本身时才发生。

我可能说：图画并不在我看它时始终为我而活着。

"她的画像在墙上冲着我微笑。"它不必每当我的目光射向它时，始终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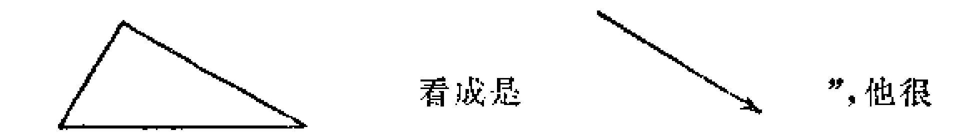
鸭兔。有人问自己：这只眼睛——这个点——怎能向一个方向张望？——"你瞧，它在看！"（而他一边说一边"看"自己。）但一个人并不在看这幅画的整个时间内都这样说和做。那么，"你瞧，它在看！"是什么东西？——它是否表达了一种感觉呢？

(在举出这些例子时，我的目的不是要达到某种完整，某种心理概念的分类。它们只意味着能使读者在遇到概念错误时摆脱出来。)

“现在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同“我试图把它看成是一个……”或“我还无法把它看成是一个……”相配。但我无法试图把一个狮子的一般性图画看成狮子，正如我无法试图把F看成是F这个字母一样。(尽管我可能试图把它看成是，例如，一个绞架。)

不要问你自己“对我来说是如何?”——要问：“我对别人的这种情形知道些什么?”

一个人是如何玩：“它也可以是这个”这一游戏的?(这个图形也可以是另一个东西，它只能被看成是另一个东西，而不可能是另一个图形。如果某人说：“我把



可能在指完全不同的东西。)

下面是孩子们玩的一个游戏：例如，他们把一个箱子当作一座房子；并因此就每一个细微部分都把它解释为一所房子。一件幻想作品就置入其中了。

那么孩子们是否把这个箱子看成是房子呢？

"他忘记了这是一个箱子；对他来说这实际上就是房子。"（对此有明确的标志。）那么如果说他把它看成是房子是否也是正确的呢？

如果你知道怎样玩这个游戏，假如有一个特定的情形，你用一个特殊的表情惊呼"现在它是个房子！"——你就是在表达一个面相的展现。

如果我听到某人在谈论鸭兔，而现在他以某种方式谈到兔子脸上的特殊表情，那么我就会说他现在把这个图画看成是一个兔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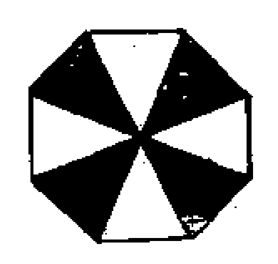
但这个人的声音和手势所表达的，同对象本身变了时并且最终变成这个或那个时都是一样的。

一个曲调给我演奏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缓慢。最后我说"现在对了"或者"现在终于是个进行曲"，"现在终于是个舞曲"。——同一个声调表达了一个面相的展现。

"行为的精细层次"。——当我对一个曲调的理解由我吹的口哨来表达，并带着正确的表情，这便是这种精细层次的一个例子。

三角形的不同面相：它就像一个形象同视觉印象接触到了，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同视觉印象保持着接触。

然而，在此这些面相不同于台阶的凹状和凸状的面相（举例来说）。也不同于下面这个图形的面相：（我把这称为“双十字”）白十字衬黑底，黑十字衬白底。



你必须记住对变换着的面相的描述在每个情况中都属于不同的种类。

（想说“我看它像这个”的诱惑，指着同一个东西代表“它”和“这个”。）始终用下面这种办法排除私有对象的观念：假定它在不断变化，但你没有注意到变化，因为你的记忆不断地欺骗着你。

双十字的那两个面相（我将称它们为面相A）可以交替地指着单独的白十字和单独的黑十字来报告。

人们完全可以把这种情况想象为儿童甚至在会说话之前的原始反应。

（因此，在报告面相A时，我们指着双十字的一部分。——鸭和兔的面相不能以类似的方式来描述。）

如果你已经熟悉了这两种动物的形状，你只“看见了鸭和兔的面相。”而看面相A却没有类似的条件。

只把鸭兔当成是一只兔子的图画，把双十字只看成一个黑十字的图画是可能的，但把三角形当作一个倒下的三角体的图

画却不行。要想看到三角的这个面相需要想像力。

面相A并非根本上是三维的；衬白底的黑十字并非根本上是衬底上带白色表层的十字。你可以教给某人黑十字在不同颜色衬底上的观念，只要让他看画在一张纸上的十字就够了。在此，“衬底”只是十字的周围而已。

面相A同幻觉可能性的联系与立方体或台阶绘图三维面同幻觉可能性的联系有不同的方式。

我可以把立方体图形看成是一个箱子；——但我是否也可以一会儿把它看成是一张纸，一会儿把它看成是锡盒？——假如有人向我保证说他可以，我应该说什么？——我可以为这个概念定一个界线。

然而，把看一张图画同“感到”这个说法联系起来想一想。（“一个人感到了材料的柔软。”）（做梦时的“知道”。“而我知道……在屋子里。”）

一个人如何教一个儿童（譬如在算术中）“现在把这些当作一起的！”或者“现在这些属于一起的”(Jetzt gehören die zusammen)？显然，“当作在一起”和“在一起”本来对他必定有除了看作这或那的其它意义。——而这是关于概念的断想，而不是关于教学法的断想。

一种面相可以被称为“组织面相”（Aspekte der Organisation）。当该面相变化时，图画的各部分成为一体，而变化前不是如此。

在三角形中，我一时可把这看作顶部，把那看作底部——另一时把那看作顶部，把这看作底部。——很清楚，“我现在把这看作顶部”这句话至此对一个刚遇到“顶部”、“底部”等概念的初学者不会有任何意义。——但我并非意指这是个经验命题。

“现在他这样看它”，“现在那样看它”只能对能很自由地应用这个图形的人说。

这个经验的基础便是对一种技巧的掌握。

但这便是某人有如此如此经验的逻辑条件，这多么奇怪！毕竟，你不会说一个人如果能如此这般的做才有“牙疼”。——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在此处理的并非同样的经验概念。它是不同的尽管是相关的概念。

只有在某人可以做，学会了掌握如此如此，说他有过这个经验才有意思。

而如果这听起来荒唐，你就需要想到：看的概念在此已被修改了。（类似的思考往往也需要用来排除数学中的眩晕感觉。）

我们交谈，说话，而只有在后来才得到它们的生命图画。

因为，在我知道这是该动物的姿势，而不是它的解剖图之前，我怎么能看出该姿势是犹豫的呢？

但当然那只意味着我不能用这个概念描述看的对象，只因为它有的不只是纯视觉指涉吗？——尽管如此我是否可以有一个对犹豫姿势或恐惧面孔的纯视觉概念呢？

这种概念可以同“大调”、“小调”的概念相比较，它们当然有情绪价值的，但也可以纯粹用来描述一个感知的结构。

描写“悲哀”的形容词，例如在描述脸的轮廓时，描述了把线条组合在一个圆圈的特征。应用在人的身上，它就有不同的（尽管是相关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哀的表情像悲哀的感觉。）

也想想这一点：我只能看见红色和绿色，但听不见红色和绿色，而悲哀我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

想想“我听到了一首哀调”这句话。这里的问题是：“他是否听见了哀伤？”

而如果我回答：“没有，他没有听见，他只是有一种哀伤的感觉”——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我们无法给这种感觉指出一个感觉器官。

有人会这样回答：“当然，我听见了！”——也有人会说：“我并未真正听到。”

然而，我们可以在此规定概念的区别。

我们对一个视觉经验的反应同认不出来它是怯懦（在该词十足的意思上）的人是不同的。——但我在此并不想说我们的肌肉和骨节感到了这种反应，而这就是那种“感觉”。——不对，我们在此有的是一个修饰了的感觉概念。

我们可以说某人对一张脸的表情视而不见。就此而言，他的视觉是否有缺陷？

当然，这不仅仅是生理学的问题。这里生理学问题是逻辑问题的一个象征。

如果你感到了一首曲调的严肃，你感知了什么？——把听到的东西复制一遍并不能传达任何东西。

我可以想象某个随意的密码——例如，这是某种外文字母表中严格正确的一个字母。或者，它是一个写错了的字母，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错了。例如，它可能是太潦草，或典型的儿童式的拙稚，或者像法律文件中的花体。它可能以各种方式背离了正确的写法。——我可以根据我的虚构从各方面看到这一点。而这同"经验一个字词的意义"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我想要说，这里所显露的东西同我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看这个对象的持续时间一样长。("你瞧，他是怎么个看法！")——"我要想说"——是这样吗？——问问你自己"我被一个东西打动的时间有多久？"——我发现一个东西是新的有多久？

面相呈现了一种随即消逝的相貌。它几乎好像是那里有一张脸，起初我模仿它，接着又不加模仿地接受了它。——而这不是真正解释够了吗？——但这是否解释得太多了呢？

"我观察了几分钟他和他父亲的相像之处，然后相像就不见

了”——如果他的脸在起变化，而只同他的父亲暂时相像，也许可以这么说。但这也可能意味着过了几分钟后我不再被相像打动了。

“在你看出相像以后，你这样意识到了多么久？”对此问题我们的答案可能是什么呢？——“我很快便停止这样想了”，或者“我不时地又看出来了”，或者“有几次我这样想：他们俩真像！”或者“我对他们的相像至少惊异了一分钟”——你得到的回答会是这一类的。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在整个看它的时间内察觉到了一个东西的空间特征、深度（例如一个橱柜）”。也就是说，我是否在整个期间都感觉到了？——但再拿这个问题问第三个人。——你什么时候说某人在整个期间都察觉到了，什么时候说他没有？——当然，我们可以问他，——但他怎么学会如何回答这种问题的？——他知道什么是“持续地感到疼”。但这里只会把他弄糊涂（就像把我弄糊涂一样）。

如果他现在说他一直察觉到了深度——我相信他吗？而如果他说他只是偶然察觉到（也许只是在谈论它时）——我相信这吗？我觉得这些回答都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如果他说这个东西他有时感到是平面的，有时感到是三维的，那就不同了。

某人告诉我：“我看着花，但想的是别的东西，并没有意识到花的颜色。”——我是否理解这句话？——我可以想象一个有意义的语境，譬如他续继说：“然后我突然看见了颜色，意识到它是……”。

或者："假如我当时转过身去，我就说不出是什么颜色。"

"他视而不见。"—— 有这种情况。但它的标准是什么？——唔，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刚才我看的是形状而不是颜色。"不要让这种话把你弄糊涂。首要的是：不要对"眼睛里和脑子里在发生什么？"感到好奇。

他们的相像打动了我；然后这个印象消退了。

它只打动了我几分钟，后来就再没有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能回忆起什么？我自己的面部表情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可以再做出那表情。如果某个认识我的人看到了我的脸，他会说："他面部的某种东西刚才打动了你"。——进一步发生的是我在这个场合大声地或自言自语说的话。如此而已。——而这就是所谓被打动吗？不是。这些是被打动了的现象；而它们便是"所发生的"。

"被打动"是否是看再加上想？不是。我们的许多概念在这里交汇。

〔"想"和"内在言语"(in der Vorstellung sprechen)——我没有说"对自己"——是不同的概念。〕

视觉印象的颜色同该对象的颜色相对应（这张吸墨纸在我看来是粉红色的，因而是粉红色的）——视觉印象的形状同该对象的形状相对应（它在我看来是长方形的，因而是长方形的）——但我在一个面相的显露中所感知的并非该对象的属性，

而是它同其它物的内在关系。

“在这语境中看见这符号”差不多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回声。

“视觉中的思想回声”——我们想这样说。

想象一下该经验的生理学解释。假定是这样：我们在看这图形时，目光反复扫过它，始终遵循一个特定的路线。路线同眼球在看的动作中摆动的格式相对应。从一种格式跳跃到另一种格式是可能的，两种格式交替进行也是可能的。(面相A。)某些运动格式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譬如，我无法把立方体的图形看成是两个联通的棱方体，等等。假定这便是解释。——“是的，那表明这是一种看。”——你现在引入了一个新的，生理学的看的标准。——而这可以把老问题遮掩起来，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然而，这一段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当有了一个生理学的解释时，会发生什么。生理学的概念高挂在这个解释无法达到的地方。而这使得问题的本质更清楚一些了。

我是否真的每次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呢？抑或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释解我所见的东西？——我倾向于前一种回答。但为什么？——因为释解便是想，是在做某件事；而看是一种状态。

现在认出我们在释解的情况很容易。我们在译解时形成假设，该假设可以证明为假。——“我把这个图形看成是……”就像“我看见了鲜红”，同样(或在同一意思上)不能被证实。因此在两个语境中“看”的用法有相似之处。只是不要认为你事先就知道此处“看的状态”是什么含义！让用法教给你意义。

我们发现"看"有某些令人迷惑之处，因为我们没有发现 整个"看"这件事足够令人迷惑。如果你看一张人、房屋、树木的照片，你并不感到照片中缺少第三个维面。把一张照片描绘为 平面上的一堆色块组合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在立体镜中看到 的三维，又是以不同的方式。

（我们用两只眼睛看见东西是三维的，这完全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两只眼睛看到的两个视觉映象合并在一起，期待中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映象。）

面相的概念就像映象的概念。换言之："我现在把它看成是……"的概念就像"我现在有这个影像"的概念。

听出一个曲子是某个特别主调的变奏不是需要想像力吗？然而，在听出变奏时，一个人在感知某种东西。

"想象这个东西这样地变了，你就会得到这一另外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在证明某个东西的过程中运用想象力。

看见一个面相和想象受制于意志。可以有这种命令："想象这个！"或"现在把这个图形看成这样；"但不会有"现在把这片树叶看成绿色"的命令。

问题现在出现了：人类是否可能缺少把某个东西看成某个东西的能力呢？——那会成什么样子？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缺陷是否相当于色盲或没有绝对高低音呢？——我们

将把它称为“面相盲”(Aspekt blindheit)——下面就接着考虑这可能有什么含义。(概念探讨。)有面相盲的人应该看不见面相A的变化。但他是否也应该看不出来双十字包含着黑十字和白字呢?那么,如果叫他“在这些例子中,拿出包含黑十字的图形让我看”,他是否会无法办到呢?不会的,他应该能够办到;但他不应该说:“现在这是个白衬底上的黑十字!”

他是否应该看不见两张脸之间的相像之处呢?——因而也看不见它们的相同性或近似的相同性呢?我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能执行“把那个看起来像这个的东西给我拿来”这一类的命令。)

他是否应该不会把立体图形看成是立体物呢?——由此不能推断他认不出该图形是立方体的代表物(譬如一张工作图纸)。但对他来说,该图形不会从一个面相跳到另一个面相。——问题:在特定情况下,他是否应该能够把它当作立方体,如我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不能,这就不能完全称为一种盲目。

“面相盲”的人同图画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我们同图画的关系。

(这种反常我们很容易想象。)

面相盲很像一个人没有“乐感”(musikalischen Gehörs)。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看见一个面相”与“经验了一个字词意义”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们想问“如果你没有经验过一个字词的意义,你会遗漏什么?”

例如，如果你没有理解别人要求你发“等到”(sondern) 的音并且把它当一个动词来用，你会遗漏什么？或者如果你并未感到一个字词失去了意义而如果把它重复十遍以上，它就只成了一声音，你会遗漏什么？

例如，在法庭上，可能提出某人如何意指字词的含义这个问题。而这从某些事实中可以推断出来。——这是个意图问题。但他如何体验一个字词——譬如“银行”(bank)① 一词——是否也能够这样有重要意义呢？

假定我同某人约定好一个密码：“塔”指银行。我告诉他：“现在到塔里去”——他理解了我的话并且去了，但他感到“塔”字用起来很别扭，它还没有“承担”起意义来。

“当我带着感情色彩读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我的身上当然会发生一些当我只是把字行扫一遍寻找资料时不会发生的东西。”——我这是在暗指什么过程？——这些句子有不同的声调(klingen)。我非常留心我的语调。有时候一个字词的语调错了，我读得太重或太轻。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脸上表示出来。我也许之后详细地谈论我的阅读，例如关于我的语调的错误。有时一幅图画，就像是一幅图解在我心中出现。而这似乎有助于我用正确的表情来读。类似的情况我可以举出许多。——我也可以给一个字词一种语调，使它把其余的意义带出来，似乎这个字词便是整个东西的图画。(而这，当然，可能取决

① 英文中“bank”既有“银行”又有“河岸”之意。——译者

于句子的构成。)

当我一边带着表情阅读,一边发出这个字词的音时,这个字词便充满了意义。——"如果意义是该字词的用法,这怎么可能?"唔,我说的话本意是比喻式的(bildlich)。而它不是我选择的比喻:它强加于我。——但字词的比喻式用法不能同它的本来用法相冲突。

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正是这幅图画向我毛遂自荐。(只要想一想这个说法及其意义:"点铁成金之语"。)

但如果一个句子给我的印象可以是一幅文字的图画,而该句中的单词就像一幅画,那么一个孤立说出没有目的的字词似乎本身能够携带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没有什么神奇的了。

在此想象一种启发我们的特殊幻觉。——我同一个朋友在一个城市周围散步。我们且走且谈,发现我正在想象这座城市坐落在我们的右方。对此假设我不但没有有意识的理由,而且只要我稍微简单地一想,就会明白该城市其实在我们的左前方。起初我无法回答为什么我想象城市在这个方向。我没有这样想的理由。尽管我想不出理由,但我似乎仍能看出某种心理的原因。特别是某些联想和记忆。例如,我们曾经沿着一条运河散步,在类似的情形下我沿着运河而城市坐落在我们的右方——。我似乎可以试图用心理分析发现我盲目确信的原因。

"但这种奇怪经验是什么?"——当然它并不比其它经验更

奇怪；它只不过在种类上不同于我们当作最基本经验的经验，例如我们的感官印象。

"我觉得我似乎知道城市在那边。"——"我觉得'舒伯特'的名字似乎同舒伯特的作品和舒伯特的脸很相配。"

你可以对自己说"weiche"① 这个词，一时指一句命令，一时指一个月份的名字。现在说"weiche!"——然后说"停止前进!"(Weiche nicht vom Platz!)——这两次是否都有同样的经验伴随这个字词？你能肯定吗？

当我玩这个游戏时，如果有一只灵敏的耳朵向我表明，我对一个字词一会儿有这种经验，一会儿有那种经验，那么它不也向我表明在谈话中，我往往对该字没有任何经验吗？——因为我当时也一会儿指这，一会儿指那，而且后来也可以这样说，这一事实当然不成为问题。

但问题仍然是：同这一经验字词的游戏相联系，我们为什么也讲"意义"和"意指"。——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在这个情形中我们这样说，是这个语言游戏特有的现象：我们说我们带着这个意义发这个字词的音，从其它的语言游戏中接过这个用法。

把它称为一个梦。它并不改变任何东西。

---

① 德文weiche和英文march既有"前进"之意又是"三月"之意。——译者

如果给你“胖”和“瘦”这两个观念，你愿意说星期三胖，星期四瘦，还是倾向于说星期三瘦，星期四胖？（我愿意选择前者。）好吧，“胖”和“瘦”在此与平时相比，是否有某种不同的意义？——它们有不同的用法。——那么，我是否其实用了两个不同的字词呢？当然不是。——我想在这里用这些字词（以及它们熟悉的意义）。——好吧，我对这种现象的起因什么也不说。它们也可能是我童年时代的联想。但那只是一种假设。无论怎样解释，——这里有一种倾向性。

当别人问：“你在这里到底用‘胖’和‘瘦’指什么意义？”——我只能按照平常的用法解释该意义。我无法指着星期四和星期三的例子。

在此人们可能会讲一个字词的“首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只有在该字词对你有首要意义时，你才能在它的次要意义上使用它。

只有你学会了计算——用低或大声地——你才能够通过这个概念懂得头脑里的计算是什么。

次要意义并不是“隐喻”意义。如果我说“对我来说，元音e是黄色的”，我并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指“黄色”的，——因为除了用“黄色”的观念外，我无法表达我想说的东西。

某人告诉我：“你在银行旁边等我”。问题：你在说银行一词时，是否指这个银行？——这种问题同“你在去见他的路上

是否在打算如此这般对他说?"属于同一类。它指的是一个确定的时间（第二个问题中的走路的时间和第一个问题中说话的时间）——但却没有指该期间的经验。意义与意图都不是经验。

但它们同经验的区别是什么?——它们没有经验内容。因为伴随和说明它们的内容(譬如影像)并不是意义或意图。

按其行动的意图并不"伴随"行动，就像思想不"伴随"说话。思想和意图既不是"说出的"又不是"未说出的"；既不能拿它同行动和说话期间发出的一个单音相比，又不能同一种音调相比。

"说话"(无论大声或无声)与"想"不是同一类的概念；尽管它们有最密切的联系。

一个人在讲话时对经验的兴趣和对意图的兴趣是不同的。(经验也许会告诉心理学家他的"无意识"意图。)

"一说这个字词我们俩都想起了他。"让我们假定我们每人对自己说的字词是一样的——它的含意怎么可能会更多?——但这些字词是否只会是一个胚芽?它们必定属于一个语言和一个语境，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这个人。"……想起了"的表达。

假如上帝查看了我们的头脑，他也不可能看出我们讲的是谁。

"你为什么一说这个词就看着我，你是否想起了……?"——原来在某一时刻有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由说"我想起了……"或"我突然记起……"来解释。

说这话时，你指的是你说话的那一刻。你指的是这一时刻还是那一时刻有区别。

只解释一个字词并不指说话那一刻时发生的事。

“我意指(或本来意指)这个”的语言游戏(对一个字词的随后解释)同：“我说这时想起了……”的语言游戏非常不同。

“我今天已经三次记起了我必须给他写信”。这时我的内心中发生的事情有什么重要性呢？——另一方面，这个陈述本身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令人感兴趣之处?——它允许某种结论。

“一说这话我便想起了他。”——这个语言游戏开始的原始反应是什么——该反应随后可以释解这些字词——人们是如何学会使用这些字词的?

原始反应可以是目光的一瞥或一个手势，但也可能是一个字词。

“为什么你看着我并且摇头?”——“我想让你明白你……”这应该不是要表达一种象征性的约定，而是要表达我的行动目的。

意指不是伴随字词的过程。因为任何过程都不会有意指的结果。

(同样，我认为可以说：计算不是实验，因为任何实验都不会有乘法特有的结果

当我们不加思索地谈话时，谈话中许多重要的伴随现象往往不出现，而这便是不加思索谈话的特征。但**它们**不是想。

“现在我知道啦！”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在宣称我现在知道时，是**否**表示我以前不知道？

你看错地方了。

（信号的目的是什么？）

能否把“知道”称为感叹的伴随物呢？

一个字词的熟悉外貌，它自身已携带意义的感觉，而这便是字词意义的实际相似性——也许有一种人对所有这些感到陌生。（他们对这些字词没有感情依附。）——那么这些感觉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展示的呢？——由我们选择和重视字词的表现。

我如何找到“恰当”的字词？我如何挑选字词？无疑，我有时仿佛是在拿它们同气味的细微区别相比较：**那个**味道太……，**那个**味道太……，——**这个**味道正合适。——但我不必始终都做出判断，做出解释；我常常可能只说：“反正还不对”。我感到不满意，继续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词：“**就**是它！”有时我说得出为什么。在此所谓寻找，所谓找到，便正是这样。

但你找到的那个词是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的呢？只要注意，你就会看到！——对我来说，仔细注意没用。所能发现的只是在**我**的内心**此刻**进行的东西。

而我又怎么能够，就在此刻，听出它呢？我得等到一个字

词重新出现。然而，这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仿佛我不必等到这一时刻就可以向自己展示，即使它实际上没有发生。怎么展示？——我演出来。——但这样我可以得知什么？我复制了什么？——特征伴随现象。主要是：手势，面部表情，语调。

讲出许多美学上的细微差别是可能的——而这一点很重要。——当然，你说的第一件事可能只是："这个字词适合，那个不适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但然后你就可以讨论每一个字词造成的所有外延分枝联系。最初的判断不是事情的终结，因为决定性的是一个字词的力量范围。

"那个字就在我的舌尖上。"我的意识中正在发生什么？这根本不是要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我的行为发生了什么。"这个字就在我的舌尖上"告诉你的是：属于这里的那个字逃离了我，但我希望很快发现它。除此之外，文字表达并不比某些无言的行为做的更多。

詹姆斯① 在写到这个题目时要想说的是："多么神奇的经验！虽无文字，文字却在某个意思上已经在那里了。——或者某种东西已经有了，该东西只能变成这个字词。"但这根本不是经验。把它释解成经验的确看起来很古怪。就像把意图释解成行动的伴随物一样；把负一译解为一个自然数也很怪。

"它就在我的舌尖"这句话同"现在我知道怎么继续下去

① 詹姆斯(Henry James)：美国心理学家。——译者

了！"一样，都不是一种经验的表达。——我们在某些情形下使用它们，而且它们由某种特殊的行为所包围，也由某些特有的经验所包围。特别是，往往紧接着便是找到了那个字词。（问问你自己："假如人类永远也没有找到舌尖上的那个字词会是什么样子？"）

不出声的"内在"言语并非一个半隐蔽的现象，仿佛带着一层面纱。它毫不隐蔽，但这个概念很容易使我们胡涂，因为它与"外在"过程的概念平行却又不同它吻合。

（喉咙的肌肉是否随着内在言语振动等类似的问题一定很有意思，但并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

"内在地说"和"说"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在把内在说的内容大声说出来的可能性和伴随着内在言语的外在行动的可能性上。（我可以内在地唱歌，或默读，或心算，并且在这样做时用手打节拍。）

"但内在地说一些事情当然是我必须学会做的某个活动！"不错；但在这里什么是"做"什么是"学"？

让字词的用法教给你它们的意义吧。（同样，我们在数学中也可以说：让证明教给你所证明的东西吧。）

"那么，我心算的时候，不在真正地算吗？"——这是你自己在区别心算和可感知的算！但你只能通过学会什么是"计算"才能学会什么是心算；你只能通过学习计算才能学习心算。

当我们喃喃地（闭着嘴唇）重复语句的声调时，我们可以在

心中非常“清晰地”说这些事情。喉咙的运动也有助于此。然而奇妙的事正是我们这时在想象中听见了谈话，而并非只感觉到了谈话的轮廓，即在喉咙中的感觉。（因为我们也可以想象人类随着喉咙的运动做无声的计算，正如人们可以扳着手指头计算。）

一种假设，假如说某某东西在我们进行内在计算时在我们的身体内进行，只有在指向“我对自己说……”这句话的可能用法时，才使我们感兴趣；即通过这种表达法推断出生理学过程的假设。

别人对自己说的话对我是隐蔽的，这是“内在地谈话”的一部分概念。只是“隐蔽”在这里是个错误的词；因为如果这对我是隐蔽的，那么就应该对他是明显的，他就一定会知道它。然而他并不“知道”它；只对于我存在的疑问，对他不存在。

“别人对自己心里说的任何事对我都是隐蔽的”当然也可能意味着：我基本上猜不出来，也无法根据他喉咙的运动（譬如）看出来（这会是一种可能性）。

“我知道我要什么，期望什么，相信什么，感觉什么，……”（余此类推至所有心理学的动词）不是哲学家的胡说，便绝对并非是一个先验判断。

“我知道”的含义可以是“我不怀疑……”，但并不意味着“我怀疑……”这些字词无意思，以及怀疑从逻辑上排除了。

一个人说“我知道”的地方，也可以说“我相信”或“我怀疑”；这里说的都是可以搞清楚的事情。（如果你用“但我必须知道我是否疼！”“只有你才能知道你是什么感觉”等类似的话来反驳我，你应该考虑一下使用这些话的场合。“战争就是战争”也不是同一律的例子。）

我们可以想出一个例子，其中我可以证明我有两只手。然而通常我却办不到。“但你只要把两只手举到眼前就可以了！”——如果我现在在怀疑我是否有两只手，我也不必相信我的眼睛。（我也许会干脆问一个朋友。）

与此相联系的事实，例如“地球已存在几百万年”这个命题比“刚才的五分钟内地球存在着”的意思明确。因为我会问那个说出第二个断言的人：“这个命题指的是何种观察，什么样的观察可以用来反驳它？”——而我却知道第一个命题包含的观念和观察。

“新生儿没有牙齿。”——“鹅没有牙齿。”——“玫瑰没有牙齿。”——反正这最后一个命题，——有人会说——显然是真实的！它甚至比鹅没有牙齿更确定。——然而它却一点也不明确。因为一朵玫瑰的牙齿应该长在哪里呢？鹅的口中没有牙齿。它的翅膀下当然也没有；但人们在说它没有牙齿时指的并不是这里。——啊唷，假设有人说：牛嚼过了食物然后又排泄给玫瑰，因此玫瑰的牙齿长在动物的嘴里。这并不荒谬，因为人们事先并没有在玫瑰的什么地方找牙齿的概念。〔(与“别人身上的

疼"的联系。)〕

我可以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但无法知道我在想什么。

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正确的，而说"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是错误的。

(整个哲学的云雾凝结为一滴语法。)

"一个人的思想在他的意识中隔离地进行，与它相比较，任何物理的隔离都是向公众的展示。"

假如有一种总是会阅读别人无声的内心语言的人——譬如通过观察喉咙——他们是否会也想用完全隔离这图画呢？

假如我用一种在场的人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对自己讲话，我的思想对他们来说就是隐蔽的。

假设有个人，他总是能猜对我在思想中对自己说的话。(他是如何做到的暂且不管它。)但他猜对的标准是什么？唔，我是个很可靠的人，我证明他猜得对。——但难道我不会弄错吗？我的记忆是否会欺骗我呢？当我表达我自己的心里想的话时(不说谎)，是否会始终都是这种情况呢？——但现在情况的确是："我的心里发生的东西"根本不是要点。(在此我划的是一条结构线。)

我如此如此想过的坦白，其真实性的标准并不是对一个过程真实描述的标准。真正坦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对一个过程的某一正确报告，而在于能从该坦白中产生的特殊结果。他的真实性由真实的特殊标准做担保。

（假定梦可以提供关于做梦人的重要信息，该信息提供的东西将会是梦的真实说明。至于做梦人醒来以后报告梦时的记忆是否会欺骗他，这个问题不会出现，除非我们真的为报告和梦的“一致”制订了一个全新的标准。该标准在此给了我们有别于“真实性”的“真实概念”。）

有一种“猜思想”的游戏。它的一种形式是：我用一种B不懂的语言告诉了A某件事。B要猜出我的话的意思。——另一种形式：我写下另一个人看不见的句子。他要猜出这个句子中的字词或它们的意思。——还有一种：我在玩拼图玩具，另一个人看不见我但可以不时地猜出我的想法并把它们说出来。譬如，他说“那一块到哪里去了？”——“现在我知道怎么拼了！”——“我不知道这里应该怎么拼，”——“天空是最难拼的部分”等等——但我这时既不需要大声对自己说，也不需要无声地对自己说。

这些都是猜思想；实际上它并没有发生，这一事实并不使思想比看不见的物理过程更隐蔽。

“内在的东西隐藏起来我们看不见。”——未来隐藏起来了我们看不见。但当天文学家在计算日蚀时他是否这样想呢？

如果我看见某人因为明显的原因疼得直打滚，我不会认为：都一样，反正他的感觉对我是隐蔽的。

我们也说一些人对我们是透明的。然而，对于这个观察来

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完全可以是一个谜。当我们来到一个传统完全不一样的陌生国家时，就可以了解这一点。而且，更有甚者，即使掌握了该国家的语言时也是如此。我们并不了解当地的人。(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在对自己说什么。)我们找不到同他们一致的尺度。

"我无法知道他的内心里在进行什么"只不过是一幅图画。这是一种确信的令人信服的说法。它并没有给出确信的理由。它们并不是唾手可得的。

假如一头狮子会讲话，我们也无法理解它。

把猜思想设想为猜意图是可能的，但设想为猜一个人实际准备要做的事也是可能的。

说"只有他知道他的意图"是胡说；说"只有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包含在我的意图表达中的预见(例如"一到五点钟我就回家")不需要实现，而别人可能知道真的会发生什么。

然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在许多情况中别人无法预言我的行动，而我却在意图中可以预见到；第二，我的预言(在我的意图表达中)同别人预言我要做什么有着不同的基础，而从这些预言中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同的。

我可以对别人的感觉同对任何事实一样确定。但这并不能使以下命题："他很沮丧"，"25×25=625"，"我六十岁"成为类似

的工具。这个解释本身暗示确定性的本质不同。——这似乎在指向一种心理差异。但这种差异是逻辑的。

"可是，如果你是确定的，你这不是在怀疑面前把眼睛闭上吗?"——眼睛是闭着的。

我对这个人是否疼不如对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确定吗？——这是否表明前者是一种数学的确定性？——"数学的确定性"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确定性的种类便是语言游戏的种类。

"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动机"——这表达了我们问他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事实。——如果他诚实，他会告诉我们；但是要猜他的动机，光有他的诚实还不够。正是在这里同知道的情况有一种亲缘关系。

让你自己对存在着"坦白自己的行动动机"的语言游戏这回事感到震惊吧。

我们未意识到一切日常语言游戏的惊人多样性，因为我们的语言外衣使得一切相似。

某些新的东西（自发的，"特定"的）一定是一种语言游戏。

原因和动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动机是如何发现的，原因是如何发现的？

有这种问题："这是一种判断人的动机的可靠方式吗？"但为了能够问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判断动机"是什么含意；而我们并非是由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是"动机"，什么是"判断"学会这些的。

我们判断一根棍子的长度，而且可以寻找并找到某种更精确或更可靠的判断方法。所以——你说——这里所判断的东西独立于判断它的方法。什么是长度不能由决定长度的方法来定义。——这样想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说"勃朗峰的高度取决于人们如何攀登它"会很奇怪。而我们想拿"长度渐进的精确度量"同越来越接近一个目标相比较。但在某些情况下"越来越接近一个目标"的含义是明确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不明确。"决定长度"的含义并不是通过学会长度和决定学会的；"长度"一词的含意是通过学会(除了其它东西以外)决定长度是什么而学会的。

(为此理由，"方法学"一词有双重含意。不仅是物理探讨，概念探讨，也可以称作"方法学的探讨"。)

我们有时想把确定性、信仰称为思想的声调和色彩；而它们确实也在声音的调子中得到表达。但不要把它们想成我们在讲话或思想时所有的"感情"。

不要问："当我们确定……时，我们的内心在进行着什么？"——而要问："确定这是如此"是如何在人类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的？

"虽然你可以完全确定某人的心态，它仍然始终是主观的确

定，而不是客观的确定。"——主观与客观这两个词展现了语言游戏之间的不同。

对一种正确的计算结果（譬如一串较长的加法运算）可以有争论。但这种争论比较少有，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它们可以，按我们的说法，"带着确定性"被解决。

一般来讲，数学家不会为计算结果而争吵。（这是个重要的事实。）——假如事情是相反，例如一个数学家确信，一个数字被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或者他的或别人的记忆被欺骗了，等等——那么我们的"数学确定性"概念便不会存在。

即使始终可以说："不错，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计算结果是什么，但尽管如此，它必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上帝知道该结果。）数学的确具有最高的确定性——尽管我们对此只有一种粗略的反映。"

但我是否竟然试图说数学的确定性建立在墨水和纸张的可靠性之上呢？不是。（那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我并没有说数学家为什么不争吵，而只是说了他们不争吵。

你无法用某种纸张和墨水计算，这无疑是真的。也就是说，假如这种纸张和墨水可以发生某种奇怪的变化——但它们变的事实也同样只有能从记忆和比较其它方式的计算得知。而这些是如何逐个检验出来的呢？

必须接受的，被给予的，是——我们可以这么说——生活形

式(Lebensformen)。

说人们一般对颜色的判断一致是否有意思？如果不一致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人会说花是红的，另一个人会说是蓝的，如此等等。——但我们有什么权利称这些人的词语“红”和“蓝”是我们的“色彩词”？——

他们会怎样学会使用这些字词？他们所学的语言游戏是否仍然是我们称之为“色彩名称”的用法呢？这里显然有程度的差异。

然而，这种考虑也必须应用于数学。假如没有完全的一致，人类谁也学不会我们学会的技巧。有些会或多或少地不同于我们的技巧，有些会完全认不出来。

“但数学真理独立于人类知道与否！”——当然，“人类相信二加二等于四”和“二加二等于四”的命题并没有同样的含意。后者是数学命题；而前者，假如有点意思的话，也许意味着：人类已经达到了数学命题。这两种命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用法。——但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尽管每人相信二加二等于五，它仍然是四”？——每人都相信此是什么样子呢？——唔，譬如，我可以想象人们有不同的计算法，或我们不应该称为“计算”的技巧。但它是否会错呢？（一个加冕典礼会错吗？对于不同于我们的生灵来说，这个加冕典礼也许会看起来格外奇怪。）

当然，在一个意思上数学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但它也仍然是一种活动。而“假动作”只能作为例外存在。因为如果我们

现在称为“假动作”的东西成了规则，它们原是假动作的游戏就会被取消。

“我们都学习同一个乘法表。”无疑，这可能是学校里教算术时说的一句话，——但也是对于乘法表概念的一种观察。（“在赛马中，马一般都尽量地快跑。”）

有色盲这回事而且也有测定色盲的各种方式。被诊断为正常的人对色彩的判断总的有完全的一致协定。这描绘了色彩判断概念的特征。

对于一种感觉表情是真是假的问题，并没有这种一致的协定。

我敢确定，确定，他不是在假装；而另一个人并不这样确定。我始终能够说服他吗？而假如不能的话，是否他的推理和观察中有什么错误呢？

“你们真糊涂！”——当别人怀疑我们认为是显然真实的东西时我们便这样说——但我们无法证明任何东西。

对于感觉表情的真实性，是否有“专家判断”这回事呢？——即使在这里，也是有些人的判断“较好”，有些人的判断“较差”。

正确的预测往往来自比较了解人类的判断。

我们能否学会这种知识呢？能；有些人能。但不是选了一个课来学，而是通过“经验”。——一个人能否教另一个人这种知

识呢？当然能。他不时地给他正确的提示。——这里的“学”与“教”便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此学到的不是一种技巧；而学的是正确的判断。规则也是有的，但不成为体系，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正确地应用这些规则。不同于计算规则。

这里最难的事是把这种不确定性（unbesfimmtheit）正确无误地用文字表达出来。

“一种表情的真实性无法被证明；只能来感觉它。”——好吧，——但我们对这种真实性的识别下一步应做什么呢？如果某人说“Voila ce que peut dire un coeur vraiment épris”① ——而如果他同时也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进一步的后果是什么？或者毫无后果。那么游戏是否以一个人欣赏另一个人不欣赏的东西结束呢？

当然会有后果，但却是一种弥漫散开的后果。经验，即不同的观察，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后果，而这些后果也不可能有普遍形式；只有在支离破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判断，建立起一种有结果的联系。而所能得出的最一般评论很像是一个体系的碎片。

用证据使我们相信某人处于某种心态是可能的。譬如，说他不是在假装。但这里的“证据”也包括“无法测定”（unwägbare）的证据。

问题是：无法测定的证据能做什么？

---

① 法语：这些话发自一颗真正热爱的心。

假设一种物质的化学(内在)结构有无法测定的证据，它仍然要由某些可以测定的后果来证明它是证据。

(无法测定的证据可能会使某人确信一幅图画是真的……但由文件记录的证据证明它正确也是可能的。)

无法测定的证据包括一瞥，一势，一个音调的微妙之处。

我也许能识别出一个真正爱慕的目光，把它同假装的相区别(而这里当然有对我的判断"可测"的证实)。但很可能描绘不出它们的差异。而这并不是由于我知道的语言中没有这些字词。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引入新词汇呢？——假如我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我会在画中清楚地再现这个真实或假装的目光。

问问你自己：一个人是如何学会"嗅"出某件事的？而这个嗅是如何使用的？

当然，假装只是一个人在不疼时做出疼的表情(比方说)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如果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发生的往往是假装——这个在我们生活织物上非常特殊的图案呢？

儿童在会假装之前有许多要学的东西。(一条狗不会是虚伪的，但它也不会是诚实的。)

实际上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这个人相信他在假装。"

十二

如果概念的形成可以由自然事实来解释，我们是否不应对语法感兴趣，而是应对语法基础的自然感兴趣呢？——我们的兴趣当然包括概念和自然的一般事实的对应。（这些事实由于它们的普遍性一般而言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我们的兴趣并不靠概念形成的可能原因；我们并不是在搞自然科学；也不是自然历史——因为我们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杜撰虚构的自然历史。

我并不是在说：假如自然的某某事实变得不同了，人们的概念也就会不同（在一个假设的意思上）。但是，如果有人相信某些概念是绝对正确的概念，而有了不同的概念就意味着没有认识到我们认识到的某些东西——那么就让他想象自然的某些很一般的事实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事实，则这样不同于普通的概念的形成会对他成为可理解的。

比较一个概念和一种绘画的风格。因为，难道连我们的绘画风格也是随意的吗？我们能否尽情地挑选一种？（譬如，埃及风格。）这仅仅是一个美与丑的问题吗？

十三

当我说："他半个小时以前在这里"时——即，还记得——这不是对一种目前经验的描述。

记忆—经验是记住的伴随物。

记住没有经验内容。——当然这通过内省可以看到？当我四面寻找内容时，它不是正好表明那里什么也没有吗？——但它只能在这个或那个情形下表明这一点。即使这样它也无法向我表明"记住"一词的含义，因而也无法表明在哪里寻找内容！

我得到了记忆—内容的观念只是因为我同化了心理学的概念。就像把两个游戏同化一样。（足球有球门，网球却没有。）

下面的情形是否可以想象出来：一个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记事并且说"是的，我现在明白什么是'记住'，记住东西是什么感觉了。"——他怎么知道这种感觉便是"记"呢？比较："是的，我现在明白什么是'刺疼'了。"（也许他第一次遭到了电击。）——他是否知道，因为这是由过去的某个东西引起的，因此是记忆呢？他是怎么知道什么是过去的？人类是通过记忆学会过去这个概念的。

而他将来又如何知道记住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可以说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感觉，因为有一种伴随着叙述过去的声调和手势。）

十四

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不是能由称它为“年轻科学”所解释的；它的情况同物理学的情况无法比较，例如它的起源。（而能同数学的某些分支，如集合论，相比较。）因为心理学中有试验方法和概念混淆。（如在群论中的概念混淆和证明方法。）

试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解决困扰我们的难题的办法；虽然难题和方法都相错而过了。

同数学相关联的探讨是可能的。这种探讨同我们的心理学探讨完全类似。它不是数学探讨，正如数学探讨不是心理学探讨。它不包括计算，因而它不是，例如，逻辑计算的。它可能有资格被称为“数学基础”的探讨。

十四

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不是能由称它为“年轻科学”所解释的；它的情况同物理学的情况无法比较，例如它的起源。（而能同数学的某些分支，如集合论，相比较。）因为心理学中有试验方法和概念混淆。（如在群论中的概念混淆和证明方法。）

试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解决困扰我们的难题的办法；虽然难题和方法都相错而过了。

同数学相关联的探讨是可能的。这种探讨同我们的心理学探讨完全类似。它不是数学探讨，正如数学探讨不是心理学探讨。它不包括计算，因而它不是，例如，逻辑计算的。它可能有资格被称为“数学基础”的探讨。